永樂大典

第一册

永樂大典

第二册

永樂大典

第三册

永樂大典

第四册

永樂大典

第五册

永樂大典

第六册

永樂大典

第七册

永樂大典

第八册

永樂大典

第九册

永樂大典

第一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二十一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三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四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五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六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七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八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九册

一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精裝十册）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輕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633 印張
1986 年 6 月第一版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册
統一書號：17018・128　　定價：450.00 元

重印說明

永樂大典的殘存本，分散於世界各地，據初步統計，由公家或私人收藏者，所存約近八百卷。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曾就當時徵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分裝二十函，共二百零二册。此後二十餘年間，我們繼續調查，經多方聯繫，現又陸續徵集到六十七卷，這次連同殘本零葉五葉，仍印製紅黑套印綫裝本，以便與先前影印本配套一致。由於綫裝本部頭過大，一般讀者不易置辦，現特影印十六開精裝本，所收卷數與綫裝本相同，均爲七百九十七卷，已佔所估計的殘存本總數八百卷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應當説，是目前搜集最爲齊全的永樂大典影印本了。

新近徵集來的六十七卷中，有三卷（七三二二—七三二四）嘉靖鈔本是上海圖書館在數年前入藏的；本書影印之際，北京圖書館又於山東新發現嘉靖鈔本兩卷（三五一八、三五一九）；其餘絶大部分由北京圖書館與各國收藏家聯繫，用拍攝來的顯微膠卷複製。由於有的卷葉污殘嚴重，有的因攝製時未能將書攤平，以至旁行文字漫漶不清，框格亦不整齊，但終無其他複件，難以配換，現在只能照原樣印出。原書中縫凡模糊難辨者，影印時已重新繕寫。

此六十七卷中亦有殘缺不齊者，如卷一一八八缺第十七葉；卷一三一〇第四葉後幾乎全部殘缺；卷三四〇一缺第十五葉；卷三五一八第一葉前半葉僅存一角，第二葉缺後半葉，第三葉、第六葉、第八葉全缺；卷三五一九第八葉、第九葉、第十三葉全缺，第十五葉缺前半葉，第十六葉前半葉之後全缺；卷七〇七九缺第二葉前半葉，第七葉缺後半葉；卷一三一九〇缺第五葉前半葉；卷二〇五七二缺第十八葉。以上各卷缺葉，在所缺葉處欄外注明。卷三四〇一蘇字、卷二〇五七二積字，在流散過程中，卷號曾經後人妄改，據靈石楊氏連筠簃刻本永樂大典目録，此兩卷應是二四〇〇、二〇三七五，現仍照原樣，未予改動；在本書印製時，又徵集到卷一九八六五、一九八六六兩卷，爲不牽動原編次，今接印零葉後，特予説明。

永樂大典絶大部分已亡佚，但目録六十卷有山西靈石楊氏連筠簃刻本，對瞭解永樂大典全書内容概貌，尚有一定參考價值，今附印於全書之後。連筠簃刻本的缺葉，據清内府抄本配齊，以供讀者參考。

這次影印，得到有關方面的協助；在搜集過程中，又承蒙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大力支持，今一併致以謝意。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四年四月

序

距今五百多年前，明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學士解縉等纂修一部類書。他在飭諭中，希望類書的規模宏大，要將「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這是一個碩偉的企圖。

解縉等接受了這個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書進上，曾賜名為《文獻大成》。這樣短期的急就章，毫無疑問，是不夠完滿的。明成祖認為過于簡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太子少師姚廣孝等為監修，動員儒臣文士參加編校、繕寫、圖畫工作凡三千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蒐集頗為宏富。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冬，全書告成，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外加凡例和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定名為《永樂大典》。

原書在修纂之初，曾訂凡例二十一條。全書體例係以《洪武正韻》為綱，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詳注音韻訓釋，備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依次將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隨類收載；正如凡例所定，「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所錄書古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朱棣在他的御製序文中曾說「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群分，著為奧典」云，確非誇大之辭。

明成祖為了纂修《永樂大典》，其用意固在於籠絡當時士大夫，用以鞏固明皇朝統治。然而《大典》之成，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類拔萃的。

原書編輯體例，本有一定的缺點，曾遭受后人不少的訾議。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自先秦，下迄明初，這在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傳，直到二百多年後，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纂修《四庫全書》時，從《大典》中輯出佚書五百多種，為書的貢獻巨大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照錄原著，不加改易，這比起清代《四庫全書》，在纂修時任意的大肆竄改刪削，更大有上下床之別了。

《永樂大典》編成後，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這期間，我們的國家經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而這部極其巨大的百科全書的遭遇，也是令人感慨而憤慨。

原書編成後，原藏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北京皇宮落成，文淵閣藏書大部北遷。《永樂大典》亦被遷移，貯藏于文樓。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宮內奉天門、三殿和午門被火，《大典》經搶救免于焚毀。其后五年（公元一五六二年），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命閣臣徐階、侍郎高拱等督領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寫副本一部，經歷五年，至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始告完成。從此正本與副本分藏于文淵閣與皇史宬。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正本可能即毀于此時。副本傳至清代，不被重視，雖已庋閣

要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间以来修《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千余卷。嗣以清政腐败，官吏盗窃，又颇散失。至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破坏与掠夺，《永乐大典》亦遭空浩劫，一部分被焚毁，未毁者多被劫走，运往英、美、法、日等国，作为古董贩卖或入私家庋藏，或入博物院当作点缀而陈列。

清代末年清廷曾将残存不足六十四册移存京师图书馆。清亡后二十余年中经购者收集，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有六十册《大典》于美国，至今尚未收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永乐大典》原本已被收集到二百一十五册，此中苏联赠送者六十四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送者三册，国内收藏家捐献者二十三册，其存北京

图书馆。

中华书局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本和複制本，及最近向国内外公私各方借印者十六卷，合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如此卷数虽仅及原书全部百分之三强，但据不完全统计，原书现存于世的近八百卷，如此为所影印者已占现存原书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業已散佚的珍贵材料，可供学术界作科学研究的参考。

《永乐大典》残存本的影印出版，显示了我国对古典文献的重视。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才能办到。我们可以设想：在明成祖编成此书时，能够付诸刊印，不因「工费浩繁而罢」，则经过庚子之变，损失当不至如此浩大。然而这样的大业，有期待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是难乎过高的。清代《四库全书》不

也只是抄写了七部而已吗？帝王们的真实用意并不在发扬文化，而是在粉饰太平。我们今天对于过去帝王们不必作过高的要求，也不必作过分的责备，但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却不能不表示切齿的痛恨。我国的文化遗产被帝国主义者掠夺盗窃的不仅限于《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为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提供了永不磨灭的铁证。

同时，和帝国主义者的罪行相对照，我们借本书的出版更可以体认到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对于国际主义的深厚友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认真发扬自己先人的文化遗产，并尊重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成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归趋，我们坚信，在不太长远的时期，

散在世界的《永乐大典》现存本，一定可以补印齐全，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这是学术界的殷切期待，我们愿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维护人类文化的朋友们共同努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郭沫若

影印說明

永樂大典編成之後，在永樂、嘉靖年間先後繕寫了兩部。因爲卷帙過多，工費浩繁，始終沒有刻版。萬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南京國子監祭酒陸可教曾經上奏建議命巡方御史分别担任校刻，清朝末年也曾經有人奏請把殘存的幾百冊照圖書集成式樣影印，但是兩次都沒有實行。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把大典本忠傳印入涵芬樓祕笈，是影印大典零卷的創舉。此後公私藏家也有影印零卷的。總計四十年來國內國外影印的，不滿四十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蘇聯政府分三次贈還我國嘉靖鈔本永樂大典六十四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贈還我國嘉靖鈔本三冊，這四批書都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此外北京大學圖書館、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和周叔弢先生、趙元方先生又贈給北京圖書館嘉靖鈔本共二十七冊。連同北京圖書館舊藏的嘉靖鈔本和歷年徵集到的仿鈔本、攝影本、顯微膠卷、傳鈔本、舊影印本，共有七百十四卷。我們商得北京圖書館的同意，把這七百十四卷影印出版。

我們在付印之前曾經向各方面徵求，從南京圖書館借到仿鈔本兩卷，從北京中國書店借到傳鈔本八卷，從私人借到嘉靖鈔本兩卷，加上我局資料室所藏顯微膠卷四卷，就在北京圖書館原有的七百十四卷之外，又增加了十六卷。各卷中有些頁缺葉，我們也儘可能訪求他本配補。嘉靖鈔本第一三〇一九卷原缺第二十四至第四十三葉，用北京圖書館所藏攝影本配補；第八九九五卷原缺第一葉，第八九六六卷原缺第二十葉，第二二六五卷原缺第二十葉後半葉至第二十三葉，都用北京圖書館所藏仿鈔本的攝影本配補。攝影本第一一九一卷第四葉，改用上海圖書館所藏嘉靖鈔本單葉調換；第一一九二卷原缺

第二十葉和第二十三葉，用吳慰祖先生所藏嘉靖鈔本單葉配補。還有我國駐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向越南政府借到所藏嘉靖鈔本八卷和仿鈔本六卷，攝影寄回。北京圖書館原藏有這十四卷的攝影本，我們已經據以製版，見新攝影本較爲清晰，就抽換了一部分。

嘉靖鈔本分紅黑兩色，引用書名和中縫的卷數葉數用紅筆寫，闌格和中縫的線條、魚尾都用紅筆描畫，圈句圈聲用紅色小圈鈐印。仿鈔本也摹仿嘉靖鈔本的原樣。惟有經過攝影的各本，除傅氏影印的兩卷外，都不辨紅

黑。我們這次用金屬版套色影印，引用書名仍舊用紅色，其餘都用黑色。爲了便利讀者，攝影各本上的引用書名也一律恢復紅色。第八〇七、八〇八、一〇三六、一〇三七等四卷，底本太模糊，改用珂羅版，未用紅色套印。傳鈔本二十九卷本非永樂大典原狀，所以作爲附錄，編在全書的末了，也未用紅色套印。

這次影印，所據底本包括嘉靖鈔本二百九十八卷，仿鈔本十七卷，攝影本二百五十四卷，顯微膠卷一百十五卷，用舊影印本覆製的十七卷，傳鈔本二十九卷，共七百三十卷。各種底本大小不同，有的要從 235×360 公釐縮小，有的要從 14×22 公釐放大。有些攝影本歷時過久，變得模糊了，一經覆攝，瘢垢滿紙，字形侵蝕，修版校勘工作的艱難，遠過於一般影印書。凡是底本中可以辨認而覆攝不明顯的字，我們都照底本修清，覆攝片上的瘢垢，我們都把它去掉。惟有底本原來殘損或模糊的字，不再據他書校補，以求保持原狀。還有攝影本和顯微膠卷兩部分，有些因爲當初拍攝時未將原書攤平，以致闌格歪斜，此次影印，酌量加以修整。但是歪斜過甚的，如第五二〇〇、五二〇一、八八四三等卷只能照原樣。

各卷原有缺葉，有缺一葉至十多葉的，有缺半葉的，

我們都在前葉闌外的左下角或後葉闌外的右上角加註說明。缺全葉的，還在目錄中註明。又有中縫殘損，不能辨認卷數葉數的，如攝影本第一〇五六卷存二十三葉，第一一八七卷存兩葉，第一一九一卷存五葉，第一一九二卷存二十九葉，第一二〇〇卷存九葉，這五卷殘缺既多，中縫又模糊，幾乎無法排次。但是攝影本每葉旁側都有人用朱筆標明卷次葉次，我們既沒有他本可校，就依據這些卷次葉次填補。

嘉靖鈔本遇有缺字空格處，上黏黃紙小簽，註明「原缺」或「此處昏一字」等，簽紙稍長的，往往掩蓋正文。我們此次影印，揭開簽紙，保存正文。攝影本和顯微膠卷有已將簽紙攝成墨丁或空白的，我們未加改動。

嘉靖鈔本間或有寫錯卷數的，如第六五八四卷梁字，每葉中縫都誤寫成六七八四；第七三二七卷郎字，首尾兩行和每葉中縫都誤寫成七五二七。這兩卷與前卷字韻銜接，顯然是繕寫錯誤。爲了便利讀者，我們改正了錯字，並按卷次順序排列。仿鈔本第二〇五七三卷積字，據連筠簃刻本永樂大典目錄，這一卷應當是二〇三七三。但是此次影印本中，積字僅此一卷，與前卷後卷都無銜接關係，且二〇三七三和二〇五七三同隸二質韻，對於

讀者影響不大，所以仍照原樣，未加改動。又有原鈔本不誤，爲後人挖改而致誤的，如嘉靖鈔本第一三〇一九卷，原缺第二十四至第四十三葉，後人把尾葉第四十四葉挖改成第二十四葉，與前葉文字不相連貫。此次影印依據攝影本補足了缺葉，所以把尾葉改正爲第四十四葉。

嘉靖鈔本原裝，每冊包括一卷至三卷不等，每冊末葉題總校官、分校官、書寫、圈點等人的銜名。流傳到現在，有殘缺的，有並不殘缺而經後人改裝的，原來的分冊情况已經不能完全辨明，末葉的銜名也偶有缺失。此次影印分裝二百零二冊，並不依照原裝分冊，但是所存銜名葉仍舊附裝在原卷的末了。

這次影印永樂大典的工作，從一九五九年一月議訂規劃，到一九六〇年九月完工，歷時二十個月。在開始提議的時候，得到各方面同志的關心和幫助。郭沫若同志特地爲我們撰寫序文，充分說明永樂大典的價值和這次影印的意義，給我們的鼓勵更大。在徵集和印製的過程中，蒙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中國書店和有關同志熱情協助並提寶貴的意見。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虹口印刷廠、上海市印刷工業公司試驗室、北京市印刷四廠、京華膠印廠的同志在技術方面精勤努力，使這個巨大的印製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在這裏，我們向所有這些單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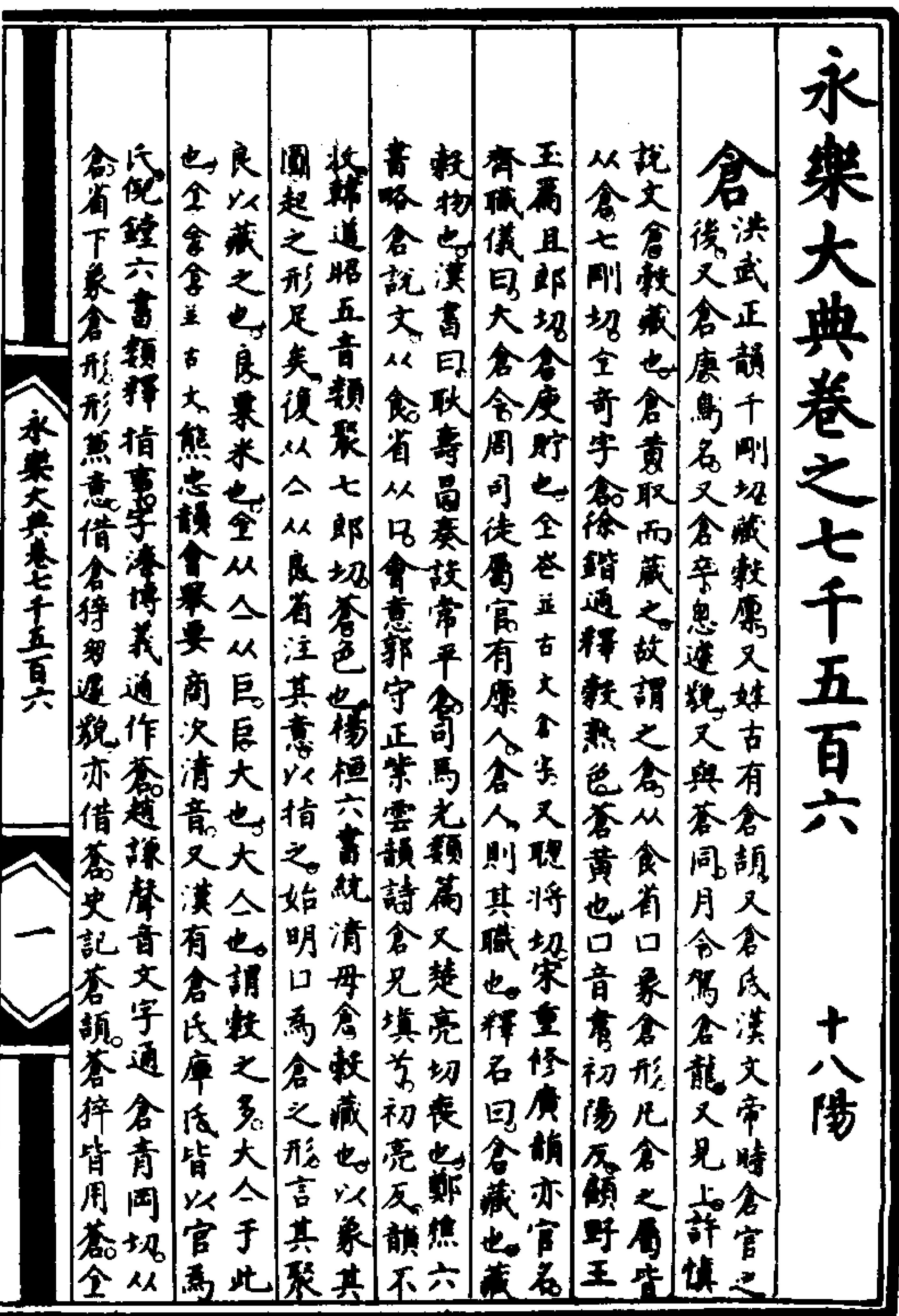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編輯部一九六〇年九月

書影一


六模
一百一


永樂大典
卷二千三百四十五
之二千三百四十七

書影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十八陽

倉洪武正韻千剛切藏穀麋又姓古有倉頡又倉氏漢文帝時倉官之後又倉庚鳥名又倉卒息遑貌又與蒼同月令駕倉龍又見上許慎
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凡倉之屬皆从倉七剛切仝奇字倉徐鍇通釋穀熟色蒼黃也口音韋初陽反顧野王
玉篇且郎切倉庾貯也仝卷並古文倉字又聰將切宋重修廣韻亦官名齊職儀曰大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釋名曰倉藏也藏
穀物也漢書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喪也鄭樵六書略倉說文从食省从口會意郭守正紫雲韻詩倉兄填兮初亮反韻不
收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郎切蒼色也楊桓六書統清毋倉穀藏也以象其
圓起之形足矣復从亼从良者注其意以指之始明口為倉之形言其聚
良以藏之也良粟米也仝从亼从㠯㠯大也大亼也謂穀之多大亼于此
也仝㑹倉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漢有倉氏庫氏皆以官為
氏倪鏜六書類釋指事字濟博義通作蒼趙謙聲音文字通倉青岡切从
倉省下象倉形形兼意借倉猝匆遽貌亦借蒼史記蒼頡蒼猝皆用蒼仝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六　一

書影一說明

原書高五〇二公厘、寬二九八公厘。書面爲黃絹硬面，包背裝。

左上角貼長條黃絹書簽，題「永樂大典」四大字，下註卷某數。書簽四周印黑色雙線，綫外圍再用藍絹鑲邊。

右上角有黃絹藍邊小方塊，題某韻，次行低一格題韻目該韻之卷數。

每冊包括一卷至三卷不等。末葉題總校官、分校官及書寫、圈點等人職銜及姓名。

書影二說明

原書連邊匡高三六〇公厘，寬二三五公厘。每半葉八行，每卷第一行題永樂大典卷之幾，頂格大字，下題某韻，字略小。次行標題，或頂格，或低一格，或低三格，亦大字。餘爲雙行小字，每行二十八字。中縫記永樂大典卷幾及葉數。

邊匡、行綫、引用書名、中縫諸字及斷句圈點之小圓圈，都是紅色。

永樂大典　書影

總目

第一冊

一東

八灰

九真

目錄 九

目錄 十

第三册

目錄 十五

目錄 十六

目錄 十七

目錄 十八

目錄　十九

目錄　二十

硿 慧 䅝 䃔 嗊 𠲥 嵷 䢪 硿 䡯 控事類 鞚事類 控 空 倥 誇 䳟 倱 熍 葱 鞚 腔 椌 涳 涳 崆 鵼 䳟 矼 䆪〔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一三一三五 夢事類〔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一三一三六 夢事類〔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三一三九 夢事類〔仿鈔本二六葉〕

卷一三一四〇 夢事類〔仿鈔本二六葉〕

卷一三一九三 衆百丈清規大衆章〔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三一九四 中事類 衷 種 種事類 種蓺上用 種蓺上用補遺 詩 瓺 潼 董 僮 諥 墥 霥 螈 憧 艸申 艟 䚒 嶂 䕫 [illegible]〔攝影本二七葉〕

二寘

卷一三三四四 示詩二〔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三三四五 諡諡法〔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三四五〇 士蔡士二 隱士 詩文〔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一三四五三 士事類〔攝影本三二葉〕

卷一三四九四 智詩文二 智州 姓氏〔嘉靖鈔本一三葉〕

卷一三四九五 織事類 鼓事類 詩文 寘事類〔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三四九六 制事韻〔顧徵勝卷一九葉〕

卷一三四九七 制事類〔顧徵勝卷一七葉〕

卷一三四九八 制除官制一〔攝影本二八葉〕

卷一三四九九 制除官制二〔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三五〇六 制除官制九〔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三五〇七 制兼官制〔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三五八九 誓書表誓一〔攝影本二四葉・第一至三葉缺〕

卷一三五九〇 誓書表誓二〔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三六二九 世皇極經世書三十〔攝影本五一葉〕

卷一三八二二 寺僧寺〔顧徵勝卷一三葉〕

卷一三八二三 寺僧寺〔顧徵勝卷一五葉〕

卷一三八二四 寺僧寺〔顧徵勝卷一七葉〕

三未

卷一三八七二 賁事類 易賁卦一〔攝影本二八葉〕

卷一三八七三 賁易賁卦二〔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三八七四 賁易賁卦三〔攝影本二九葉〕

卷一三八七五 賁易賁卦四〔攝影本三八葉〕

卷一三八七六 賁易賁卦五 䣭 賲 棐〔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三八七七 痺諸痺證治一〔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三八七八 痺諸痺證治二〔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三八七九 痺諸痺證治三〔攝影本三三葉〕

卷一三八八〇 痺諸痺證治四 䀣 㜈 棝 綼 䩛 箄 禆 鞞 粺 䶵 秘 䚜 毖 佖 駜 蓽 彃 坡 疪 潰 蚍 䩛 妣 波 㮰 魮 蔽 稗 綼 柴 畢 䟆 謐 胔 䣯 性 疕 㿰 斊 䮟 柴 滗 嚊 辟 閉 佖 郇 䏟 髲 雄〔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三九九一 戲戲文二十七 小孫屠 張協狀元 宦門子弟錯立身〔仿鈔本六〇葉〕

卷一三九九二 嘉 娼 歎 啼 饋事類 文 旣 䣛 熂 𤈦 鱀

目錄　三十三

目錄　三十四

目錄 三十七

目錄 三十八

新近收集的六十七卷

目錄　四十一

目錄　四十二

彇屨騠緆达嘌笑歎悏祑

䅲醍䱠戾鄁鷊䅳鞅載蛈

梯鍚撥蹭䧏瓚禶贊㴽䅿

熷 潛（頤徵膠卷三〇葉）

十翰

卷一六二二七　冠 諸侯大夫冠禮　士冠禮（頤徵膠卷二六葉）

卷一六二二八　冠 庶人冠禮　事韻　詩文　冠縣（頤徵膠卷一二葉）

一屋

卷一九七四〇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頤徵膠卷一三葉）

卷一九七四一　錄 南渡錄　中渡錄大畧（頤徵膠卷二二葉）

二質

卷二〇一八一　日 諸家選日六十七（頤徵膠卷二七葉）

卷二〇一八二　日 諸家選日六十八（頤徵膠卷四三葉）

卷二〇五七二　積 大寶積經七（影印本二五葉　缺第十八葉）

殘葉

卷七二〇　第十六葉

卷八〇九四　第十一葉

卷一〇七八七　第四、五葉

卷二〇六七五　第十一葉

一屋

卷一九八六五　竹 竹名一（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九八六六　竹 竹名二（嘉靖鈔本二五葉半　缺第八葉前半葉）

第十册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永樂大典序

目錄　四十三

永樂大典凡例

目錄　四十四

第一冊目録

一東

二支

第二冊目録

六模

七皆

第三册目録

第四冊目録

十八陽

第五冊目録

第六册目録

二十有

一送

二寘

第七冊目録

第八冊目録

二十二勘

一屋

第九册目録

第九册目録

十九庚

一送

二寘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一東

忠 忠義十五

遼史耶律曷魯傳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剌部夷離菫辭曰
賊在君側未敢遠去　耶律敵魯字陽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膂
力察割作亂敵魯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
嘉其忠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應歷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
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盈告於上上嘉其忠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
里得之長子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馬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　蕭撻凜
字駝寧幼敦厚有才畧通天文統和十二年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
太妃並委撻凜師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
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
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　蕭斡小字頭烈字婁典北府
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斡善使人召之斡曰
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王王賊平上嘉其忠　太宗紀天顯十一年

冬十一月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惕隱迪
輦注拒之唐將張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濯馬糞屑
木以飼馬馬饑至相啖其騣尾死則以充食楊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
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
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爲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　金史
列傳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
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
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
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
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
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烏虖仁哉聖元之爲政也司馬遷記豫讓
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
之爲政足爲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
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踈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
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
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爲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

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
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蚤伐
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
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
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魯乃進兵永
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
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口至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
俱贈遙鎮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鬭達魯古城之役活
女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
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援遼兵數輩披而出之賞賚逾渥自臨潢班師至遼
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傷乃步鬪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
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沒於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燭偎水部
族酬斡爲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户從破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
寧江縣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鶩
古阿雛軍馬燭偎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

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代實里古達于石里
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
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
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狠跋若三水鶩古城邑
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
衛從宗翰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
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
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
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
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俟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
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
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
産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
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
兵以取山西諸部詔荅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
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

列也戊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
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
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
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
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
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
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
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
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
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
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
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
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
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
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
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

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
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
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
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
事世宗嘉韓奴中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
巡檢妻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
爲尚輦局直長還武義將軍妻室爲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
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獮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獮殺之尚書省議當補
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
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用班之　溫迪罕蒲睹爲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
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
仗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關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閔諸奴以
爲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
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
臠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荅
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完顏术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

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乣詳穩加古買住胡睹乣詳穩完顏速沒葛
轄木乣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
和尚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
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
契丹窩斡乞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
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
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騎軍士閭孫史大習馬小底顏荅皆被
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閭孫史大皆贈
修武校尉顏荅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
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
餘匹給之教以戰陳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
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臠而殺之詔
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
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
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往
斫爽營全在選中爲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

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　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
買哥等以騎二十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
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
爽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爽與其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
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
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刺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
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
用所贈官蔭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爲符寶
祗候完顏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
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爲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
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
賞銀一錠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
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
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
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
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

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
二年進士歷清池閬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
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
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
事大安二年爲秦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
兵數萬入鞏州守中秉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
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
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
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本京留守仍收其
子兀安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
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爲
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爲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
檄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覈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
受明昌初驛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
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
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郡有殺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

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由多山坂磽确大比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
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
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千餘人出州經
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
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感其忠爭爲效
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
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勳侍儀司承
應世勳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
毅性沉厚武勇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嘆賞慕喜動顏色
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
收充護衛授曷魯椀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廄局副使
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廄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
州刺史明昌初爲西北路副招討改泰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
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爲副統會敵
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軍闘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
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

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闘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
贈龍虎衛上將軍躐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
子都奴爲筆前猛安中奴護衛尋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勑祭使
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勑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
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爲典署丞 烏
古孫兀屯上京路都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戶備邊有
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同知 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
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
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閼各以五十人秉城拒守
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
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
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
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
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
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
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

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左右翼都統匡取
襄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
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
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
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
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
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
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 大元兵徇
地河朔郭邦獻以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間當計全家守約弗顧
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
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敬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
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
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
之恩乎乃團練犒完爲禦守記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
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

其馬蹶致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
以戈撞其臂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堅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
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以泉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
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兼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
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
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
軍節度使事撿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
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徵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
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
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復詔維翰曰雨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
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救參諭百姓使知
之八年宋人受盟遷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後能背盟否
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冑
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
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

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
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
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
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
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
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
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諡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
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達中其頸既拔去復中其
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
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
運都勾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固安
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扆用昭屬抑原使毋爭御史臺劾奏奪
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
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
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

禦使移濟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泌南置
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扆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於世
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
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
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
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諡毅勇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刺蓋州按
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
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
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
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
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
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
與益謙會于路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
平陽巨鎮易爲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
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諡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
宗室子爲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爲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

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
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
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
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牌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
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
墨衰爲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
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答
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
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軍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
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
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
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
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
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
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
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

役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無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郎前跪將降殺以足踣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殺者以刃斫其脛殺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嘗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爲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冑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君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

事判官揚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蓟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剌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蓟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君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計也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蠻安軍節度判官蒲察丸合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蓟州衆潰而出丸合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剌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丸合金紫光祿大夫蓟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蓟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官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

剌乣上沙鷰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藉山西人爲兵僧哥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貞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貞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曹兒真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粮十五萬斛朝廷以爲應州已破朔州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戰馬蹶死馬將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積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吏部主事降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弘文院改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

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單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令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爲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爲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復贈宣武將軍同知[redacted]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爲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驤

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驟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爲大金鬼
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致祭貞祐四年七
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青石局分收補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丸奚人壯
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鄜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
窊哥與姚里鵶胡姚里鵶兒招集義軍披荆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
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鵶胡武義將軍節度
判官姚里鵶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
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遥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鵶胡權同知節
度使事姚里鵶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窊哥特遷三官遥
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真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絶窊
哥率衆潰圍走徙長寧寨治各進一官戰没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窊哥
死之　奧屯醜和尚爲代州經畧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
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
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
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提控
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辭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

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持鹽布易米今太陽等渡乃不許粟麥
過河願罷其禁官税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辭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
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
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路之襟喉也可分陝
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
産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
息盗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
抑止誅求惠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
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寳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
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
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禄廉不給饑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
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藏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
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至大陽
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月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
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軍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
伍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觀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寛聖主之

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隷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
刺史權河北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
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强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澠池數
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
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
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
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
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皆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
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
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
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
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爲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於屯守之
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
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
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
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

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
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坦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
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李术魯福壽爲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
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
之村墅爲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
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
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北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
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
臨洮平凉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遥
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爲節度使上言古
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舉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
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且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
敢謀略者爲兵罷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
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凉府事入爲户
部尚書是時代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説
以尊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代之疾雖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

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以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凉關中元帥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鞏縣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招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禎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臥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禎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别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内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掠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絶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

事

温迪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黑廝爲後特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爲保大將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大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毁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大元攻河東邦獻集居民爲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文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移剌阿里合遂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二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天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顔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兩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脱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膽幹推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屯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户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眞滁二州及盱眙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宫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

南路馬軍萬户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勑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遥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北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遥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決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遥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木虎移剌荅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浮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給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勝軍節度使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諡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

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
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遷授定
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自徹由秦
州進兵抵楼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別
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
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
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遷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
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襄勇勅行省求其
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
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遷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泰州三年遷授同知通
遠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父之遷授同知臨洮府
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捎子嶺三年攻破
武林關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遷授
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遷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
行省奏軍官閼負鄉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
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

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褒贈尚簿詔錄其二
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
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陜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
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
計獲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權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
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迺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
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
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
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晝護
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
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
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
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
之皷僧發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
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
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

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
軍遷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大元軍騎十萬
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
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
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
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
可以河中府權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
疑尚在遷令阿外代之絕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
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
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
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
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遷授寶昌
軍節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
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爲質柰何
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
龍虎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

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　襄垣中
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黄摑九住臨海人大定
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
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
知彰德府事戰沒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林荅乞住
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
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
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
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
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
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
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
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户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
遷知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從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　大元兵復
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
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代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

祭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權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為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察虎槊戰兵敗死焉
兀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為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為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兀顏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為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

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侮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王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為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為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虎弑逆降航為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拏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拏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　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議論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

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侵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

諸將飲酒行王陳和尚蒲阿曰汝畧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
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議
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
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
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
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
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豁口吻至耳
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
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
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
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
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脩子孫問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
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
迪剌部族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内地沃
衍留不徙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
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

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刼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陝武朔寧邊諸州
民以爲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
甚喜遂以爲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
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
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嵓嵐州以武州功擢爲本州防禦使俄升嵓嵐爲
節鎮以沃衍爲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
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
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
分其軍九千人爲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
西州元帥右都監完賚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
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
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
鞏州管内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内族白撒
通遠軍節度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
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逢夏兵三百擊走
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遂北三十餘里斬

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
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遥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
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
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
率兵追之戰於野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
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
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聞野猪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
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
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撤沃衍清野不從曰我
君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
帥左監軍遥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
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
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
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
既降請于天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
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

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
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
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
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稱
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
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爲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
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内族斜曾病卒鄧州總帥府
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粮多爲鄧州所取以故乏
食六月遣萬户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粮不報七月鎮防軍爲總領甄
改住爲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
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
欲歸宋與鎮防軍爲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
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遺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
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權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
權參政兀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
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粮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

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城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爲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業儒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衆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爲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爲內應者二十人斬之鄉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爲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忧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沛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爾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譖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怨爲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大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倫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

人全州節度副使端修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揖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郟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堡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曲部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聞居汝之西山揖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鄉千戶者入州張逃去鄉遂據之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爲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大兵所破汝作以爲倉中糧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讒間既行有相圖之漸詳議官楊鵬揮之曰外難未解而顧私忿語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劾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選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糧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唇亡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人梁皐作亂與故吏溫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強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梁皐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糧斛不卹軍民衆怒殺之矣皐不閤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皐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皐殺汝作事聞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予孫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發封帥危真併力討皐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爲名皐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已陰爲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皐館天錫于望崧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皐後爲大元兵所殺楊鵬字

飛卿能詩。　愛申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忭哥本號縣鎮防軍累功遷軍
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申在軍中
有罪當死宣宗聞之擢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
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
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
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
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
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
父明爲死别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
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
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申以劍自刭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
而不知所終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勸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
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故人號興中馬氏
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
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寘之死
人不敢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

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
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
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
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橐中得軍馬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
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
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禹顯鴈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
開累以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達
兒鶻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
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
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
寨大獲聞言於朝權元帥右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内變城破擒帥
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瓢鈴之既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
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
走報爲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
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
憲罵曰我進士也恨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

城民也率鄉隣數百避兵沫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
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
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怒其不附己見殺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
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選使
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辨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内城
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爲鳳翔
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
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
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
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
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麾不能脱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
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單擁以
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與其尸以歸葬鳳翔
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諡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
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

官楨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禄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
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
濟姬玘張山等十有三人爲立褒忠廟仍録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
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
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以糴衡白行省得開倉
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
敵保以無虞扶溝縣人爲立生祠尋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
户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入宮闈干預政事聲
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内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
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
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温之女在
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
其罪詔罷温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當賜逐無罪則臣
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别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温爲汝州防禦
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遥領
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

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衛末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衛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中衛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衛對則衛之材可知矣 木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間國功授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畧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遷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致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

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戶工部尚書時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諜知與全衆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勅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報光州汪大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真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大尉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姦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鄢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殪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也或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

北入鄧鄙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京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從民東入關達夫與衆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主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瀆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豐延登初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員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

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汝識烏翎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頭鬚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寧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弄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諱太

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
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
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
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
出此語仲端因爲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
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
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
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寛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
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衛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戶思忠名
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
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
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諫議大
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
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
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
哥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撿完顏阿撒參政完顏

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redacted]州
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參藍總帥府辟
琦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
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
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
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
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
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令以
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琦既至其家母氏
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
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
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静好讀書知
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
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
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
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

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撿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
兒副之已而哀宗慶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
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
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
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關忠郝乙王
阿驢樊喬馬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
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
爲砲軍萬戶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
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纔十餘擊由是機錯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
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
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
餘各有傳　温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
便佞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撿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
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
大且多往捕必單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
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

打閙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
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
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
北門斸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尋止之三
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縊于幽蘭軒權點撿内族科烈矯
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
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科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
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
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
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
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
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死道路者同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
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
山乃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
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儒顧從軍軍還例
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鎮州术虎高琪爲防禦使行元帥府事

于是州選資倫爲防城軍千戶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
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軍數千與軍中將領
沈思忠甯子都董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
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海問諸將誰能取
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
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行南行留
提控王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爲敵據
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
梅林阿海破蘄黃按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
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
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
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躍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
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
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
我言我出身至賤結椰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
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

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
以資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
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閣舍人宋人亦以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
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
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
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
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俛首不
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容我
以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
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鎮江之因有
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
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堅忍守節卓卓如此
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
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
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遥見其
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

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囚之兄弟皆
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獎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階
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祿大竟爲所殺蝦
蟆獨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遙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
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祿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
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
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
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
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
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
兵退升遙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
謀克仍遣使賞賚偏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
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
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
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至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
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其弟濟所殺斬首五

千餘級以功遷遙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
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
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廄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
玉兔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
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
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
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
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
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
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
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
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於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
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
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
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
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

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
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
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劒于火自焚城中無一
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爲立祠完顔子世昌太和三年策論
進士初爲行省以蠟丸爲約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
軍與上會於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忠 忠義十六

元史列傳李伯溫守賢之孫彀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
萬戶次伯通戰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伯通死
焉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
還驍勇拒守父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逃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
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
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
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刄植柱剚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
無不嗟歎子守正自幼時嘗質於木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
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
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柴揚塵多張旗幟敵懼
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絶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
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
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顔合達攻平陽守正
累瘡戰殁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
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
都北還軍將彭智孫秉聞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
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
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
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悉金人怒置守忠
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
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覊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
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
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亳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
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
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
勞順且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
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杖劍渡淮宋將
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溫國

孛里海歸木華黎木華黎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華
黎承制授珪光禄大夫濟兖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
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兖沂滕單諸州癸未太
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東平兵馬
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
連戰數晝夜糧絶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
其為人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禄復能受封他
國耶假我一朝當稱爾以獻金主大怒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
麾下立社兖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
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屢奪大營孳
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
能斬攸興哥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
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
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曰壯士也留之為吾用俾隸麾下從木華黎攻通
州獻計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興
哥悉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

拔都從木華黎略地燕南為先鋒至大名金將徒單登城督戰哈剌拔都
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
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哈
剌剌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
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
為贖柰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為贖之民得完
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
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
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窯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
垂破時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騎
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趨之大戰天將明
金兵遁去擒太原之虜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
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
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爲武京
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
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析州清泉寨為唇齒皆未下甲

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爲守者弗悟門啓徑入蹂踐
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長王殺降石
家昂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巷
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
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
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殁于陣太祖以其
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立太原乙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長子
忙兀台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
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嘗
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
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微道經武安其
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
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挈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
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為潞州長官待立長而
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耶律忒末
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

忒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内附授帥
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栢鄉贊皇臨
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
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
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臨澤潞降
其民六千餘戶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路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
居真定天祐襲職從天倪攻取益都諸城略滄[redacted]得戶七千兼滄[redacted]州達
魯花赤佩金符將金璽山衛鎮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
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殺守將史天
倪忒末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滿城合
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
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
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殺趙州官吏以降當
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獪
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穽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
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飴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

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趙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忒木家一十八人戰于欒城元氏高邑栢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搆仙黨啓關納戚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仕居趙卒孫世柵朝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兒合丹氏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怯列王可罕與太祖爲鄰國誓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子先髡潛謀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王可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父脫倫闊里必从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伯八舊臣子孫擢爲萬戶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闊且頗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佐右居歲餘侍之頗厚八剌陰結脫鐵木兒近侍也里伯禿謀報父仇後爲也里伯禿家人泄其謀八剌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脫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脫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

爲此耶八剌曰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讎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爲逼令跪不屈以鐵楇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與敦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畔其母携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下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爲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課其弟時兵南伐餽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師臍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督漕米二十萬踰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斛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踦羸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剌普華爲寧海路達魯花赤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貧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諭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薦剡遂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擒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檄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合剌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鬭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召特勤氏夢其來告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六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篪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于時越倫質子善著偰哲篤子偰百

遼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郾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爲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爲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爲湛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爲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鬭辨葉縣倚陝漕勢以凌襄城中書遣官參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鳥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齧之許人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又河東縣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栅河

西岸使來索舟天爵度不能拒允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栰河上欲縱火焚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恚城中人偪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因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為天爵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爵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爵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為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許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于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隅洲鬼豈從汝為逆耶隅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購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獨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剮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愍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中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敎使每後我今可易報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柰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論祠蒸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底蹟無成書可攷宜倣先代脩正王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為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數以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為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為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鋭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孛羅帖木兒方軍于江聞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特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以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

石橫屍蔽路俘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筭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荊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潁亦死于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授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

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刼掠復獲而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降彼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蠭聚士誠復皷變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斷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鼉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璉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募廷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飾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拒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咼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泊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陞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掎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

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頼之總兵者間不華劾己益恚嫉乃撤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撻水寨以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兒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剌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吹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暹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沭陽之路又絕賊計狐城可取進柵南鎖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吴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爲賊所掠德琇僅以身免賊以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饑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鞾皮鞍韂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次子伴哥冐刃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䘏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爲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論紛紜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奥魯勸農防禦事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爲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錢粮之冨甲兵之精稱嘉爲最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

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後宫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乗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勵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援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闘遂見執爲所殺妻那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奮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時襄陽錄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暉者元統元年進士魏王單汝惡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刼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所得叱

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之父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馬賊渠恐其黨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荅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出乘馬詈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卞琛大名人世為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鄆郡盜起求饑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梃當賊賊矢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彝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

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彝既死賊酋王士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賊平朝廷贈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嵓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嵓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用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嵓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又有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父之沓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爲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邪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屬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爾屬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為所害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屬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嗤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屬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藁殯其尸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為給貲以塟賜謚節愍

王士元字堯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redacted]州判官累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其民力為區畫至為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知濬州州濱黃河嘗經盜賊城堞不完市井空荒士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為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為吏任至滁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梃急踰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葳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

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縶樸倒懸樹上而剖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為國子助教累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為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為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為顧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為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斂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戶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為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荊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為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與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鬬市衢賊圜璉邀至

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耶汝輩信逆天威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郎馳騎奮擊賊賊以槊撞璉墜地欲舁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歸殯于真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錡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嶼舍於民家絕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瞋目卻之七日而死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爲使招諭士誠而用撝爲輔行撝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撝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迓詔使撝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撝撝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搖撼肆其陵辱撝不卹也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撝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聲不絕竟爲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諡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柏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衆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右爲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死賊衆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臧照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謀稱賊以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照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照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照以兵使出拒官軍照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爲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剜其胥肉而後磔之

揭衆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爲介休縣尹民饑散爲盜衆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爲良民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衆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衆衆曰良弼董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對衆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衆曰衆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衆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濬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剌丁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辟掾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剌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剌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擊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而還未幾出邏江上賊突至馳船來鬭納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擾龍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良渥且召納速剌丁還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戕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衆猝至納速剌丁麾兵挫其鋒捷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篠船

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衞軍及真滁萬户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
剌丁顧必死謂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脱走寶童等不肯
去遂皆死之省憲爲請其家事聞贈納速剌丁淮西元帥府經歷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
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朶爾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
曉音律初用父廕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伯顏不花
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
授衢州路達魯花赤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
所過輙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爲民患此國賊也可
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陞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
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號
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
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伯
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
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
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義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

將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怨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出西門
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戢擒奉國適賊將突至我軍
入其營者咸没其勢將殆怨都不花復勒兵力戰大破之二月友諒弟友
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又遣僞萬户周伯嘉來説降高義潛
與之通紿怨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怨都不花信之率則
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
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
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
夜與賊鏖戰粮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
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
子可受爾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
空城欲何爲耶海魯丁曰汝聞張雅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
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將軍民唯食草
菌茶紙既盡括靴底煑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
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
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户顧馬兒

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
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爲奉國
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
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絶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
斤知受有膂力募爲義兵每戰敗爲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先是伯顏
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
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
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
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
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廷賜謚曰桓敏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常見帝師
不拜或詰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
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歷官至侍御史至正
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
二月督海運于平江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
券信令入而不虞其爲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特變起倉猝軍民擾

亂賊竟焚舟刼粮以去執敬既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
省而昱嶺關有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月魯帖木
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
與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
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内空虚無備柰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
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
中途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
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
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
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魯
國公謚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大卿汪家奴擅權用事
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衆中歴數其過詬誚無懼色拜監察御史
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摧衄遂阻歷試權貴
朝臣莫不畏慄出爲廣東廉訪使尋除兵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
赤至郡發擿奸惡一郡肅然至正十一年韶州盜起即脩築城壘旬月之

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爲賊所陷者往往遣兵復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户馬合某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刎事聞朝廷贈謚曰愍哀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爲難治鏜狀若尫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脩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脩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爲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巖谷中官兵

復郡邑一魯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父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猺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乞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荊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荊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復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蘄黄安陸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力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勇敢出禦擒其僞將劉萬户進營蘆洑賊衆奄至出鬭死其家臧馬一子桂山海牙懷印授去得免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猺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爼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定後增至五十定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蘄黄賊攻破湖南畊孫傾家資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飢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量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爲城守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頎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修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蘄黄賊逼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緑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孛羅兒留京師得爲平江路管軍鎮撫

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闗下皆勝尋又與賊闘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詬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决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璠
圈點監生臣叢仲揖
臣徐璜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東

忠

忠傳一

忠經　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經而敦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是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行。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道，茂勛華之德，彌賢俾能，無遠不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為此經，庶少裨補。誠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為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卑高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義，皆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從忠孝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分為十有八章，所以弘其至公，勉其誠信，本為政之大體，陳君事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忠之為導，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氣應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覆載之間，人倫之要，履之則吉，違之則凶，無有大於忠者。）忠者中也，至公無私。不正其心而私於事，則與忠反也。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四時廣運，天不私德；萬物資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不私諸己，何往不可也。）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一則為忠，二則為僻。）為國之本，何莫由忠。（未有舍忠而成於務。）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君臣固其義深也，社稷安其作長也，天地感其誠達也，神明動其應影也。忠之為用，其効如此，言人之易從也。）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身及國家，雖有殊名，其為忠也，則無異行。）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道行自邇，忠之大焉。）身一，則百祿至；（立身履一，富貴之本。）家一，則六親和；（御家不惑，自然篤睦。）國一，則萬人理。（天下合心，無不從化。）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守中，忠之義也。）

聖君章第二。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聖君在上，垂監於下。）自下至上，各有尊也。（萬邦在下，觀行於上。）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王者至重，猶有所尊，況其下乎。）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上行下化，理之自然。文王敬邇，虞周遵嘗，是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日增一日，德益明矣。）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

非懷不可以居祿，非化不可以懷人。任賢懷化，君之要也。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君聖臣賢，化行名播，以光祖考，以嚴配社稷於無疆者也。蓋聖君之忠也。忠之爲道，無所不通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天以多福與人君也。

冢臣章第三。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雖有周孔之才，必以忠爲本也。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股肱動於下，元首隨於上，以其義同。其心不異。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此皆忠之常道。常行，未盡冢宰之事。在乎沉謀潛運，匡國安人，至於無迹。誠在沉潛，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官各得人，何事之有。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之如日月，調之如陰陽，不言而信，如四時，若是君體用盡矣。聖德洋溢，頌聲作焉。體生於中和之於外。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此乃守常之臣也。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出則行其政，既在其位，職思其憂。居則思其道，益國之道。動則有儀，百事之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受己曲從，則爲尸素。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政成於下，德歸於上。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恭可以成正，直可以獻忠。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多欺，事不平則怨讟，身不清則何以教民。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清則謹己而已。不足於事。獨明則避察於讒。奸賄難任，獨平則使均於物。昧濁無堪。夫理人者，必三備而後可也。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既才且忠，以臨其人，政之理也。因其必然，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用其情而處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因其利而勸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知仁與義，則皆就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布德，敷君化以行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章條中而不犯，則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民懷其恩，有同骨肉。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莫謹焉，人誰非子。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設位，秉御有君，非君泰寧，人必踰僭。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氣和順，百穀用成，是以爲休徵。故人之生，賴成於君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順化供養，勤勞奉國，是則爲忠。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一人以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德化潛運以心，則不知所由而民從善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政教有術，昭見於人，人勉而行，欲罷不可。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賦以威，知懼無犯，既劣於政，猶蒙於德。刑則在省而中。齊流四凶，足清萬國。政則在簡而能，簡則易從，能則人服。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及，不久則人心復流。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無德則虐，加德則寬。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刑不謹則知政不修，舉德不務，而人不懷也。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在己，脩動修官，官修政明，而人自理，故無不能理之吏，無不可理之人。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政其人理，祿其宜哉。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武德在乎静，非形於征伐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令不可辱，帥不可失。國之大寄，非易其人。仁以懷之，撫其疾苦，使之感懷。義以厲之，示其憤慨，使其激勸。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使之有序。信以行之，審其進退，使之必行。賞以勸之，懸其爵賞，使之慕功。刑以嚴之，威其鈇鉞，使之懼罪。行此六者，謂之有利。六者並用，闕則失之。故晉將用師，子犯曰：未知信之類是也。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士卒從教，故師得利。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武可以備而不用，不可以用而不備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其武才，堪其扞禦。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目。不聰不明，不勝其任。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蔽其所聞，不明則蔽其所見。理辨則忠，事審則分。理不辨則其斷偏，事不審則其信惑。君子去其私，正其色。私去則情滅，色正則邪遠。不害理以傷物。求罪爲公，則威刑淳。不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不必以勢。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善雖卑必薦，惡雖親必去。以之而陟，則有成。君子效能也。以之而出，則無怨。小人伏罪也。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官務得政，人始獲安。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勤勞不息，善斯勸矣。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忘忠，猶求福而棄天。忠苟不行，所率猶非道。忠不居心，動皆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自貽伊戚，求安可乎。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既失於忠，又失於孝。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忠則得福，祿則崇親也。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守忠之道，衆善攸

歸身安親，親得盡其養。此之謂保孝行也。（以忠之故得保於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叔行孝施於莊公，君子善之，此之謂也）

廣爲國章第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長，去邪則小人道消）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正則必忠）有正然後用其能。（能而無正則邪，正而有能則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周爲保，召爲師，元爲股，凱爲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親其者文，威其者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德之，則不可遠於政刑，理之要不可破壞）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化行文被，夷服武偃）人臣和悅，邦國平康。（禮樂善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臣在忠於君，君在委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成厦非一木之材，爲國資庶臣之力）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聞也）天下之心爲心，（順物之情，不任己欲）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無化元運，其理如此）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弘之則是）無爲而天下自清，（有事則煩）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於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自公，（不私於物，物亦公焉）賤珍則人去貪，（貪由有珍，珍去貪息）徹侈則人從儉，（儉清於侈，侈除儉生）用實則人不僞，（見實知僞之惡）崇讓則人不爭。（見遜知爭

之失）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化行心易，成服其淳）樂其生，保其壽。（氣得天和，歲無夭折）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建帝德，不違其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欣己獲奉斷君）君德不足，忠臣以辱。（恥彰不能爲匡）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補家之闕，揚君之休，古之忠臣則皆然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君上行仁，虞之道也；臣下有贊詠之義也）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忠矣夫。（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久遠無聞，則有缺於忠道矣）

辨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用忠以敎，大莫加焉）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以有閒哉）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空窮）故明王爲國必先辨忠。（爲國籍之，忠者臣節，不先辨忠，國將安害）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忠言逆志，必求諸道；佞言順志，必求諸非道）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爲君撫衆）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爲君辨忠，爲君果斷）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忠而有能則有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念多而恩急深）知而不忠則文其詐，（知念多而詐愈密）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勇念多而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能而無忠則爲敗）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善惡既別，任使不惑）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過正德，惟能諫之）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盡其聽；下能言而上不能聽則盡其言；言聽俱能則君臣德合，則其道光明也）諫於未形者上也，（先事而止，君道不闕）諫於已彰者次也，（出未及施，救之非後）諫於既行者下也。（行而能救，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從君所眷，是乃罪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順辭不從，乃顏抗議；不從則繼之以死，其務使君改過爲美，社稷之安固也）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直可以正木，臣忠可以正主也）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爲善則吉，爲惡則凶）善莫大於作忠，（百行之善，無忠皆忘）惡莫大於不忠。（大惡之惡，爲逆者殃）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言播聞，未有不福；不忠則不忠彰，亦未有不刑）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天意本休，君子知而順之；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天監孔明，勿謂茫昧）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報國章第十七　爲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官祿，君實錫之）先後光慶皆君之德。（先

祖考慶垂子孫）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必報，不報非忠）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君臨天下，準不爲臣，食土之毛，皆荷君德，合斷達於日月。君子知懷常思竭誠，雖息山林，有能濟國，況荷君祿位而無聞焉）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進得其才，君可端拱）二曰獻猷，（納當其善，君可依行）三曰立功，（功存其廣，君可無患）四曰興利。（殖致其厚，君可興足）賢者國之幹，（幹可以立）猷者國之規，（規可以執）功者國之將，（將可以禦）利者國之用。（用可以給）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報於國，道斯廣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凡人之間，一言一德，猶必報；君臣之義重，恩重焉，如何忘也）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忠有所未盡，則淳化不行）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君子可以盡謀，小人可以勸命）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止身則匹夫之事，洪遠則萬物之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聖無獨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哲，無不修德；賢臣則無不盡忠，忠則爲君闡揚，君德由廣大也）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臣下所敎）禮樂以之而興，（君上則作，臣下所行）刑罰以之而清，（君上恤刑，臣下所化）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君德既備，人懷如康，樂至而歌，自然

之理也。嘉祥既成，告于上下。名臣之始於政，能著於祥瑞。故其成功可以告神明也。是故播於維頌，傳於無窮。德施於人，務格於神，而後行於樂。樂行，則何極之有。

忠傳

國朝忠傳

文臣



子產姓國，名僑，是鄭國的大夫。鄭簡公時，子產做國相，專把禮義治國，愛養百姓，修明政事。做相一年，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戲耍，老的每都得快活。

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貴賤都不講價。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見的都不敢拾。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撇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做國相二十六年，國富兵強，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百姓每愛他如父母。



甯武子名俞，是衛成公的臣。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問衛成公借路。衛成公不肯。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却來伐衛。衛成公着人去楚國求救。晉文公將楚軍殺敗了，衛成公出去在陳國。甯武子根著衛成公歸國。甯武子先歸撫安國人。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甯武子又根著，盡心盡力，不怕勞苦，親自備衣服飲食，進與成公。晉文公着醫人來毒衛成公，甯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不曾下毒藥。以後周天子著衛成公還國，甯武子做上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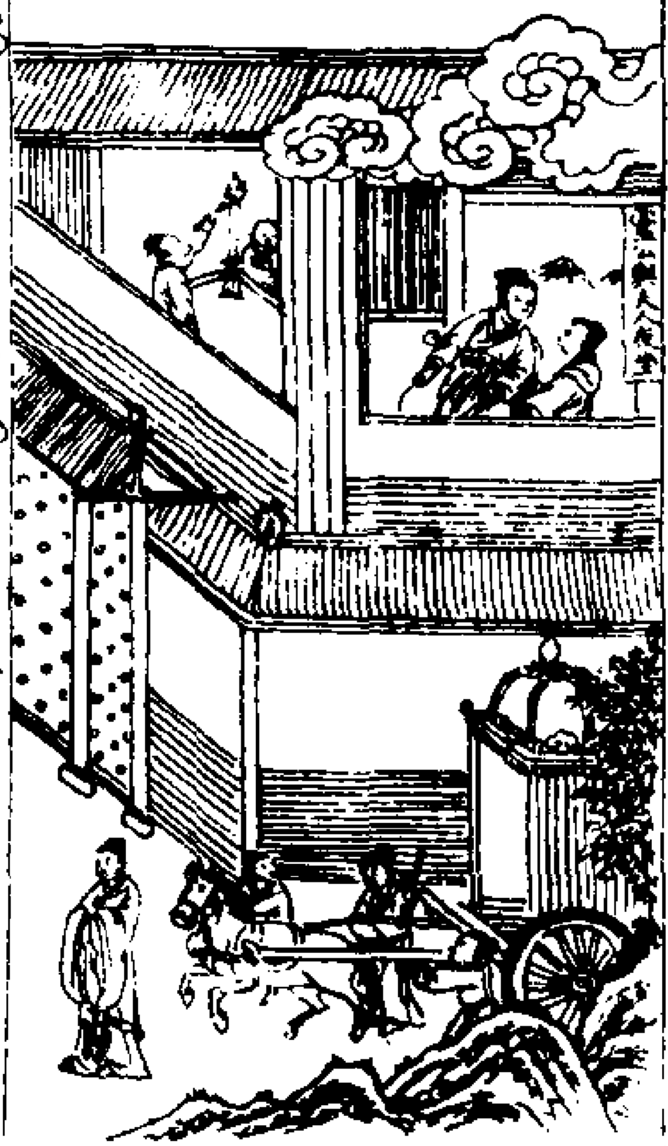
解揚姓解，名揚，是晉景公的臣。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宋國教他的臣樂嬰投晉國乞軍來救。晉景公欲要救宋，先差解揚去宋國說：且不要降楚，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解揚經過鄭國，鄭國拿住解揚，送與楚軍中。楚莊王多將財寶買囑解揚，教他對宋國說晉不來救你。解揚先不肯從。

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着。及至到宋國城下，却依舊說與宋人道：晉軍都來救你，早晚便到。莊王見他這等說，大怒，要殺他。着人對他說：你已自許了我，如何又失信？解揚對說：人臣能守着人君的命令，死也不改移，這方是信。臣奉命出使，有死無二，便有財寶，動不得臣的心。臣先怕王殺了臣，傳不得君命，所以許王。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便死也甘心。莊王見他盡忠，饒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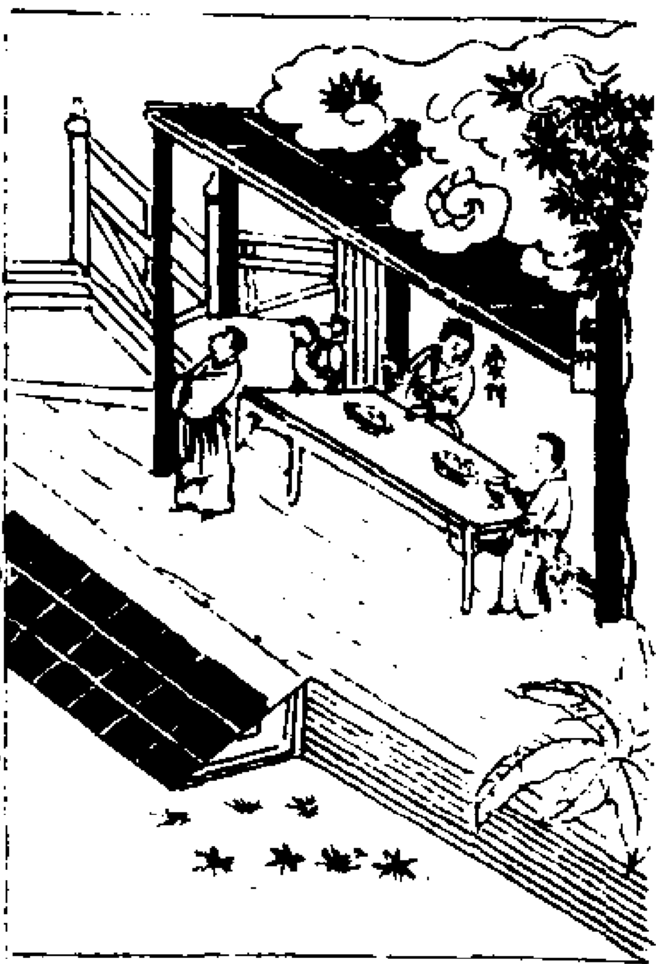
季孫文子名行父，是魯國的臣，做魯國三朝的卿相。一心只是奉公，家裏婢妾不穿絹帛，所乘的馬不喫穀粟，不收藏金玉，不私置甲兵。臨終的日，

家臣賫什物做葬具衆大夫入
他家裏看都歎息他忠於魯國。



蘧伯玉名瑗音院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聽得闕門
外車響到闕門根前住了過了闕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著這
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又問你怎地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
得禮書上說爲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遇著君的鞍馬也須起身
恭敬自古來忠臣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
見時慢了這禮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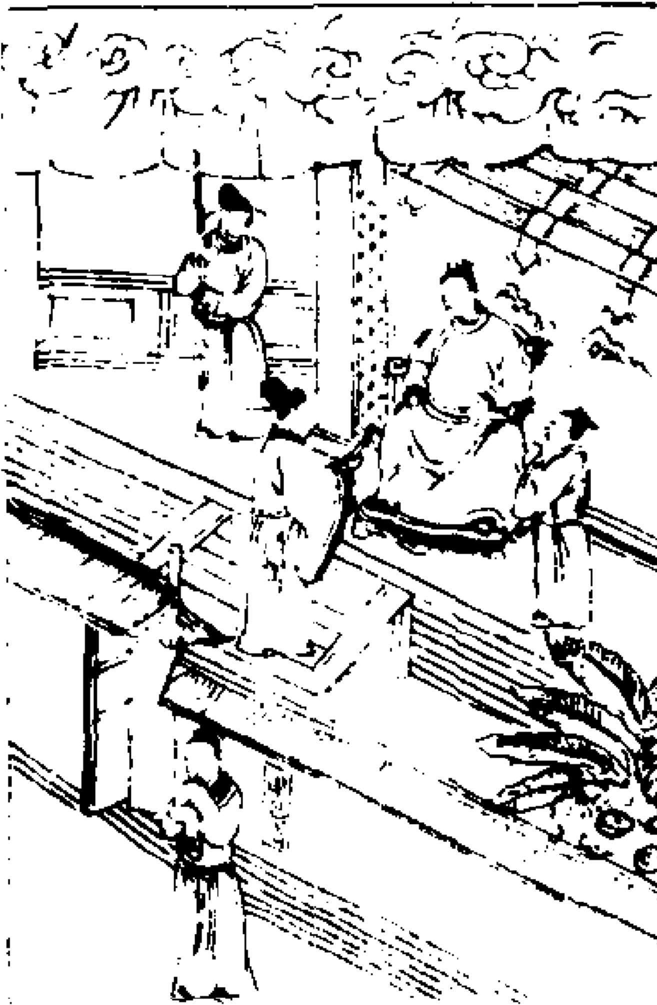
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我所以知道
是他靈公着人趕上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晏嬰表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
相慶封做左相這兩箇人要專權怕衆人不從他殺牲對神道說誓說您
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著他便死晏嬰聽得仰望着天說晏嬰必不
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
怒要殺晏嬰崔杼音予說他是忠臣不曾殺他在後
崔杼慶封事敗了景公着晏嬰做丞相齊國大治。



鬭辛是楚昭王鄖音云縣的縣官在先昭王的父平王曾殺了鬭辛的父
又殺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走去吳國勸吳王起軍馬入楚國報父兄
的讎昭王走到鄖縣鬭辛的弟鬭懷要害昭王對鬭辛說道已前平王殺
了我父我而今害他的子有何不可鬭辛回說人君殺了人臣誰敢做寃
讎假如一時害了人君以後滅了宗族也不是箇孝子你若敢犯這件罪
我決定殺了你鬭辛又恐怕兄弟真箇無知害了昭王使著別的兄弟鬭
巢送昭王再走入隨國去以後
吳軍退了昭王歸國鬭辛受賞。



申包胥是楚昭王的臣那時伍子胥在吳引兵伐楚楚王戰敗出走吳兵
入楚國都申包胥見本國危急直走去秦國求救立著秦的朝門哭了七
日七夜不絕聲秦國君哀公召見他申包胥啟說吳國強大要併吞各國
纔從楚起今臣的楚王失國在外著臣來告急哀公說我知道了你且歇
息待我商議申包胥又說臣的君王在野地裏未歸國臣如何敢歇息再
立著庭前倚墻大哭日夜不住聲水不入口哀公聞得感動說楚君雖是
無道有一箇臣這般忠義如何可不救因此出兵
救楚敗了吳兵楚昭王復位著申包胥做上卿。

公儀休是魯國的相遵守著法度依順著道理教百官每都依著他正道
行但係喫俸祿的人不許和百姓爭利那時有一箇舊朋友送魚與公儀
休公儀休不受那朋友說我知道丞相愛喫魚所以來送怎地不受公儀
休說我做國相要魚喫時自把俸錢買喫我今不受你的再誰敢送來與
我到了不肯受公儀休又曾喫菜滋味甚好知道是自家種的便把菜園
裏葵菜都拔了又見家人織得布細便趕了織布的婦人燒了織機說道
您自家種了好菜又織了好布著那農民婦女將他的菜和布
賣與誰公儀休做人多似這般清儉有德行古今稱做賢人



蕭何是沛縣人在縣裏做吏漢高祖皇帝初起兵時用蕭何總管軍馬錢
粮的事及至破了秦咸陽城諸將官爭去取金銀財物只有蕭何獨先取
秦丞相御史府文書圖冊收藏了後來高祖盡知道天下戶口多少地理
險要去處都因得這秦的圖書項羽著高祖去漢中做漢王高祖怒蕭何
欲說臣願大王且到漢中撫養百姓選求賢人先安定了巴蜀却出來收
三秦的地面天下可取了高祖去之國著蕭何做丞相保舉韓信做大將
軍助高祖出兵收了三秦高祖會合諸侯攻項羽留蕭何守關中輔太子
修城池宮殿立社稷宗廟置律令治州縣轉運糧草供給軍馬沒一件欠



缺高祖領的軍多有逃亡的蕭何在關中便發人來補了又著他子孫兄
弟少壯的都做軍高祖滅了項羽即帝位封蕭何做酇侯才何切又音賛
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眾功臣都來爭功高祖說與眾人道你諸人獨一
身根我多的不過兩三人蕭何全家三四十人根著我他守關中輔佐我
成帝業功勞又大務定著蕭
何位第一子孫世世受封



張良表字子房祖上是韓國的人漢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時將數千人到
下邳張良歸從了高祖常把太公兵法說與高祖高祖心喜用他計策張
良將兵法說與別人便都不省張良知高祖有天命因此上根著不去又
高祖引兵入咸陽秦王子嬰投拜了高祖得了秦國看見宮室帷帳狗馬
寶玩婦女甚多心裏要留在宮裏住樊噲諫高祖不肯聽張良諫說秦朝
因為無道所以沛公得這裏與天下的人除了害正當儉素方好如今纔
到秦國便要快活又和秦一般了人說的忠言雖是逆著耳却成得事便
如苦味的藥雖是苦著口却醫得病高祖聽他說了便領著軍馬還到霸
上劄營後來項羽怒高祖閉了函谷關門引兵攻破了關駐劄在鴻門下
要來攻高祖項羽的叔父項伯和張良是舊朋友夜間騎著馬走到高祖
營外悄地裏喚張良著張良撇了高祖和他一搭兒走去張良說我根了
沛公幾年今有急難便走去是不義了便入去說與高祖與高祖設策請
項伯飲酒結親著項伯和解項羽第二日張良根隨高祖到鴻門謝項羽
飲酒中間范增要害高祖張良出外著樊噲入去護衛高祖高祖因而得
脫去張良後為高祖計謀委任韓信彭越黥布三人為將滅了項羽高祖
即帝位著張良自擇齊地三萬戶封做侯張良辭不敢受高祖封他一萬
戶做
留侯

汲黯乙 咸切 表字長孺濮音 ｜ 陽人漢孝武皇帝時做官在朝他的性忠直武帝曾對臣宰每說我欲要行仁義你衆臣宰以爲如何汲黯奏說陛下心多私欲却要外施仁義怎地學得堯舜治天下武帝大怒退朝對衆臣宰每說汲黯這般不曉事衆臣宰都佐責汲黯汲黯對衆人說天子置立公卿宰臣恐怕有不是的事要衆人匡正你衆人如何阿諛順承天子的意將天子陷於不義縱然愛惜身子不肯正諫豈不羞辱了朝廷衆臣宰皆服他說武帝後来稱他可比古時社稷之臣





魏相表字弱翁濟陰定陶人漢孝宣皇帝時除御史大夫那時大將軍霍光没了宣帝想他已前功勞著他兒子霍禹做右將軍姪兒樂平侯霍山領尚書事魏相實封奏說而今霍光没了又着他兒子做大將軍又着他姪兒掌朝廷政事他一家人都有權勢必是驕縱了主上若減了他家的權柄便安了國家又全了功臣的子孫宣帝依着他說陞他做丞相封高平侯既做了丞相和那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佐朝廷政事天下太平漢朝好宰相以前數蕭何曹參以後只數魏相丙吉

鄧禹表字仲華南陽人小時和後漢光武皇帝同在長安讀書光武起兵鄧禹根尋到河北勸光武延接賢士務得人心立高祖的事業救萬民的性命光武大喜着鄧禹就帳裏歇宿每事與他商議任用各將官都問鄧禹人人都用得停當曾將數百萬兵不肯妄殺一箇人天下已定便去了甲兵還修儒業有兒子十三箇各教他學一件藝業修整家法教訓子孫遵守國家法度俸祿外並不營添産業光武極敬重他除做太傅封高密侯二十八將中是第一箇人畫像在南宮雲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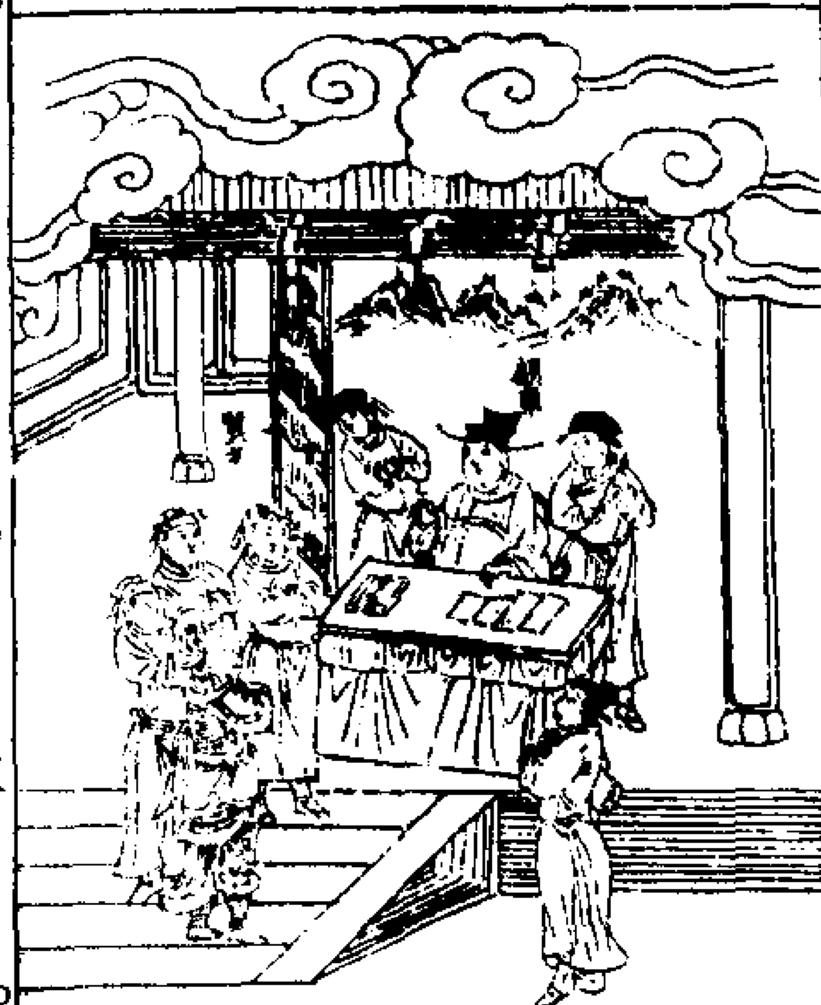
鄭衆表字仲師河南開封人漢明帝時除做給事中又做越騎司馬那時北裏胡人要與漢朝和親明帝差鄭衆拏着漢家旌節去做使臣胡人要鄭衆拜鄭衆不肯拜胡人的王子惱了把鄭衆圍守着不與飯食喫要他降服鄭衆不肯服拔刀在手說誓胡王害怕放了着人送鄭衆回還到京城章帝即位又要差鄭衆去鄭衆奏說臣不忍拏着大漢的旌節去胡人氊帳裏拜後胡人来漢朝章帝問胡人鄭衆不服胡王的緣故胡人說鄭衆的意氣壯勇蘇武也不及他章帝喜悦除鄭衆做軍司馬使

陳球音求表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漢順帝除他做御史。那時桂陽有賊李研等。群聚刼掠。州縣家拿捕不得。大尉楊秉薦陳球做零陵太守。陳球到了零陵。擺布捉賊的法度。過了一月。賊知他威名。都散走了。又有軍人朱蓋。結交著桂陽賊胡蘭。領著二三萬人來攻零陵城。城中的人害怕。吏人每都來對陳球說。而今賊來攻城。可將家裏老小逃趓去。陳球聽得大怒。說道太守分了國家虎符。管著一郡。怎肯顧戀妻子。阻了國家的威勢。再有說的便斬了。却和城裏人緊守著那城子。和賊相抵十來日。朝廷差中郎將度尚來救。陳球和度尚共破了朱蓋。賜錢五十萬。又著他一箇兒子做官。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琊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廝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著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著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曾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食。若臣死時。必不教家中有餘剩的匹帛。庫裏不教有餘剩的錢財。到死後果然。謚音示忠武侯。



顧雍表字元歎。蘇州人。吳王孫權時。封顧雍做醴陵侯。伐孫劭做丞相。顧雍凡選用文武的將吏官員。務要八人盡他的材能。委用品職。心中無偏曲。又訪問得民間不便的事。及官人每的好惡。都密地裏著朝廷知道。但有行得好的事。都歸與朝廷。不敢教外人知道。孫權以此重他。常與他議事。



王導表字茂弘。瑯琊郡臨沂音移縣人。東晉元帝時做丞相。他的性公忠。行的政事寬大。薦引賢才。撫安百姓。成就元帝中興的功業。元帝曾因嬰酒妨廢國事。王導進諫。元帝將酒鍾覆了。終身不喫酒。王導房族的哥哥王敦謀反。王導奏知明帝。先設兵防備。及王敦反了。明帝著王導做大都督。總兵平王敦。王導寫書與王敦的哥哥王含說道。先皇帝中興恩德在民。你兄弟無故反逆。人人憤怒。我一門受國家的厚恩。今日總兵在此。寧可做忠臣死了。不做逆黨求生。以後王敦死。賊黨都平了。王導做三朝丞相。倉裏無積下的米穀。身上無重穿的絹帛。一心只忠君愛國。做到司徒。

封始興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文臣

溫嶠音轎表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晉明帝時。王敦請溫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着兵謀反。溫嶠累次將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溫嶠便



歸朝廷奏王敦謀反的意思。着朝廷防備他。後來王敦果然反了。朝廷着溫嶠做中壘將軍。將那王敦平定了。到成帝時。溫嶠做江州都督。遇着蘇峻反。溫嶠又起兵平定了蘇峻。一心忠於國家。成帝升溫嶠做驃騎將軍。封始安公。



謝安表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東晉孝武帝時。做吏部尚書。那時有大司馬桓溫謀篡位。引着軍馬來朝。百官都懼怕。侍中王坦之流汗遍衣。荒急倒拿着笏。只有謝安神色不改。言語從容。盡忠輔衛天子。桓溫不敢說起。只這般去了。以後又使人來問朝廷要加他九錫的禮。謝安見他不忠。不肯

與他。桓温到了寨位不成。孝武加謝安做中書監録尚書事。秦王符堅親自總兵九十萬要来滅晉國。京城人心震恐。謝安着他的姪兒謝石謝玄等。統兵八萬殺敗了符堅。收復了河南地面。謝安也不誇功。人說他是真宰相。加做太保。封建昌公。



辛恭靖音淨隴西狄道縣人。晉安帝時做河南太守。遇着後秦主姚興領軍来攻河南城子。恭靖緊守着一百餘日。因無救兵。被他攻破了。將恭靖拿到長安。姚興說我要將東南地面的事委任你。恭靖大聲說我寧可做晉國的鬼。不做你羌賊的臣。姚興惱了。將恭靖監收在別箇房子裏監了三年。以後用計走回晉國来。安帝見他忠節。着做諮音咨議參軍。



高允表字伯恭。渤海郡脩音條縣人。北魏太武帝時做着作郎。與司徒崔浩共掌國史。那時有遼東公翟黑子。太武好生愛他。他因差使出外。却受了人一千匹布。事發露了。来問高允道主上若問我時。我從實說的是。還隱諱着不說的是。高允回說只從實說的是。切不要欺罔。那翟黑子又聽着別一箇人說。不曾從實自首。太武惱怒。將翟黑子廢了。後来崔浩因修史的事。被監收了。那時高允正在東宮教皇太子講書。太子說與高允若入去見主上。我自引你向前。你但依着我說。太子見太武。奏說高允小心謹慎。又職分小。國史都是崔浩主張着做。請赦了高允。太武就問高允。這書都是崔浩做不是。高允對說。臣和崔浩一同做来。崔浩只整理得大綱。正做的書。臣比崔浩做得較多。太武大怒。說高允的罪重似崔浩。怎生饒得他。太子奏說。主上天威嚴重。高允是箇小臣。心裏懼怕。所以言語迷亂了。臣恰纔問他。他說國書都是崔浩做的。太武又問高允。高允對說。臣的罪該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因着臣陪侍講書多日。可憐臣。要乞臣的殘命。實不曾問臣。臣也不曾這般說。不敢迷亂。太武看着太子說。這箇人真是直。臨死不肯改了言語。可見他信。做人臣不欺君。可見他忠。特地赦了他罪。後来太子却責怪高允說。我要與你脫死。你却不肯從。是怎生這等。高允啓說。臣與崔浩實一同做史書。死生禍福都合一同。誠蒙殿下再生的恩。違了本心。僥倖免死。不是臣所願。太子好生稱嘆他。後来做到中書令。封咸陽公。壽九十八歲。



狄仁傑表字懷英。太原人。唐高宗皇帝時。做大理丞一年中。斷決了監禁日久的人一萬七千名。人都稱仁傑斷的平。到中宗立。武后管朝廷政事。將中宗降做廬陵王。着在房州住。却要立他姪兒武三思做太子。那時仁傑正做鳳閣鸞臺平章事。對武后說。臣看天意未厭唐朝。今若要立太子。不是廬陵王不可。武后惱怒罷了。後来武后召仁傑。說我常常地夢打雙陸不勝。却是怎地。仁傑對說。雙陸不勝。是無子。必是天要警省主上立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但動。天下便危了。已前文皇帝親自廝殺。取得天下。好生艱難。正要傳與子孫。高宗皇帝又曾將兩箇兒子託付

與主上。令主上都自管了天下十餘年。又要著武三思做後嗣。都不想姑
姪和母子那箇親。若主上立了廬陵王。千秋萬歲後。便常得在宗廟裏受
祭祀。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武后省悟。纔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宗。立做
太子。中宗再即了帝位。贈仁傑司空。睿宗即了帝位。追封仁傑做梁王。



姚崇表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唐玄宗皇帝時。做同州刺史。玄宗召到朝廷。
問天下的事。姚崇應對如流。玄宗大喜。說與姚崇。你便須做宰相輔佐我。
姚崇知帝有大志。量用心要治天下。姚崇因跪奏。臣願有十件事奏主上
度量若行不得時。臣不敢做宰相。玄宗說。你試說那十件事。姚崇奏的十

件事。都是盡忠的道理。國家合當行的事。玄宗聽得他說。便道我都能行。
姚崇叩頭謝了。明日除姚崇做宰相。封梁國公。姚崇自此進用賢人。黜退
小人。天
下太平



宋璟(音永切)邢州南和縣人。中舉做上黨尉。唐玄宗皇帝開元四年。代姚
崇做宰相。封廣平公。務揀選好人做官。著天下百官都得其人。當刑的當
賞的。都依著公道。不用些小私意。玄宗但有差失。宋璟便直言正諫。姚崇
多有智謀。宋璟只是守法度。兩箇人見識不同。都同心盡忠。著天下賦役

寬平。刑獄減少。百姓家家富足。唐家中興。以後好宰相。只數
姚宋。更無別人及得他。後來贈宋璟做太尉。謚號文貞。



張九齡表字子壽。韶州曲江縣人。中舉做校書郎。唐玄宗皇帝時。除做中
書令。有大臣的節義。那時玄宗政事上逐漸怠慢。張九齡事事務要諫正。
所舉薦都是正大的人。有武惠妃要謀廢太子瑛。立他的子壽王。張九齡
執著法度不肯。武惠妃著大者牛貴兒和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你若肯
相助。宰相能勾做得長久。張九齡喝他去。便奏與玄宗知道。因此上太子
不曾動。那時安祿山纔做范陽小將。來奏事。氣勢驕傲。張九齡說與裴光

庭。他日亂幽州的。必是這箇胡兒。後來征契丹。祿山敗了。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拿祿山到京師。張九齡議他罪該死。玄宗不肯依張九齡說。要把安
祿山赦了。張九齡說安祿山狠子野心。又有反的相貌。可因這件事殺了他。
絕了後患。玄宗到了不聽。將安祿山赦了。後安祿山果然反了。那時張九
齡已歿。玄宗走到四川。思想起張九齡的忠心。淚下。便差使臣
去韶州祭祀他。厚賞賜優恤他家裏。謚他做始興文獻公。



韋皋表字城武。陝西萬年縣人。唐德宗皇帝時。做隴州知州。就領軍守禦。
當有太尉朱泚(音上聲)教他部下小將牛雲光領軍五百鎮守隴上。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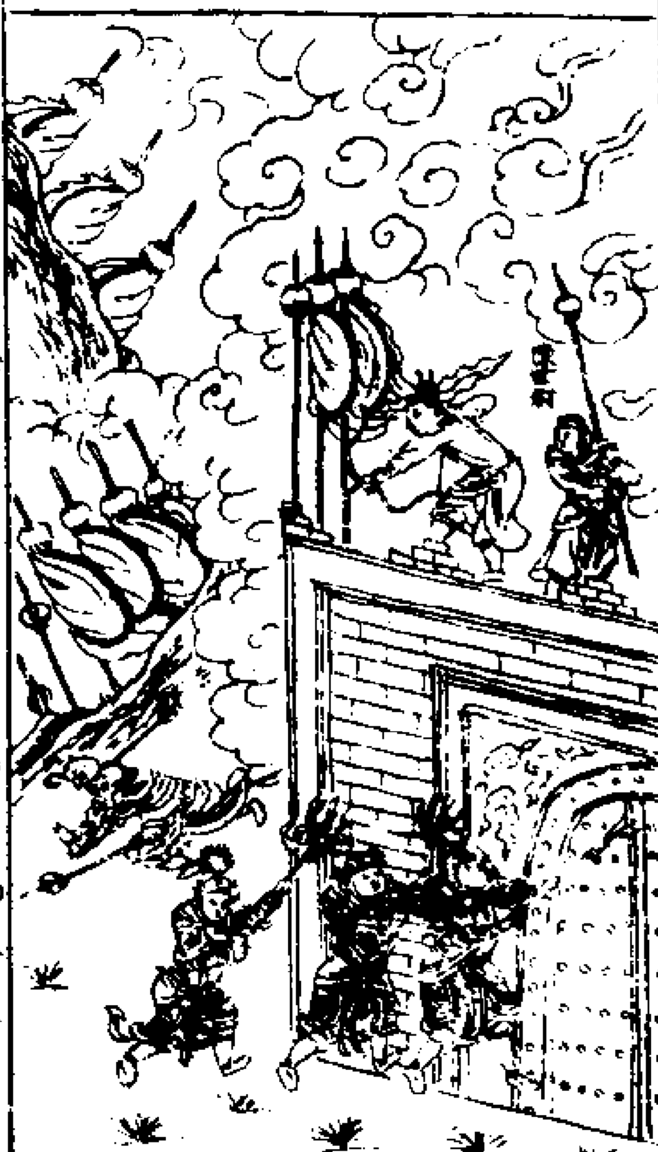
朱泚後来自家稱皇帝。教牛雲光到隴上誘引韋臯做他的將帥。又有朱泚的家人領着軍馬来對韋臯說道。太尉已做了皇帝。而今可做一家。韋臯說與道。既要做一家呵且把衣甲都卸音洲去聲下。免得衆軍心疑。韋臯安排着筵廣待那来的人。與雲光飲酒中間。韋臯喚埋伏的軍人將牛雲光并那来的人都殺了。却差人去報德宗。除授韋臯做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以後封王。



裴度。表字中立。河東聞喜縣人。由進士出身。唐憲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蔡州賊吳元濟反。朝廷發各處軍馬征他。連年平定不得。官軍多敗。粮食將盡。臣宰每都要罷兵。裴度奏說如今這賊不降。恰似病在心腹裏一般。若不趁時整治了。久後必做大害。臣情願自總兵伐賊。憲宗看着裴度說。你果然肯去不去。裴度就拜在地下流淚說。臣誓願不與這賊同活在世上。憲宗便着裴度總兵去伐賊。裴度臨辭又奏說。臣這一行。必盡死報國。若不斫得賊的頭来。臣也更不回。臨行憲宗賜他通天御帶。後来果平了蔡州賊回朝。論功封上柱國晉國公。做四朝宰相。扶持唐家天下二十餘年。



王徽。陝西人。唐僖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有反賊黃巢引賊衆打破潼關。徑往京城来。僖宗連夜往四川去。王徽到天明方知道。便根去。荒了跌在山坡下。被賊拿回来。黃巢要他做官。王徽假做啞不回他言語。賊百般逼他。只是不動。放在下處伺候監守的人鬆寬。却走脫了。到河中府扯身上衣服絹帛寫表。着人尋小路到四川見僖宗。除做兵部尚書。



陳世卿。表字光遠。南劍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做東川節度推官。那時賊人李順兵起。知州張雍將州内軍馬分做三四部。差官分領。只有陳世卿會射。自當着一面城子。陳世卿親射中三四百人。賊来得越多了。同伴官都商量要走。陳世卿正着顔色說。喫了皇帝俸祿。當捨身報國家。怎地只要避難。别有他意。後来賊軍退了。陳世卿歸朝。除做太常丞。知新安縣。



李沆下黨切表字太初。洺音名州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宰相。真宗問治天下的道理。那件最先。李沆對說。不用輕薄的人。這件最先。李沆常說我做宰相。别無他能。只是不改朝廷法度。每日將天下水旱盜賊的事。奏與真宗知道。要真宗知民間疾苦。那時有石保吉求做使相。

真宗問李沆。李沆奏說保吉。只是國親別無軍功。教他做宰相。天下人議論。真宗兩三遍問他。他依舊這般說。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真宗又曾問李沆。人都有密奏的事。你怎地獨無。李沆對說臣做宰相。有的公事便當明說。何用密奏。那密奏的不是讒的。便是諂的。臣常嫌他。怎地學他。李沆做人性直。言語謹慎。不肯求名聲。做宰相七年。天下太平。後來贈做太尉中書令。謚號文靖。



王旦。表字子明。大名府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的軍馬來犯河北。王旦隨從真宗去澶（音蟬）州親征。真宗留雍王元份（音彬）守城。雍王遇著暴病。不能整理事。真宗著王旦廻還京城。權留守。王旦回到東京。便入皇城裏。出號令。著人不要傳揚知道。真宗殺退了契丹軍馬。回京。王旦的兒子兄弟。并家人。都不知王旦回在皇城裏。都出城外去接。王旦却在後頭走著。去迎真宗。王旦的兒子兄弟每回頭看見。纔知王旦已回來了。到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著王旦做宰相。王旦做宰相十二年。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任賢才。安百姓。天下太平。王旦做人寡默。不與人言語戲笑。國家的事。眾官人每商議。各有不同的。王旦隨後發一句話便定了。有一日回到家。不脫朝服。去靜屋裏獨自坐。家人都不敢見他。他的弟却去問同朝官趙安仁。安仁說。方纔議論朝事不曾定奪得。必是因這般憂愁。又一日朝廷除薛奎做江淮發運使。薛奎來辭王旦。王旦並無別言。只說東南百姓貧困了。薛奎辭退說。這是真宰相的言語。封魏國公。謚做文正。

田京。表字簡之。亳（音百）州康邑縣人。宋仁宗皇帝朝。做河北路提點刑獄官。在恩州那時有宣毅軍小校王則。據著恩州作亂。田京在城裏。將印信棄了妻小。將絕墜下城來。守住了恩州南關。占著驍健營。撫恤眾軍。保州振武二處的軍。要去應賊。田京將那軍人殺了。自後但是南關營裏的軍馬二十六指揮。在外頭的百姓。都懼怕不敢謀反。那南關軍民聚得多似城裏的人。又得不失陷在賊裏。面都是田京的功勞。日夜和城裏廝殺。一日賊在城裏。將田京的老小綁縛著上城來。叫那田京說道。你休要攻著城子。若打得緊。他要殺我家老小。田京聽得這般說。唱教諸軍盡力攻城。



又著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賊見田京不顧戀他老小。依舊將他老小每下城去了。後來眾人從南關鑿地道通入城裏去。一時突出擒拿了王則。平了恩州。朝廷御史都上書說道。田京捨了家東妻子。保守南關。為國家忠義的上頭。他功勞最大。陞他做兗州通判。



韓琦（音奇）。表字稚（音治）圭。相州安陽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正喚他姓名時。天上五色雲現。西夏趙元昊反。仁宗用韓琦做將。趙元昊歸服了。慶

曆年間用韓琦做宰相天下太平。韓琦勸仁宗立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加韓琦門下侍郎封魏國公。韓琦的親戚賓客說話中但題著立英宗的事韓琦便正色說這的是仁宗皇帝的聖意皇太后內助的氣力。我為臣子怎地得知。後來英宗忽然患病皇太后在殿上垂著簾子發落朝廷政事。英宗病重舉止有些比常時不同那左右的大者每因著英宗平日間不曾有恩與他都在太后處說毀英宗。因此太后與英宗兩宮不和。韓琦和歐陽脩正在簾前奏事太后哭著說英宗的不是。韓琦奏說主上病重是有差了處若病好時必不似這等。為子的有病為母的怎生不寬容。歐陽脩也諫勸太后意漸漸地解了。過了三四日。韓琦獨自見英宗英宗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對說只恐主上事奉不到那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省悟了。到英宗病好太后還了英宗的朝政加韓琦做右僕射封魏國公。後又贊英宗立神宗做太子。神宗即了帝位加韓琦做司空兼侍中。到歿了時皇帝賜與他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著河南北的軍與他造墳立碑做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公配享英宗廟廷。以後追封做王。



范仲淹表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仁宗皇帝時除龍圖閣學士。改除陝西都轉運使。那時夏國侵邊塞延州諸塞多沒了守的人。仲淹自請行又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既到脩邊塞招還逃散的人。因此百姓都得復業。後來又改仲淹邠（音彬）州觀察使仲淹上表說臣守邊數年。羌人略自親愛。喚臣做龍圖老子。辭不受。後又除樞密副使。仁宗每問當世事。仲淹乃上言十件事都是為國盡忠的道理。仲淹將天下的事做自己的事一般日夜謀慮要致天下太平。及病。仁宗嘗遣使賜藥。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仁宗親寫碑。題做褒賢之碑。仲淹生性內剛外和。至孝。母在時貧困。後富貴。無賓客不與兩般肉。妻子衣食剛勾。但有財物散與親眷。一時名士多出門下。到死時四方人聞的都嘆息。



歐陽脩表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知諫院。論事切直。仁宗看著眾臣說似歐陽脩的人。那裏得來。遇著杜衍（音演）等罷官。歐陽脩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賢不知有可罷的罪。今四人一時都罷去著眾邪臣在朝相賀。四夷人在外相賀。臣甚為朝廷痛惜。仁宗除脩做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但知的事無不說。後做樞密副使。同曾公亮考天下的軍數屯戍多少地道遠近屯戍但有缺少。便都補完了。後又參知政事。和韓琦同心整理政事。商議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因患病與太后有些不和。歐陽脩又和韓琦諫勸的和了。後來贈做太子太師謚號文忠。



蔡襄表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做西京留守推官。那時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言國家政事。抵觸（昌角切）了宰相呂夷簡。遣貶。祕書

丞余靖音淨救仲淹太子中允尹洙音殊請與仲淹同貶館閣校勘歐陽脩寫書責諫官高若訥坐着不言因此上三人也都遭貶蔡襄知得作了五首詩明說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做四賢將高若訥做一不肖後来仁宗再用余靖歐陽脩和王素做諫官也著蔡襄知諫院蔡襄又怕正直的人不得長久在朝廷上言說任諫官不難聽諫是難聽諫又不是難用諫是難今歐陽脩等都忠誠剛正必能盡言願主上審察著行休著邪人巧言遮蔽了直人的言語又到罷了樞密使夏竦音聳還用范仲淹和韓琦管事蔡襄奏說主上今罷了夏竦用了韓琦范仲淹天下人都喜歡退一箇邪人進一箇賢人雖不便關係著天下的輕重只是一箇邪人退一般邪的都退一箇賢人進一般賢的都進衆邪都退衆賢都進天下怎不安寧又天下的勢似如人病一般賢人便似箇好醫人一般主上既得了好醫人信用不疑他不只是好了病又得長壽若醫人雖有好治法不得盡用那病越重了久後便有似那古来會醫的扁鵲一般人也醫不好仁宗著蔡襄知制誥但有除授不當的人或要罷了無罪的人官蔡襄便不肯寫制書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御書君謨兩字
賜與他後来贈做吏部侍郎孝宗時賜謚號忠惠



司馬光表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做并州通判那時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天下人都不敢說司馬光和諫官范鎮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到神宗皇帝朝王安石做宰相改變祖宗法度立新法百姓愁怨司馬光和他爭論不從退閑在家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哲宗皇帝立太皇太后用司馬光做宰相首先進用君子黜退小人將王安石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罷天下人心喜悅有青苗免役等法未盡除司馬光那時患病嗟嘆說這幾件不便的事不曾除得我死也眼不閉便寫書與同察呂公著說我的身子託付與醫人家事託付與兒子只有國事無處託付今託付與公就論免役的有五件不便又立了舉薦士大夫的法度十等進奏朝廷司馬光在家或時無故穿起朝服正坐人問他緣故司馬光說我心裏正想着朝廷的政事怎地敢不穿朝服他雖是有病一心只在國家整理事務日夜不歇有賓客見他身體羸音雷瘦引古人諸葛亮食少事煩的事對他說要教他歇息司馬光說我死了是命整理得越加勤謹後来病重神思昏迷說話恰如夢裏一般雖是自不覺說甚麼說的還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司馬光既沒了朝廷贈做
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賜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



宗澤表字汝霖婺音務州義烏縣人宋哲宗皇帝朝進士到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做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與金國講和宗澤說這一去必是不得活廻来有人問爲甚這等說宗澤說金國若能悔過退了兵便好若是不肯我怎肯屈節與他辱了君命衆人商議宗澤若是這般恐怕害了和議的事欽宗就不著他去又著他知磁州那太原失了但除去做兩河官的都推托不肯行宗澤說喫了國家俸祿怎地敢避難當日騎著一疋馬便行只有羸弱軍十餘人根著既到修城挑城壕治軍器召義勇的人做堅守不動的計策又上奏著邢洺音名磁趙相五州各要好軍二萬若金國来攻一州便著四州都来救一州便是常有十萬人欽宗說他說得是除宗澤做副元帥後来金人把徽宗欽宗虜將北去康王做了皇帝宗澤入見淚下說興復的大計時李綱也在見他說道他說的是又除他知襄陽府後又除做京城留守金將粘與粘同罕據了西京和宗澤相對宗澤著手下將李景良閻立中郭俊民領兵去和他厮殺閻立中戰死郭俊民降了李景良逃走去宗澤捉住李景良斬了金人却著郭俊民和一箇姓史的將書来招宗澤宗澤說郭俊民你若戰死了還做忠義的鬼今反將書来誘引我你有甚面目見我便殺了又說姓史的我受命守著這里有死志

你做人將帥。不肯死戰。却来引我。也斬了。對衆將官說。你衆人有忠義的心。當盡力和賊厮殺。立大功。說罷。淚下諸將官都啼哭。聽了說。出去與金人戰。金人大敗。引軍去了。宗澤常要渡河與金人戰。又要勸高宗還汴京。上了二十奏。都被黄潜善沮住了。宗澤成了病。瘡發背。衆將官来問病。宗澤說。我爲二帝去了。憂愁成了病。您衆人若盡力和金人戰。我死也無恨。衆將官都流淚說。怎敢不盡力。明日風雨白日裏黑了。宗澤無一句話罵自家的事。只連叫過河三聲。没了。城裏人都大哭。遺下表章。還是要著高宗還京的話。贈做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



張浚音峻表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高宗皇帝時做御營使。守揚州。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高宗去臨安府避他。有管軍的官苗傅劉正彦在臨安作亂。逼著高宗讓位與太子。張浚在平江節制軍馬。知道他作亂。大哭。便喚守平江的官湯東野。提刑官趙哲。起兵伐賊。張浚又知道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的材能忠義。被苗傅劉正彦去了他兵權。著他做秦鳳路總管。經過平江。便對他說起兵收賊的意思。又著人將書去約守建康的官吕頥吕杉浩鎮江的劉光世都来伐賊。就著張俊領軍守吴江。自領軍到臨安。遇韓世忠水軍到常熟。張俊與世忠哭道。我兩箇同心當著伐賊的勾當。休要悮了國家。張浚大賞賜了衆軍。就問衆軍道。我伐賊的事理上順也不順。衆人齊應道順。張浚道。你們若有不肯向前拿賊的。我都依軍法處治。你衆人都感憤。不敢違了。先教世忠去占了嘉興準備戰鬭的軍器。吕頥浩同劉光世。後地接應。張浚遍行文書。教守府州的軍馬同時都来。張浚軍到臨平鎮。和賊戰。大破了賊衆。苗傅劉正彦走去衢州去了。張浚著韓世忠追趕上。拿住了。獻與朝廷。賊黨都殺盡了。高宗復位。解自繫的玉帶。賞賜張浚。除知樞密院。又除陝西四川安撫使。那時金國總兵官兀朮。打破陝西。要入四川。張浚用將官吴玠等。把了口子。保

全得四川。張浚還朝。被人讒言。貶在福州。金人来侵江淮。高宗再用張浚知樞密院。點軍江上。將士見張浚来。勇氣添了百倍。敗了金國的兵。除張浚做丞相兼都督。僞齊國劉猊等。又来侵淮東。張浚總兵建康。分頭遣將官韓世忠等殺敗了劉猊的軍。有姦臣秦檜主張講和。貶張浚永州。張浚在貶所二十餘年。一心只在朝廷。後来金主亮引兵侵宋。高宗再召張浚。軍人見張浚。都把手加在額上。又敗了金人兵。孝宗皇帝即位。除張浚都督。封魏國公。謚做忠獻。



虞彬甫。隆州仁壽縣人。出身是進士。宋高宗皇帝著他做軍中參謀官。那時金主完顔亮。自將大軍来伐宋。王權鎮著淮西。棄了廬州。劉錡音以鎮著淮東。也回揚州。朝廷著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金主大軍到采石。天子著虞彬甫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割王權的軍馬。就去采石犒賞軍士。彬甫到采石。王權却去了。李顯忠又不曾到。采石的軍被金兵殺得星散。坐在路傍。虞彬甫自尋思。若等待李顯忠来。豈不誤國家的事。便喚諸將来說。而今我將金銀段匹誥勅在這裏。待要賞賜你衆人。衆將見說懽喜。對說。而今既有主將。我每當死戰報國。或有人對彬甫說。公受命来賞軍士。不曾著你管厮殺的事。别人壞了事。公却擔任他的事。朝廷責罪。歸那箇是。彬甫回說。且如危亡了社稷。我去那裏趓避。那時金兵四十萬。宋兵只有一萬八千。彬甫著諸將列成大陣。入陣中撫將軍時俊的背言說。你的名聲。傳聞天下。今日不向前出力。好生喫人笑。時俊把雙刀出戰。大敗金人。彬甫後做到丞相。封雍國公。

洪皓表字光弼。番音婆陽人。自小生得有志氣。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教他做大金通問使。去金國問徽宗欽宗的消息。到雲中地面。有劉豫本是宋家的臣。降了金國。金國立他做大齊皇帝。金家元帥粘罕。逼著他做劉豫的官。洪皓說我恨不得把劉豫那逆賊的屍来分了。怎肯做他的官。粘罕要殺洪皓。傍有箇賊長說這箇人正是忠臣。休殺他。便將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因著洪皓常穿著麓布衣裳。就馬糞裏燒麵食過活。那裏有箇陳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洪皓只是當他。悟室惱了。說你做和事的官。這般口硬。要殺洪皓。洪皓說我情願要死。只是無箇殺行人的道理。悟室



不曾殺他。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國城。便暗地裏使人去將著菓子米麵獻與二帝。二帝纔知高宗即了皇帝位。紹興十年。因探事人趙德来。洪皓寫機密事三四萬字。都是要滅金的意思。藏在破絮裏回来。教高宗知道。後又得皇太后的書信。著李微送與高宗。高宗好生歡喜。說著一百箇使臣去。也不如這紙書。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要他做翰林學士。洪皓不肯。後因金主生太子放赦。纔放得回来。見了高宗。高宗說卿盡忠的心。不忘君主的意思。便是蘇武也不及卿。自建炎己酉出使北地。到回来時。十五年了。忠義的名聲。天下都知道。除做徽猷音猶閣直學士。



楊萬里表字廷秀。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宋高宗朝進士。做贑音甘去聲州司戶。到寧宗皇帝朝。陞做寶謨閣學士。那時韓侂音託胄弄權。要把天下有名人都收在他身邊。扶同他做的事。韓侂胄曾築南園。要著楊萬里作一篇記。許陞他官職。楊萬里說。官可退了。記不可作。韓侂胄怒。別著人作了記。韓侂胄專權的事。日日多了。楊萬里憂怒成了病。家人知道他常有憂國的心。更人来報朝廷的政事。都不肯著他知道。忽有房族的一箇兒子從外来。說韓侂胄用兵的事。楊萬里聽得啼哭。便叫家人取紙来。書寫著道。韓侂胄姦臣專權。不遵皇帝。動兵害民。要壞了社稷。我老了。要報國無緣由。又書寫十四字。別妻子。放下筆就沒了。朝廷知道他忠。賜謚文節公。



歸暘音陽汴梁人。元順帝至元五年。做潁州同知。那時有杞縣人范孟。做河南省掾史。好生不得志。假做朝廷使臣。黑夜裏到省。將省裏大官人并大衙門裏的官人。都殺了。別用人管著各衙門事。那時人都不曾識得破。要著歸暘守黃河。歸暘不從他。賊怒。將歸暘禁在牢獄中。歸暘絕無怕懼的顏色。不多日賊敗了。到朝廷加做監察御史。又受賞賜。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寫書官序班臣成　儒
　　監生臣陳樹傑
　　　儒士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一東

終　洪武正韻陟隆切極也窮也死也畢也春秋無終山戎國名 許慎說文𦃃絿絲也从糸冬聲職戎切 𠬢古文 爾雅月陽在壬曰終 邢昺疏作曰此月以日配月之名也九月得壬則曰終玄 終牛棘 疏釋曰今一名牛棘郭云即馬棘也其刺麄而長謂棘之針刺麄長者因名牛棘為也 求薦在卒就終也 非理注詩曰嗣先公爾酋矣 戊就亦終也其餘未詳疏釋曰皆謂終盡也未有人能不行六世德作未年者即風日月不息代不辛號者凡事物成就亦然也 劉熙釋文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遠氣終盡也 顧野王玉篇之戎切 𠬢宂 並古文 陸法言廣韻陟弓切竟也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有濟南終軍又漢複姓二氏東觀漢記有終利恭何氏姓苑云今下邳人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丁度集韻古作𠬢𠬢隸作夂吳棫韻補叶音諸良切陳琳迷迭香賦竭歡慶於夙夜兮雖幽翳而彌彰事周隆而不殺兮亦無始而不終又叶音諸仍切周易坤文書以終叶成蔡邕九疑山碑詞恭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載侗六書故𠬢衣之成也引之為始卒之義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之中切李肩吾字通𠬢畀字从此取其四周帀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夂夂 二古文夂並音終 韓道昭五音類聚夂𠬢宂宂 古文終字 楊桓六書統 㬵母𦃃 統書 𠬢作室畢功也凡盡了之義皆借用之从冂宀也世迷此文而借終用之誤矣交覆深屋也从一閑之營造功畢而閩其扉从一扃其宀作室功成未氏而扃之所以指舟之會也古文終舟 非終為 能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紑隸作終一曰盡也易乾卦知終終之注知一卦之盡也人猝也禮記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事卒為終又姓陸終之後以名為氏周伯琦六書正譌𠬢衣之成也有始文之義焉會意初字从衣義同字滌博義古作㚇趙謙聲音文字通終照弓切借盡也易原始反終又田制成十為終漢志里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死也作𠬢㚇非又草名承露也大篆小篆華紫黃色作𦂇非爾雅𦂇葵蘩露俗字俗字又戎人呼𥴑也作綠非又木名作柊非方言齊人謂椎為柊𣏌俗字冬裁衣為初衣成為冬象衣成形又綠絲也亦象纏絲在器上之形韻會定正知公切 君子死曰終謂循理終身能終其事也古作𠬢字切知公知真𨖷終

篆書 𠬢 𠔾 並古 論語 𠬢 𠬢 並古 孝經 終 終 並柳 葉篆 𩐁 𩐁 疊 篆 終 終

並寶帶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終並栾鼎 終史頌鼎 終 終並廣敦見楊鉤鍾鼎集韻 終廣敦
終麻鼎 終鼄仲鼎 終古孝經 終道德經 終古文 終古尚書 終並絳
碧落文 終 終 終 終並集韻 終崔希裕纂古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終 終並徐
[illegible]篆韻 終 終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終老子銘 終孔耽碑分 終石經論語 終武榮碑分 終
孔宙碑分 終熊君碑 終魏臣奏並洪邁漢隸分韻 終武梁祠漢隸字源 終夏承碑
真書 終智永 終歐陽詢 終虞世南 終顏真卿
行書 終謝安 終王羲之 終 終 終並王獻之 終王洽 終智永 終顏真卿
終米芾 終蔡襄 草書 終章草 終皇象 終智永 終 終並張旭 終
終並懷素 終 終 終並張錦溪 終鮮于樞 終趙子昂

無成有終 易坤卦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坤中字）

無初有終 易睽卦六三無初有終 終杜傳謂三不合於二與四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隔是無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

原始反終 易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傳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見死生之學 晁說之客語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終以終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原始要終 易繫辭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傳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 魏伯陽參同契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注始月朔也終月晦也存亡之緒者晦朔之間陰將盡而猶未生陽將生而猶待生也

君子有終 易謙卦亨君子有終（謙亨）

慎初惟終 書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注惟思其終則困窮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陳氏大猷曰仲年德孤行能謹初矣尤

當克勤無怠是在於初厥終也 注令子所和

慎始敬終 張齋泛說太甲厥辟不辟而顧曰太宗太戊有桑穀之祥而顧曰中宗武丁有雊雉之異而顧曰高宗是謂三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召穆公之詩也殷之三宗亦異於茲矣蓋其始之不治暫咈於人而厭於天而一念知悔懷其永圖而令終既足以掩前非又有以大過人者此所以煌煌然與堯舜並列上古之書也故人君之德雖在於慎始而究其成功則尤在敬終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注終有易也君子所恥

慎終如始 諸子瓊林說苑敬慎篇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察微要終 唐李衛公集奇器賦 乃沃水於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沖

嫉始樂終 唐李文公集薦所知書 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

謀始要終 宋蘇東坡大全集上文相公書 謀諸其始而要諸其終天下無遺事 謀

善始善終 史記樂毅傳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宋楊誠齋集海鰌賦 在德不在險善始必善終吾國其勿恃此險而以仁政爲甲兵以人材爲河山以民心爲垣墉也乎

勞始逸終 宋蘇東坡大全集策 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

有始無終 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屬精爲治天下晏然及其末也故意荒佚卒至大亂此不可不鑒也帝深然之 記纂淵海經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書君陳注凡人有初無終 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詩谷風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同上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同上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權輿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詩正月 五人有不無賁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蕩 史 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 西漢張耳陳餘傳贊 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讒幸逐猶棄梗 集 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柳子厚千賦 靡不春華鮮克歲寒

潘岳詠雲武公小人種花心朝在夕不存孟東野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韓文也相傳員既罷吳爲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劉賓客棄我忽若遺郭泰機答傅咸 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白樂天初則許之以死倘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張九齡立見傾除 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唐文粹王見炎

謹始克終

元劉文貞公集人恐不知學知恐不能有有恐不深能行行恐不能久致知始條前力行終理後謹始復克終斯人聖賢偶

善始令終

元王惲秋澗集史丞相家傳 其眎富貴擁勢欲然若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者郭汾陽王

慎終

世說新語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當慮其終

采真集愛吏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蠹當圖其始故巽言無初有終先庚後庚蠱言先甲後甲終則有始

政之始終

荀子致仕篇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以之崇高在諸之中和察斷斷了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仁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邵子觀物篇始終教化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教化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數有始終

張行成述衍天地間萬物萬事無不出於數者既以此始必以此終聖人藏諸用不以此顯示於人恐小人託之以爲蠱膺人疑之而致惑耳必先窮理盡性始可致於天命也采真集自始終而言退藏於密者爲萬動之終自終始而言寂然不動者爲萬動之始一日之早暮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全德始終

分門故事裴度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繞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乾坤始終

魏伯陽參同契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幹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

始必終

抱朴子內篇 論仙卷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書林事類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天行也然則有始天行也志終始慎厥與書太甲天位雖戴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注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在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疏言富與貴不與位治亂在於用臣始卒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語典于學念終始典于學書說命惟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咸有一德慎終于始注於終思始於始慮終太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注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書法天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唐劉賁傳萬物成終始乎艮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曰成乎艮疏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見萬物成終而成始終始象四時樂記疏終於羽始於宮終始象之變化終而復始終始無

常主易善始美終原始要終易之質也繫善始以終名宦齡能以功名終始者婁師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詩文王無缺新唐書郭子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羣書足用事實仲虺之誥湯謹厥終惟其始咸有一德太甲令嗣王新服厥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伊訓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太甲下謹終于始上文注於始慮終於終思始同上終始謹厥與惟明明后說命下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魚麗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上文疏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前足錯傳宋漢文帝冊曰賢良明於國家之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同上對曰云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董仲舒傳宋武帝冊仲舒曰子大夫習俗之變終始之序選班固東都賦光武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上文注躬自儉約同乎孝文帝宋璟傳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璧士廉瑞志元弘基世南叔寶皆終始著名者也劉賁策文宗臣前謂格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謹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理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又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雖無

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奉天道以謹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書同上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以塞天下之望名臣奏命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臣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蔡仲之命謹厥初惟厥終唐本贊房玄齡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本贊婁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本傳贊郭子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聖賢孟子萬章下孔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人之事也六經易蠱卦終則有始天行也繫辭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說卦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謹其終始大學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行事祭義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音沿以致天下之和杜預左序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左襄二十五年書曰謹始而敬終同上子產曰思其始而成其終文元年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諸子語十九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上文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孝經一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同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荀論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本末相順始終相應使生死終始若一同上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議兵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同上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禮論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王制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上文注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儒效紛紛兮其有終始禮論君子敬始而謹終致仕人主臨事節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管明法解聖人者習於人事之始終淮南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同上反覆終始莫知其端緒老子六十四章謹終如始則無敗事諸史史春申君傳春申君說秦王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前漢郊祀志終而復始律曆志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五行志聖王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唐劉賁策春秋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　譬喻易蠱卦注因事申令終則有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荀王制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　反說唐魏知古傳贊人之立事無不

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

終始

宋楊龜山字說論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所為不能終始者無一事可到頭也學而無終始學必不得祿耕而無終始耕必不得穀以至射御書數醫樂卜筮百工技藝苟不能終始用心者皆不足以成事故凡學事無所成者乃無廢疾之棄人也良可惜哉此吾子夏所以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審夫此則人之為人當由是而為聖人之徒切不可反此致使無一事到頭而廢棄終身者也

論始終

敬齋泛說木壯於卯人之所知也生於亥而成於未人之所不知也火壯於午人之所知也生於寅而成於戌人之所不知也金知其壯於酉而不知其生於巳而成於丑水知其壯於子而不知其生於申而成於辰亦與木火無異也吾當吾張王之時據吾張王之地壯之也物莫先焉然而不可以語成功必也既當吾時又據吾地又涉吾所畏歷吾所忌獲歸吾必歸之所而後吾始終之事了矣彼其說春華棄秋實侍一指而食肩背者寧足以進此道耶

令終

詩大雅既醉篇高朗令終注令終善終也詳解字

義終

禮記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注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

處常得終

孔子世家補魯昭公二十五年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辭榮善終

晉書魏舒為晉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不能有終

金史粘割斡特剌傳世宗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為難矣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湯誥尚克時忱乃亦有終仲虺之誥謹厥終惟其始太甲中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說命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洛誥己汝惟沖子惟終上文注惟當終其美業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諫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其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書畢命畢公惟公克成厥終　六經易謙卦勞謙君子有終吉歸妹卦君子以永

終知敬左文九年歸餘於終文十五年難不能始善終可也襄二十五年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襄二十七年君子之謀也始衰終皆舉之
諸子仁經一章終於立身自然公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
諸史劉貢父春秋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存首月以存
時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終也　譬喻孟子萬章孔子金聲也者始條理
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反說李絳傳憲帝切以今日視陛下志操衰
於始初多也大宋皆唐可稱者三君宗元宗憲宗皆不克終易未濟濡其尾
無攸利不續終也　體題　正始如初　間端如始　有始孰後　有卒
執先賦偶始卒不變正二做之始而首正大本　後先一如成十斬之淺
而必限永圖賦陽功既無隆世若唐宋之不免　卯馬斬服當如成白之
惟
終
必以惡終分門故事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
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
怙終書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注
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記纂淵海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繫辭

怙終賊刑書舜典晝夜頟頟注罔晝夜無休息書益稷凶人為不
善亦惟不足書泰誓穢德彰聞同上狃于姦宄書君陳驕淫矜誇將由惡
終書畢命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詩節南山庶曰式臧覆出為惡詩雨無正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詩板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隱六年不思謗讟不悼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左昭二十年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左僖二十一年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揚子蜂蠆不
弃毒於人則不靜說苑雜謀篇雖九死其猶未悔楚
詞蜂蠆終懷毒注詩梟音不悛鴟張益熾白傳集
大罪非終
書康誥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注人
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
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
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
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即刑子
非終惟終書呂刑非終惟終注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
一終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注十二年歲星一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是一星終也淮南子天

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呂氏春秋
季冬之紀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行之是謂一終晦一歲十二月也晉史推五星術星與日會同宿共度
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
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
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
間歌三終儀禮鄉飲酒禮工入
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注曰間代也謂堂上
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人堂上
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人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
儀此為三終也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
而不流也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
終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堂下於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而一
終也間歌三終謂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歌笙
及笙並作也孔子家語厄陳蔡子路
援戚而舞三終孔子和之曲三終
八終羅泌路史禪通紀葛天者
權天也其為治也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扶投之掺尾叩角
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
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之歌千人倡云
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云六八曰總禽獸之
極常昭曰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季夏以遂
物為首單木奮穀為奮五穀遂為徵聞為曲
里十為終漢志里十
為終終十為
同同方百里
天祿永終書大禹謨帝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續後漢書吾彥傳彥吳時為建平太守吳亡
彥始歸命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常從容問彥孫皓所以亡國者彥對曰
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
屬所以為陛下禽此蓋天時非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
有歲年蔑而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
曰陛下知我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受終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伊尹告終宋詠史詩伊尹精忠死貫冤元王輩下竟亡言他特斫脛剖心
事訛道渠家有本原注春秋後序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

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

飾終 經子法語荀子飾終注送死飾終也

知終 東漢書許子勳傳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二十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臨終 晉書隱炤傳 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頃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 許渾詩王可封臨終詩 十世為儒少子孫一生長負信陵恩令朝埋骨寒山下為報慈親休倚門 中州集無事道人董文甫臨終四首 無情衰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撿盡傳燈無盡錄更無公案逗番新 生有地死有處萬年不能移一步一輪明月即天心此是渠儂住處住 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 今古一輪月分明印碧霄門門燈影到處處桂香飄不起眼中暈何勞指上標真空渾照破歸去杖頭挑 詩海繪章表世弼臨終作 青露千峯暝悲風萬古吁其誰掛寶劒應有奠生芻皎月東方陷長松半欲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臺無 王渾秋澗集跋席懷遠臨終語錄 人當易簀際發言罔不吾昏懞迷本真狂者涉誕幻猗嗟席懷遠洞徹生死變日氣薄西山

皦乎天理見諄諄忠孝言垂戒漢馬援灑然明月懷身後照鄉縣賡歌諸賢詩清風一家傳 中州集韓玉臨終詩 客自朝那戍東過古鄭原衰年會此運奇禍發流言白骨將為土青蠅且在樊仰呼天外恨沉思地中冤母老半途鬼兒孤千里魂此心終不滅有路訴天閽 天下無雙士軍中有一韓才名兩相累世道一何艱旅次窮冬暮因孤永夜寒身亡家亦破巢覆卵寧完矍鑠鞍仍在驚呼鋏屢彈丈夫忠義耳無惜感歌還 滕奉使茂實臨終詩并序 集 奉使亡狀不復反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愁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刊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大病夢遊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緣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違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蠹篋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素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隣復明好仗節來犄關城守久不下川塗望漫漫健筆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窮來坐閱四序遷回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雖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頹昔燕破齊王蠋臣望風犇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欲我不須衣裳尸以黃幡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足飢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無疾而終 五代薛史列傳管迥者武漢球守洺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於汴迥在洺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暝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端坐而終 悅生隨抄 謝泌性端而直奉道好服餌及被病沐浴衣道士服端坐而終其身不傾上聞而嗟異遣使臨問恤賜家人即其坐為棺斂之

夢生桑終 王公四六話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告終儀 遼史禮志凶儀高麗夏國告終儀 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進

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並矮敦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叙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

歲終 書林事類 歲終奏年曆 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注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 日窮于次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月令 月窮于紀星迴于天 並上 冢宰制國用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歲杪 上 質成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 並王制 官府正其治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大宰 群吏正歲會 歲終則令吏正歲會 宰夫 平在朔易 中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注易謂歲改易於北方也 典 陰陽以文 季冬之月日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腊 周天之數 並後漢志 萬物畢死 歲者遠也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 白虎 更次受計 新唐書百官志少尹一人從四品下掌二府州之事歲終更次受計

文 葉水心外集終論上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令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蠶零勘合牙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欲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欲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

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之兵寬矣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四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稱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鈞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營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耎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渤海漢兒前總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吏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譁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予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

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為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奮可用之於死地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累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以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誠令世之

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下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歛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暇而人材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貞觀政要論慎終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息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

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侈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

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則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

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有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聖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

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歩不絕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㝢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寳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畧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衮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顔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爲屛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

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爲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旣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爲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二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爲朕言之當以爲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萬代永賴分攀類說終說　人　吳漢耿弇各以功名終　趙以趙括代廉頗而敗於白起楚以頼　代李牧而敗於王翦燕以騎劫代樂毅敗於田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顧愷之食蔗自尾至首曰漸入佳境于嘉聽樂從絲及竹曰漸近自然物　固於薄於所始而厚於其所終矣　物　物有始美而終惡者雛黃之子是也有始惡而終美者澤雉之子是也　事　行百里半於九十此言末終之難也

無終

西漢書地理志無終。注縣名屬右北平郡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州入海過郡曰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　隋書地理志無終縣後齊置後周又廢徐無縣入焉大業初置漁陽郡有長城有燕山無終山有泃河如河庚水漫水濫水有海

終氏

通志氏族畧　陸終之後以名爲氏望出濟南南陽宋有終愼思又左傳毋終子嘉父瞿國君也　王莽曾祖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姓氏遥華終利恭下邳人東觀漢記終謹思善學家貧董鯈薦之富者不過謹思報云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城不剗懷趙璧以空歸明年首爲謝除三年于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推於韓信氏族言行錄姓纂陸終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遷西北燕有終萬以文章知名通鑑商外紀陸終常譽之祝融吳回生陸終羅泌路史高辛氏紀無終氏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爲無終氏　高陽氏紀陸終氏高陽氏之後

終軍

西漢書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

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上徼思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降也南越竄屛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聚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宗騎抗桎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沾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也下亦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謂疲羸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師古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君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及綠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

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洞，通也。謂光飾之教。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燎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租，又音子豫反，非苴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討殷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本以舟為本，殷為水也。謂武王發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

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為器，吹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言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

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備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責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身長而人短，故陳代云：尺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曲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紀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扶福反。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

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切。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議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劉後村集：武帝有荒志，終童無遠謀，長纓自繫耳，莫繫越王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一東

終

送終

宋真西山集泉州勸學文篇閒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
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
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識遣送
終不諱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潤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
備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
爲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上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
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裏棺用牛骨鐟謚者謂以繒點棺裏以
牛骨或象骨鐟釘之又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衽束謚者謂束以牛
皮孔子之殮佩象環蓋古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米口貝周禮喪事飲亙
物蜃物以潤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爲灰置槨下禦濕左傳邾文公葬用蜃
炭禮記熱用魚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潤也唐韋應物詩命忽逝時節日
月攄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
益終復委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宿風霜晨遣
術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涼
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卒歲月
始難忘　法苑珠林送終篇凡有四部述意部云惟四大毒器有緣斯充六
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惟有循環之勢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
則恡而弗爲徹一飡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爲諸佛爲
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賤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煞生命聚
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
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死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
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彌待
良醫之藥惟斯孝婦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識苦報難排若不憑諸
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塋具資身並脩功德異濟
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云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
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二曰學度死者
謂那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
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

心也七曰欺欺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九夫也九曰横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嗥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命如花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為死物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從受苦樂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生如響應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　又四分律云爾時世尊為利益眾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墮生者無不死有命皆無常眾生墮有數一切皆有為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眾生是常法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得無漏涅槃　道送部云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魂鬼不同今此略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乎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其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與魂不云與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與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纊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纊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與魄　故蕭丧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荊山之下道隆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

懸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于衣袂何用衣為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亁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龍反重者也重上聲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思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遂除置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神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正法不許等填恐裏地役品故云埋之日外無雜水林亦許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冢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思反起慢惰縱肆鄙夫何成孝子故

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獗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惟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惟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立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頗峨涌沒如水上船尒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尒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食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饑饉故號出家女為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懼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牀麻油香花栴檀梓材事各五百真後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拾利諸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出惡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令母能拔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遠盡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興廟供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尒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惟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餔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

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自擴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尒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尒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說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鄰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云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滅迴環三界連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日觀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捨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惡之人從下冷觸至臍以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次第死腳臍於心意識斷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腳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而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脇

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二此若眾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尒地獄眾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眾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亦白為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如此位見彼眾生亦尒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眾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眾生行此事時心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眾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類皆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心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眾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眾生起

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尒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耶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蟄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恢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婬如鳥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

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蟆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出娑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眾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又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捨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而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

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身見不同者依俱捨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身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悉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身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万俱胝刹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委觀金臺不復延攬聲隨遲遠離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惟應逐四緣幻工作同異變弄作多身愚俗諍人我誰優非謂眞謬者疑久固達者知切賓親踈既無定何營非蒼天　感應緣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一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生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脊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

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諱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漢建安中李娥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林拔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鄰人乘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實其一宿便還米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鄭賁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遂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為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如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閒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後

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人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冢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出搜神記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紀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紀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為異也后令紀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携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携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携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携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携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

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為欀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柏木踴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荅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赦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檟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杷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其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

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悉為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十小姊適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隨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病甚流視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廻入上裹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蹶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竭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生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輙貪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訃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就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移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修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 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遠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輙見遠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尒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內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遠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遠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以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烟甚異黃遠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竟鬼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竟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右此一

驗出[illegible]中記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絲解玄微詠滿大季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廣天王人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荅云凡夫識想何可擬校向有人衆欲來邀迎耳今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吾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澄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稚遂傳迹于今 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之具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撿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此出踰墻及登墻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墻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鄰墓荅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 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吾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具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官願善養富自此已後不復更來 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大藏一覽送終門

卧病可觀佛相好 終時隨念彼方生

無常經云人將命終身心苦痛應起慈心拔濟饒益教使香湯澡浴著新淨衣安詳而坐正念思惟若病無力餘人扶坐人不能坐右脇而卧合掌至心面向西方當病者前取一淨處唯用牛糞香泥塗地隨心大小方角為壇以花布地燒衆名香四角燃燈於其壇內懸一彩像令彼病人心心相續觀其相好使發菩提之心復為廣說三界難居三塗苦

難非所生處。惟佛菩提是真歸伏以歸依故必生諸佛剎土受微妙樂問
病者言汝今樂生何佛土也病者答言我意樂生某佛世界時說法人當
隨病者心之所欲而為宣說佛土因緣十六觀等猶如西方無量壽國一
一具說令病者心樂生佛土為說法已復教諦觀隨何方國佛身相好觀
相好已復教請佛及諸菩薩而作是言稽請如來應正等覺并諸菩薩願
哀愍我拔濟饒益我今奉請為滅衆罪復將弟子隨佛菩薩生佛國土如
是三說既教請已復令病人稱彼佛名十念興成就與受三歸及懺悔畢
受菩薩戒若病人困不能言者餘人代受及懺悔等既受戒已扶彼病人
首北面西閉目開目諦想於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為說其四諦因果
十二因緣無明老死苦空等觀若臨命終看病餘人但為稱佛聲聲莫絕
隨病者心稱其名號彼見化佛及菩薩衆香花來迎便生歡喜身不苦痛
心不散亂正見心生如入禪定尋即命終必不退墮三塗之苦即生佛前
若在家人於命終後當取亡者受用衣物可分三分為施三寶由斯亡者
業消福生不應與其死尸着好衣物何以故無利益故若出家人所有衣
物如諸律教若送亡人至其殯所可安下風置令側卧右脇着地面向日
光於其上風當數高座種種莊嚴請一苾蒭讀無常經孝子止衆餘皆志
心燒香散花供養高座經典。及散苾蒭然後安坐合掌恭敬一心聽經各
觀己身無常不久磨滅。令離世間入三摩地又請苾蒭隨誦何呪呪無蟲
水滿三七遍灑亡者上復呪黃土亦三七遍散亡者身然後隨意或安窣
堵波中或以火焚或尸陁林乃至土下以此功德令彼亡人百千萬億俱
胝那庾多劫十惡四重五無間業一時消滅見佛聞法畢證菩提學字函
第七卷　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衆生臨終願生佛剎者當浴
身體着鮮潔衣燒香懸幡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為病者說諸因緣譬喻
言辭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
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彩字函第
十二卷　何謂鬼邪之所惱　蓋無神物以臣侍　阿含經云若人初生
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
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歷字函第三卷　鬼且不能為
殺活　人衰乘隙作災祥　譬喻經云有人沽酒鬼現來飲告主人曰明
日當有一人持華身有金銀於湖中浴卒死不出汝可往取金銀保後無
憂明日主人伺候果見一人入水洗浴上岸着衣躃地而死酒師前詣取
得金銀後日鬼來主人問言我見此人着衣欲去乃死何不水中殺之鬼

答我只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
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喪耗而作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之。設祠祀
耳鞠字函第六卷　壽量盡則二種死　不平等故九因緣　瑜伽論云
何死謂由壽量極故此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云何不
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而度
量食於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
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習字函第一卷　智度云橫死者謂
無罪而死或壽未盡錯投藥故或不順藥法或無看病人或飢渴寒熱等
夭命。是名橫死彩字函第六卷　寶積經云有二種死一者分段死謂相
續有情二者變易死謂阿羅漢及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乃至究竟菩
提柰字函第九卷　生平多惡何無罪　垂終一念大為功　毗婆娑論
云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
口意善命終墮獄有人身口意惡命終生天阿難白佛故如是佛言是人
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
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尉字函第三卷　諸經要集云彌蘭王問那先羅漢
人在世間作惡百歲臨終念佛死後生天實我不信復言殺一生命死入
泥犁我亦不信那先問王如人持一小石置在水上浮耶沒耶王言其石
沒也那先復言如人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
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佛乘船若舟不入泥犁便
生善處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舟之力便入泥犁
何不信耶王言善哉那先復言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小
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其手大爛知者
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為能自悔過其殃
少耳植字函第十七卷　在時為善必上天　臨終因恚墮蛇中　雜譬
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蛇言和尚聞阿耆達王否答曰聞蛇曰我
是也沙門言阿耆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耳蛇言我
臨終時遣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蛇身沙門即為說經一心樂
聽不食七日命過生天却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耆
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不可不護病者心也芳字
函第三卷　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我何
所依子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生一蟲婦哭
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蟲從鼻出婦才脚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

化作此蟲婦曰我夫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令生為蟲道人為蟲說法卿既持戒福應生天但坐恩愛墮此蟲中蟲聞意解命終生天 修字函第七卷

斷命一稱鄒謨佛　由斯純善往生天　正法經云昔有人受人所囑斷命祭天既被持縛無所能避唯念諸佛一稱是言鄒謨沒馱耶言已命終生三十三天六十劫中受勝妙樂樂王軍菩薩白佛言此人何緣生彼佛言臨終純善相應發淨信心歸如來一稱鄒謨沒馱耶故是人即為深種善根又復於八十劫中得宿命智在在所生離諸煩惱息一切苦 丁字函第四卷

末後定力既現前　直使中陰而可轉　大毗婆沙論云室羅筏國昔有二人一人修善未嘗作惡一人作惡未嘗修善修善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惡業力故欻有地獄中有現前便作是念我一身中恒修善行未嘗作惡應生天趣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念言我定應有順後次受惡業令熟此是地獄中有現前即自一念一身以來所修善業深生歡喜由勝善思地獄中有即便隱沒天趣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天上作惡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善業力故欻有天趣中有現前便作是念我一身中常作惡行未嘗修善應生地獄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邪見撥無善惡及異熟果若有善惡異熟果者我不應然由謗因果邪見力故天趣中有尋即隱沒地獄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地獄如是中有於趣亦可轉耶 民字函第一卷

惡徒聞死便生驚　善者見亡何有畏　毗婆沙云若人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多集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頌曰待死如愛客去如至大會多集福德故捨命時無畏 貧字函第一卷

下冷上煖乃善終　上冷下煖必惡趣　諸經要集云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已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氣後盡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後盡生於畜生從膝以下乃至腳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 對字函

臨終心識趣後身　不可說一與言異　十二因緣論云如人臨命終時心識為因是故得生後身心識而彼心識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亦不離彼亦不即彼如是從燈生燈從印生印從鏡有像從聲有響從日從珠出生其火從子生芽如是等法不名異彼 臨字函第三卷

佛亦從壽令進慕　人命無常在呼吸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妙幢菩薩問四化佛說釋迦牟尼壽量無限云何示現短促時化佛言釋迦於五濁世出現之時為欲利益衆生令生信解若見如來不般涅槃不生難遭之想所說經典亦不受

持所以者何以常見佛不尊重故譬如有人見其父母多有財寶便於財物不生希有難遭想所以者何於父母財物生常想故善男子彼諸衆生亦復如是若見如來不入涅槃不生希有難遭之想所以者何由常見故彼佛世尊不久住世善巧方便成就衆生 楊字函第一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為道矣 觀字函第七卷

罪業報應經偈　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熱日出須臾沒月滿已復缺尊榮豪貴者亦復過於是人身既易失不須生貪着摩耶經偈　譬如旃陀羅驅牛就屠所步步近死地人命復過是 己字函第十七卷

古德頌　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望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

死生既至終難免　天地雖寬豈可逃　四不可得經云有兄弟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所至無礙今當方便以免斯難於是一踊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入市中人鬧之處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入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於其中間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擘開山入藏其中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于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空中者便自墮地猶菓熟落在山中者於彼喪亡禽獸所噉在海中者爾時命盡魚鱉所食入鬧市者死于衆佛既觀知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未除安脫此患佛說誦曰　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將形以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為寧 對字函第三卷

出曜經偈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 緞字函第六卷

無常殺鬼多寃濫　罪福陰司有秤平　法苑云宋武當寺沙門僧規因赴白衣家請無病忽死二日而蘇云那夜五更聞門巷間喚喚有聲須臾五人秉炬火執信幡還來入屋叱咀僧規規遑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俄至一城外有立木長十丈餘上有鐵梁左右有匱貯土自有品數約十餘斛形如五升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在世時有何罪福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佛弟子

李可度脫吏從上廳秤之秤乃正平將規至監官前辨之監官執筆觀簿疑遲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前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橫收捕也汝命未盡今放還生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見濫規曰橫濫之厄以何能免帝曰作福為善府字函第三卷　兒亡父就閻王索父至兒訶此老愚　法句喻經云昔有梵志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歸家娶婦生一男兒聰辨可愛七歲偶死梵志痛切我哭無益不如往閻王所乞索兒命於是齋戒齎持香華發舍而去遶遷前問閻王何許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婆羅門復前如問婆羅門愍其愚曰閻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到也當示卿方西去大川其中有城閻王常以四月四日按行必過此城可往見之梵志奉教而進果見閻王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七歲命終願王布施還我兒命王言卿兒今在東園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前抱哭曰晝夜念汝汝寧不念於我兒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須臾之頃唐自空手梵志泣恨而歸我聞世尊知人鬼

神變化之道便往白佛具陳兒語反以責我無父子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然而父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着計為己有沉溺生死唯有慧者不貪恩愛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得羅漢道書字函第二卷　追亡功德七獲一着力修營三七中　灌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父母親族命終或墮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為其修福得福多不佛告普廣為此人修福者七分之中為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往生佛土復次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竟三七日罪福未定應為修福代為懺罪如餉遠人譬如世間犯罪之人望諸親屬救其危厄以福德力緣是解脫　普廣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其人臨終方生是善得解脫不佛告普廣人臨終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使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放赦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恭敬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願往生本字函第一卷　塚塔精魂在彼否升沉苦樂盡其中　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若人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否佛言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亦在亦不在佛言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為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為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云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人間受福及不信真正殺盜遣罪墮在畜生餓鬼之中備受眾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本字函第六卷　祇是箇兒來又去誤教五母起還悲　五母子經云沙彌年七歲出家得道自識宿命而笑曰故我一身五母悲惱為第一母子時隣家亦生然我短命母見隣子即悲惱也為第二母子時天命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悲惱也為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我類兒食即悲惱也為第四母子時少年先死母見同輩娶婦即悲惱也為第五母子時七歲出家我母憶念即悲惱也五母娶會各說其子咸增哀苦我念生死輪回如此當勤精進求道書字函　子孫弘善餓鬼歌兒女為惡好人哭　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餓鬼家兒孫為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孫唯為殺害無有興作福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射字函　一子遭虵螫以死五親不顧達無常　五無反復經

云梵志因見田夫之兒遭蛇螫死父殊不顧往報其母亦不傷悲說向其姊亦說譬喻言與其婦喻如宿鳥至報其奴喻如積子如是五人俱了生死梵志問佛亦說生死本空甚字函　雖具神通耶免死若能放下始無生　梵志黑氏經云佛說梵志得四禪定具五神通善能說法閻王來聽不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柰七日後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云放下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下什麼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甚字函

螽

洪武正韻陟隆切詩注螽斯蚣蝑也陸機疏曰蝗類也釋文云一名斯螽蘇轍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或曰九十九子子名阜螽又名蠜許慎說文螽蝗也从䖵夊聲夊古文終字職戎切䗐螽或从虫眾聲爾雅阜螽蠜郭璞注詩○趯趯阜螽○草螽負蠜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蜇螽蚣蝑注蜙蝑也俗呼蝽蜲蟴音斯蟿螽螇蚸注今俗呼似蚱蜢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為螇蚸音覓土螽蠰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螺螽醜奮邢昺疏釋曰

蠛類也似蝗之類竹含此作螽而死顧野王玉篇螽古文螺之戎切蝗也
亦作螽郭忠恕佩觿集螽蟲上之容翻螽斯也下古蜂字司馬光類篇蝩
又之仲切方言蟒姑謂之蝩蛉吳棫韻補叶音虔仁切毒虫王逸九思陸
東兮今僕將馳兮四荒不堂兮見蟲出門兮觸螽載侗六書故艸蟲飛躍
以股鳴者詩云螽斯羽又曰五月斯螽動股疏曰接螽斯斯螽之斯皆辭
如鹿斯柳斯菀斯湑斯譽有也斯者之斯也說者以螽斯自為
一物至五斷蜂二字誤矣叶蟲凡指之也以螽蟲之大者也詩云四牡孔
阜說者遠立集事誤矣以周南七月之詩觀之螽乃常有之物決不可謂
蝗春秋書螽蓋以多為災也郭守正紫雲韻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螽
蝵蛬三俗螽蝶二正音終本亦也楊桓六書統之照母螽純聲螽古文从衆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螽从蚰夂聲夂音終今作螽陸佃云螽从
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有螽災也阜螽即蝗也一生九十
九子信宿即飛錢氏詩詁曰螽斯以諭子孫之多斯乃助語非蟹螽也毛
鄭誤以蟹螽解螽斯孔氏因指為蚣蝑非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螽照兮切
蟲名蝗類作螽蟲非今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韻螽

篆書 石經 汗簡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 韻 並六書統

隷書 六書統 草書 張鄰漢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王申子類傳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蟹皆螽也禮記月令仲冬行春令則蝝蝗為敗今按爾雅草蟲負蠜蟹螽蚣蝑也阜螽即蝗也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鸒斯鹿斯之類非蟹螽也毛鄭誤以蟹為螽斯先儒因指為蚣蝑非也蚣或作蜙字書云省文也

螽斯

詩周南螽斯篇終斯羽詵詵兮傳凡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陸佃埤雅螽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也故詩以為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舂黍亦或謂之舂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

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為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蝝何以書記災也蝝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阜螽

詩召南草蟲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敬齋先生古今黈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巡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為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有疑者政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陸佃埤雅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阜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秋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敵從役之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詩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類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

斯螽

詩豳風七月篇五月斯螽動股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

飛螽

南史梁本紀武帝太清二年益州市有飛螽萬舉螫人死詳具

春秋書螽

秋螽 左傳桓公五年秋螽杜預曰蚣蝑之屬按爾雅蚣蝑乃斯螽俗呼蚱蜢宣公十三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八月螽 僖公十五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僖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丘比三年在外訖見本志宣公六年

八月螽。漢書五行志六年八月劉向以爲先是時宣伐莒向役比再如齊謀伐萊。襄公七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薛伯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九月螽。襄公十三年九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丈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許見本志。十二月螽。襄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公羊例斷螽蝗屬也名乃螽出於十二月蛾生於冬是皆不爲百穀之害者實之何也讀穀梁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伏十月也西流七月也周之十二月夏正十月也而大猶西流螽蛾不息蓋曆誤閏西漢書五行志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凡螽螟月，螽七螟二。唯秋初不月，螽三螟一。俱得無害七月螽者凡秋螽不月皆七月也螽始出則爲災災不止比一月故不月蛾生不月皇十五蛾以螽乃爲災災不在此月故不月穀梁傳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其義未嘗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其記

蟲及禽獸以異書者，但記其異，故不假日月也。石光霽鈞玄書杜氏螽蝗也。胡氏食葉曰螣音特蝗也胡氏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又曹又氏伏氏滋生而將爲害是以記之書螽記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聖人以爲國之大事故書費觽閑評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菀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螽爲螽斯而不悟，如揚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螽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胡安國通例螽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工事之實見災之大近。興異之跡數也。玉堂閒話蝗之爲孽也，蓋沴氣所生，其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衆多。螽斯即蝗屬也。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曰蝻。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樹，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引無有不至，浮河越嶺，踰池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于陂澤間值蝻大至，豕躍蹋食之，斯須腹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饑，嗜齧群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皆爲

所殺，至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樹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雨螽。春秋公羊傳文公三年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記異也。何休注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也穀梁氏曰雨螽于宋自上墜有似於雨也左氏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歷代有雨毛雨血雨土字是也惡按左氏謂墜而死公羊謂死而墜皆無可考未知孰否春秋例要隕而有見於下曰雨。西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朐城部詳見本志今按後代史志蝗有遇風而墜者有因大雨而墜者有墜而死者有僕爲災者通志災祥畧春秋書襄公二年雨螽于江。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衆

洪武正韻陟隆切，多也。又姓。从目、㐺，三人爲㐺，㐺音吟，衆立貌。又送韻。爾雅蘩，貫衆。郭璞注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衆音終邢昺疏釋曰蘩草名也一名濼一名貫衆本草云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符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鴟頭陶注云葉如大蕨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因名之衆秫疏釋曰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說文云稷之黏者也與稌相似米黏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丁度集韻之戎切。楊桓六書統知母。衆此本之仲切，人聚也。借爲此聲紀晉[illegible]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姓。左傳有衆仲，衆父以字爲氏。字湊博義衆職戎切。蘇氏曰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衆照弓切，見太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纏衆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衆氏

千家姓商音，魯郡。古今姓氏辯證衆名世曰出自姬姓，魯孝公生公子益師，字衆父，其孫仲以王父字爲氏。春秋衆氏音中舊姓書皆作去聲，誤矣。

衆仲

通志春秋列傳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爲氏。馬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蔡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

而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以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氏族之源興於此焉

霟

洪武正韻陟隆切久陰小雨許慎說文雨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霟雨職戎切司馬光類篇之戎切又之仲切戴侗六書故通作潨揚桓六書統知母霟从眾霟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弓切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通霟

篆書 霟 說文見林以古 霟 集篆古文韻海 霟 六書統 隸書 霟 六書統 草書 霟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李繼文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一東

容

慕容德

晉書載記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符堅將符雙據陝以叛堅將符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符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符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通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

昔勾踐捷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詠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兖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

以逸待勞彼二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求毋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一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

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己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

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閼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容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

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冰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

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逼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王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

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

魏書云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

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不奉太后動止便

即西如張披以死爲劾。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
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
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
如要利。内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披。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
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
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
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
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
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
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
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
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
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
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
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
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

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
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
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
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甿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
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
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
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
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
究。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宜。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泯。正其編貫。
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
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
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
蔭戶五萬八千。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
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
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緌。恣飛馬之雄辭。
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責。

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
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
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
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
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
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
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
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
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内不自安。皆
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
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
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内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
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鄉舊之卒。接厭亂
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
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
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

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
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
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
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
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
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
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飮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
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
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
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
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
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
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
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
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

赦境内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 魏書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見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慕容超 晉書載記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

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内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内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禄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内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内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内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黄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

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兵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内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臯陶作士刑之不可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獮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

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
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欽然而附為
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
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王上承祖宗
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耀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析
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
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
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
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
通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
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
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
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
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漢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
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

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
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
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
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
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
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為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為皇太
后妻呼延氏為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
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
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
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
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群臣于東陽殿
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諄諫曰先帝以
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韜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
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
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
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

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穎為武衛興樂公五樓
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
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
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
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
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右丞時人為之語曰
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
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
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
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
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
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
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眾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
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
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

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
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
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
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
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
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
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
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
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
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眾又戰敗裕軍人
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
赦慕容鎮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
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
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
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
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

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脣齒今有急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足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强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

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

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泛說慕容熙之立也年始十八在位六年年二十三爲馮跋所弒時義熙三年也超之立也年始二十在位六年年二十六爲劉裕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義熙六年也當熙淫縱時晉室雖微劉裕甫起姚秦元魏氣燄方熾至如傉檀蒙遜李暠及柔然契丹劉勃勃吐谷渾之屬日夕智力相吞噬而熙實殘折餘燼偃然自得恣爲不道樂其所以亡者其愚騃固不足齒而超雖偉有持守累經多難既歸依叔父獲承舊物而用匪其人襲成大亂乃欲縲京爲法慘若申威而又專固自矜寡謀妄與輕以區區之齊挑撓江左今日陷宿豫明日取濟南大邦爲讎兵連禍結奸皮凝骨首授國殲何不思之甚乎

慕容鍾

晉書載記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

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倜儻之雄姿韞從横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慕容白曜

魏書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

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弃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粮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

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春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幡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欵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監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城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諭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

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别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十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贊見尉元傳後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白曜弟如意

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仗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旗興鴻漢之業故能貴超當時名垂前史君闢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晧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顚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仗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既

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
示以恩厚三軍懽挾纊之温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稍施効順
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沃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荊漢及青
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
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聞似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
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寵當時
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肉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未榮難
辯傷愚未察谷門屠戮淵勳盛德蔑尒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
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藩折衝敵國開疆千
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
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
足明機運豈容俛俛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
鎮勢侔雲岳王將驍雄按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比之不可生
心白曜足知之矣况潛逆阻兵營依厥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
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散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
敎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疆兵之勢因

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
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字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
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
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
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愍償冤之魂使合棺定論殘有餘
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絶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
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審然
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
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
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
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
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
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闇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令職小
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
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
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徹好碎事頗曉工

作主司廚宰稍以見知又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超諸攻具契皆參典
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
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
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
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
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逸不敢復
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
於他族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
軍甚得邊民情和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
行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
卒贈幽州刺史孫
善儀同開府主簿

慕容紹宗

北齊列傳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
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
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略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
亂紹宗携家屬詣晉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

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
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情惋共所棄之公既身
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
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
刺史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擊之累爲步藩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
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
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
待何忽輒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
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又命爲行臺率軍
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
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
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谼
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携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
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
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
衆反乃以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

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諸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諸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州二兖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蕭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効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之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

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蓐髮昨來蓐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蓐者筭也吾一筭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仍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兖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之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史臣贊見北齊列傳張瓊傳後隋書列傳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大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聞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皆見趙才傳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一東

容

慕容寧

文苑英華庾信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啟書揔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惟師尚父是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栒邑傳琱戈之賜故知太上立德明試以功存有顯爵之榮歿有大名之貴旻天不弔其惟楚國乎可以旌德景鍾勒勳彝器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周書作何人也都尉總六縣之鄉名山稱五岳之佐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雄奄有河朔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爲興國公即皝之苗裔家世燕臨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録尚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蕃屏王室詳之燕録可得稱焉曾祖尚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爲官族祖仕魏文成皇帝考早亡朝廷以庸勳攸屬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公稟氣中和降祥川岳岐嶷表竊貫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秉大成兄弟

分巢便知推讓肩客解鈴曾無悋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穆魏室滿疑輔握兵淮右抗權江南公時任别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破石必先行陣泰南隴西每當矢石權疑降衆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永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百戶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爲侯增邑合九百戶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戶俄授數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内侍集書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從魏元年重授數州刺史公以先經刺舉固辭不就三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除尚書僕射職惟贊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僑兼典舉之選屬以江南阻兵諸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横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鋭士兼荆戶之廣卒水龍競雙刀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夷陵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其後鳳州内判成都外絶公又總督衆軍寬秉即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還其酋豪納其降附皇朝受終文祖革命神宗選賢與能改絃創制爰降册書授公柱國增邑四千戶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脣齒秦晉編戶殷

積邸閣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公建隼旟作牧襄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勸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特著册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蓋因破侯方仁等於荆陝即其地而封焉逖糾王慝弛張刑政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和舜任臯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群盜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沈痼彌留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詔贈其官謚其公禮也十月庚申葬于洪瀆之川馳紼毀宗容車轉道玄中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克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經德秉哲體道居貞獲貴思冲居盈一作滿念損澄波千畝不能變其清濁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汙隆立身行己居安如墜亡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一風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艛船戰陣之録強弩馳射之書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梯衝所向地靡百樓之城長戟所臨野闢疑三門之陣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禄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昔臧文既殁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敢因斯義乃作銘曰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歙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

冠冕世禄珮儀祚胤俗被燕丹風漸英藺劬勞行役辛苦行陣勇過漸驪氣踰尭震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温温恭人謙謙君子擁旄仗節出蕃入仕持節五朝建旟千里時逢改作名載策勳准陰召拜昭陽破軍職司刑政獄慎深文沈羊不飲雀盜無聞巴庸薄伐江漢專征軍總四校兵兼七營運長擊短後實先聲增壘感敵減竈潛兵鍾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帷幄荒涼豐碑下拯題湊遷喪宮臨櫬里臺傾孟嘗宅兆戚期遠辰告筮德遺身後名昭没世館舍長捐泉扃永閉晏嬰悼矣柳莊悲衛風秋北原日没川逝葬田舊頃容土新封淡隴片石劒掛孤松清徽令範千載遺蹤

慕容儼

北齊列傳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爲别將與梁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

王旬於陽夏平之李昌中爾朱榮入洛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有太守宋帶劒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劒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强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並破之解穰城圍尅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思歸高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北史云見東雍州刺史當相樂長舞而已未肯以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垂節儼撲抉曰吾狀貌如此恒至人拜豈可升人神武聞之以爲是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還東雍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扶山賊張儉爲守入王崇但私敘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禦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進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巢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犀狄昌朝及僞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

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并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時清河王岳師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葓約復以鐵鎖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荻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産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頽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粮運阻絶無以爲

計唯煑槐楮桑葉并蓴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熟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髯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顔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别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别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効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子顒給事黄門侍郎北史云子子會仕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諭之子會抑其子付獄焚敕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

爾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牒舍樂少從爾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爾朱兆敗率衆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胄兗荆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絶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爾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爾朱兆破步落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並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伐多有尅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爾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蛇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

食馬豆中外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鑰每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並見齊書列傳張瓚傳後

慕容諾

冊府元龜唐高宗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王慕容諾曷鉢為青海王

慕容彥超

五代歐史雜傳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耕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糞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詬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高

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昪昪出兵攻沭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待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才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斸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纂誤周兵犯京師隱帝遣彥超副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隱帝紀則彥超先戰敗而後益降周紀傳不同必有誤者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本傳則明日方戰是時未戰安得云力戰乎

慕容延釗

宋史列傳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為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淞江馬軍都部署歸朝復為殿前都虞候出

爲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宗在迎鑾江口，聞吳人舟數百艘泊東洲
洲，即命延釗與左神武統軍宋延偓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延偓督舟
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還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即位，
改鎮寧軍節度，充殿前副都點檢，復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太祖即
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
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太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
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初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
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澶州。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
一區。表解軍職，從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
使賜貂裘百子氈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
署。時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
磔于市。荆湘既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
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
以兄呼之。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
王。錄其子弟授官者四人：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
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
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
宋史論適見韓令坤傳下

慕容德豐

宋史列傳：慕容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興吾門必此子。八歲授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
卒，授如京使。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
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壓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裒聚金
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
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疋。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簡靜爲治，邊鎮安
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拜西上閤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
命領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寇。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三年，改
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倔強難制，命
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千兩，會建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
徙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湧貴，德豐出私廩振饑民，全活者衆。
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獲羊馬甚衆。咸平二年，還客省使，知鎮
州，召對便坐，撫慰甚至。是冬，遼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獎之。
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

貧甚，其宗聞之，持詔給團練使俸。踰年，進穎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
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勻殿承制。史論見韓令坤傳下
……會補供奉官，累遷內殿
……消衆十萬餘，舟千
……焚其舟

慕容

艘來寇，與
賊戰開州
二副使，咸
北汉奪耕牛
刺史，復任峡
天禧初改右
……
之不壽，與夫
授室嗣息
……

慕容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
諡令據回申到擬狀，謚曰文方……高曰崇寧紀元……擬
之初，上方躬親聽斷，勵精庶政，修邊制，揚功之治，求賢如弗及，輔弼大臣
寵簡以副側席之求。凡所薦引，皆召見，使朝天子，親訪納焉。時公在選中，
比入對，論議有餘，胃然動丹扆，亟擢儒館。上方欲褒顯異才，以勸多士，於
是閱歲未幾，不累遷遷，持橐近班，要途華貫，翱翔殆周。公感遇持異，思竭

底蘊以報眷知益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所歷咸有可紀儒學彬彬譽望蔚然爲一時聞人嗚呼亦可尚已既終于官其家狀公行于朝命謚于太常謚法曰德美才俗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以是易名於行不浮請得而論之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彊記固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輙不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蔵書至數萬卷退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群史諸子百家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稚深閎博放爲詞章邃然根柢理致代言西掖捕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温厚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爲近古豈不曰德美才俗者乎公天性篤孝事繼母尤極謹順先意承志比終當如一日撫先德之遺澤抱弗洎之深悲常慨然曰獨可致力友愛于我諸弟庶慰怵惕之思焉於是撫育訓誨誠意篤備世賞不先其息必徧同氣雖法必任子者亦力請于朝以及之吹噓汲引唯恐後用能咸被采擢華萼扶踈聯榮一時世之稱友愛者必以公爲言豈唯族姻鄉里慕之縉紳之士莫不推之上至於天子亦聞而嘉奬之蓋其因心力行故久而益篤厥聞顯著如此豈不曰能善兄弟者乎考論公行被之以此謚其誰曰不宜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隠然貳銓曹則籍它比後條目以絶吏姦守汝海則能以寬惠得民心長秋官則禁妄擊正叙法頒斷比以恢讞奏之路寛罪之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告底績宜不一而已也若夫官師論謚獨綴取行已之善其尤較著者以垂不朽云謹議奉議郎守考功員外郎吳巖夫伏承太常寺謚議如前謹按上公天資警悟學術過人自其少時已能奮厲力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識者固知其遠到矣紹聖間朝廷設宏詞以待文學之士公與同輩試于有司一舉而得之自此名聲上達聖主鋭意圖治網羅英俊用之惟恐不及公於是時首被識拔召對便殿擢寘書林更踐華要皆以才能見稱未數進直西垣一時誥命多出其手文章典雅士夫傳播以爲深得代言之體出入禁闥謀謨議論爲不少矣而公慎密不泄以故罕有聞者方將進用不幸云亡此朝廷之所深惜也嗚呼公之持槖襆二十年出處進退終始之節皆可考考至於内行脩飾孝友純篤出於天性則又有不可掩者世賞必先同氣而不以私其子撫育教誨迄用有成數年之間諸弟繼踵登朝寀以光顯矣然猶分俸祿以給其不足此又人之所難縉紳之論莫不以此多之天子亦聞而稱奬焉身歿之後室無私蔵聖恩矜恤隠終之典於數尤縟太常寀稽衆論請以文友二字謚公之名名稱其實不爲虛矣當部准例於都省集合省官同寀詳皆協令式請有司准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申

都省取裁奉太宰判准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勅旨仍付所司宣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吏部故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致仕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慕容某謚曰文友牒奉勅牒至准勅故牒宣和二年三月日書令史武統給考功員外郎吳嵓夫考功員外郎黃叔敖侍郎王鼎侍郎盧法原尚書蔣猷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蔣瑎撰文友公墓誌　政和七年夏五月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慕容公疾病拜疏上還印綬天子閔以職事勤公詔以通奉大夫刑部尚書致仕是月壬子薨于寢享年五十有一上聞震悼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賵賻加等又以御府錢二百萬賜其家宣和元年二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篠嶺之原公諱某某字其先曹魏時建國爲率義王歷晉隋唐世有顯人五代時閬州刺史贈太保某於公爲四世祖太保二子長曰某國初以功封河南王季曰某爲磁州刺史生右衛將軍諱某家于溧陽隨子官宜興卒葬焉故今爲宜興人右衛生少師諱某於公爲考少師三娶周氏沈氏蔣氏累贈崇榮嘉國太夫人公沈出也幼卓偉不群六歲喪母哀毀如成人默識彊記讀書一再過輙不忘嘗有異人語少師曰是兒手有從理足有二黑子他日必貴視之信然初未之見也少長鋭志於學痛自砥礪窮經綴文不少懈出與諸儒試常爲魁首薦冠登元祐三年進士第調主池州銅陵簿比少師捐館舍公承訃號絶哀感行路卒喪調主婺州金華簿改瀛州防禦推官知鄂崇陽縣會朝廷初設宏詞科以羅天下文學之士公從試中之還淮南節度推官越州州學教授推所以教諸生孜孜不倦南方士喟然興於學益繕治黌舍刊印三史讎校精審遂爲善書四方士大夫搆求之鬻以養士迨今蒙利焉元符元年改宣德郎擢主國子監簿遷太學博士崇寧初元賜對便殿敷納明辨方秋試進士公建言以爲邇來學者程文往往尚浮靡畔經術願詔有司凡選擇務先理致後文采詭僻不醇者黜之詔從其請除秘書省校書郎未數擢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歲見一再上益才之除左正言遷左司諫章數十上大抵以拾遺補闕輔教化慎命令爲先劾按權近無所回撓後言執政以某事當去上亟爲罷之論議堅正風望隠然除起居舍人踰月召試制誥擢中書舍人預編修哲宗皇帝御集三年春罹嘉國夫人憂初夫人寢疾公憂見顏閒扶承左右殆廢寢食及執喪毀瘠踰制三年不居于内芝草產廬次鄉里歌頌之服闋游拜中書舍人大觀元年春權翰林學士歲中除尚書兵部侍郎數月改吏部建請

編次差擬近比爲書以塞欺說下諸郡審覈屯田有無多寡之實薄正之
又爲薦舉都簿具注薦士之章毋得隱漏典選凡三年條教張設錯枑吏
竦縉紳大悅便之進兼侍讀又兼議禮武選詳議官前所論執政復登用
言官希意詆公以他事朝論不以爲然上亦察其無所他趣令歸職而公
力請補外遂出知汝州布宣德意加以廉平民有犯法必求所以寬之罪
疑者從輕故下德其賜至相約不犯公令既去而思之不忘尋加集賢殿
修撰政和元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兼侍講并議禮局二年冬擢拜刑部尚
書公平日以文學進法律非所習人或難之公曰三尺安出哉顧患不留
意爾凡有察決必本於法令而緣飾以儒雅故平亭論報當於理合人心
建請開封府捕盜官與緝事使臣敢捕繫無罪人諸吏者並比附政和法
縣以杖笞及無罪人爲徒以上罪送州杖一百自是吏知畏懼不敢妄捕
繫人又論命官負罪除名爲重追官爲輕而刑部敘法除名人初犯私坐
乃除一官敘公坐盡敘舊官而追官者皆除所追官敘輕重不倫願詔有
司詳定復請下大理取熙寧以來四方奏讞情法疑憫決事比頒之天下
庶幾遠方知所遵用詔皆從之每決四方疑獄必從輕比多所未有故奏
牘之上司寇者屢以鹽絕稱慶于朝無詳定高麗入貢法六年復知貢舉

公自崇寧以來五司文衡一時俊傑多出其門進兼太子賓客上初建儲
貳以重國本東宮寮寀極當時之選公以宿德鉅儒與令丞相白公俱被
差擇朝野稱得人既職調護五日一見皇太子必力陳父子君臣之道如
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忠惓惓輔道開益居多歲中頻攝翰林學士自居從
官凡翰苑缺員輒被旨兼領所草內制自成一集公久服邇聯譽望隆洽
忠誼謀謨上所深知天下士指日以冀柄任而平時盛氣揚休未嘗有疾
七年仲夏侍祠方澤適隆暑禮成而退體中覺疲勦猶力于朝謁告纔數
日遂不起病不登三事遠圖弗究豈命也夫將歸葬詔以季弟開封府刑
曹掾彥季通判常州典護喪事長弟彥許自開封府刑曹仲弟彥傳自太
常寺丞亦皆請外同護喪而歸從官舉故事賦斂賻送合數十百萬公子
攀棺號慟曰義不傷先人名辭不受公孝友蓋天性非彊勉致然事繼
母盡禮既處顯矣致養怡謹如布衣時友愛三弟所以拊育教誨之甚至
稍長進之於學講習琢磨以身率之其後群處太學皆翕翕焉名進士延
賞不先與子必偏逮同氣吹噓汲引例被除擢當時貴之其論撰集賢也
法得任子不許及旁朞時仲弟未命公慨然曰吾子可先吾弟官乎乃以
至誠祈懇朝廷多公義特從之自貧約時與諸弟飲食衣服必均絕甘分

少進青猶然每休沐朝直退必相與論文義或把酒燕衎窮日夜無厭斁
暫不見即惘惘若有所失彥許初除天府刑曹公以職事對因辭謝上存
慰勤至問及兄弟之數且曰卿之孝友朕固知之聚族千指調贍輯睦中
外無間言京城無宅以居僦舍卑陋處之裕如也幼女與孤甥女皆擇命
士之賢者歸之齎裝周遲不異己子居家不問有無祿賜所得不給於用
妻子衣食纔足而已既歿家無餘貲天子亦知之故其賚賜特厚及葬狀
公之行治上太常太常議曰謚法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今其狀
應法乃謚曰文友公之節惠可以無愧矣爲人敦大靜重啓處有常不妄
笑語雖家人子弟不見其喜慍御下以寬不與物忤人犯之不校也言官
詆公者既死其猶子坐殺人州以其獄上刑部人爲危之公平心論決卒
傳生議論者伏公能損怨起家單平被遇明主列於侍從十有五年初無
左右之助小心兢畏以義命自安無所附麗非公事未嘗請對天子思見
公至被命乃敢請問自幼嗜學問晚節尤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繙閱不去
手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洽通故其所蓄惟雄深博發爲詞章雅麗
簡古無世俗氣尤長於辭令典嚴溫厚褒然無溢言詔命或叢委操筆立
成初若不經意而輕重適當文采粲然每篇出多士口傳以熟上尤愛

公文以爲有古風進見往往摘訓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
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于家公每階自宣德郎十四遷
至通奉大夫開國自河南縣男至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娶葛氏故
贈少保某之女封衛國太夫人賢明淑貞治家有法度二男邦佐承議郎
行太府寺丞有美才所居官能舉其職邦用承事郎三女長歸余之子寧
祖季歸余之子及祖仲適朝散郎尚書戶部侍郎賈安宅孫男九人曰綱
承事郎曰紹曰絢皆通仕郎曰綸曰約曰繪曰縱曰絳曰紳皆將仕郎孫
女四人長適文林郎賈巽次適從政郎任仲愬餘尚幼既葬邦佐以門人
之狀與太常之議見示泣且言曰先人葬宜有銘願以累公余與公居同
鄉進同年仕同寮有游從之好有姻婭之契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也乃爲
之銘曰棣成之裔世雄朔鄙魏征海邦率義始王國初建功亦享王封乃
及其貴右衛之崇維祖維考埋光弗耀是生河南盛德之報道隆以膺學
博而與逢時之休擴厲遠趨騫于禁密以職華要筆舌之峻調護之尊宜
曰不貴公志未伸胡弗壽考俾秉國均惟皇是悼喪我良臣有緼弗攄亦
燾後昆謚以易名萬世是信孫嶺峩
峩荆水浩浩既固既安曰公之墳

慕容彥連

宜興舊志慕容彥連義興人崇寧三年中詞學兼茂科

慕容暉

宜興舊志陽羨人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曰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曰坐嘯月華青嶂外徐吟帆起白雲邊

段豐妻慕容氏

晉書列女傳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旣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太寧郡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侯將軍次曰世岳世陜世膺家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偲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永安縣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謇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雘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謇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于此位

恭人慕容氏

宋何澹小山雜著故恭人慕容氏墓誌 恭人慕容氏其上世曰延釗佐太祖定天下啓王爵其四世孫曰彥逢位文昌門風始振彥逢之弟彥季以朝請郎提舉京西坑冶贈中散大夫娶安定郡王之姪女是生恭人六蜚南巡提舉挈其族家毗陵之義興故慕容爲毗陵著姓恭人諱蘊慈生而莊麗淑惠天成長擇所歸于吳氏吳氏亡無嫡子再歸于轉運朱公正純朱公性鯁介仕州縣至擁麾乘軺咸著聲績所至以嚴見憚有古蕭能風恭人以正規助爲多轉運前娶應氏生子曰佚郊恩有廢疾將屬恭人之子恭人義不可曰使吾子當食祿雖進何害毋使人以厚薄窺我卒先之朞年而卒恭人哀傷甚於己出轉運捐館舍恭人隻力整治內外率以勤儉靡事不中繩墨小大斬斬如轉運生存時每晨興喇指家務罷則繙金剛經二卷日一齋爲常性好施喜作釋家緣事以爲因果可證復授道家籙閒茹葷亦不過

一品性不喜自奉祔于彭華鄉祿山轉運公之墓初恭人旣葬諸子餝二孫以寄門戶暇日從容置酒使知舊事曰汝祖自倅京口被薦擢漕廣東從湖南遠宦數千里予躬指衆吾經紀細碎略無遺漏番禺珠翠窟宂未嘗治首飾飲食陳水陸不敢下筯湖南供堂什器悉檢校以歸公帑行抵中涂有乳婢私携坐褥即叱還之士大夫所至多以不賢婦喪其廉節吾每旦夕念懼一毫累汝祖也今幸見汝等成立更能讀書勤儉不墜基緒吾瞑目亡憾矣嗚呼恭人卓識如此其愚無似跪起得同子姓每嘆恭人之齊家律己以爲近世所希有去哉孚舟相過惓惓惜别將恭人之康彊尚能復来孰謂慶弔相尋于門乎葬有期元龜謁銘乃泣而銘曰恭人之生閒關百罹作善有報八秩維祺豈惟與年極樂是歸夜旦有常慶弔踵門宅彼祿山利其後昆

夫人慕容氏

宋葉石林建康集夫人慕容氏墓誌銘 紹興九年其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衆識慮深遠儒學飾吏辟爲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皋之役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

焉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
告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賻贈未數二子以周君泰之行狀來請銘夫人
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曾孫祖璞父
孝義母王氏夫人幼莊栗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為擇配時朝議大夫
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兼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獻俾試
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歸之事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
生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
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扶
文忠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命回京師再告急文忠
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為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
復隨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京城失守
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況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
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迎
候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衆南下至襄陽聞于州方以乏
兵爲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襄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
犯境從他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揚達來

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膽畧烈丈夫有
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
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
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長男公醴左朝奉
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
事女適進士沈師奭次適廸功郎褚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
直祕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彥衍彥衡孫
女適廸功郎靜江府司戶參軍韓恂冑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慍遇事
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
汝究內典嘗自贊喜神曰冊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
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使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
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回強暴
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赫赫勳閥慶源委長奕世載
德纘緒流芳篤生夫人正靖慈惠承上撫下內行潛備來嬪大家令問肆
揚蘋蘩聿修肅恭齋莊為父刲股禱姑然香旋獲感應孝德彌彰夙擇名
師用訓厥子連登桂籍侍迎就仕中原多虞挈家南來遇事英發狂暴亦

回深惟懿範宜享百年爰卜新宮永豐之原
既固既安克昌厥後刻此銘詩以昭賢母

安人慕容氏

宋韓駒陵陽集安人慕容氏墓誌銘　宜興蔣李平喪其妻慕容氏逾時而哀不忘余往弔之

李平曰非喪吾妻也喪吾賢友生也因謂余稱其賢余蓋脅然異之然後
知李平非溺於愛其不忘固當及將葬乞銘夫銘墓非古也銘及婦人益
非古人無行事可書誠如李平言安人女而孝婦而恭娣姒而和婁而順
親屬見之歸曰使吾婦得如慕容氏可矣為婦姒者亦然歿而哭之皆悲
使其夫懷其義可謂賢已是宜為銘乃序曰安人父彥達故刑部尚書太
子賓客母曹氏晉康郡太夫人慕容世為河南著姓國初延釗以功爲河
南王而其別子有為宜興吏者因葬宜興因家焉三世而尚書顯安人少
稟庭訓慈詳可觀其儷麗服游嬉心不善之年十九嫁李平調娛上下無
閒言誦經文知名教議論纚纚不類閨閫中語至與李平商榷進退凜然
如老書生疾革氣不亂謂李平曰吾舅姑老矣亾尚自愛無以吾故傷其
意乃瞑無餘語實宣和四年九月辛丑壽二十八殯于城東佛舍明年歸
葬宜興殁贈安人一子未晬李平名寧祖以觀文殿學士之奇之孫大司

樂瑎之子文進士第仕為校書郎好學而文聲稱籍甚然李平自謂安貧
守義視富貴不汲汲蓋安人有助云銘曰猗嗟安人諝其芳中心宏寬外
齊莊和協先後嚴尊章天若相之宜壽康始生江陰嬪大梁容土迮薄非
其藏舟檝輕利時日良魂兮安虞歸故鄉卜靈之宮閟高岡琢石銘之發
幽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吳可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尹之先
臣李涵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一東

頌 洪武正韻以中切漢惠帝紀有罪當盜者皆頌繫顏師古曰古者頌與容同刑法志注頌讀曰寬容之不桎梏也又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又送韻以公从頁本頌顏字兒其形容盛德因借爲歌頌字許慎說文頌貌也从頁公聲余封切又似用切顚籀文徐鍇通釋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頌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然今世間詩本用頌亦或作訟與封反顏野王玉篇頌與恭切形容似用切歌頌丁度集韻籀作額通作容戴侗六書故唐主諸生應博士弟子選拒衣登堂頌禮甚嚴又作額借爲雅頌之頌借義奪正義故頌貌反借用容内之容伯氏曰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止當讀如字李肯吾字通頌今以爲雅頌之頌形容字乃從容容乃容受之容倪鏜六書類釋作額借爲雅頌之頌似用切借義奪正故頌與容兩用周伯琦六書正譌隸作容訓容受也借用别作容非篆只當用此字趙謙聲音文字通論弓切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俗但借容轉注見貢韻額籀文从容聲俗亦从人漢婦官有傛華借傛華宴名雙音見上聲

篆書 頌 古論語 頌 集韻 頌 史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頌 古文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頌 高勉齋學首韻總 隸書 頌 蔡邕頌 頌 郭君碑並洪邏漢隸分韻 頌 石門頌 頌 熊君碑 誦 靈臺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頌 懷素 頌 張錫漢 頌 鮮于樞草書集韻

國頌 管子注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倉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也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法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障書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則刑簡不明鬼

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走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効也君無所尊人亦効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溶

洪武正韻以中切水貌又董韻顒野王玉篇俞種切又音容丁度集韻余封切說文水盛也一曰安流也亦水名司馬光類篇又尹竦切晝纖廣干祿字又余隴切戴侗六書故水舒緩貌又上聲淮南子曰動溶無形之域釋行均龍龕手鑑又音勇揚桓六書統喻母濁純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溶溶水盛貌趙謙聲音文字通喻弓切方音上聲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寅延溶

篆書 溶 說文見杜从古 溶 集篆古文韻海 溶 徐鉉 溶 篆韻 溶 六書統

草書 溶 鮮于樞草書集韻

沆溶

揚雄羽獵賦華縱沆溶淋漓翕落沆音衮流行貌

貫涏溶

抱朴子內篇暢玄卷云夌六虛貫涏溶詳

二川溶溶

唐杜牧樊川集阿房宮賦二川溶溶流入宮墻

恩鴻溶

李翰林集恩鴻溶兮澤汪濊

暗溶溶

宋蘇東坡集殘雪照山光耿耿輕冰籠水暗溶溶

蓉

洪武正韻以中切芙蓉生於水者即荷華也古詩涉江採芙蓉生於木者亦名拒霜楚辭搴芙蓉兮木末又從容藥名也許慎說文蕖从艸容聲余封切吳棫韻補叶音于方切徐幹七喻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為陽去聲擬於雲霧艷色過乎芙蓉郭守正紫雲韻荷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漢相如傳外發芙蓉菱華揚桓六書統喻母濁純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說文芙之言敷也蓉之言動容也楚辭集芙蓉以為裳又木芙蓉秋花字凚傳義說文芙容峯在衡山李詩青天削出金芙蓉趙謙聲音文字通諭弓切此續收古但借容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寅延容

篆書 蓉 說文見杜从古 蓉 集篆古文韻海 蓉 徐鉉 篆韻

行書 蓉 智果 蓉 黃庭堅

草書 蓉 並張錦溪 蓉 並鮮于樞草書集韻

木芙蓉

格物叢談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出於陸者謂之木芙蓉此花是也此花叢高丈餘葉大盈尺枝幹交加冬凋夏茂及秋半始着花花時枝頭蓓蕾不計其數朝開暮謝後陸續頗與牡丹芍藥相類但牡丹芍藥之花不如是之夥且繁也然此花以色取而無香有紅者有黃者有白者有先紅而後白者又有千葉者非一種而已況此花又最耐寒八九月餘天高氣肅春意自如故亦有拒霜之名世俗多於近水栽插而茂因號曰木蓮審然矣古今事通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李白詩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農桑撮要候芙蓉花開帶青摺漚過取皮可代麻蘇頭江志草木記產於陸者曰木芙蓉按楚辭搴芙蓉兮木末特假物為喻言芙蓉在水而求之木不可得也二花頗色相類後人借此語以名之爾種藝必用邛州有弄色木芙初日白明日鵝黃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芙蓉隔夜以靛水調紙蘸花蘂上以紙裹求日開成碧色花五色皆可染梁書昭明太子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得出因動股寢疾堯元康文靖公集讌集芙蓉花序 木芙蓉華與菊時性喜暖恒產南土繫于中州前未聞也友人周介甫始移自漢中植于咸寧之甫張別業每於其榮飆邀賓朋具樽俎以樂之時天高氣清凌霜未肅聽流水躅絲竹倚方叢當妓麗而嫣然其順灼然其媚姹然其艷繁然其蔚遂客獻態又非陽春凡卉之所可廁已而耀靈西沈則酣然其蘇是有以象夫道義之士順陽以逆晦於是羽觴縱橫笑歌迭作客嘏林而言曰追歡以發光陰猶黯以孤景物俱未適夫中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日之集豈徒然哉介甫欲述以辭俾余為引王維詩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李德裕詩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耀丹景片片明秋日蘭澤多眾芳妍姿不相匹韓昌黎詩木芙蓉詩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豔方作路間或作遶皆非是豔色寧相妒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方從杭蜀館本官渡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閣本作秋江官渡晚搴寒本古祠空洪本校從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喻為無益蓋詩人推衍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善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燦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也顧得勁來者無令便逐風頗得或作須勸柳宗元集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

風露裳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芙蕖雖雜亥此主高原霍總詩木芙蓉　本自江湖遠常開霜露餘爭春候濃李得水憶紅蕖孫秀曾無偶當門幸不鉏唯能政捏落葉綠照增除趙彥朝詩秋朝木芙蓉　水面芙蓉秋已衰紫條偏是著花遲平明露滴重紅臉似有朝開暮落愁白居易詩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黃滔詩木芙蓉三首　黃鳥啼煙二月朝若教開即牡丹饒天嫌青帝恩光盛留與秋風重寂寥　郎假青腰女剪成綠羅衆綻彩霞呈誰怜不及黃花菊只遇陶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為經霜裹稍無香移根若在秦宮裏多少佳人泣曉妝劉衆詩木芙蓉　素靈失律詐風流強把芳菲半載偷是葉葵傾霜照夜此花爛熳火燒秋謝蓮色淡爭甚重陶菊香濃亦合羞誰道金風能肅物因何厚薄不相侔洪适盤洲集木芙蓉離騷○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蓋言水中無薜荔可采木末無芙蓉可搴猶緣木求魚之意與古詩涉江采芙蓉皆指蕖花也韓文公木芙蓉詩云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乃誤用耳　非陸有芙蓉名同物不同采江搴木句作麼誤韓公朱晦庵集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許綸詩木芙蓉　津陸元珠種名稱偶爾同秋光波底見堤上憶蘇公　次韻方叔蟠川圖亭上觀芙蓉　篩霞學錦炫晴空碧玉芙蓉晚更紅只道商秋為素景也教春色艷秋風許棐詩木芙蓉　芙蓉艷金谷秋色錦機中霜樹不知醜葉與花爭紅宋景文公集木芙蓉　芙蓉本作樹花葉兩相宜慎勿迷蓮子分明立券辭齊時童謠云十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正指此木芙蓉耳○　一作淮南守再逢霜艷新花前今日酒都是去年人予去秋已有木芙蓉四曲故有是句　木芙蓉盛開四解　木末芙蓉語當時不謂真今來木末見愁殺擬騷人楚辭搴芙蓉兮木末蓋指芙蓉假為諭爾○　翅塵輕抱蕊宮鬟巧粧叢青女由來妬憑君淺作紅　浩露津緗蘤尖風獵絳英紫霜不可拒慎勿受空名俗謂名拒霜花其實遇霜即悴矣○　千繞青叢外芳腸只自留晚花兼素髮同是一悲秋　江南木芙蓉張子春云其高如樹中山地寒才數尺花叢色淡八月已開　江南高北樹塞北僅成叢向晚誰爭艷防寒淺作紅弄條風淅淅銜蕊蝶忽忽且作黃花伴無令歡笑空梅聖俞宛陵集辭後木芙蓉　託根地雖卑爰霜花亦茂物棄固不遠人情自為陋幸興時菊開誰嗟發孤秀楚人搴木末已見離騷就司馬溫公傳家集木開木芙蓉　木末采芙蓉騷人歌所無何言霜華艷不與水芝殊香

苞虧勝結茂葉桐陰散豈若蟲巢類臧零老五湖詩海檜章木芙蓉花孤芳託寒木一晚一番新春色不爲主天香難動人升楓見流落黃菊伴因循莫訝偏相愛衰遲似我身李石方舟集木芙蓉　榮枯一氣內造化本自公春花與秋蒂孰云有不同試看木芙蕖雨露滋芳叢嫣然生百巧秀色傾房櫳婢子有不慣僅蹇霜枝紅溪挪蹤其西池荷亞其東等作一物看皆是煩春工開闔寓至理歲事號秋風此有桃李場感嘆無言中王黃州小畜外集栽木芙蓉　憶在長洲縣手植芙蓉花春栽秋成樹枝葉青婆娑八月寒露下朶朶開紅葩輕團蜀江錦碎剪赤城霞香侵賓朋坐豔拂人吏衙愛霜伴松菊滿地如桑麻歲寒萬木脫斫蘄留根查春雷一聲動又長新枝柯良因地脉宜豈在人力多今來帝城裏貧宅如蜂窠堦前栽數根換土擁新沙澆溉汲御溝蓋覆堆野莎經春不出土入夏方有芽窮秋竟憔悴花小尤不嘉地氣移物性自念良可嗟還同山野人擾為簪組加妨賢將致誚薄俸未充家所以多病身少年雙鬢華紫微雖云貴白髮將奈何會當求山郡卧理尋烟蘿眷覲莫豐足妻兒任蹉跎終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陳古靈集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　千林寒葉正蹤黃占得珍叢第一芳容易便開三百朶此心應不畏秋霜宋景文公集寒圃蕭蕭雨氣收欹傍障葉似凝愁情知還地霜風急不肯將花剩占秋王安石臨川集木芙蓉木芙蓉今芙蓉也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臙脂色未濃政似美人初醉着強擡青鏡欲粧慵蘚能詩此詩王人初病起道家裝束厭禳時○杜荀鶴詩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王之道相山集題烏江官舍木芙蓉　桃葉蕭疎柳葉黃清寒應怯夜來霜芙蓉雅興秋相好獨對層臺試曉粧呂東萊詩木芙蓉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着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鄭剛中北山集池邊數株木芙蓉衰露棲煙花更濃地有鮮鮮金菊對賞時莫惜醉千鍾胡銓澹菴集十二月二十四日問諱孔昭疾見庭下雨中花云木芙蓉也楚詞云搴芙蓉兮木末言芙蓉水花不在木末也　幽花卧雨滋濺濺秀色可人羞治容郢哭楚人非傳物不知木末有芙蓉史浩鄮峯漫錄即席賦木芙蓉　盈盈佇立數秋霜露染臙脂作艷粧正似瑤池見金母醉歸未脫綠衣裳張杓南湖南集蘇堤觀木芙蓉因見淨慈明上人望日惠詩酬贈二絶　來訪秋花本爲詩酒杯傲逐負幽期山中聖出明書記還了清遊一段奇　口邊白醭公家事生上清狂我輩真會乞一閒歸故隱定因能

賦結高人。池上木芙蓉欲開述興二首　芙蓉環望壁波明，照尾舟從綠處橫。待得花成紅杳倩，老夫天地錦艇攜。　岸巾三酌便酣眠，墮地驚殘窩未全。明日滿城人定說，若無詩景是神仙。題羔羊齋外木芙蓉　懶粧酣酒夕陽濃，洗盡霜根首綺叢。綠地圓花紅錦障，不知庭院有西風。窗前木芙蓉　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得，未作愁紅怨綠看。趙蕃淳熙稿木芙蓉　三兩芙蓉並水叢，向人能白亦能紅。浩然不在芍藥下，如何獨占晚秋風。劉忠肅公集誰染輕紅敵萬囊，靚如粧面照寒塘。蜀葵千葉仍陪菊，芍藥重臺更耐霜。呂南公灌園集晚過城隍街馬上看木芙蓉　秋來風味苦闌珊，偶爲紫紅暑據鞍。何處更期征雁過，祗今聊作故人看。三冬已至休爭氣，九月將殘未覺寒。自有禁華趁時節，免從蘭菊論豐端。王之道相山集次韻徐伯遠木芙蓉　千林搖落見孤芳，銷得詩人賦拒霜。高壓菊花還獨步，靜窺池水試新粧。自憐衰病追歡懶，忽覩騷吟引興長。何必採江重比並，佳名艷色正相當。唄安世梅叢後編次韻盧漕木芙蓉二首　風波久厭水中央，初日精神入檻光。木末端來就詞客，墻頭應是誤行郎。高花大葉宜圖障，淺綠深紅照豆觴。壯觀秋容惟有此，霜邊倒盡雨邊荒。　吹殘池面跡中央，幻出臺前艷粉光。衣輿欲催愁杜老（越人呼爲催輿花，言開時寒氣將至也），贊霜雖拒笑潘郎。風來尚恐波生陸，著退猶疑葉可觴（避暑飲以道葉爲盃）。擬種閑未三百樹，廣文茅屋未應荒。　吹韻高秀才木芙蓉　流落秋江世未知，知心惟有子西詩（唐子西芙蓉行以孔孟伯夷貫主比興）。蘇韓句外新相識，孔孟門中許獨窺。不怨碧桃真我命（見高蟠下第詩），最宜青女好相期（見大蘇詩）。娉婷恥向東風嫁，羞殺耶鄲道上姬。鄭紳伯詩木芙蓉　露冷煙淒草樹荒，木芙蓉好試平章。滿前晚葉尤宜此，芍藥秋花正耐霜。蜀錦卷帷粧院落，秦宮開鏡照池塘。寫容安得翩南老，聊復殷勤酹一觴。騎省徐鉉集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憐君庭下木芙蓉，嫋嫋纖枝淡淡紅。曉吐芳心零宿露，晚搖嬌影媚清風。似含情態愁秋雨，暗減馨香借菊叢。默飲數杯應未稱，不知歌管與誰同。張來紫微先生集種木芙蓉　去歲經秋百卉空，今年多種木芙蓉。未如蜀國城邊望，疑是秋江渡口逢。定之惟蜂來慰藉，應餘寒菊伴丰容。敢同出水方新句，空自長吟負老松。姜特立詩木芙蓉　西風颯颯吹紅蘭，千林搖落無容顏。芙蓉花高猩血殷，爍爍對此紅玉盤。水霜駁駁花事寢，坐對此花須痛飲。安得蜀戶千張機，爲我織此明霞錦。　商氣正慄慄，商花忽紅芳。有如乍貧婦，猶飾盛時妝。悵日驚賞

心，所見非所望。此後少末榮，寂寞牆抽黃。　美人娟娟隔秋江，華羅織裳楸葉光。醉香艷粉凋斜陽，更使詩人感杳傷。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木芙蓉歌　吳江十月霜華淺，秋空無雲霜日暖。芭蕉樹暗簾幕垂，木芙蓉開紅娩娩。銀床露重梧葉飛，金錢拂地秋蘭萎。無人自對秋風笑，黃蜀葵花不同調。慢綠妖紅解醉人，涂娘未老秋娘少。少年時節歡樂多，紅蓮影落秋江波。若耶女兒白如玉，夜半採蓮聞棹歌。驚風吹浪鴛鴦起，回頭日月飛梭裏。對花不飲今蹉跎，淚濕秋風當奈何。楊椒能小亨集木芙蓉　南陽氣候溫，四季花相續。十月木芙蓉，鮮鮮鏤香玉。花如朝槿妍，葉擬文楸綠。惜哉開既晚，桃李占春燠。　袁易靜春堂木芙蓉　少昊秉秋律，白藏振歲威。淒其庶物肅，颯然群卉腓。兹花性莫羣，於焉抱貞姿。紛披曲榭陰，布濩蒼沼涯。泚蓮混名族，叢菊相因依。衆芳固殊品，相時各有宜。承露愈幽艷，被霜增華滋。雖微後凋操，詎先秋草萎。臨流誰爲容，倚風猶自持。蹰躕祇芳態，爲汝發幽辭。全芳備祖李春伯詩　甚疑牡丹叢，但病皮骨老。不宜入水首，只可隔水眺。宋景文公集江南江北樹，秋至便成叢。尚晚誰爭艷，酡顏淺作紅。歐陽公集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半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　湖上野芙蓉，含思秋脈脈。娟娟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詩人古未來，幽艷冷難宅。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意蘭須秋香，桃李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咲黃菊花，離根容憔悴。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雁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文同丹淵集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折立紋科。欲品精妙今，君當二三數。石學士詩深淺霜前後，應同舊渚紅。群芳生衰歇，聊自舞秋風。梅聖俞宛陵集王樂折來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採菊聽陶家船。寬僧詩霜深曉吐艷，日暮更饒紅。掩映殘荷浦，憑夷敗菊叢。陳簡齋詩集拒霜花已吐，吾宇不淒涼。天地雖肅殺，草木有芬芳。道人宴坐處，侍女古時妝。濃露濕丹臉，西風吹綠裳。孫覿鴻慶居士集沙際漾淺碧，竹外敧深紅。晨光發銀甕，醉臉酣春融。歡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娟泣朝露，摵摵頳夕風。頎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寒酒酹其根，明年何處逢。李流謙澹齋集芙蓉　秋光冷如冰，秋花淡無色。偶見此聚者，濃艷照孤寂。天寒翠袖薄，耶得在空谷。來風墜桃李，倚樹三嘆息。李公明詩孤芳照寒水，婉婉自幽閑。萬木碧無色，一花紅獨殷。秋蓮多綠子，晚槿亦朱顏。郁笑淵明宅，于今五柳殘。江湖前集陳君正和元耘軒賦木芙渠來字韻　碧樹籠秋池，錦帳迎風開。水光或倒影，綾葡粉與臺。春風木芍藥，是花豈堂來。淡粧絕

脂粉獨夸墻之限彷彿黍興號上馬猶徘徊持以贈美人科掃烏雲堆蘇
東坡詩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谿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生首
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暮景迫摧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
誰寫少年容樵人劚南老次公趙昌自題其畫云劚南樵叟　千林掃作
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看來却是最宜霜王東牟集
觀中芙蓉盛開　秋木日勁揺秋容日脩整况復白牀宮梵音事幽屏胡
爲彼美人犯此清淨境仕官儼環坻注目朝側景宜容正法眼洗突冶色
靚得非業太清宿念未灰冷北斗春已兄三山夢初醒曰鱗貴女子俗目
未可辨慣聽步虛詞主便浮館靜那知羽衣人文成僞心猛記語東方兒
偷桃不可棄共待月滿除蕭蕭散踈影韓淲詩蘇坡芙蓉　西湖八九月
蘇堤賞芙蓉艷艷風日美鮮鮮霜露濃今年開最繁映水自爲容十里欄
成錦紅綠花重重錢塘盛吳會昭代多指鍾遊人醉不歸車馬如游龍里
巷達廊廟歌酒日相從千鍾不惲費一笑無留蹤勝踐窮耳目纔事開心
胷東遊將百年兵農要提封四境復豐穰物色近初冬作詩代華黍皇風
正時雍　爛熳芙蓉發霜前城北花園君話書室使我出山家風雨三杯
後煙栥一望賒石丁餘興在相與醉主涯　墻外芙蓉初過其一尚可玩

日晚山氣寒芙蓉表孤花亭亭萬綠中紅鮮照姿施不與時物遷背以
類色誇立而望之偏落葉徒泥洸揚誠齋集首劉寺芙蓉　初約山寺遊
端爲怪奇石那知雲水鄉化作錦繡國入門逕深深過眼秋寂寂隔竹小
亭明稍紅濕蹊碧山僧引幽踐絕獻恣佳傺三步綺爲障十步霞作壁欄
如屛四圍搭以帳五色滿山盡芙蓉山僧所手植秋英倒臙淡此花獨腰
澤却憶補外時朝士作祖席是間萬株梅冷射千崖白舊遊不可尋雪枝
半揉綠李處權崧庵集芙蓉　佳哉木芙蓉秋晚芳意足偶植草堂下似
續淵明菊春此好顏色可玩不可觸始見開二三旋已放五六濯濯晨風
吹鮮鮮宵露浴非關競時節無用慰幽獨我老百念空掃迹主林谷猶作
煙霞想父絕脂粉欲三逕阻幽事吟苦頗毛禿河洛未休兵蜩螗盃中淥
北碉俾師集谿痕寒不肥庠容晚益退其誰憐婆娑明霞剪零碎爛爛飽
冷露酣酣俯清瀨宛然古銅碧嫣然艷粧對又若翠袖薄瘦立煙渚外西
風僅如許晚節尚可侍遂拜拒霜號不受斷腸况亦豈無老成試請推行
輩桂勝小山殘菊權東籬米業襯芙荷衣服佩陸離佩芳並推相鄉宵斧
安敢貸花城隔仙凡俗說信茫昧獨有離騷經名氏得光載　貫霜據百
卉拒霜獨開花寒驅煖消落秋借春韶華酣酣羅珍姿表衣斷翠施晴雲

剪新綺落日明丹砂灩吟禮宿艷葉散摘零霞離騷比君子城闕藏仙家
二月三月時紅紫相矜誇西風一揺落亂委隨蓬麻花中障頹瀾晚節標
有加芳潔以類從薰猶分等差梅追元氣回菊制暮景斜帶使四時氣斷
續令人嗟劉後村詩芙蓉六言四首　寒林百草揺落老圃數株白紅楚
客空悲歲晏班姬錯怨秋風　雪白露初泣曉酒紅日欲平西王姬何彼
穠矣美人清揚婉兮　月地不離人世花城直必仙家且容康節向月不
羨曼卿主花　羞作太真妃帳寧爲屈大夫裳帝賞此花高節別賜一名
拒霜　絕句二首　湖上秋風起擢歌萬株映柳更依荷老來不作繁華
夢一樹池邊已覺多　池上秋開一兩叢未妨冷淡伴詩翁而今縱有看
花意不愛深紅愛淺紅　律詩一首　紛挐亭館映池塘艷冶姿容淡泊
粧醉去忱疑曾被酒集來未必可爲裳有情絕色真如畫誰取新名作斷
腸只合樽前簪老監石丁之事大徹茫鮮維南陽集芙蓉五絕呈景仁
堂前堂後盡芙蓉晴日烘開萬朵紅不把一鍾酬勝賞忍看憔悴落霜風
小蕊清露結揺風養得新花次第紅客至莫教樽酒緑朝吟夕賞未知
窮　少年曾把作西游九藥奇施夾道秋今日家園開爛熳恍疑身在蜀
江頭　不辭晨起立秋風爲愛濃芳露滿叢若比洛陽花品盛萬株閒適

瑞雲紅　勞勝日日遶孖叢未必歡情盡醉中却怕後時無意思段風景
似范家翁劉攽彭城集九月吉日獨上望芙蓉困昇菊今歲持晚青藥禾
作憮然有懷　百芳不柰秋風急唯有芙蓉持拒霜本爲南州積炎德一
爲名悞客殊方張文潛詩今年古寺摘芙蓉憔悴真成澤畔翁聊把一枝
閒照酒明年何處對霜紅　清霜偏嚴殺松栢氣不振芙蓉乃微李晚艷
獨嬌春懷悴覺蘭瘦紛教知菊貧欲攀無所贈聊復揷吾巾司馬溫公傳
家集和東園芙蓉五章　清曉霜華漫自濃獨憑深日養殘紅勸君秉燭
須勤賞閒闥難禁一夜風　北方稀見誠奇物草界輕綃指捻紅楚蜀可
憐人不貴牆根屋角數無窮　平昔低頭避桃李芙華今發歲云秋盛時
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揷滿頭　後時獨立誠難事猶賴階庭有菊叢綽
約霜前弄態非如草木萬株紅　且見涉江求水際豈知緣木采霜中淺
微紅未肯全衰歇正似酡顏鬢髮翁朱晦菴詩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紅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枝要看亂飐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
交波直欲波橫塘却愛無人獨自芳且倚新籬開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莪扶笻自芙推頹一老翁看見芙蓉好顏色且憑詩律傲西
風楊誠齋詩芙蓉盛開戲簡子文克信　芙蓉得雨一齊開閒盡秋光客

不來到得客來花已老。曉粧猶可兩三杯。 曉穿芙蓉城 曉粧頻囬曉粧
新火急來首趁絶蘂。天從花枝欺我老。競將紅露洒烏巾。 芙蓉佳處不
勝佳花不中嚴祇外斜恰似曲江開喜宴綠衣半醉戴宮花。 栟櫚江濱
芙蓉一株發紅白二首 芙蓉照水弄嬌斜白白紅紅各一家近日司花
出新巧一枝能著兩般花。 司花手法我能知。晚破當知未大奇。亂剪素
羅粧一樹。略將散朶蘸臙脂。 揚村園戶栽芙蓉為塹一路凡數萬枝
揚村江上繞江圍。十里霜紅爛欲燃。都種芙蓉作籬落。真將錦繡裹山川。
曉粧照水容如積。春色入秋寒更鮮。客舍觥中兩三朶。可憐向客強嬋
娟。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囬春。不妨閑弄影。 染露金風裹
宜霜至水濱。莫嫌開最晚。元自不爭春。 曉看芙蓉 兩歲芙蓉無一枝。
今年萬朶壓枝低。半紅半白花都開。非短非長樹斬齊。臨水臙粧新雨後
出墻背面曉風西。春英笑殺秋英淡。秪恐濃於桃李蹊。 木渠何似水芙
渠。同茵聲名各自都。風露商量借膏沐。臙脂深淺入肌膚。 喚囬春色秋光
裏。毿得紅粧翠蓋無。字曰拒霜深不忍。却愁霜重要人扶。 陸放翁詩滿庭
黃葉舞西風。天地方收肅殺功。何事獨蒙青女力。墻頭催放數苞紅。 姚成
一重坡集芙蓉 水芙蓉了木芙蓉。湖上花無一日空。卷却水天雲錦段。

又聞步障夾堤紅。周益公大全集平園老叟周某敬讀次對九芙蓉絶句。
歎服不已。勉摹于後。 秋花少似春花紅。眼明見此木芙蓉。斜臨野水作
秋鏡。似照曉粧濃未濃。 洪适盤洲集芙蓉 高標幽艷自宜霜。移草紫菀
莫中傷。肯與紅蓮媚三夏。要同黃菊向重陽。 陳簡齋詩白髮飄蕭一病翁。
暮年身世藥瓶中。芙蓉墻外垂垂發。九月憑欄未怯風。 杜和張廸詩江邊
一樹垂垂發。滕元秀詩題蔣中丞庭下芙蓉三首 西風吹下一庭秋。秋
自無聊花更愁。醉臉晚來紅拂掠。未妨蕭瑟却風流。 莫把秋芳與春比。
物生各各以時行。只今獨步西風裏。那得春花與抗衡。 菊與為朋竹與
儔。閑門誰見晚粧新。不須多羨蘇堤好。車馬往來塵污人。 熊晃山瞿梧集
芙蓉 青鸞庭舘翠重重。雅有娉婷羅萬紅。把似牡丹酣富貴。洛陽今是
幾秋風。 達旦閒知即席索芙蓉詩。 憶昔步遊芙蓉城。城中仙子千嫣
嫣。霞封雲卷遲嬌媚。朶朶漢家尹與邢。西風吹醒黃梁夢。悵暖香紅誰與
共。別來秋晚過群仙。猶記燕膠騎綵鳳。太液池邊翡翠裳。金屏繡擁何風
流。那知歸裏未頹改。何監青娥雪滿頭。不必對花長太息。榮華俯仰成塵
跡。色空空色無了期。昨是今非又來日。李公明詩芙蓉 對花能白又能
紅。也在天工長育中。長對秋煙頹色好。豈知八世有春風。江湖續集李龏

詩 憐惜春紅不受除。一枝枝似一園霞。玉宵露重秋煙冷。唐突西風是
此花。南遊寓興集芙蓉 海天秋闊厲呼霜。籬落風凄菊破黃。誰把芙蓉
栽近水。分明鸞鏡照紅粧。李忠定公集浥露披風浩莫收。嫣然秀色照清
秋。佳人日暮來何處。翠袖紅粧相對愁。呂元鈞詩剪取芳條便種成。只從
秋後吐繁英。清霜難拒紅光減。仰視松筠浪得名。 再詠芙蓉 一夕西
風一度開。不須人力為栽培。化工何事存芽孽。長與炎荒作瘴媒。嶺外此
花尤多。中元後盛開。瘴癘漸作。土俗惡之。目曰瘴媒。方澄孫綱歸小藁手
種芙蓉入秋盛開 天然富貴又風流。簇簇湘妃起聚頭。與傲牡丹何不
可。高他一着見深秋。 空山寂寂朋游少。為愛風姿手自栽。九十日秋猶
暖熱。一枝謝又一枝開。 留侯美好婦人然。楚漢功成更得仙。疑與拒霜
同品格。生來質弱鄙高堅。 關藍政自亦不惡。今昔由來未易知。聞又爭
他桃李分。何緣同傳並蘭時。 虞儔詩芙蓉盛開 溪山明處開三徑。松桂
叢中擅一坡。天借纏頭千丈錦。紅雲不盡綠雲多。 憶南坡芙蓉 宦遊
木末搴青羨芙蓉。秪有埋頭薄領叢。悵望家山天樣遠。萬枝相映落霞紅。
和耘老弟南坡芙蓉 簇簇坡頭錦繡叢。數番消息問來鴻。素商未遣
先驚綠。青女何妨更染紅。向日塑培曾覆簣。有時灌溉亦遭簡。年來霜官

成。離索却欠看花一醉同。 夏芙蓉 四月池邊見拒霜。園丁驚問此何
祥。花如雲錦翻新様。葉似宮袍染御香。病不能陪花酒伴。詩猶堪課鼓旗
儔。諸君筆力迴元化。努力先春壓衆芳。 和 老子而今兩鬢霜。未應癡
絶泥機祥。不能木末搴朝露。爭免籬邊嗅晚香。便合折來書卷畔。誰宜簪
向寶釵傍。漫山千樹方芽甲。肯信人間有早芳。 劉圻文詩曉看如玉暮如
霞。濃淡分秋染此花。終日獨醒千底事。晚知爛醉是生涯。 陳龜峯詩紫茸
排萼露微紅。不比春花對日烘。冷落半秋誰是侶。可憐妖艷嫁西風。 胡松
窓詩 妖紅弄色絢池臺。不作匆匆一夜開。君還春時占春榜。牡丹未必作
花魁。 劉理詩 翠幄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憐冷落清秋後。能把
柔姿獨拒霜。 任希夷斯庵集植芙蓉有懷 為愛秋花霜後紅。故栽千樹
待西風。却思少日椒頭語。淡落花前贊影叢。 容容先生詩藁芙蓉子卷
玉肌綵理轉光澤。畫得如生不許臨。忽憶小池霜後看。一枝斜印碧波心。
其圖以肯絹為地。若扇頭然。故云 芙蓉初開有懷 窓外芙蓉三兩枝。
被風吹綻不多時。嬌紅適向虛檐見。似送新題遣賦詩。 膩骨豐肌類牡
丹。牡丹爭解拒霜寒。花邊有句道不出。思得鐵心人共看。 熊夢祥草堂集
南溪上種芙蓉 夾水芙蓉密密栽。綠溪斜立照溪開。放教十里紅將去。

不盡溪流不要回趙蕃淳熙槀芙蓉道間二首　芙蓉山上芙蓉尖主人
指向人咫尺分毫纖或如冠幘或烏獸今我左右煩窺覘平生退之南山
句寫渠持騁筆力嚴那知刻畫果辨此造物至是無留纖　芙蓉山下芙
蓉渡歷盡崔嵬何物路更觀溪水突人來今我詩情雜欣懼興夫重說松
原山如此積雨應主濡從來滿漆無根源水杖石露須臾間方秋崖集　綠
裳丹臉水仙容不謂佳名偶自同一朶方酣初日色千枝應發去年叢莫
驚墜露添新紫更待微霜暈淺紅却笑牡丹猶淺俗但將濃艷醉春風北
㵎禪師集　憶水芙蓉木芙蓉寄西湖諸友　竹源池館綠荷風同賞吳宮
小隊紅少却亂紅深處擁西陵橋北斷橋東　花滿秋城闊水明鏡中滴
露掌中擎曾攜新詠游花下寫寄城中石與丁曾丰撙齋集　吉之南門外
見芙蓉欄開　小春催出傾城色芙倚墻頭若招客蕊芳猶帶秋風殘婀娜
直宜江路側詩眼驚紅狂欲呼熟看似細又似摘花神留爲菊後來天意
遣作梅先驅眉山唐子西集　人間八月初霜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
盡疊見叢七國破後郭軻談人間三月春風好溪上芙蓉跡如掃周家盛
處伯夷持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折還芳叢只應人
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王曾齋甲寅藁　和易巖兄芙蓉吟　大尊晚

牝分四氣曜靈西征駕新霽人間萬寶告成時白帝時功有良貴后皇嘉
惠救一頭蜺旌鸞輅遲晨遊蜀錦步帳數千里爛然一抹眼波流玉容沐
露月梳曉翠袖蹁躚舞微笑雪䏍霞巻競芳穠照水迎風為誰好水中木
末眩騷人拒霜冝霜名字新平生不識春宵暖甘隨青女嫁花神易丞冑
中五千卷景物驅歸司中錄賞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
主事難憑子高那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幕天藉地山爲屏詩寬醒
處風光轉梅花已聚受降城掁偏拙軒槀圃丁報秀野對岸芙蓉盛開
我家分占清漪曲溪曲新添數椽屋屋前花竹占清妍更植芙蓉伴黃菊
植時止是三寸栽兩打霜埋地氣回深培淺壅那費力想見錦繡沿溪開
向來爲渠轉一語欲絆秋光堅不住于今秋光雖勝前花開却恨隔江浦
哇丁知我酷愛花風吹芳訊到官衙淡紅深粉足嬌態高高下下依日斜
人生行樂何須定蹉見此花頭次盛蜂脾漆蜜採偏多蝶蜨尋香要來睽
倒根哇丁輕削根趁時亂插不厭繁今年開遍明年續要使長家天地恩
主人做官在溪水亦有芙蓉滿開地看花翻憶植花時寸滴一杯誰寄似
僧丈响渠芙蓉花歌　東鄰擷外芙蓉花初開粲粲如朝霞今朝花謝枝
空在繞樹千回只歎嗟花謝明年還復開紅顏已去終難回人生不及花

枝耐況有流光白髮催遊子對花心盡醉老翁見之如夢寐醉把浮生比
夢中肯計榮華與憔悴中州集　党懷英西湖芙蓉詩　林麓根危柯野露
委荒蔓孤芳爲誰妍一笑聊自獻明粧炫朝麗醉態着晚困脉脉懷春情
悄悄驚秋怨豈無桃李姝不嫁惜嬋娟悠哉清霜暮共抱蘭菊恨元虞集
道園學古錄木芙蓉　九月襄王宴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
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丹霞瓊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
彩舟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謝南扶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
尺吳江水儆比千花濯錦潭虞集道園遺藁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
綠茵隱約錦模糊西風滿地吳王醉卧看樓前教戰圖許有壬至正集調
木芙蓉不花　南土風宜陸地蓮移根培植不能妍世間久絕司花手却
道般韓是偶然劉仁本亦玄集木芙蓉畫　光浮仙掌露華濃香滴丹砂
暈玉紅太液池邊秋月白參差霞佩倚西風王沂伊濱集木芙蓉　露白
江清水殿涼館娃宮裏宴吳王美人醉起更衣晚錦帳溫帷翡翠牀抄錄
雜詩木芙蓉　木芙蓉朝花白暮花紅世情兩翻覆正與此花同木芙蓉
主墻東死墻東只換色不換裝世情翻覆無間斷若比此花根亦換寄岳
祥閑風藁溪山瀟洒家宜秋緩步何須百尺樓亂後見花如故舊老來得

酒更風流虛孫𣈆折誰知處好爲一啼人舉頭欲對黃華開口笑茫然消
息也堪愁　平皐木芙蓉千株爛然雲錦醉行其中如遊芙蓉城也作歌
紀之　牡丹一名木芍藥拒霜也號木芙蓉好花名盡多重疊不取枝同
取貌同悲鴻一聲天雨血落霞萬頃江飲虹水花已盡岸花出千朶萬朶
能白紅曾共鴛鴦登綉褥也隨鸂鶒上屏風金釵欲插嫌花壓玉手高擎
與面重異色合歡無限思九心千葉爲誰容朝看花開紅偏淡莫見花欹
紅轉濃朝開夕歛如趁市明日風光移別藭平生愛花入骨髓白頭出沒
芳叢裏清曉穿花東竭歸花挂露墮秋溪水汲溪入甕琥珀成駐得朱顏
與花似老我逢花六十秋花開花落水悠悠來喫太平一杯酒歲歲花開
伴白頭范德機集芙蓉　芙蓉生石壑雲錦映青松那憶南州路歸船處
處逢程禮部集芙蓉遠眉　女媧挼灰土削作青芙蓉一笑墮平地化爲
煙外峯送空秋水積爛色晨露濃因之朝玉京仙人邁高蹤虞文靖公集
芙蓉盛開余方在病姑題數語以答芳時　芙蓉發高秋結根近流水亭
亭裊修莖鮮鮮益繁藥我病絕葷腥徒賞亦成喜濃露醉朱顏清風翻綠
被閑閣一作翁張隨時明𧪭然衆端士循吟夜景寒雅歌時振蓰黃粹
翁和余芙蓉詩有贈無玉音未肯納餞之句因復用前韻送之　聞君駕

任軒迢迢渡烟水徘徊未忍去倩時壚新藥暖唱驪駒歌猶能一笑喜少
嘽行素商零霜百草被瀟洒出世姿賦詠有奇士鄭重蘊餘暉明年聽來
後　綿州荒山道傍芙蓉盛開　臺榭瓊瑤姿初非媚幽山伊誰植老根
安過怡芳頰堅持隨日心不放秋光闌駐騎困病客況爾生清歡暗言雁
違久嘆色埋層巒　郝經陵川集儀真館後園芙蓉　詩人重江花池圃不
敢噫芙蓉十數叢下馬開已過霜齋餘秋陽殘花兩三蘭條忽今年春冗
若孤館生腴土洗新芽鎮日首長大綠玉生柯條蔓草焉剗芟秋風吹紅
苞半吐嬌欲破初如搭紅粉措歡烟脂流日高頰漸酡醉暈驚馬墮輕風
一披拂零亂霞颭颯脉脉吳宮深盈盈楚腰餓露重力不任欲就錦茵卧
嬌多韻有餘所恨唱不和抵意蒐苦斷為汝歎楚些　庚戌歲九月中於
西田獲早稻芙蓉　久客未還及殘憂徒多端對花便舉杯暫得心田安
芙蓉如美人盛容耐闌觀愁紅漬粉深醉臉傷春還上日嬌暈蒸依風翠
綃寒含涕有深思欲言還羞難露重青沐新低垂凌闌干無情似傷情使
我凋朱顏載歌更獻酬物我何相關起來拂花舞不復為嗟歎　芙蓉
池館無人花正愁仙家城郭楚江頭一簾斜日錦雲晚萬里西風紅露秋
深院周圍情脉脉小山側畔思悠悠秪應來歲蓬蒿底埋沒兵塵取次休

霜後芙蓉　憔悴江頭秋牡丹南人棄擲北人看明妃出塞臙脂冷霜
滿琵琶淚滿鞍　寓菴集中峯寺見芙蓉　迢迢高澗水下注清泠池池上
何所有上有芙蓉枝芙蓉何娟娟綠葉散紅滋不生湘漢間左右隨風披
如何在空谷若與幽人期素心果如此孤獨將無辭　程雪樓集至洪王肯
堂治書見示芙蓉詩次韻二首　春風歌桃李秋雨浮莓苔蕭然公館閒
得此奇種栽九天清露零一道紅雲開勺牽綠衣隊醉宴瑤池盃擬挺月
鑑懸麗服霜刀裁瑞蓮湧平地妙色分五臺雙陪飛仙遊儞稱幽人懷終
疑閬苑去嘉會何時諧此日眼雙明臨風首低回長當歌楚騷招得花神
來　幽居有佳人頰頰暈紅玉飽承仙掌露晞沐蓬髮曲一望西風塵倚
竹翠袖拂閒臨清水照靜對遠山矗向來涉江人見謂江成陸楚楚畫均
裳貯麗為誰觸惟應妙手畫掛壁薄夫俗后皇植衆芳艷艷列金屋誰知
冰室憂不在春暖足結言遺吾徂高舉郢書燭　胡祗遹紫山集至元十五
年九月二十三日賞翟侯虛錦亭芙蓉　淡白輕紅宮樣粧醉容醒態巧
低昂天寒翠袖嬌無賴琭重微雲護曉霜　芙蓉臨水四圍栽正要佳賓
數往來不用名家金步障天教首色畫屏開　露冷霜寒江樹空西風開
到錦芙蓉渾如晉武平南後越女吳姬滿六宮　判土藩籬盡此花北人

初見入鸞驂貴無賤有真堪惜迴首西風化彩霞　王景初蘭軒集芙蓉
夢入神仙海外城醉紅香擁萬娉婷覺來煙雨秋江晚依舊騷人伴獨醒
丁後擒亭葉題芙蓉　秋江渺渺百花盡天色漸寒愁夜長春情夢斷西
風起一樹爛開紅拒霜　王惲秋澗集芙蓉　平生不識舉苞織真色還欣
到爾嘗嬌綻葵芳無兩樣闌粧橙葉更多尖一溪野水明粧鏡滿樹清香
拂繡簾開謝已甘秋色晚碧桃紅杏我何嫌　艾性夫詩　露冷紅酥不帶愁
湘蘭楚菊共清修靈均死去無人問閉却滄江一片秋　盧疎齋集賦得秋
水芙蓉題丹陽劉氏別業　滿意秋江玉鏡臺清風時為故人來謝家池
畔芙蓉晚惆悵春工去後栽　倩翁百花詩此花又名拒霜慶曆中有見
丁度按轡侍女迎作芙蓉館主俄聞丁卒石曼卿去世後有見之者云我
今為仙主芙蓉城欲見者同往不諾騎一素騾而去近詩十里秋紅照馬
蹄少陵詩譜隱繡芙蓉　如館如城數艷叢拒霜不覺老西風曼卿人見
騎騾去丁度仙遊按轡空惆悵二公皆死識淺深十里尚秋紅且圖席地
看花醉肯羨豪家繡幕工　薩天錫石林集三益堂芙蓉　班簾十二捲輕
碧秋水芙蓉隔畫欄綠翦迎風霞透影錦袍弄月酒生寒湘妃舉袖留江
浦仙掌紅雲濕露盤秪恐淮南霜信早絳紗籠燭夜深看　僧大訢蒲室集

次韻薩天錫臺郎賦三益堂芙蓉　花開未覺早霜殘留伴仙人酒半闌
翡翠巢空秋浦淨落霞飛盡異江寒玉真對月啼雙頰楚袖迎風舞七盤
持向毘邪聽說法病翁元作色空看　劉將孫養吾集芙蓉　芙蓉衆衆結
青苞密葉深惺光重捎西風天矯索扶倚出墻臨水紛相交凋梧老柳無
顏色各自晴光借朝夕游蜂粉蝶最世情已向墻頭水邊覓　韓性五雲漫
藁山陰堤上芙蓉咸淳中福王所種年深憔悴秋至猶作數花泊舟堤下
悵然成詩　黃雲作霜古臺下阿誰斷兔吊鴛尾紅藍一暈落青銅澹月
啼痕夢中濕波心嬋娟抱墜猨欲語不語天為愁顰山淡黃淡如影蝶使
不識邯鄲秋墜髻零粧倚秋陌古錦纈情寄書客君不見侯家女郎爭艷
陽水氣吹紅半天色　張憲玉笥集芙蓉曲一首三解　芙蓉花大如盃露
為醴玉作臺勸客飲客勿推　芙蓉花嬌殺人紅為袖綠作裙舞回風歌
停雲勸客飲客須醺　芙蓉花何娉婷舞嬌梁上燕歌響花間鶯子高未
合登叟卿先寄聲人間夜永秋風冷莫按韓娘絲竹亭　國朝僧宗泐詩
題木芙蓉　向來桃李媚春風霜下芙蓉醉曉紅東巷自衰西巷盛田家
客滿貴家空　清江貝廷臣集木芙蓉　萬里名花蜀土分登江渾似錦江
濆夜承仙掌三清露春剪巫山一片雲未許王家誇少婦還從卓氏妬文

君所思欲寄知何處鴈斷天南日色戀領綠詩詠池上芙蓉　翠蓋擁霓
旌掩映仙妹面只疑洛浦神來遊水晶殿周吳泉性情集芙蓉行　天門
初曙怫早鴉西風吹落丹霄霞芙人間倚闌干立錦樹頒霜初見花芙人
顏色花可比歲晚見之心自喜鸂鶒沙邊雲彩飛珊瑚枝上虹光起密葉
玲瓏亂翠毛繁英燦爛裁文綺宮女焚香別殿中素娥覽鏡粧臺裏朝來
艤棹驛亭西疑是美人隔秋水紅妝翠袖青霓裳微笑含情啟玉齒木末
霞消落日紅相思咫尺雲千里高李迪岳鳴箏東池看芙蓉　江天搖落
逢秋杪滿目殘荷與枯蓼東家喜有木芙蓉幾樹繁開依綠沼猿猱低將
流水映寒香遠逐迴風裊半愁霜露倚蒹葭老去徐娘猶窈窕天公似厭
秋冷淡故發芳穠媚清曉莫嗟不及見陽春車馬塵埃相汙少吳王宮殿
斷行客湘女祠空掩啼鳥何如此地獨來尋靜對嬋娟散憂悄蘭舟雖無
美人採日暮孤吟自行繞明朝重到恐銷亮零落紅雲波渺渺宋濂羅山
集芙蓉篇　芙蓉葉上着霜早芙蓉花開秋已老美人栽就芙蓉衣欲寄
相思淚濺襟劉嵩詩寄題孫子林白描芙蓉　孫郎作縣有高情閑把芙
蓉學寫生王挂靜含秋露白銀屏低立晚風清洞庭水落愁新漲錦里霜
飛憶故城亦擬放船螺子港幾時呼酒看秋晴宋錢塘韋先生集木芙蓉
詞　木芙蓉墻頭淺淺紅滿林枝葉十九空獨此誰邑當秋風扶風無意
閑俗眼俗眼不閑須在儂接離斜欹勿嫌畫滿蔘何鄉驚兒童豈必黃金
蕊雖辜白玉鍾歐陽公詞少年遊木芙蓉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
粧雨輕煙重無奈天氣啼破曉來粧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
不會深心為誰惆悵回面恨斜陽白君瑞詞滿江紅木芙蓉　木落林疎
秋漸冷芙蓉新拆傍碧水曉粧初鑑露勻妖色謾向霜前呈艷態想應青
女加憐惜映朝陽翠葉擁紅苞閑庭側　叢桂香隨飄泊離菊嫩陪幽寂
笑春紅容易被風吹落滿眼烱然宮錦爛一身如寄神仙宅把綠樽莫惜
醉相酬秋工力謝無逸溪堂詞西江月木芙蓉　曉艷最便清露晚紅偏
怯斜陽移根栽近菊花傍剪錦番成新樣　主客聯揮玉塵歌詞細琢文
章從今故事記溪堂歲歲芬壺共賞周竹坡老人詞漁家傲夜飲木芙蓉
下　月黑天寒花欲睡移燈影落清樽裏喚醒妖紅明晚翠如有意嫣然
一笑知誰會　露濕柔柯紅壓地羞容似替人垂淚着意西風吹不起空
繞砌明年花共誰同醉　西江月和孫子紹拒霜　天意未教秋老花容
剗地宜霜酒肌紅軟玉肌香不與梨花同樣　來伴孫郎小燕臨風高舞
霓裳更蹴綠水照紅粧便是採蓮船上惟揚志減字木蘭花詞　舞臺歌

院雨後西風寒翦翦翠掩屏風花與殘霞一樣紅宮裥隱繡香軟巧隨邊
步綃不怕霜寒日日拚教醉畫欄張翥詞南鄉子秋日湖上賞木芙蓉
秋色照波明夾岸芙蓉似錦城蒼畫樓臺紅粉面輕盈未許黃徐寫得成
一舸載揚舲共醉花前玉笛聲猶記青鸞和月跨三生我是仙家石曼
卿蘇東坡詞定風波十月九日玉亭之置酒秋香亭有雙拒霜獨向君猷
而開坐客喜笑以為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篇　兩兩輕紅半暈腮依
依獨向使君回若道此君無此意何為雙花不向別人開　但看低昂烟
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尊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來
看鄉頁寔集三臺令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月色猪黃相似不
着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水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
清風　毋侯置酒南教場賞芙蓉賦鷓鴣天　莫惜花前池酒壺沙場千
步錦平鋪將軍閒試臨邊手按出吳宮小陣圖　清露裏曉霜餘嬌紅淡
白更憐渠人間落木蕭蕭下獨倚秋江畫不如　再賦　艷朵珍叢間舞
衣蹴毬場外打紅圍小興穿入花深處且住暫花醉一巵　秋欲盡寂憐
伊江梅未破菊離披情知不與部華競回首西風恐阿誰盧祖皋集瑞鶴
僊賦芙蓉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中有一人長眉青
烱如微月淡疎星故末章及之　江南秋欲徧算際畔分酒邊鶯薦青林
僞霜淺閒風流何事試筆偏晚凌波步遠誤池館董風笑宴事回時細剪
荷衣尚倚半酣粧面　深院綺霞低映步障猜隊暮天慵捲無言笑倩博
前恨仗誰遣似畫來鶴馭錦城依舊無便儂風究轉念踈星澹月長眉甚
時再見張无斡歸來集菩薩蠻見芙蓉　天涯客裏秋容晚妖紅聊慰思
鄉眼一朶醉深粧着渠照鬢霜　開時誰斷送不待司花共有脚跣陽春
芳菲屬主人高觀園竹屋癡語菩薩蠻詠芙蓉　紅雲半壓秋波碧艷
粧泣露嬌啼色佳興入仙城風流石曼卿　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
日枕香殘六橋烟水寒范石湖詞菩薩蠻芙蓉　水明玉潤天然色千千
拚作西風客不肯嫁東風愁愁霜露中　綠窻梳洗曉對飲琉璃盞斜日
上粧臺酒紅和困來將竹山詞高陽臺芙蓉　霞爍蕭珠雲蒸蒙玉環樓
婉婉飛鈴天壤王郎颼輪此地曾傳秋香不斷臺隍遠溢萬蕤錦艷蟬明
往事成塵鸞鳳蕭中空慶調聲臞羽一點清寒髓資英菊與飲露蘭汀透
屋高紅新營小樣花城霜濃月淡三更夢夢曼仙來倚吟屏共襟期不是
瓊姬不是芳卿葉石林詞卜算子並灛頃種木芙蓉九月旦盛開　曉雨
洗新粧艷艷驚衰眼不趁東風取次開待得清霜晚　曲港照回流影亂

微波淺作態低昂好自持水閒煙村遠未曉庭户
曉光中簾幕秋光裏曲沼綺疏倩粧成新梳洗 紅勝露輕勻翠袖風頻
倚鸞鑑不須閒自有戀前水晏元獻公樂府少年遊 霜華滿樹蘭凋蕙
慘秋艷入芙蓉臙脂嫩臉黃金輕蕊猶自怨春風 前歡往事當歌對酒
無恨到心中更憑朱檻憶芳容腸斷一枝紅吳仲方江湖詩樂府 黃葉
舞碧空臨水處照眼紅苞齊吐柔情媚態佇立西風如訴遥想仙家城闕
十萬綠衣童女雲綠縹緲玉娉婷隱隱彩鸞飛舞 樽前更風度記天香國
色曾占春暮依然好在還伴清霜凉露一曲闌干敲徧悄無語空相顧殘
月澹酒闌時滿城鍾鼓永平志虞美人極目樓觀芙蓉 秋深猶帶秋初
熱木未放秋香發熒他樓下木芙蓉粧罷三千美女出唐宫 西湖雖小風
光勝分得錢塘景這些林木這些山恰似三賢堂後凭闌干金王寂拙軒
集水調歌頭戊申秋季月十有九日賞芙蓉於汝南佑德觀酒酣為賦明
月幾時有盖暮年遊宦之情不能已也 岸柳飄疏翠籬菊减幽香蝶愁
蜂懶無賴冷落過重陽應為百花開盡天公着意留與九物殿秋光嚌月
烱疎影晨露浥紅粧 柰無情風共雨送新霜嫁晚還驚衰早容易度年
芳祇恐鄱類難駐擬倩丹青寫照誰喚劒南昌我亦傷流落老淚不成行

元高栻集芙蓉詞 美人夜怨滅秋顏落紅片片臙脂乾露珠嗁淚損翠
盤㲲花壓面秋醉酸琉璃浸碧晴斑寒蠡蠹柄折青琅玕香心碎盡恨未
殘翠綠把風入碧流盧疏齋集賀新郎賦拒霜 觀物聊賓戲問花枝能
紅能白如癡如醉翠被香銷行雲斷約暮幽閨睡起甚卻有溪娘風致木
末芙蓉都如許笑人間不解靈均意歌晚色賦秋水 而今老子婆娑地
更何須齊奴步障謝公攜妓徙倚西樓澄江遠日暮霞成綺悵楚澤荷衣
艾製離菊難忘平生約共小山叢桂相料理吾與汝有知己梁隆吉集一
萼紅芙蓉和友人韻 怨東風把韶華付去穠李小桃紅黃落山空香銷水
冷此際才興君逢歛秋思柔腸九結擁翠袖應費剪裁工 單臉迎霜幽姿
泣露寂寞誰同 休笑抵粧淡薄看浮花浪蕊眼底俱空夜悵雲閒寒城
月淺有人吟徧深叢自前度王郎去後舊遊
處煙草接吳宮惟有芳卿寄言贓損眉峯

地芙蓉 即木芙蓉

宋嘉祐本圖經地芙蓉生丹州味辛平無毒花主惡瘡葉以傳貼腫毒九
月採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地芙蓉古詩云一名拒霜花俗號寒花九月採
花曝暴不曝即浥爛
又葉陰乾亦可曝

水芙蓉

格物叢談芙蓉之名出於水者謂之
水芙蓉荷花是也崔豹古今注芙蓉
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
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穎川語小芙蓉蓮花也又名

芙蕖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艷直稱為芙蓉誤矣況元用
詞云湖水秋來蓮蕩空年華都付木芙蓉此最分曉秋圃雜志花之品春
花秋英其不時有底五六月芙蓉盛開雲錦可愛雙花並蔕間亦為瑞吳
仁傑離騷草木疏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注芙蓉蓮花
也言已進不見納裁芰荷合芙蓉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爾雅荷芙
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
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名荷下白蒻在泥中者為荷房為蓮邢昺云今江
東人呼荷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藕或用其母為華名
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裹白子為的
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本草藕實一名水芝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
尺餘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唯苦薏不
可食葉中蔕謂之荷鼻其的至秋末皮黑而沉水者為石蓮惟鹽鹵能浮
之仁傑按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白亦名水華色有紅
白青黃大者至百葉濂溪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予獨愛蓮花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
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

子者也漢閻鴻芙蓉賦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珠脩幹以凌波建綠葉
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嫮傾城之
色攜桂枻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納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爲飾感桃夭
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勑嗟留夷與蘭芷聽鶗鴂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
皇居以發英三國曹子建集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
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陽
谷芙蓉蹇産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
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晉
潘岳芙蓉賦蔭蘭池之綠水育沃野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
殊抑揚雲布宏曄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艷
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夭閼發青陽而增媚潤
白玉而加鮮太平御覽潘尼芙蓉賦或擢莖以高立似彤葦之翠蓋或委
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夏侯湛賦臨清流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
藕於玄泉擢脩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回榮外散菡萏內離
的出鹽發葉妖花披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芽
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實折碧皮食
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楷橘參嘉菓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傅玄故
芙蓉賦敷蕍蔽揚䓘烱晃星懸爛如朱霞朝興烱若流景在天宋鮑明遠集
芙蓉賦　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遥之弱幹散菡萏之輕柯上星
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涉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晨過排積霧而揚芬
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而爲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耀蔥河之
銀燭冠五華於衆草超四照之靈木藝文類聚宋傅亮芙蓉賦　考庶卉
之珍麗實總名於芙蕖潛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泛輕荷以冒沼列
紅葩而曜除微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
堂在龍見而萌秀于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
之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瞻悦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
納芳於綺蹤　晉傅玄芙蓉歌　度江南採蓮花芙蓉曄若星羅綠葉映
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　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思之在
遠道　又賦得渉江採芙蓉詩　浮照滿川漲芙蓉承露光人來間花影
衣度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爲裳　梁簡
文帝詩　圓花一蔕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耀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
點不逐秋風摧　採蓮詩　晚日照空磯采蓮承晚暉風起湖難度蓮多

摘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　隋新德涼
芙蓉詩　洛神挺凝素文君拂艷紅麗質徒相比鮮彩兩難同光臨照波
日香隨出岸風渉江長自遠託意在無窮　孝元帝賦得渉江采芙蓉詩
江風當夏清桂楫逐流縈初疑京兆劍復似漢冠名荷花風送遠蓮影
向根生葉卷珠難溜花舒紅易輕日暮兒舟滿歸來度錦城　唐太宗皇
帝採芙蓉詩　結伴戲方塘攜手上雕航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游鶯
無定曲驚鳧有亂行蓮稀釧聲斷水廣棹歌長棲烏還密樹泛流歸建章
洪适盤洲集渉江采芙蓉芳鮮蔭曲沚相思不相見於芳欲誰遺秋容感
人心浪浪曉涇決不如膝上琴哀音入君耳　江湖續集鄧允端詩　渉江
采芙蓉欲采寄所思所思今何在望斷天一涯將花照秋水秋水清且漪
行樂不得再日暮空遠悲揚冠卿客亭類藁採芙蓉詞　采采芙蓉花集
之以爲裳自彼君耶溪登于君子堂馨香壓紉蘭把玩畢瓊芳佩服古無
斁懷人思沅湘方巨山集題葉司理采芙蓉圖　紉之以湘纍秋蘭之佩
載之以剡溪夜雪之舟漱之以清冷寒露之壺洗之以碧玉晴雲之甌看
畫船尾書船頭荷花浦漵雙飛鷗新紅如洗雲錦稠儔撓蚪棹香浮浮薰
風滿袖涼颼颼醉面欲醒誰相酬若有人兮渺中洲把住老月嘆不休花
亦悶月愁不禁何以了此蘭餞秋歠宮夜泣悲靈脩麟幢欲濕行雲留楚
騷如水不可作此意難以筆墨求蕩予槳兮涯之虬虞集詩長洲宮沼醉
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領袖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陸
龜蒙集閒吟鮑昭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衣不耐秋

碧芙蓉

太平廣記元載造芸輝堂前有池中碧芙蓉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
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
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忍之遂剖其花
一無所見高似高蟬暑頻延之碧芙蓉頌　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綠氣紅
荷比符綠玉擢麗蒼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金朱見人周
齊王融謝紫蚱啓曰東越水羞實發來時之美蘭荊任土方揖鮮魚之味
劉孝感謝藕啓曰凡厥水羞
莫敢相簞水羞二字亦新

白芙蓉

唐李衛公集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
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多秋後風景甚清漾舟淥潭不覺隆暑與嘉客
泛觀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渠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末
明夕懸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焉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脩
渚兮碧雲深誠有感於逝節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往

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蚌捧猗暫覩其明月。便似處子映松
逕靚其冰雪。娛列宿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鷺於葭茭。散飛鴻於林
纖。余乃鼓輕楫。入澄瀛。梵桐曰古人呼池澤為瀛度把椰越蘭蘅製佪容
與。敘志遺榮。近汀洲而菱容。出蓮徑而潭平。飛鸂鶒起鵁鶄。揮水珠而濺
葉。動波紋而抗莖。傳羽色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陰遠。歌臨流
而轉清。既而稍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露。又如游女解珮於
漢曲。宓妃採芝於湍瀨。舒蘊藻以為席。倚立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芬芳。感
嘉期之未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
躬。銀輝光而流燭。王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米。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南
國之姝。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沿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玄實於瑤池。從
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翫。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
半。彼妍姿之照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　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
兮歎芙蓉。嘗花榮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相佳人兮寂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黃芙蓉

宋喻良能香山集彥禮提宮寄似芙蓉詩次韻奉酬二絕。　紅粉雖云妙。穠黃亦大奇。欲知堪盡處。絕勝採江時。　幽圃知何處。青山東復東。芙蓉黃玉蘂。還與海榴同。　惠山黃芙蓉。錦園黃石榴。風味略相似。　梅聖俞宛陵集詠王宗說園黃木芙蓉　水中蔡木末相擬。有嘉花。王蘂折蒸栗。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采菊聽陶家。事與離騷異。吾將搴以誇。

紅芙蓉

元滿道原順齋叢藁九月八日賦二種芙蓉二首。其一紅芙蓉。豈肌弱骨與秋宜。宿酒酣來不自持。豈為嚴霜成摘質。要憑初日發妍姿。燕姬入畫猶嫌陋。蜀錦園窠未足奇。獨對芳叢寄幽興。子高真是遇仙時。

醉芙蓉

漳州府清漳志。一名拒霜。有紅者白者。朝白而暮紅者曰醉芙蓉。　姚成一雪坡集醉芙蓉　庭前木芙蓉。姿色曼殊異。初開花徹碧。仙子淡雲袂。逡巡改瑩白。玉骨淨無滓。爛熳欲謝時。湖臉暈紅媚。詩人第花品。獨號此為醉。花雖無情物。司者定有意。晨醒絜初發。晚醉颯欲墜。乃知沉湎者。顛沛在造次。可以為酒箴。看花當欹器。　國朝清江貝廷臣詩醒芙蓉　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樓臺夾江水。蜀主龍舟八月來。日照千門錦雲起。一朵依稀武都女。雪色宮衣輕欲舉。已竊玄珠化水仙。不同石鏡埋黃土。朝妍夕態還相惱。傅粉塗黃俱草草。春風入髓猶未蘇。丹砂換骨應長好。凌波疑發花亦殘。江上秋深風雨寒。武林城南偶識面。把酒共看頳玉盌。十年流落雲間路。欲尋舊賞知何處。芳心一點對斜陽。脈脈無言

歲華養。

並蔕芙蓉

宋書元嘉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蔕。　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年五月。廬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王淵以聞。　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蔕。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孔山士以聞。　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太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蔕。皇太子以獻。酉陽雜俎　衛公庄有同心蔕芙蓉。能改齋漫錄並蔕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兆瑞禮次膺薦于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跌。夏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辭以進。名並蔕芙蓉詞。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辭云。　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蔕。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蘂。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雙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憑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新蓮子。鬪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國朝顧祿詩題趙子昂學士所畫並蔕芙蓉花。　春入毫端散綵霞。無邊生意繞瓌華。悅鈴不動文書靜。貌得芙蓉並蔕花。

同心芙蓉

隋松公磨詩詠同心芙蓉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臉。香飄舞袖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梁朱超詩詠同心芙蓉　青山麗朝景。玄峯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分雙蔕影。風合兩花香。魚驚長蓮折。鷁上嶷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為裳。

重臺芙蓉

唐李衛公集重臺芙蓉賦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茲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為此賦。以待吳人。託意焉。昔柳惲為吳興太守。顧主客而歎曰。遊汀洲以採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欲搴瓊蘂於桂山。折瑤華於蘭晥。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曄曄。翠葉小而田田。此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頗得為佳名於君子。況麗色於當年。於是縱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蕭管。鳴鵾雞於琵絃。臨漪瀾以遠望。歎華艷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廓。微風不起。溼麗景於碧流。爛朝霞於清沚。鮮膚秀穎。攢立叢倚。疑西子之類。酡自館娃而來止。遠以意之。若珠闕玲瓏疊映兜峯聚

玉女之光色抗寬旗以相從迫而祭之若桂裳畫棲轇撓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蕣蔓之衆色挺嫋嫋之脩莖法清露以濯秀流鮮飈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凉野之夕陰悵回塘之餘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翡翠失其煇鮮珠璣奪其光賴惟斯物之特麗而獨秀於秋天在靈境而何隱居下澤而何偏有紫華而不實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此華無實從根又不三數年故人問罕有焉乃歌曰　吳山秀兮煙景媚困淑女兮感斯琉蓮無多兮無厥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此地衆說詩重臺芙蓉　衆芳凋落後特地遇陽和一一開雖晚重重得亦多無幽鳥語時有凍蜂過日暮寒階畔輕紅拂淺深

九蘂芙蓉

宋劉攽彭城集九蘂芙蓉託根不近芙蓉死移植猶依瘴癘鄉並蘂連心九相似看來還使九回腸

二色芙蓉

宋文同丹淵集二色芙蓉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盡開粉筆分粧處繡引紅針間剝時落晚自憐窺露浥忍寒誰念倚霜離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酒宜著特立梅山續藁二色芙蓉花

拒霜一樹碧叢叢兩色花開迥不同疑是酒邊西子在半醒半醉立西風態夢祥草堂詩題二色芙蓉便面　曾幢西風十一闋亭亭醒醉碧波寒月邊青鳥無消息流落人間作畫看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紅白芙蓉　木渠三數株能白又能赤曉暮淺深色醉醒容態殊流霞斟玉斝抽汞養丹爐模寫終難盡秋江有畫圖

轉觀芙蓉

元滿道原順齋叢葉轉觀芙蓉　露凉風冷見溫柔誰挽春還九月秋午醉未醒全帶艷晨粧初罷尚含羞未甘白紵居寒素也看緋衣入品流若信牡丹南面貴此花應是合封侯

添色芙蓉

虞衡志晨開正白已午微紅夜深紅歐陽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者與此意同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江浙間必宿根重莖蜀種亦爾

海面芙蓉

太平廣記元和初有郗實者嘗東井越海風飄至孤島而止二公愁悶而陟焉逡巡有紫雲自海面擁出蔓衍數百步中有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悵悒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目時有雙鬟侍女降焉

金芙蓉

南史干陀利國傳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後傳至毗針邪跋摩王遣長史毗員跋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等藥唐李翰林集登廬山五老峯詩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詩　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

玉芙蓉

杜陽雜編敬宗時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修眉羃首蘭氣融冶衣軒羅之衣戴輕金之冠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

石芙蓉

洛陽名園記董氏西園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建安記大湖山在滴城縣西南一百里一名聖湖山湖在山頂首有采藥者止此見滿湖皆芙蓉涉水采之乃石也

錦城芙蓉

蜀檮杌孟後主羅城上盡種芙蓉九月盛開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又令城上盡以幄幔遮護成都記孟後主於成都四十里羅城上種此花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張章江漁翁集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　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首花得似去年無

柳池芙蓉

王子年拾遺記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柔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

白石芙蓉

邵氏聞見錄唐驪山下有溫泉以白玉石為芙蓉出水為御湯

步出芙蓉

齊書涪陵王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出芙蓉

淥水芙蓉

南史列傳齊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將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儉乃以庾杲之為衛軍長史杲之美容貌善言笑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已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初發芙蓉

南史宋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使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臉若芙蓉

西京雜記卓王孫之女文君眉色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故悅相如之才而越禮焉

人鏡芙蓉

酉陽雜俎李固過老嫗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國果狀元及第其詩賦中有人鏡芙蓉之語媪乃金天神也

華芙蓉

太平廣記梁清家數有異光仍聞擲蘿聲命婢子萬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來過舊居仍留不去

幕下芙蓉

李曾伯可齋集謝荊帥啓代庵越俎

實無一日之善馭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十室之邑使爲害頗選坑未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綠水堂前楊擲賴猶有於春風

鴨觸芙蓉

李端詩奉秘書元丞抄秋懷終南舊居　行魚避楊擲驚鴨觸芙蓉

口噴芙蓉

常建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古意

秀出芙蓉

李白詩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

褥繡芙蓉

杜工部詩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芙蓉羹

山家清供雪霞羹采芙蓉花去心蒂湯瀹之同豆腐煮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羹加胡椒薑亦可也詳見羹

芙蓉城

古今事通晉王迥子高興仙女周瑤英游芙蓉城凡百餘日歐陽公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騾而去蘇東坡詩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石曼卿也

芙蓉館

石林燕語慶曆中有一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麗服靚粧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爲之衆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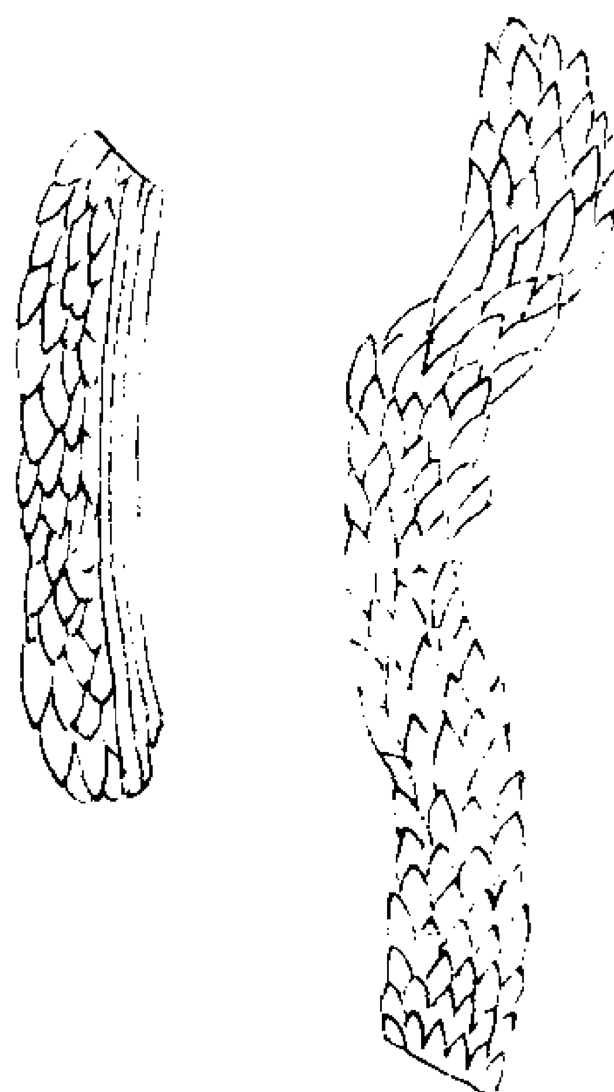
爾俄聞丁辛

芙蓉園

事類合璧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在長安曲江塘杜甫樂遊園歌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芙蓉苑

事類合璧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唐地理志又六典南苑芙蓉苑十里香飄入夾城杜牧長安雜題



肉蓯蓉

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肉蓯蓉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補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癥瘕除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五月五日採陰乾陶隱居代郡鴈門屬幷州多馬處便有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乏極佳亦可生噉河南間至多今第一出隴西形扁廣柔潤多花而味甘次出北國者形短而少花巴東建平間亦有而不如也唐本註此注論草蓯蓉陶未見肉者今人所用亦草蓯蓉刮去花用代肉爾本經有肉蓯蓉功力殊勝北來醫人時有用者宋嘉祐本草蜀本圖經云出肅州福祿縣沙中三月四月採根切取中央好者三四寸繩穿陰乾八月始好皮如松子鱗甲根長尺餘其草蓯蓉四月中旬採長五六寸至一尺已來莖圓紫採壓令扁日乾原州秦州靈州皆有之吳氏本草一名肉松蓉神農黃帝鹹雷公酸季氏小溫生河西山陰地長三四寸叢生或代郡二月至八月採藥性論云肉蓯蓉臣益髓悅顏色延年治女人血崩壯陽日御過倍大補益主赤白下補精敗面黑勞傷用蓯蓉四兩水煮令爛薄切細研精羊肉分爲四度五味以米煮粥空心服之日華子云治男絕陽不興女絕陰不產潤五臟長肌肉暖腰膝男子泄精尿血遺瀝帶下陰痛採本草云即是

野馬精餘瀝結成採訪人方知勒落樹下并土壟上此即非馬交之處陶說誤耳又有花蓯蓉即是春抽苗者力較微耳圖經曰肉蓯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今陝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來者肉厚而力緊舊說是野馬遺瀝落地所生今西人云大木間及土壟垣中多生此非游牝之所而乃有者則知自種類耳或疑其初生於馬瀝後乃滋殖如茵根生於人血之類是也皮如松子有鱗甲苗下有一細扁根長尺餘三月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本經云五月五日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三月採之西人多用作食品噉之刮去鱗甲以酒淨洗去黑汁薄切合山芋羊肉作羹極美好益人食之勝服補藥又有一種草蓯蓉極相類但根短莖圓紫色比來人多取刮去花壓令扁以代肉者功力殊劣耳又下品有列當條云生山南巖石上如藕根初生掘取陰乾亦名草蓯蓉性溫補男子疑即是此物也今人鮮用故少有辨之者因附見於此　政和本草陳藏器序云強筋健髓蓯蓉鮮魚爲末黃精酒丸服之力可十倍此說出乾寧記　雷公云凡使先須用清酒浸一宿至明以棕刷刷去沙土浮甲盡劈破中心去白膜一重如竹絲草樣是此偏隔人心前氣不散令人上氣不出凡使用先須酒浸并刷草了卻蒸從午至酉出

又用酥炙得所。寇宗奭衍義肉從蓉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爲殼。於義爲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紹興本草肉從蓉乃旅根之藥。主治已載本經。出陝西。其狀有鱗甲如肉腊。柔者佳。味甘酸鹹。微溫無毒是矣。又有草從蓉一種。然形頗相似。止是枯燥。全無肉性。即不堪入藥矣。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錄。驗方用者。名馬芝。續說云。伯樂論馬受氣於丙。又屬於午。故惟燥驍騰。舊說馬有遺瀝墮地。從蓉感其氣而生。故又號馬芝。宜其力能補壯也。真者壯如鮫鯉甲。凡鱗細薄而肉肥柔。味甘鹹而氣祛。部切之則燥而有紋。咀之則化而無滓。不如是。則木下或土塹之上所生者。皆無甚力也。薄俗亦以芭蕉根、雞冠花梗等僞之。性寒味惡。施於滋補。豈無害歟。所以走齋方十柔元本用肉從蓉。注云。如無從蓉。則鹿茸可代。事類全書肉從蓉最難擇。唯咀之即化都無滓者真。以刀切肉有細楪沙。而無滓者亦真也。金劉守真保命集肉從蓉益陽道。命門大衰。王好古湯液本草從蓉。氣溫。味甘鹹酸。主五勞七傷。補陰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陰絕。益精氣。多子孫。婦人癥瘕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命門相火不足。以此補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肉從蓉屬土。而有水與火。峻補精血。驟用反致動大便滑。河南自從混一之後。人方知其真。於何嘗有所謂鱗甲。又云從蓉養五臟陰。鎖陽代從蓉用。味甘可食。煑粥尤佳。補氣平。大便虛而燥結盡。而大便不閉者莫用。蓋從蓉雖得真者。多是金蓮根。用鹽醃而爲之。北方有草從蓉。名曰列當。稍有補性。味稍有鹹。實難得。仗羅太無說。上居備用肉從蓉。凡使先須以溫湯洗刮去粗鱗皮。切碎。以酒浸一日夜。瀝出焙乾。使如緩急要用。即酒浸煑過。研如膏。或焙乾使亦得。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肉從蓉爲臣。亦可以主散。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强陰。令婦人多生子。補中益精氣。强骨。悅精神。治男子絕陽不興。療女人絕陰不產。除婦室癥瘕帶下陰痛。止丈夫尿血遺歷泄精。壯陽道。煖腰膝。潤五臟。長肌肉。生於馬瀝。產在鴈門。內李力策。形扁柔潤。長六七寸。莖圓紫色。於五月五日採之。陰乾。圖經云。三月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若依本經於五月五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於三月採之。入丸酒浸日乾。爭耕胡仕可本草歌括肉從蓉是馬精生。主療勞傷補益精。女子絕陰今有子。男人陽絕亦能興。抱朴子內篇至理卷。兔絲從蓉之補虛乏。博聞錄最難辨。唯咀之即化無滓者真。以刀切肉有細楪沙。而無滓者亦真也。山居備用煎當歸從蓉天麻

桔梗。慎揀水三次煑一日取汁。再用漿水浸一日。換三次出控乾下。飛鹽肉炒透爲度。如喫切作片子。食經諸品羊腎從蓉羹方。治五勞七傷陽氣衰弱。腰腳無力。宜食羊腎一對。去筋膜脂細切。又曰肉從蓉一兩。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細切。有件藥和作羹。着葱白鹽五味末。一如常法。空腹服之。

太原志代州　太平寰宇記朔州　雲州　甘肅志寧夏靈州　肅州　元一統志崑崙崆峒之間所出　華昌府會州　郡縣志渭州　保安軍　莫州　保定路唐縣　曲陽縣　行唐

以上皆土產

蓇蓉

山海經西山經。嶓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蕙香草蘭屬也。或以蕙爲薰葉。失之。音惠。其本如桔梗。本根也。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爾雅釋草曰。榮而不實。謂之蓇。音骨。食之使人無子。

芙蓉縣

舊唐書地理志芙蓉縣。舊屬牢州。貞觀十六年改果州。二十年又改屬播州。開元二十六年廢胡刀鄉川兩縣併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一東

庸 洪武正韻以中切。用也。常也。周禮民功曰庸。爾雅庸勞也。又左也。唐有租庸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月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屈原懷沙賦誹駿疑傑兮。固庸態也。王逸注庸，厮賤之人也。又城也。詩以作爾庸。許慎說文□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余封切。□从亯从自。自知臭亯所食也。讀若庸。徐鍇通釋尚書有能奮庸。庸用也。會意。與封成。亯以鼻臭之。臭亯可用食亯也。爾雅庸常也。郭璞注見書謂常法耳。刑爲蹏釋曰。庸責卑間誤云自我五禮有庸哉。恒久之常也。庸勞也。注勞蹏謂勞苦也。庸者民功曰庸。小爾雅庸善也。顧野王玉篇庸余恭切。竟余鍾切。今作庸。陸法言廣韻切也。次也。易也。顏元孫干祿字書庸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庸庸以鍾反。上說文下相承隸省。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有庸光。丁度集韻愚也。古作□。司馬光類篇又余頌切。鄭樵六書畧庸事兼聲。書按此與□同體。即亯飪調庸之義。或作庸。以庚庚乃亯飪器。書以亯爲主。借爲庸用之庸。後人不知。但識借義而已。會意。吳棫韻補叶音于方切。陳琳車渠椀賦廉而不劌。婉而成章。德兼聖哲。行應中庸。戴侗六書故大鍾也。詩云庸鼓有斁。毛氏曰大鍾曰庸。別作鏞。書云笙鏞以閒。借義有三。書曰疇咨若時登庸。曰汝能庸命。曰弗詢之謀勿庸。曰車服以庸。庸之爲吉用也。常用之謂庸。故庸有常義焉。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書曰夏王弗克庸德。周官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記曰君子中庸。常用之謂也。周官民功曰庸。續用之謂也。用力於人謂之庸。用其力則與之雇直。因亦謂之庸。別作傭。說文曰傭均直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和易也。鄙也。青古文音容。韓道昭五音類聚篇音庸字者也。揚桓六書統簡毋麻从庚从用。庚改也。隨改隨用。乃可常也。統注□古文从庚从水。改之如水。使無壅滯。乃可常也。□从亯从宀省。亯禮尚容恭敬以實也。先之以物。表之以容。乃可常用也。統注□隸正書□並承上而譌。□□此二文从□亯省。亯者臧娛也。□此从□亯从用省。□亦從亯亯省。□□與庸義同。从二亯省相達。害而又害。禮意不褻。可用以爲常也。□此亦从二亯省。从鄉省。鄉亯之器也。□□並承上而譌。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廣雅又和也。廣韻平和善人也。又常也。又中庸。晦菴朱氏曰不易之謂庸。又附庸小國。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曰附庸。又國名。書注庸濮在江漢之南。今房州西有上庸城。又禮記祭水庸。注所以受水。亦所以泄水。又姓。氏族畧云以國爲氏。古作□。陰時夫韻府群玉崔傳亦作庸。樂府困窮貴庸。周伯琦六書正譌□篆形。古作用。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別作鏞傭並非。周詩崇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則古文城墉字亦借用。□墨存古正字庸庸从庚从用。俗作庸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庸踰寸切。亦从庸。庚亦鍾類。此爲形兼意借用也。書若時登庸。又溝也。記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名作滽非。山海經宜蘇之山滽水出焉。俗字書从亯从自。自之所異可亯食用之意。今但借庸用之。而不知此其訓用者。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實廷庸。

篆書 □ 古論語 □ 古文 □ 石鼓文並見揚銅鍾鼎集韻 □ 石鼓文 □ □ 並秦祖楚文

□ 王存義切韻 □ □ 上 並同 □ 汗簡 □ 義雲章 □ 尚書古文 □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

篆古文韻海 □ 徐鉉篆韻 □ □ 並見趙孝叔學書韻總 □ □ □ □ □

□ 並六書統

隸書 庸 鄭烈碑 庸 樊安碑 庸 上庸長甚 庸 郭究碑 並洪适漢隸分韻

真書 庸 智永 庸 虞世南 庸 蘇軾 庸 趙子昂

行書 庸 米芾 庸 趙子昂

草書 庸 王羲之 庸 智永 庸 庸 庸 並張旭 庸 庸 並鮮于樞

庸 趙子昂

總敘

書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注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賢敬賢討罪。一總於理而已。無與焉。漢書梅福傳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經學明訓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楊子法言莊子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莊子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石堂字義庸常也。用也。生民日用之常。天下萬事常用不易之道也。以其體段故謂之中。以其天下日用之常。萬世不易。故謂之庸也。明此自見異端之非。求其集中者君子所以循理。庸者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得也。君子而時中。謂其有庸在焉。有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號其書之

義豐敍齋古今註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也書中庸字皆為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之

車服

以庸 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周禮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者則賜車服以旌異之益稷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禹以李方叔濟南集擬試車服以庸賦臣有功者賜之車服君不僣賞臣惟有功錫車服之邦禮飾威儀於爾躬軒冕有煇允示龍光之著事言可績用昭閥閱之隆臣有青澤加于生民勳勞被于天下賜以于天鈇鉞未足旌其能美紀於旂常彝鼎未足稱其美者惟命車命服分寵賚於本朝可賞善賞功俾榮懷於諸夏夫以巾車陳六等之制司服辨九州之儀樊纓求就之蕃飾絺繡藻繪之彰施金輅象輅分功異小大衮冕鷩冕分公義存等衰凡所別者將因衣之不可假令因慎持於名器用以藏禮冕顯答於猷為以爾馬民軌儀是用錫之車以爾積民粟帛是用錫之服安其體以佚豫章其身而吉燮駕彼玄牡則儀衛威重副以赤舄則禮容敬肅得與為美方將世選爾勞在簡無讖時乃自求多福四岳群后九官庶臣言敷納而咸在致明試而具陳膺此異數示於衆人錫命文儀

爰示東周之烈褒賞申伯非惟元舅之禮彼蓋求於侯也責之則非害於市也嚮之何有吾既重於施報汝毋輕於授受黼衮龍恒榮於尸傅師道攸尊徽冕拜士會於中軍君思益重若乃以訟而受服褫斥而得車負乘致寇者在是不裹災身者有諸鶴乘軒而辱祿鵜在梁而羞居載驅無禮義之心以盛為辱求赦判侮慢之意雖可猶虛異哉聽彼和鸞觀夫馳驟慕崇賢之令典勉勤王之嘉績致爵位而安富尊榮行見尚方之申錫

登庸 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注允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 晉書紀瞻傳瞻謂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而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儔周文舉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業熙百代唐摭言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 王倜丞相晉公猶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太平廣記李蹊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乃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後竟登庸李蹊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蹊恐鐸之先相而己居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泊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為蹊陰知之事一垂家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舉附也須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更李氏疑其董馬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為妻兒謀續觴曰以吾斯酒為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倦遊雜錄元絳在私第獨坐有朱衣吏躍出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訖遽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見朱衣吏云今日罷相遂明報出中書文苑英華錢珝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昭宗乾元二年臣偓言伏奉今月某日制命授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湛澤自天怔忪無地臣某中謝臣聞佐天子理陰陽撫四夷遂萬物者宰相之職也然而能經國則可以佐天子達化源即可以理陰陽苟柔服可以撫四夷適方圓可以遂萬物今臣材非經國智昧化源不知柔服之謀未達方圓之道使之執政必致曠官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覆與日合明有言必訪於芻蕘有用必搜於林藪今者初當出狩且欲興修至德以弭災動神機而伐叛復尊宗廟昭告玄穹是宜慎擇賢良允輔睿哲臣志雖苦學器異混成但為章句之徒莫應權衡之任陛下明思委照聖鑒洞開接於駁正之司置在仰成之地越諸彝典授以洪鈞空驚行潦之流忽載大川之檝遭逢獨異寤寐終疑顧回非次之榮且降可行之命立朝在野必有其人省己捫心莫知所措臣某無任感恩荷聖兢懼屏營

之至 畢仲游西臺文集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覺事攝已出遺時之耄進聯釣軸允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顛戒虛名之易得冀誤恩之可復甞昧死以裹陳及奉訓詞莫追汗令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踰惟知震懼中謝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嘗叨於言責裕陵善貸優遣於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乘邊而缺掌不圖白首謬簡清衷就假寵名繼家牧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遠此二年遂尸相事仍自二樞之列超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新國陪敦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為悼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於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虞朴學終累圖思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圖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隊 又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判遭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中謝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考慎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微能成風俗之美協寅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始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僨敗於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閒閑竟塵二府方念煩言之

必至。敢懷要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
崇。啓侯社之故封。益爰田之真食。寵章避命。伏省逭思。終渙汗之莫回。知
眷求之愈厚。大蹐加傾。殊極憂兢。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
恕。念爲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誤以衆賢。家茲注意。聖謨在
上。敢究力於明時。先業未加。更悉心於大體。庶無粺政。以累後人。　代辭
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循越。敢圖重位。輕畀具臣。中謝竊以任官
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
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
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堪近用。自陪
機要。久乏勞能。勤造超登之方。多失事機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
鄰俗不和。盜賊間發。論空陪於帷幄。智惟見於簿書。方思引分以投閒。何
意誤恩之躐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於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
冒昧。必至顛隮。伏望皇帝陛下。侍以至公。考於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
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糟粕。以占樞機之近。敢超鼎鼐
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懼民情之未厭。持权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遵
庭。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覿德。庶幾吾化之成。言出肺肝。期於得請。　上太
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憂至。豈詩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於難安。中

謝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董庶官而分職。則始於論相。蓋量材
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
方。繫天下之安危。爲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
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爲。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
之眷。許陪機政之繁。身已涉於再春。事蔑聞於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
之羞。忠義未忘。益類先臣之澤。尚因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須時。敢謂旁求。
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象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
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工
師之衆。尚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於遺次。收還時柄。更授
宗工。則儔之將來。始號至公之擧。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
非敢飾。　代第二表　愚誠切至。聰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
避。中謝切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
愧禮樂之任。苟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
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
載。見於後王。方今中外要安。賢能華出。況屬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
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疎。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
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積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抑。
政懷進越以居前。未蒙賜玦之仁。更處持衡之重。夙宵內省。寤寐交興。伏
望皇帝陛下。考慎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
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興邦。如臣至愚。苟點此之末。至於時無
補。尚假借以爲多。個備之私。傍徨以俟。　代第三表　重寄難任。勝可虞
於顛覆。愚言未許。益不盡於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扆。切以眷求碩輔。師
表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爲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
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偵自衆遺。召吟震內。幾有九
遷之峻。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榮。事將奚補。瞻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
軌湣於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爾僥逾。矧其論功。雖匪沾
治之易。閱青在位。定爲齪齪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伏望皇帝陛下。曲
同睿眷。大啓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用。保佑盛世。自應崧嶽之生賢。敷求
逸民。宜有傅巖之肖象。還其前命。俟以改授。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自知
而爲解。煩彈危懇。拱俟俞音。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
恩制。忝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慙。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

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
機事之繁。遽沐記曹之問。餙辭儀而有約。將厚意以無窮。緬惟王室之爲
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頼攸藏於不逮。庶協濟於在公。李商隱集爲湖南座
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啓　伏見某月日恩制。相公登庸。凡在藩方。莫
不稱慶。相公夙弘廣度。蹤越正聲。君子眷訏。不違於仁義。丈夫憂樂。唯繫
於邦家。異漢之不離公門。袁安之每念王室。今果明壹納諫。武帳陳謨。穿
勞夢卜之賢。自契鹽梅之望。況聖上儲精垂思。保大定功。推軒后師臣之
規。得周成畏相之道。三古之英華未遠。百王之損益可知。伏乎九臣。佇啓
休運。以不憖不忘。自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仁遠乎哉。古猶今也。斯固祖
宗降意。華夏同誠。某早忝恩光。今當謫貶。思昔時之叨侍。愧汗仍流。賀今
日之登賢。歡心莫寄。判便系通。屬籍任處藩條。至於馳誠。實陪常品。伏惟
鑒察。宋元憲公集　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龐相公登庸詩　感會
由來劉偶賢。誰知出處更相先。蒲且眷弋鴻冥日。荀令開池鳳浴年。俠
老跡全僅共酒濟。時高職正横川。高風盛德俱難拭。留與名山信史傳。

孟庸

詩桑中篇云。誰之思。美孟庸矣。箋。亦貴族也。許中

保庸

周禮天官大宰五曰保庸。注。保庸。安有功者。鄭曰保

庸者。保安也。庸。功也。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樣使心安也。

民功曰庸 周禮夏官司勲。民功曰庸。注。法施於民。若后稷𧿹。曰。知法施於民者。以其言民。繼民言之。先王之業。以農爲本。以后稷比之者。周之先。棄爲堯之稷官。農人植嘉穀。天下爲利。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故以后稷擬之。

太甲思庸 東漢書孔融傳。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因孟明等復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過庸 漢書佞幸傳。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嚣自庸 子華子隨武子之嗣。則嚣嚣自庸。爲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他日。

懋昭勲庸 子華子。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允貢於趙宗。

韜畧勲庸 宋沈與求龜溪集。郭仲荀辭武泰軍節度使恩命不允口宣。御家傳韜畧。世載勲庸。忠謹自將。簡注惟舊。優朌節鉞。仍侍殿巖。往服異恩。益圖休烈。

必濟謨庸 馬明叟實賓錄。

唐司空圖爲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魏公李公。同師文中子。書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乃必濟謨庸。欲後果然。宜有贊云。三賢志同。列尚儒風。

嚇愚欺庸 唐書傅奕曰。佛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

子美執庸 宋真集。揚墨夫中子美執庸。

六子奮庸 溫公潛虛。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

元老奮庸 宋李曾伯可齋集。賀太傅鄭右相啓。明庭播告。元老奮庸。丕傳惟其人。今用事昭於舊德。作相置諸右。俾秉總於中樞。

紫闥奮庸 宋胡寅斐然集。代人賀劉監啓。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克端聖時。用繩祖烈。

就庸 管子山至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

取庸 管子治國。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註。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則計所倍而取庸矣。

流庸 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注。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庸保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注。庸即謂賃作者。保謂庸可信任者。

丁役收庸 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郡舊制。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積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詳守

歸米償庸 新唐書列女傳。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三斛而羸。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

折庸 傳聞錄。諸罰債。貧無以償。同家眷折庸。其射粮軍於衣粮內剋半准還。家眷不在抑折庸之例。若良人質債折庸身死者。其債並免。徵理。若元質數口內有身死者。除一分之數。輸課亦同。元王惲秋澗集。爲典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身爲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有親生男女。詭名典嫁。其實貨賣。此又大傷風化。甚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無照依舊例。今限外爲始。以日折庸。准筭元錢。使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價。至於願求衣食者。聽外據典嫁不實者。乞嚴行禁止。如此。不致已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爲

賤。混淆無別。不然。走失門戶。賤誤差役。深爲未便。合行舉呈。

輸庸 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有司言。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輸庸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庸恐傷禮體。其有官職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給半乞。不分內外。願命輸庸者聽從之。明昌二年十二月。勅五品致仕官所得傔從。毋命輸庸。

租庸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間。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胡三省注。租庸調之法。以人爲本。梁陳齊周。各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丈。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釣反。下同。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十六年。乃詔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舊唐書壽王瑁傳。唐法。食封戶。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通鑑綱目玄宗十四載。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二載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文獻通考。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

皆不得撥與蔵強賦弱晉武帝平呉之後置戸調之式丁男之戸歳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戸者半輸其諸邉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戸一疋遠者或一丈後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産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内外百官俸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戸以九品混通戸調帛二疋絮二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戸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謂各隨其土所出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戸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戸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并兼戸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妻者輸半牀陽翟一郡戸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

許由是姦欺尤甚戸口租調十亡六七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時定令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戸中者及中戸多者及下戸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内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後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歳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調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歳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　馬端臨云右此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志以爲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歳輸絹二疋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疑太重今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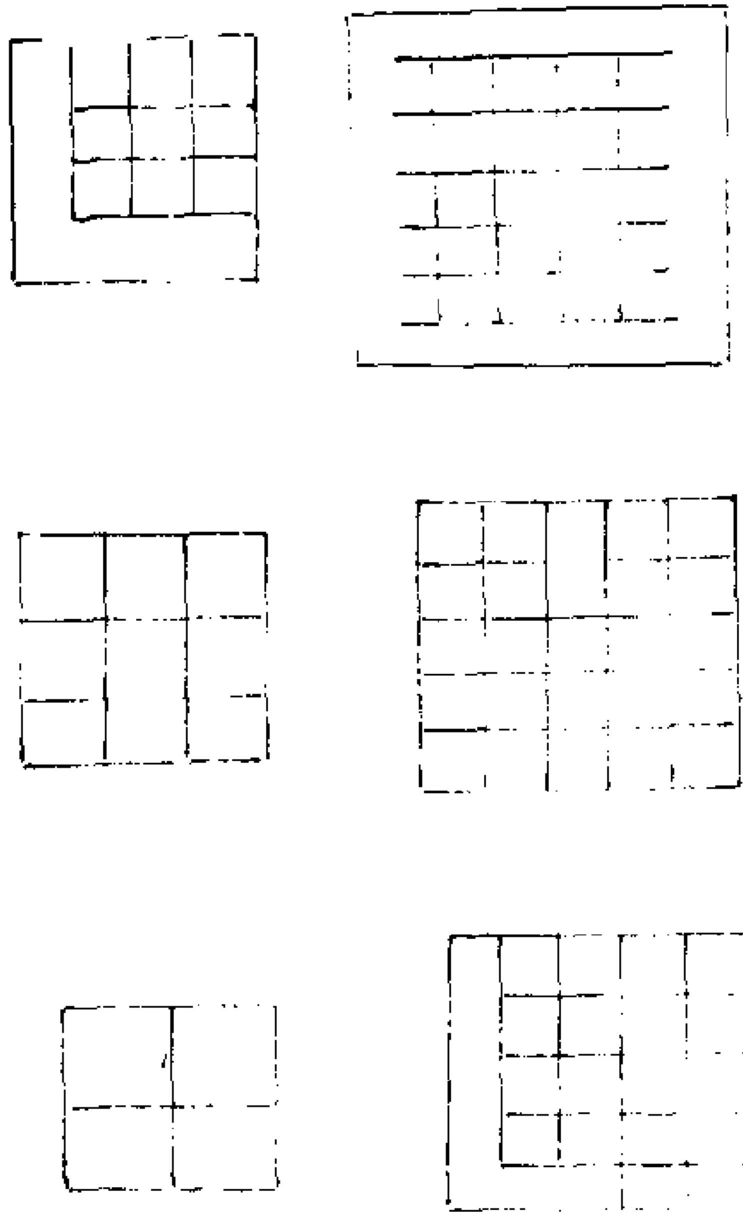
以作爾庸　詩大雅崧高篇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也

附庸　詩江漢篇錫山土田于周受命注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魯頌閟宮篇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閟宮疏諸侯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夏商之禮不能五十里爲附庸則周附庸不滿百里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三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一等矣　疆居良反下同顓之宣反臾音俞率音律又音類後注同正之音征字如字一音慈焉音于傿反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

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
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
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
其數焉其餘以為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
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
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三禮圖



大司徒職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祿者當取
為然則牧正帥長皆是諸侯有功者得有附庸為祿又諸侯有德者雖不
為牧正帥長亦得取閑田為附庸以為祿也又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
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以天子畿
方千里上公方五百里地極故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者謂侯有功進受
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
六加九同則為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也伯附庸七同者伯
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為十六與侯等子本地四同有功進受伯
地五同與伯等男有功進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進則取閑田
為附庸退則歸之閑田故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曹雖侯爵以其是王子
母弟得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又成王以周公之勳賜魯以侯
伯子男四等附庸下註附庸二十四是兆四等附庸之數也禮記王制王
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
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

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
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
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天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
者之後為公及其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
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
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
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為治民陳浩集說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
之聚會民功曰庸其功勞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凡四海之
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閑田八州州二
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閑田凡九
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疏 其不封公卿
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閑田則周禮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
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閑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閑

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閑田少畿內每須頒賜故閑
田多 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小城
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
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言同者謂損累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
附庸居一同小國不中星辰者為附庸是眾星辰大小也 附庸二十四
者言四等附庸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上公之地方五伯
里附庸不滿百里周之法也見殷之禮則不滿五十里為附庸呂東萊左
傳類編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杜預注言分為附庸始
於此莊三十年齊人降鄣杜預注鄣紀附庸國 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
服于衛夏鄭入滑 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杜預注須句別國
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 文十四年邾高哀為蕭封人
以為卿杜預注蕭宋附庸成三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宣十
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滕 宣十三年齊伐莒恃晉而不事齊 成
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 襄二年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杜預注三國齊之屬 襄四年請屬鄫五年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
夫聽命于會 襄二十七年盟于宋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昭

三年小邾穆公來朝穆叔曰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叔向曰園邾莒杞鄫之怒以討曹罪　定元年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哀七年邾茅夷鴻告吳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陳祥道禮書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優五器言武王之政因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其子爲畿内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鄭忠出奔衛公羊曰忠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　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

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民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爲城　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持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爲象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爲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晉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曾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通鑑外紀桓王二年九月邾鄭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挾附庸居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鄭氏韓嬰小國附於大國謂之附庸

封秦附庸

史記秦本紀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願爲附庸

宋史南唐李景世家顯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爲附庸世宗不許

制府附庸

李曾伯可齋集辟襄陽寧謝制帥啓　竊以襄城之爲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雖昔要都民淳事簡乃今樂土文苑英華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田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遺禮科之不伏　對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歸餘則閒栢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某名膺茲利建未羽入貢一作木綠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數封均錫馬之蕃庶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一作秩之等并邑分疆爰在閒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

軌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章執爲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庸國

春秋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三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杜氏曰庸國名屬楚東夫小國在今襄陽府房縣

舒庸

國名春秋成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注曰舒庸東夷國

上庸

縣名通鑑綱目赧王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西漢書地理志上庸屬漢中郡史記甘茂傳茂謂秦武王曰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宋張栻微先生集上庸　天將曾嶂限中原獸狀禽心類百蠻摘木架橋來渡水拳茅茹火去燒山尋巫問事首龜卷帶穗收禾架歲艱非是投

荒蜻魋侶時清

居庸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居庸屬上谷郡歐陽南詩猶頗可東還 度居庸有懷舊隱七言三十韻 巨嶺揮斧劈山石鐵門關開天府奧陰風蕭蕭出深澗嵐氣拂拂侵衣悄諸峯列峙如奔馬錯落虎牙雖敢暴東西兩門里護垣左右二翼軍傳號然耳雲開盆子甲馬陵月黑擊師竄寶髻珠翠翡翠屏甍旌羽蓋聲十霰行人縈紆珠蟻度草樹冢耳寒髮豎郵亭民舍半肉依萬壑千崖爭險傲時逢巖穴吟招隱東望蓬萊疑可蹈一華橫空走兔藏飛騰百尺啼猿吼腸回魂斷疑無路冀踏鵠存奇石崖十鬼蛇神李賀詩聲牙詰曲周人詰備骨痛靜金吾出浮屠高峙閣黎耄象駕時巡日月明鳳城天近雲霞壽騎驂棗馳相似發旗鼓宮廬連夜到龍門突氣忽聞雷琴峽泉聲疑有操然陵趙闕迷烟草馬邑鴈門亭障遵漢飯猶思記牧頗秦城誰更憐恬驁昭君墓遠空蕪沒李陵臺陽無音耗胡笳亦念將軍恐琵琶尚想單于婷浮雲流水今還古猿鶴沙蟲顛復倒牧馬繞鷲塞草春嘶蘆又見秋鴻報百年括落幾寒暑萬事紛紜殊靜躁往事茫茫閱變遷登臨一一成嗟悼衡廬地接家山道憶昔山居禽鳥噪別去經年却憶山見山喜笑持杯聲虎販城西雙石立龍淵亭下飛泉暴雲墊令人豈不懷漁樵舊侶憑誰告太行之陽盤谷好山勢相連疑可逕落日千峯悲渺然明朝準擬吾車書中州集蔡珪出居庸詩 亂石妨車轂深沙困馬蹄天分斗南北人問日東西側脚柴荊短平頭土舍低山花兩三樹笑殺武陵溪元郝經陵川集居庸行 驚風吹沙暮天黃死焰燎日橫天狼嶢嶢鐵穴六十里塞口一噴來冰霜導騎局脊銜尾前擅車鏖跳半側箱彈箏峽道水傻凍居庸關頭是羊腸橫拉恒岱西太行倒卷渤海東扶桑幽都却在南口南截斷北陸萬古殭當時金源帝中葉建瓴形勢臨八方誰知末年亂紀綱不使崇慶如明昌陰山火起飛勢龍背負斗極開洪荒直將尺箠定天下疋馬到處皆吾疆百年一債老虎走室怒市邑還猖狂遂令逆血濺玉座六宮飲泣無天王清夷門折黑風吼賊臣一夜掣鎖降北王浣衷胃成山官軍城上不敢望更獻監牧四十萬舉國南渡尤倉皇中原無人不足脈高歌曳落歸帝鄉但留一旅時來往不過數歲終滅亡潼關不守國無門使作龜兹能久長汴梁無用棃子城試看昌州三道墻胡根遍紫山集再過居庸 滾滾隨行旅遑遑愧此身無名重竹帛有足走風塵路省青山舊人傷白髮新迴頭望南土人貴故園春 再過居庸口悠悠今十年歲華何迅速官業郝逃遷關吏幾經換山冢亦變遷惟餘嵒下水隨馬響潺潺許有壬至正集居庸道中 翠壁懸樛木蒼松掛女蘿霜清天宇豁林瘦月明多漸覺超時懶猶能對酒歌還餘東列國休笑漢關河 岩崖如畫畫濃翠濕烟籠雲影和秋淺泉聲入夜多撒賽黃竹賦還憶紫芝歌萬騎陪明發霜飛月滿河 萬壑清風吹酒醒居庸關下短長亭回頭不記來時路馬上看山四面青

中庸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三十二篇續後漢書道術錄子思傳子思乃申明家法作中庸一篇以明列聖心法謂未發之中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庸不乖乎道謂之和其實無偽謂之誠本之於天命人性以明道教終之於無聲無臭以明道體方之大學又致廣大而盡精微唐書劉貢傳中庸上聖之龜鑑名臣言行錄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莫知其條理之聚然也朱熹苑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已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傳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潤泉日記論語萬古之書也孟子七篇存孔氏之學荀卿子焉恐王道不見於言論爾孔氏之學則間斷矣中庸大學見於戴記是時明禮意爾 中庸二字禮上形容大學含禮將安之乎 爲我則往而不反兼愛則反是君子之中庸是舜文王之道也伊洛精義無過不及是之謂中平常不易是之謂庸求真集鄉黨一篇無非聖人之情中庸一篇無非聖人之性緣情以制禮因性以自知聖人之意也學者貴也求苟欲觀禮於鄉黨其亦觀性於後其亦觀諸中庸

擇乎中庸

容齋三筆凡以道留意六經之學故有中庸傳互見經 張子正蒙大易爲頡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書劉貢傳文宗冕制曰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湍瀆續志馮理贊見貢易書曰擇乎中庸以儒道鎮乎浮動如張芸叟者見之

依乎中庸

張子正蒙有德爲避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歉

名假中庸

性理字訓名假中庸實則倍之曰反中庸

胡公中庸

兩漢蒙求胡廣字伯始靈帝立爲太傅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貴處中庸

魏書和洽傳。洽字陽士。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儉素自以處身則可。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古之大教。務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心鏤中庸

唐徐彥伯樞要論　中庸以鏤其心。

賜中庸

宋史張知白。爲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脩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

勸讀中庸

伊洛淵源。横渠與幽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事類合璧中庸事對　止德。常道。　其至矣乎。不可能也。本篇　昭德。焉則。本篇　擇文體題　不偏。弗夫。　高明。居矯。賦偶　德本於正。道行於公。　服膺若顏子切切有得。鏤心君秀伯拳拳於忘。　擇彼一善。執其兩端。　根諸心分。自得聖人之正。行諸己分。執非君子之時。　經爲乾粹。自能信以能謹。數在皇極。本無偏而無陂。　勉其行於不足有餘之際。執其端於無過不及之時。　性何

待率而無性抑之戕。心不必鏤而去心芽之塞。賦偶　推以化民。則不待荀卿之政。主而在我。豈容揚秀伯之心。　或若姚孝道獨傳於精一。純如文后。德益顯於祇庸。　聲律會元中庸賦偶　德可謂至。民皆鮮能。　民鮮使由而民鮮久矣。人曰予知而人難守也。　徐生切切於心。錄顏子拳拳於服膺。九經并分庶事。以本而推。　嘆學宏綱。修身爲大。　尊賢爲親。而敬體臣下。子民來工。而懷柔方外。　由一身至群臣。紀別而五。自庶民及諸侯。雖張乎四。　欄江綱中庸體字　九經龜鑑。　擇善服膺。　常道正德。　可能不偏賦句　主而不倚。主與俱主。性以有常。性其所性。　心苗不損。豈待鏤心性抑不戕。焉能率性。　旺脾於心地。素存惟一之心。涵蓄於性天。已具有常之性。　喜怒哀樂。旺脾未發之天。仁義禮智。原本有常之性。　君子依中庸。猶待勉強。小人反中庸。類皆偏倚。江湖集趙德行題張也愚草書中庸　學執右軍家數字筆成衆書聖人言。鸞翔鳳翥三千許。鶴髮離皮七十餘。從昔晉碑那為比。近來燕説正紛如。平生嘗好同羊叔。長現吟哦又起予。李公明集中庸　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不須求勝解。只此是奇功。卓卓孤峯上。明明百草中。若將聲色撿。聲色郤盲聾。朱晦庵訓蒙絶句中庸　過猶不及總非中。離郤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爲道用無窮。陳唯室先生集書中庸亦邊周翰　紙上遺書字究然。千年微意有誰傳。曾將靈鑰開關鍵。珍重成周二老賢。二程夫子也　陳藻樂軒集誦中庸　端札中庸誦一篇。眼前神物頓森然。塵埃拂盡無他慮。儘管高樓自在眠。王景初蘭軒集讀中庸有感　人心無內外。物我自藩籬。試看乾坤運。何曾造化私。寬平仁義路。明白聖賢規。曲學方蝸戰。捫膺爲爾悲。

文

元郝經陵川集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爲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宣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池。還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推恍惚詭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斁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殖。蒙焉而悴。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

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爲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故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茲其所以爲道。而庸之所以爲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王田揚君春卿以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詭異。不囂囂以徇俗。不倀倀以惑衆。不爲太高。不爲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欬。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衰亂百折之餘。凋弊之俗。狃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興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

庸氏

千家姓。庸。　宮　膠東。元和姓纂。庸蜀叛時。侯國。周武王氏時。來助伐紂。子孫以國爲氏。英賢傳。楚熊渠生。無庸。因氏。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庸主　西漢書儒林傳都尉朝授尚書膠東庸生　張禹傳元帝時張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秉端
圈點監生臣叢仲璋
臣徐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

一東

庸（中庸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朱子章句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朱子語類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先生云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前逢杜甫。朱晦菴大全集答陳安卿集註中不改仲尼爲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辯則恐在當時爲可耳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爲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程子遺書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過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饒魯石洞紀聞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問朱子既分不偏不倚爲未發之中無過不及爲已發之中及其釋中庸字義則兼舉二說豈中庸之中亦兼未發言之邪先生曰朱子謂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是該未發已發而言也但以下文擇中庸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問然則程子釋中庸亦曰不偏之謂中何也曰程子單言不偏則未發已發皆可言也章句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則是一指未發一指已發（本張玉淵）問中庸中和之分先生曰中和是主性情而言中庸是主理而言在性則謂之中在情則謂之和在事物之理則謂之中庸其實一理也又曰中庸是道之準的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又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之作此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本天中字張玉淵）陳櫟發明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提掇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惟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胡炳文通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無偏無倚而後

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史伯璿管窺第二章君子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饒氏去不偏不倚四字其意蓋謂以下文擇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子思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按朱子嘗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而言詳味此言則朱子兼不偏不倚釋中字之意可見殊不思擇守中庸固皆就用上說然若不從體上說來則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至謂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然則性情果皆無預於事理耶豈子思虛設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之工夫於前至於行事之際則皆不原於道體無賴於存養之工耶又豈但空論性情之德存省之功於始至於擇守中庸之時亦皆無所資於彼但就事理上擇而守之耶況後章論費隱尊德性道問學皆合體用言之豈亦子思之自誤耶雙峯於一貫忠恕章則尤朱子欠說曾子有一上工夫於灑掃應對章則病子夏泥事而不說理無以貫通之於此却又謂未發底無預於擇守意正相反皆是但知求朱子之疵而不自覺其彼此之皆病也多見其不知量耳始述其槩于此其詳於此章之末論變和言庸處及十二章論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處辯之曹貫標或謂首章不言中庸此章始言中庸何也曰此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而此章首以君子小人分別學者之趨向也然所謂中庸者首章曷嘗不言之蓋道之不可須臾而離者以其率性而行不離夫日用之常也故其體用自大本而至於達道其工夫自戒懼而至於慎獨其功效又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者孰非庸也饒氏乃謂中和以性情言中庸以事理言則是以中和與中庸判而爲二矣夫豈合內外之道哉至謂致中和欲其戒懼慎獨踐中庸欲其擇善固執爲內外交養之道此則以成德入德之工夫混而爲一乃欲以爲交相養其可哉項安世隱說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修道者知所避就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猶時敏時習也戒懼謹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懼慎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脩中庸之道也魏公著句解仲尼曰（子思孔子之孫而稱祖之字著其爲孔子之言也）君子中庸（中庸之理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中庸（小人反是）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朱子章句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朱子語類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上君子莫是指人而言下君子莫是言中時中莫是言庸否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賀孫 問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朱子語續錄揚至之錄有人疑先生所解君子而時中云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

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問時中先生云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云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朱晦菴大全集荅董叔重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戾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序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爲不然程子遺書李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

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使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祝洙附錄語錄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 黃直卿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之集益卿 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似得愚不肖之不及否先生曰小人固是愚所爲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爲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爲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董銖 堯授

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湯武亦然又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此便是中便是平常隆冬時須用飲湯重裘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盛寒衣葛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此章所解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楊至之 謝良佐語錄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而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着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爲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吳本云指所執扇曰謂扇頭爲十則扇柄非中也須是以輕重之中爲中如此卻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張南軒集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

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
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
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
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時而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
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
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
王肅說是。從上蔡說是。爲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
之當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陳埴木鍾集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心通。又曰中不可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此乃時中之中。初
無定體。隨時處中。即所謂權也。中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義精不能到
此。饒魯石洞紀聞忌謂戒謹。憚謂恐懼。君子而時中。言其有君子中和之
德。而又能臨事戒懼。隨事處宜以取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言其既無君
子之德。而臨事又不戒懼也。君子言時中。小人言無忌憚。各舉其一而互
相備也。釋義 問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執兩端用其中。亦只是時中否。
先生曰然。問此章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後章又說用中。言中而
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聞唯其隨時取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
否。曰然。答張玉淵 先生曰。戒謹恐懼說得細。忌憚說得麤。若只是說小人
不戒謹恐懼。則說輕了。小人所以只說小人無忌憚。要放重些子。答吳中
守 問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還是小人認無
忌憚爲中庸。還是索性不管。先生曰。小人只是不管。蓋知所忌便是戒謹。
知所憚便是恐懼。小人不知此。所以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此兩句
君子小人互換說。君子說時中。便見得小人不時中。小人說無忌憚。便見
得君子有忌憚。問胡廣中庸若律以此章。頗類無忌憚。曰此却不然。胡廣
中庸。只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是箇鄉原。所爲真姦人也。莊子亦是此意。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便是鄉原之意。答袁次宏饒應中
先生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朱子就而字上看。解得好。蓋君子既
有此中和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本不中和。而臨事又無忌憚。答
張玉淵 問程子云。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謹恐懼者異矣。是
其所以反中庸也。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
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竊嘗疑首章論涵養
性情之正。其要在戒懼謹獨。此下十章。論變化氣質之偏。其要在擇守強
矯。不當復引戒懼之說以混之。後見先生釋義。分忌憚二字。配戒謹恐懼。

然後前日之疑以釋。且嘆先生玩理之精。而知聖賢立言之密也。然章句
引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就靜處說。釋義只言戒懼。且於臨事言之。是就
動處說。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而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之中上
說得。未知是否。 先生曰。章句戒謹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之此章。畢竟
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取中。要之章
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自是一說。與本文之意不同。同上陳櫟發明王
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王
肅本是矣。程朱子從之當矣。或謂有小人之中庸。如胡廣之中庸者非。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隨時之
宜。而酌量以處恰好之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
又無所忌憚也。文公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蓋中無定體。隨時
而在。此說時中之中。中之用也。是乃平常之理也。語錄中庸一書。本只是
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裏。君子知其
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推原所以能時中之由。由戒
懼以存養此中之體。故能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
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

此理爲重。如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
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天理。而無時不中。小人惟
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也。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
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
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蔡氏曰。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陳櫟考異君子之中庸至
而又無所忌憚也。祝本無所字 陳櫟詳解君子致戒懼謹獨之功。而有中
庸之德。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之心。放肆無忌憚。所以與中庸背馳。無忌
憚者。戒懼謹慎之反也。 不偏不倚者。中之體。未發之中是也。無過不及
者。中之用。時中是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兼中之體用。言中庸之中是也。
首章言中和。此章言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中性。和情也。以德行言曰中
庸。語之中庸之爲德是也。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胡炳文通通曰。章句
於首章曰性之德。此曰君子之德。蓋所以爲君子之德者。不過能存其性
之德而已。君子而時中者。未發時戒慎恐懼。已是有君子之德。及其發也
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者。終日膠膠擾擾。政自不見其有未發時。此心已
是小人之心。而又肆無忌憚。戒慎恐懼。是君子畏天命。無忌憚。是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章句所謂在我者即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者君子知其在我者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即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觀章句於此兩章無異意可見子思之意與夫子本無異也馬豫纘義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至忌憚也問小人中庸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不知有此戒謹恐懼之心則肆欲妄行恣肆己欲猖狂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史伯璿管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輯講問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上說得饒氏曰章句戒慎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於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與本文意不同　章句前釋中庸之中兼不偏不倚說故此處亦從戒懼不睹不聞處說起雙峰前既去其不偏不倚四字則於此亦不

之從足矣又何必以戒懼兼動靜爲朱子意以自明其無時不中之言不若隨時處中似矣但朱子釋上文君子時中正意已曰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饒氏既不述其上文正意又略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三句但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說起而謂自是一說可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矣發明亦謂君子知其在我以下爲又推其本而以知爲重云云　蓋亦本饒說而云輯釋亦引其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之言蓋亦因不通者章句全文而唯就此三句求其意之過也讀者詳之　章句隨時處中又曰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叢說謂章句上既曰隨時處中是就應事處言其下却曰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則是以存心言也時中正是慎獨致和之事而章句之言如此其偶然有脫畧歟下面肆欲妄行却正就發處言　此是勤雙峯意而小變之以求章句之疵者也愚已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章句前釋中庸之義既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矣章末又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矣中間不如此言則是戒懼皆無用之虛言而應事皆不以之爲本矣無時不中自應上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之正是應事之時其所以必先言戒懼者以見非存心無以爲應事之本也索何

以此爲存心而非應事乎要之叢說只因誤認章句無時不中之中爲在中之中故如此見爾讀者詳焉可也趙德箋義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箋按孔疏引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易說云非中其惟聖人乎兩語王肅改一聖人作愚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却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須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愚按東萊呂氏又說小人之中庸只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程復心章圖按此章中庸只是一箇字不可析開說中庸乃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一箇平常底道理此則天命之本然而率性之自然底故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則反是下文平解上二句君子之體中庸也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隨時以處中也時中之中是發於事物上論如允執厥中之中也中是當然恰好處當臨時隨事看不可執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一當然恰好處便是中一室有一室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以人事論之父子主恩則主恩乃父子之中君臣主敬則主敬乃君臣之中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乃夫婦長幼朋友之中以身論之足容重手容恭乃手足之中坐如尸則尸乃坐

時之中立如齋則齋乃立時之中又大而言之在堯舜則以揖遜爲中在湯武則以征伐爲中在禹稷則以救民爲中在顏子則以陋巷爲中曾子以去爲中子思以守爲中在三仁則比干以死爲中箕子以奴爲中微子以去爲中凡事事物物千條萬緒大有大之中小有小之中莫不皆然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二者之間執一箇中是徒執中無權安得有中權是時銓量其輕重以取中如此方是中此君子而時中也此句中間一而字須子細看小人中庸須依王肅本着一反字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以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君子之中庸是平時能戒謹恐懼工夫方能事事合中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故肆情妄動無所顧忌所以與中庸背馳

中庸
- 君子中庸
  - 以君子言其德善
  - 以時中言善之至
- 小人反中庸
  - 以小人言其心惡
  - 以無忌憚言惡之甚

程若庸增廣字訓動靜云爲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中庸君子之時中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朱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可以總括得經權詳見經權條朱子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誠而中君子之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北溪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南軒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也無定體者以太極無適而不爲中也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此物則此爲中於他物則非中矣蓋其所以爲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爲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爲萬殊者固統乎一而所以一者未嘗不完具於萬殊之中也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夫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又曰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中有定體可也即其無適而不爲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體可也是則非知權者其能執之而勿失乎今夫權之得名以夫權量輕重而未嘗不得其平也執

中之權亦猶是耳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則有以權之故也故堯舜湯武之征遜不同而同於中夷惠之出處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死生不同而同於中顏孟之語默不同而同於中明夫此則可與論聖人之時中矣李純甫鳴道集說伊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　屏山曰不然君子雖知率性之謂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之道無復忌憚雖似中庸而實反之不須添此一字其理自通正學者之所謂無礙禪也百川學海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性理會元中庸之道可久　所謂中者言其道則無時而不中言其事則當其可之謂也故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繫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三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夫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此君子之中庸也若小人則反道敗德滅天理亂人倫何有於中庸哉故曰小人反中庸侯氏

魏公著句解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所以爲中庸者君子而時中能隨時以取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小人而無忌憚也不知此理故無所忌憚程子輯畧仲尼至憚也　程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明道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　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伊川　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呂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

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

游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

而不爲恭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衛湜集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建安游氏曰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至於暮夜所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中一也故謂之時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盜名進銳而退速此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也 廣漢張氏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須識得此然後時中之義可得而明不然則幾何而不爲子莫之執也子莫之意以謂楊子不拔一毫爲不及而墨子摩頂放踵爲過之我但執此二者之中耳殊不知中無乎不在有時三過其門而不入有時居陋巷而不顧此所謂時中也其所以能時而中者奈何以其大本立故也大本立則周旋萬變而中之體不亂故曰時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極精一之妙則是中也湯之執中意亦類此若子莫則於過與不及之間求所謂中者而執之不知既已昧其體矣故曰執中無權權者所以

妙夫中也故學者必先求仁知仁則中體可見應事接物得所以權之者矣若夫聖人則無俟於權而無時不中矣 長樂劉氏曰君子以大中之道爲常久所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君子中庸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言動皆反於中庸者也君子而時中者謂夙興夜寐之間時省厥中唯恐其爲外物之所動而失其正也夫性稟於天而中出乎性其本雖靜非自誠而明者未始不爲外物之所動也目司其視耳司其聽聲司其言形司其貌而心也者時省厥中以役五事俾夫聲色之來而不能動吾中則明出乎視而聰出乎聽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俾夫言行之出應乎萬變而不失吾中則從出乎言而恭出乎貌者非聲形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然則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心之所職豈不重乎苟非時刻之間不忘警省則性之存者幾希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小人目悅乎色而不憚傷其明也耳悅乎聲而不憚傷其聰也貌悅舒情而不憚傷其恭也言悅順情而不憚傷其從也心悅邪僻而不憚傷其睿也由其一心之無忌憚而陷其身於不義刑禍從而加焉無他也須臾之間言行離乎其性則反於中庸矣又不知以爲忌憚時省其失則終於小

人而冒於刑禍也 馬氏曰君子者人之成名而中庸者人道之全者也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人道者也故曰小人反中庸 晉陵喻氏曰時中之君子以天下譽之而不喜以天下非之而不怒舉天下無以動其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舉天下之事無大小焉無適莫焉無可無不可焉唯時中而已小人唯利之從唯名是徇其於君子之心一切反之閒君子之中庸也乃欲竊取其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紫奪朱如鄭亂雅如鄉原之亂德是借以資其無忌憚者爾 四明沈氏曰因天下同然之理行於其所當行而不用意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不是倍計較揣度用私意以爲之此之謂反中庸之上更著一箇字不得若著一箇字便是用意君子中庸何其安靜簡明哉 高要譚氏曰中之道出而應物見於時措之宜者謂之時中此即和之義也語其稱量事物輕重適當則謂之權皆發而中節焉爾曰時中云者變通無滯泛應曲當之謂也循常而行之固中矣適變而行之亦中也禮而行之固中矣從俗而行之亦中也師古而行之固中矣度今而行之亦中也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君子汎應無往非中此君子用權之微意非小人所可得與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不執於一往往竊取其說以肆無窮之

欲縱橫顛倒無所不爲亦曰吾之所爲皆時中也然君子小人則有辯矣君子大本先立故見於應物者事事中節小人大本先失其見於行事又安能中節乎此其所以辯也聖人惡其近似故辯之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也言君子有體斯有用故爲中庸小人體不立而用常差故爲反中庸君子發而中節故爲時中小人發不中節但爲無忌憚爾可謂灼見小人之情狀矣使君天下者得是說而通之則辯君子小人若辯白黑又何知人之難矣 錢塘于氏曰全吾心之中和乃所以爲君子之中庸中和二字子思自吾心體之中庸二字乃自吾夫子發之無和不能以爲庸其實一理也蔡淵思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釋夫子之言也黃幹年譜人莫不具是性亦莫不有是道然陰陽五行之氣雜揉不齊君子小人之分趨向亦異故中庸之道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反是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其戒懼謹獨居敬集義以能不失乎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爲小人之行而又無所忌憚也蓋既不能戒懼謹獨而徒執己見是以常反中庸也此則子思子言惟君子則可入道而小人則與道背馳此乃理之所不能免然得君子以爲

吾道之宗主則小人雖無忌憚而此道猶未至於不明不行也陳應龍辯
語問諸家時中之義唯横渠説所以能時中者其説得之　張子曰時中
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理也行
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
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説亦是横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
其辭命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他意謂須先説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令人見得不明故説得自儱侗
如何到行處分明董銖　許謙叢説語録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
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
正未必中此説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乎時既有
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
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
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
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
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

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
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
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静一貫者也
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
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
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
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
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説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
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
同論　熊禾標題事義以下五章皆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未易知未易能
趙次誠考義第二章書中所言之中庸其所謂中者皆無過不及之中也
朱子以首章有中和之中故名篇之中不得不兼言未發此章中庸本言
時中以其爲仲尼之言而居於一書所言中庸之首故即之以著夫名篇
之義而於或問則止以無過不及言之然其以中庸爲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平常之理而謂之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本是理於天命即篇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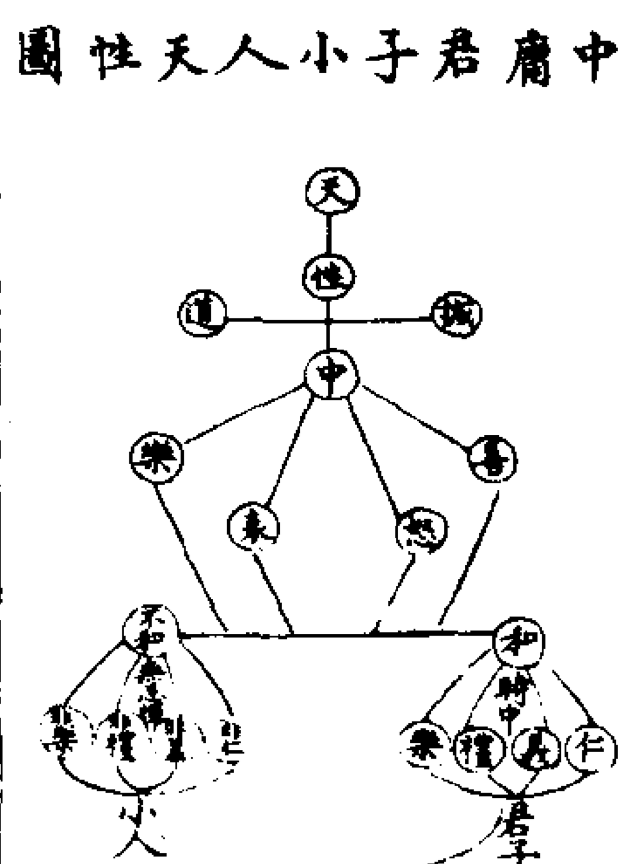
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推是理於極致即篇末所謂聖人天道之極致至
此而無以加也然則此二句朱子擧中庸全體之義以見無過不及之時
中始不外於上天之明命終可至於聖人之極功其所以勉體之之君子
而戒及之之小人者遠矣然朱子謂之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
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處中與無忌憚皆以行言而德則言夫所守
心則言夫所存既能守於己而一定不易又能行於事而萬變有常則表
裏如一而足以盡中庸之道存於心者既陰爲不善而行於事者又公然
無忌憚則亦表裏如一而反乎君子之中庸至若下文申言中無定體隨
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所以明中即庸也君子知中之無定體者雖隨時
而在而實則在我而已故能極於不覩不聞之時無往而不敬致此無過
不及之中無時而不然然則上言中爲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所以明
夫中之一本此言中爲無定體隨時而在所以明夫中之萬殊上言君子
爲能體之所以體是中於天命此言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
不聞所以體是中於人心陳定宇謂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事以
裁度此中之用許白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意以不覩不聞爲未
發之中殊不知中無定體體在時中而體之所在即用之所在矣故或問

謂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謂之當然則指事理之已發者而言初未嘗
以時中爲已發之中而戒懼爲時中之體而在於未發之時也若總此分
言體用則下文小人之肆欲妄行即無所忌憚耳亦可應上文而以肆欲
妄行爲無所忌憚之體而無所忌憚爲肆欲妄行之用乎陳華祖提綱仲
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此中庸之德
唯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則反之陳古靈集人性莫不善故君子小人皆
有中庸之性孟子謂惻隱羞惡恭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也惟君子爲
能明性之善閑邪窒慾擇乎中庸而守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性以情遷
動而遠道徇於邪欲是以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所以能守之者以其道
爲君子知中庸之不可離離之非道故庸言庸行時不失其中焉小人之
中庸無以異乎君子之中庸所以反之而不行者以其道爲小人敵於情
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難也晁景迂集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
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
説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説中説庸非所知也王霸本作小人之反中庸
也胡先生温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
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寓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

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為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皇氏熊氏也錢時融堂管見中庸乎常初非奇異百姓日用匪高匪難君子者順此者也小人者反此者也斯道也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必達乎權而後無須臾離耳君子時中所以中庸而小人則以無忌憚為中庸者也猶言以妄為常也嗟夫小人之為不義苟能自知其非庶幾其或變焉寘然妄行自以為是是以終身而不悔也可勝歎哉異端邪說是無忌憚之尤者

方達巷論

中庸君子小人天性圖



合沙漁父曰君子小人同乎一天同乎一性誠與道皆有也君子歸執中之善故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合乎仁義禮樂焉小人反中庸之德故喜怒哀樂皆不中節乖乎仁義禮樂焉小人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與君子同然本根不中亦虺蚖之萌特息心而靜慮耳可不慎獨歟

袁甫蒙齋集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者通貫天人融會事物至精至當毫髮不差而平常日用之間舉目皆是盈耳皆是本非難知難行惟君子循之小人則反之此塗轍所由判也君子而時中當其可之謂時天有四時時時皆中祁寒盛暑似偏矣乃中也何獨不寒不暑為中哉時中字釋中庸字尤明庸常也常中者無時非中也君子順性凝命雖萬變交錯而謹獨常存此其所以常中也小人之性夫豈本與君子異哉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人欲橫流悖理傷道此固無忌憚之顯顯者亦有外似君子而內非謹獨反借不執一之名以蓋其無忌憚之實是則深可罪耳故不執一者在謹獨之君子行之則為時中在不謹獨之小人行之則為無忌憚吁可畏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不知無忌憚即反也何必贅 君子即中庸也小人反之君子謹獨上帝臨女不敢時時常中言中節也小人豈無降衷之性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無忌憚薛季宣浪語集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王與鈞藍縷叢講義中者何至極不偏之謂也庸者何平常不易之謂也自昔言道者惟曰中而已仲尼兼中庸以為言蓋中無定體隨寓而在然皆日用常行之不可易者道無不中庸無不常或者知中之無定在而不知其不越乎常也故聖人不但曰中而謂之中庸蓋以明夫不易之常理初未嘗與中相離也未有不中而可言庸未有不庸而可言中君子惟樂循乎理故其為中也必因時而取中焉且以時中之大者言之時當以天下遜則如唐虞之禪授可也時當為天下討則如湯武之征伐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時之可者理之常者也動惟其時而一循乎理此其所以為君子之中庸至小人則反是彼其制行豈不自以為中庸哉然德非君子而資實小人欲行權而不知反經之為非欲蹈乎大方而不知猖狂妄行之為失放浪於規矩準繩之外而莫酌夫權衡輕重之中蓋有舉國與人而自以為唐虞之禪亦有稱兵誅叛而自以為湯武之師者其他如漢胡廣唐柳宗元之為是又小人中庸之細者動失其常而不自知其為非則其所謂中庸者乃其所以為無忌憚也嗚呼小人以無忌憚為中庸其實反中庸者也君子以時中為中庸此其所以為中庸也故聖人首斷之以兩言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後言君子之中庸如此小人之中庸如彼以見小人之實反乎中庸也說者謂小人何有乎中庸經言小人之中庸也其中必有反字今闕文耳以愚觀之小人中庸之下言小人而無忌憚是蓋反之之實矣

奚必更加反字於無忌憚之上哉闕文之說未敢信然李好文經訓要義真德秀曰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為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也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為本惟聖明深體焉答祿與權集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總論第一章中和中庸之旨而所以分君子小人者是引起下章道之不明不行知愚賢不肖過不及之端以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義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是發明無過不及之中是無時而不中無事而不中而皆本之不偏不倚之中是以道心為重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此又發明過不及之差無時無事而得中而失其不偏不倚之中是以人心為重也因君子小人所為不同以見中庸為至而民鮮能引起下章也性理會元至誠是以為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謂也曰此明其所以為誠也未發之前非無物也而得其所謂中焉是其本也枝葉悉備既發之後非有物也而待其所謂和焉是其道也幽顯感格未發而不中既

發而不和則天地萬物吾見其錯陳而已矣古之人使中和爲我用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吾順之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臣是也夫如是則僞不起矣故中和者所以養其誠也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爲中庸中庸足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此孔子之所謂至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何謂也曰此中庸之失也由周而後天下之賢者智者常過之愚者不肖者常不及也過者以不及爲陋不及者以過爲迹二者不相合而小人之無忌憚行焉於是知愚並困而賢不肖俱禍嗚呼孰知君子之中庸耶葉賢良文無過不及之謂中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之難歟後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後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

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饒士悅集中庸之書言中庸者七章先言中後言和先言和後言中者各一章言中不言庸言庸不言中者各一章合而觀之亦有同乎　中庸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全體中萬殊言者以中和比中庸中和是體中庸是用然中庸之中可該中和之義故名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先言中以性言後言和以情言情出於性也先言和後言中似皆指質言是學問所成不可以先後論也言中則無不庸言庸則無不中鄒霆炎衍義仲尼曰惟君子爲能體中庸之理小人則反中庸之理君子之所以體中庸也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其以小人之心不知此理故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

右第二章

朱子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趙順孫纂疏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中庸之中本是和然和自中出故兼中和之義陳氏曰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饒魯石洞紀聞此章承上章中和而言中庸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釋義　章句云變和言庸者至實兼中和之義先生曰德行云者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則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游氏以爲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愚謂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嘗見問章句云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竊意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是氣質之偏所以聖賢教人使要擇守矯以反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章句以爲釋首章之義恐非文意　先生曰此下十章是聖人立箇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非首章意也荅吳中守陳櫟發明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性和情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之爲德也是也然中庸之中有未發已發二義實兼中和之

義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和也此中庸之中所以兼該中和之義也胡炳文通此說中庸分君子小人首章說中和只歸之君子蓋君子有主敬之功故能因其性情之自然者推而極之小人無主敬之功故德行惟君子爲能小人則反是倪士毅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史伯璿管窺章句曰變和言庸者至實兼中和之義　輯講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養之道也　中和與中庸存省與擇守雙峯謂其所指各異愚已嘗辯之矣今請因其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之說而申明之庶乎可見如朱子之說則內外有交養之益如雙峯之言則判內外離心跡不得爲交養矣蓋以性對理而言則性具於心而理散於事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性即理也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此性足以該

之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性之所以無內外也性無內外
故未發之前誠有存養之功則天理之本然者無所虧喪所以達之於用
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以情對事而言則情發於心而事至乎外若
有內外之分也然情未嘗無所感而徒發必因有當應之事而後喜怒哀
樂之情隨所感而應之事非死灰其心者所可應必因喜怒哀樂之情發
皆中節而後事始各得其宜故已發之後誠有省察之功則情無不中其
節而事亦無不當於理者矣由是觀之擇中庸而無存養之功則察理必
不能精而無以為力行之本守中庸而無省察之功則人欲必不可遏而
所知為徒知矣謂存省與擇守所指不同可乎朱子以中庸之中兼中和
之義則存省皆所以為擇守之本擇守皆有以致存省之實此內外所以
有交養之益也雙峯既謂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又析存省與擇守之二
者而二之則存省時未暇擇守擇守時妨於存省正如前論生致與戒懼
慎獨時有相妨者相似此則不唯內自內外自外而且至於內外之交相
為病矣尚安得其相養乎抑愚又嘗反覆雙峯之說而知其所以致此差
失之故有二謂首章未及氣質下章乃言氣質者其一也說中和以為四
無偏倚一無乖戾者其二也未及氣質之說愚已辯之詳矣四無偏倚一

無乖戾之說愚亦嘗辯其畧矣今請再申二者未盡之蘊以明之蓋子思
之意所重在乎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雙峯
則限之以但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拘之以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是
所重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但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也殊不
思人之情豈止於此四者子思特舉此四者以為之凡例耳唯饒氏只以
四者發皆中節為和故謂性之所具情之所發皆無預於擇守之工遂以
性情與事理判而為二而如此差失也且人性之目有仁義禮智四者之
別姑以智仁兩端言之智之發為是非之心仁之發為惻隱之心是非惻
隱之心非情乎非此心之用乎二者之心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量又可
得為中節之和乎於此可見情之發於性者不止於喜怒哀樂之四者矣
及其達之事理之間則智主於知所以擇中庸者實本於是仁主於行所
以守中庸者實本於是謂性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存養之功與擇守
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況擇中庸者在於窮理以致其知苟不擴充其是
非之心以分別乎事物之理則善惡邪正莫得而辯則理必不明雖欲擇
乎中庸不可得而擇也守中庸者在於固執而力行苟不能擴充其惻隱
之心以全其本心之德則心不能以無私事不能以當理雖欲守乎中庸

不可得而守也謂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省察之功與擇守之事所
指各異又可乎大抵析而言之則存養所以為致知之本致知即擇中庸
之事省察所以為力行之助力行即守中庸之功此意已於首章章下辯
楊氏說處詳之此再述合而言之則未發之性皆所以為擇守之本故不
可無存養之功已發之情皆所以為擇守之用故不可無省察之力此意
即上文所辯者朱子謂下章皆釋首章之意殆謂是夫雙峯限於四者之
情而不知子思所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
四者其差失安得不如是哉若夫聖人設教正為氣質不齊者設若曰首
章未說氣質則性道人人之所同具但只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各
有當行之路矣又何以脩道立教為哉戒懼所以存天理若未說氣質則
性即理也本然全具不待存之而自不亡可也又何待戒懼而後存耶慎
獨所以遏人欲若方說性而未及氣質則性命純乎義理之正何故有私
欲當遏私欲若不從形氣上發則無所自來矣若曰人性上自有私欲當
遏則是不知人性之無不善也知性無不善而猶以人欲為遏則是防之
過也唯以氣質為說則自然首意貫穿無許多窒礙矣更以發皆中節之
意推之尤見其說之不通夫饒氏既曰中和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矣則

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不但曰既發謂之和而必更以發而皆
中節四字為言耶曰皆中節則見其亦有不能中節者矣中節謂之和不
中節則乖戾而不和者不假言矣既以中和為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宜
有中節而無不中節者矣今乃有不能皆中節者焉謂不由乎氣質之不
齊則吾不信也假如其說則除非刪去經文而皆中節四字乃可通耳饒
氏惟如此說故於第十一章之末詳辯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之事其間
有曰性者渾然大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為中已發也則為
和果刪經文而皆中節四字為說蓋欲成就其未說氣質之說則不得不
然也但不知情之發還亦有不中節者否又不知中節不中節皆可以為
和乎子思之意正恐未必如此也雙峯又謂首章是聖賢不犯手底工夫
但降聖人一等便有氣質之累只恁地平做不得所以下文又有擇守強
矯之說信斯言也則唯堯舜性之之事方無氣質之累乃可從事於首章
工夫此外自湯武反之之事便不免有氣質之累則於首章工夫亦無預
焉是則首章工夫子思專為生知安行者設學者由教而入者全不可企
而及耶然則存養省察之工降聖人一等皆無預耶不知有是理否雙峯
識見如此安得不與章句枘鑿姑述其同異于此以俟明者為折衷云

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至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倪氏此等折衷。含糊籠罩之說也。蓋以其於朱子饒氏之說。互有疑信。
故不敢決斷取舍之耳。饒氏病根。全在首章未說氣質。後章方說氣質。及
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存省擇守用功不同數句上。倪氏並無一言斷置其
是非。則其於朱饒之孰是孰非。未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明矣。吁陳定宇胡
雲峯猶不免爾。倪氏又何責焉。錢時融堂管見中庸二字。不必獨就中和
上牽合說曰道。曰教。曰中。曰和。
名字雖不同。皆所以爲中庸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一東

庸 中庸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朱子章句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
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
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朱晦菴大全集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
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程子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
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
行其道也。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
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
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
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
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
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
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未至
則爲不及。故惟中庸爲至。祝洙附錄語錄。民鮮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朞月
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
只合依論語說。衞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
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爲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顏淵之爲賢。則擇
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
也。子路問强。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脩身以至
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强
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 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
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箭鋒相違於毫芒眇忽之微。用意以爲之
不可。無意以爲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蔡淵思問中
庸之德天下莫加焉。世教衰微。民鮮能耳。趙順孫纂疏過則失中。至故惟
中庸之德爲至。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然亦人所同得。至
論語無能字。愚謂論語有之爲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下句
無能字。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
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檃括。饒魯石洞紀聞中庸

乃事物當然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故謂之至民者衆人之稱氣質之偏自古而然故鮮能者久矣 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 同上 先生曰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不說德民鮮能久矣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子思是就論語中檃括將來說道故上面去了之爲德也四字下面添一能字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答余次賢 陳櫟發明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已訓在前不再出矣二十七章集註亦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 胡炳文通 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嘆況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 通曰此章比論語去之爲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

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朞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章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者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馬豫釋義接章句能當作讀屬上句久矣二字別作句諸說以鮮能久矣作句非是

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 饒氏曰中庸乃事物當然之極此指之至然亦人所同得 至 民不興行 按程子云民不興於行則行當作去聲故鮮能之 鮮能之者蓋謂少有能知能行者今已久耳 語錄曰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今已久矣此當依程子說或問民鮮能久於其道何也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 許謙叢說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更

伯璿管窺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檃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爲德字添一能字 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爲德也章辯之此不再述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以訓在前不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 此是暗主饒說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說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也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以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薛季宣浪語集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曾貫標註中庸其至矣乎上章以君子小人對說此章專就君子說以見中庸之爲至然所謂至者非以高遠而不可及也特以民性之蔽而加之以世教之衰則民之鮮能者非道遠人人自遠耳

程復心章圖

此皆不知戒

- 中庸
  - 以反者言
    - 無忌憚
    - 小人有是
    - 此以上言當涵養性情之正以
  - 以至者言
    - 無過
    - 無不及
    - 民鮮能之
    - 下主變化氣質之偏

謹恐懼之弊

趙次誠考義第三章朱子嘗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德言心之所得行言身之所行是中庸兼德與行而言也論語加之爲德也四字而知中庸之道有本於心得之要中庸加能之一字而知中庸之德有待於躬行之功然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之言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因行之不興而知心之所得者少則民之無是德者由其不能行是行也雖不言能而能之義實在焉其於中庸言惟中庸之德爲至即論語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言自世教衰民不興行今已久矣即論語所謂程子之言雖無之爲德也之辭而德之義實在焉由此觀之行之所脩雖在於人事之所能而事之所能實本於人心之所得二書之意相爲發明

朱子訓釋初無異義許白雲因論語有德字中庸下文言道之不行不明遂為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蓋失之矣李仁壽以為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而不知末世之過乎則者亦未嘗不多也下文言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即世教衰民不興行之所致也奚可謂不及者多而過者少乎靈集中庸之性至虛以為體至神以為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為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偽之相感穿鑿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穿鑿之心作是以難久行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顔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且日月至焉而已況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晁景迂集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錢時融堂管見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為中庸者皆是是以鮮能能者鮮愈見其為至耳三復久矣之歎可以想見三代之民哀蒙齋集中庸非動亦非

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謹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瞶也　中庸即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乎萬古無異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服膺錄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子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字溪陽先生集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中少間便有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答祿與權窺豹管此發明時中之中以用言也註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是率性之謂道也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是又推本天命之性也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又言脩道之教不明也蓋中庸之至者是君子中庸民鮮能者是小人反中庸又引

起下章道之不行不明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性理會元伊川云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晦菴謂此解出於門人之繆記後說見論語解實先生親筆也當以後為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爾高明亦猶所謂至也○龜山胡祇遹紫山集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善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於不及或乍作而遽息日月至焉不能恒久而不易是所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甘辛鹹淡得中之正味况道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知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者平常恒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在是一寒一暑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行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月今歲如是至於萬萬歲

恒久不改易而如是是所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天下則京師為中帝王為中在一人則心為中在一草木則榦為中帝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為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萬變榦為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不易朱公遷通旨中庸之為德也乖也中庸其至矣乎中三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中二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中九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中十一右以德行言而事理之中在其中　趙氏曰有之為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也不能之分故下句著一能字饒子曰中庸為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按如饒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比章句之旨小異觀者擇焉可也　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繳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其為極至矣乎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而民鮮少能之久矣魏公著句解子曰引夫子

中庸其至矣乎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民鮮能久矣世敎衰民少能之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馬豫

緝義承上文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不行不明之義錢時融堂管見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

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朱子章句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朱子語類賢者過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爾耳朱子語續錄道之不行由知者惟務求知而不去行道之不明惟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問知者過之如何却說不行賢者過之如何却說不明先生云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云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智如老佛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朱晦菴大全集答張敬夫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猥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敎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踈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萬正淳　楊氏解知者過之為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解賢者過之為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為二矣　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辯為智者之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辯不足以為知者之過　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狂妄又不足以及此程子遺書道之不明也至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程子輯畧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伊川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三章之旨問道之不明不行意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者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舜其大知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不及董銖衛湜集說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其道允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尊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之則夫中之道幾乎絶矣　莆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辯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弃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張南軒集所釋恐未安某嘗為之說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為高絶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為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黄幹講義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為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之與智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焉其與違夫道者一間矣而遂指以為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於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則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趙順孫纂䟽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

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知愚賢不肖至夫非中也陳氏曰凡具於人
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智愚賢不
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知者知之過至此道之
所以常不行也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
知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至不明也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是見
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陳櫟詳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道即中道所以不行於天下者我知其故矣知者過之此者知之過恃
其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
之所以常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中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也我
亦知其故也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恃其所行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
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炳文通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道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
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
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
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無偏
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至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
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
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
曲而昧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
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污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
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污
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
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
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晳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
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道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
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子思此章分道
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
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
而作也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
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
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馮椅輯義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愚者不及也知者知之過或問云能知君子之所不知者是知者過乎
中也既以道為不足行或問云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不足行愚
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或問云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又不知所以
行是愚者不及也賢者行之過或問云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
過乎中也既以道為不足知或問云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
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或問云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又不
求所以知是不肖者不及乎中也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氏曰道之不
行雖於道之不明道之不行而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
無人能明之則中之道幾乎絕耳許謙叢說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
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知賢者
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
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為聖人知之至行之極自合乎中稟偏於清者
則為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
於淳者則為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
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
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

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卻只是一般熊禾標題事義言人之資質不同過與
不及皆非中庸曾貫標註上章言民鮮能此章言民鮮能之故蓋道者即
率性之謂知愚賢不肖者氣質之偏此聖人所以必脩道以立教也故下
文所謂知仁勇者即所以品節防範其過與不及之病則循性而行是即
中庸之為德矣四書通乃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則是以
氣質二字析而二之外理甚矣項安世聽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其不能行非不能行也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答祿與權窺豹
管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行者本乎
不能惟精而合於中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言道之不明者本乎不能惟一而合於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是又歸重於不能惟精又引起下章道其不行之意性理會元昔吾夫
子嘗發中庸至矣之歎而謂民鮮能久矣故原其道之不行則以為智者
之過愚者之不及原其道之不明則以為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且
論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於智與愚者何耶蓋智者知之過以

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其所以不行也。至論道之不明。不曰智之與愚。而曰賢不肖者。何耶。蓋賢者行之過。以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斯道之所以不明也。　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人之行不爲過。則爲不及。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饒士悅集問中庸於道之不明不行章。以知行交互說。先儒於知仁勇章。既以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又曰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爲勇。其言知行各不同何歟。　爲學之工夫不過知行。而知行之要。當交互而用其功。故先儒於中庸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知與行交互說者。所以辦其不能交互知行此道。由以不行不明也。知仁勇章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言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爲勇。所以明知行之交互。如此學者必盡是而後知之而成功也。故其立言雖不同。而皆所以反覆推明知行之不相離也。何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可見其不能交互知行也。若其知行交互。則必無過與不及之失。而道之行且明矣。至於哀公問政章。則盡發知行交互之說。以敎人。欲知知行工夫不容偏廢也。故既以生知安行屬於知。學知利行屬於仁。困知勉行屬於勇。而又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爲勇。以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知行工夫。又當以勇爲之。不可有彼而遺此。所以見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也。由是觀之。知行二者。聖門切緊敎人處。橫說竪說。只在交互用工夫。彼不能知行者。固墮於愚不肖之不及。而偏於知行者。又不免失於賢知之過。學者可不勉於知行而兼盡之哉。若論用功次序。則致知爲先。力行次之。蕭鎰侍問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蹇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　道以中庸爲至。而人之資稟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大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子張之在聖門。每好爲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子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二等。自未嘗學問者而言。若子張子夏。得聖人爲之依歸。抑其過。引其不及。豈終爲賢知愚不肖者哉。　中庸言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狂者其知者歟。狷者其賢者歟。　道以中庸爲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爲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爲詭異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怪而非所以爲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揜。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爲知之過。然非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爲行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爲。蓋能守者耳。非過於行者也。涂溍生擬疑問中庸言道之不行。是操守之虧也。宜歸之賢不肖。而反歸之智愚。言道之不明。是識見之空也。宜歸之智愚。而反歸之賢不肖。何也。　人之爲學。知行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知之無過不及。則道可行。行之無過不及。則道愈明。故先儒謂中庸是章。正其交互說所以發明知行不可偏廢也。夫中庸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知愚者。是推本行之必由知也。蓋知者恃其知而失之過。愚者不及知而失之不及。失之過者。既以道爲不足行。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行。則道之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也。道之不明。不歸之知愚。而歸之賢不肖者。此發明知之必在乎行也。蓋賢者恃其賢而失之過。不肖者不及行而失之不及。失之過者。既以道爲不足知。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知。則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此不明所以屬之賢不肖也。試以下章証之。大舜章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知之事。而曰執兩端。以用中於民。則知之中有行。此章句所以謂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顏回章言服膺而弗失。此行之事。而曰擇乎中庸。則行之中有知。此章句所以謂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以是觀之。知行互進。缺一不可。尚何致疑於其間哉。先儒有言。博文工夫到則約禮工夫愈密。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學者合是而究之。則思過半矣。魏公著句解子曰。道之不行也。道之所以常不行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行。知者

過之。知者知之過，則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道之不明也，道之所以常不明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明。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則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知所以知。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子章句：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晦菴大全集答江德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嘗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嘗喫了方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牲、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飫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直翁說。是趙順孫纂疏。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陳櫟發明：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智者稟氣之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稟質之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然為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之而

後道之中庸。蓋其能明且能行也。晏氏曰：智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反言之，何也？曰：智者專於明道，或忽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云爾。不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知，安能行乎？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朱氏伸曰：知者過於知，以為不必行；賢者過於行，以為不必知。飲食而知味則不厭，不必行則失於仁，不必知則失於知，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陳櫟詳解：人莫不飲食也。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少有能真知其味，以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馬豫輯義：道不可離，人自不察。陳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章句。譬如飲食是日用之不可闕者，但少能知其味耳。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吳氏曰：蓋不能知味，喻不能知道。道不能知，安能行道云。趙德纂要：鮮能知味也。疏：集異談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荀朂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鷄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書文也。陽字溪先生集：物不細嚐，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子細玩味，何以知其理之妙？魏公著句解：人莫不飲食也。譬如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但少真知味耳。日用斯道而不知道之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程子輯畧：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刑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者也。揚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智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

也。若揚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揚氏為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

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衛湜集說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弈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爲知耶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爲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爲不仁過於義則爲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顔子能知之然以顔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顔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者或以穿鑿爲知或以謬悠爲賢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吾道彼之爲道絕類離倫章章然與吾道爲戾不待較而知其爲非也稍自愛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

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稱爲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知之語道則與道爲二講說則立說支離其入人也因人之高明使學者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著則明也蓋知之然後能行行之然後能明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不知孟子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殽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況知道宜矣　山陰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不著苟知味矣不應不及亦不應過也　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　蓋知者專於明道或

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怠於明道故爾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蓋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道也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高要譚氏曰知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爲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而求之或過則與不及均失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衆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味也由其知味者鮮故能久者亦鮮黄榦年譜問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上章言民鮮有能行中庸之道此章則詳言其故蓋賢智君子也愚不肖小人也君子本能隨物以處中今則謂之君子而常過焉是君子而不能時中也小人無忌憚然猶自以爲道今則謂之小人而但不及焉是併與無忌憚而不能也此君子小人皆不及乎古之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間又怕人做得不實誠者天之道以後故教之以誠後面說天下之至聖是說其人之地位至誠是說其人之實德到衣錦尚絅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此四段最好看蔡淵網領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言有違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仁不明者失於智飲食鮮能知味失於勇蔡淵思問人之所以不能中庸之道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智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於智

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食之不可厭苟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言違德而及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不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違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以當原乎本也饒雙峯石澗紀聞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此章專以過不及爲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下章倣此　釋義　問夫子以道之不行不明皆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過與不及相對言皆未得爲中道也今章句云愚者不及知不肖者不及行則是不言其不及而但言其全然知行如何　先生曰朱子被愚不肖字礙了所以如此下語蓋愚者豈能知不肖者豈能行違道便是中賢知過乎中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問然則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費隱章以夫婦一事言此章以道之全體言本具中中問道之不明不行不知朱子互換注是如何先生曰正得本文之意　又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而夫子卻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正緣天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

天下明不是說人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者了道之所以不行於天下者以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此其所以不行也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此其所以不明也道者中而已矣不中便不是道譬如一條大路人人知得此是大路則由者必衆自不到得榛塞此路既有人由則其為大路分明人自不到得從小路上去見得知行相因答宋深之銳處中問知賢過之　先生曰知者過之如索隱之類以人言則老莊之虛釋氏之無是也賢者過之如行怪之類以人言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也答江默王參文發明四章道者率性之謂也中庸其脩道者之德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於中庸均有未盡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故上章引孔子之言以嘆民鮮中庸而此章引孔子之言以及此陳應龍輯語林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遂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跷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處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

苦行後都不去明如了老之屬他便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黃義剛盧孝孫集畧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此知行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不務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力而不務知此道所以不明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方說得順今却恁地跷說緣是智者只去窮高極遠只要見得便了不理會行然他未見得時是這般人及見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只去堅苦力踐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不理會知然他未行得時是這般人及行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許謙叢說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是知不是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惟通達一路更不管那一路史伯璿管窺第四章鮮能知味也　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耳若真知理義之極致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

也　發明云云然為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庸敎其能明之且能行之輯釋引晏氏曰云云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行乎末章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諸說皆不為無理不知果得子思意否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者柰何以譬喻之說為正說乎若曰知未是真知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真知之意則上文飲食亦真指飲食言耶飲食既為譬喻之辭則知味之知又豈真為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飲食之人耳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

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又引朱仲曰知者以為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為不必知則失於知飲食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　發明文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　輯釋獨引通云云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知者以道為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知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三說互相祖述亦皆因上並言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承之故強說從勇上去其實不知味如何是失於勇發明前既以為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為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直至白刃可蹈處方發以引起下章子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攙說勇也程復心章圖按此章道即中而已此乃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凡其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稟不同故有知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然知是主於知賢是能行得底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行今乃以知愚之過不及謂道不行賢不肖之過不及謂道不明者何也蓋天下之理真能知之而後真能行之真能行之方可謂真能知之知者知之太過以為道不足行如佛老莊列之徒說道理太過

入玄妙去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惜然無知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
行也賢者以行處為重於知處放輕如割股斷肝以為孝皆所行過當處
其實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道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人
莫不飲食也飲食是日用間不可缺底但人鮮知其味譬如道是天之命
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惟是人不自求知之
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其為過不及之弊也宜哉

此見氏解

道
- 以不行言
  - 知以為不足行
  - 愚不知所以行
  - 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 以不明言
  - 賢以為不足知
  - 不肖不求所知
- 以不可離言
  - 人日用而不知
  -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能之之由

趙次誠考義知愚賢不肖以學者之事言非指人言之而以為知者之優
於愚賢者之優於不肖也蓋道病於愚不肖者之不能知而行也苟能知
之則為知而不愚矣而又不免於知而過之能行之則為賢而非不肖矣
而又不免於行而過之過猶不及雖曰知賢之勝於愚不肖而實則知愚
賢不肖之間不能以寸此皆學者之事之所當謹者也若指知愚賢不肖
之人言之則所知無過不及然後為知者之人所行無過不及然後為賢
者之人況知之必見於行行之必本於知未有知者專於知而不能行亦
未有賢者專於行而不能知也要知此所謂知賢之過即後章索隱行怪
之事也朱子謂索隱為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此所謂知
之過也謂行怪為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此所謂行之過
也語錄亦謂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蓋知之過者始雖知而
終歸於愚行之過者始雖賢而終歸於不肖其不同至於欺世盜名而為
無忌憚之小人者未之有也何者自知愚賢不肖以下皆自君子中庸小
人反中庸語意中來若以知賢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則知行之過獨非反
中庸乎許白雲不察乃謂知賢之過不及止就正理上看若知如老釋之
空寂賢如沮溺之遠遁及下索隱行怪之類又非正道而過於中意以知
賢之過者為君子而老佛沮溺之知賢為小人然許氏此言本以病北山
陳氏之說也陳氏以此之知者為老佛之徒此之賢者為晨門荷蓧之徒
故許氏病老佛沮溺之不得為此之知賢呼許氏之說固不可而陳氏分
老佛之徒為知晨門荷蓧之徒為賢要亦未為可也夫老佛自高於虛無

寂滅之學晨門荷蓧自高於絕世離倫之行皆自知而自賢其所以尊所
聞行所知者一也曹謂空寂非老佛之賢而逃遁非沮溺之知乎愚故以
為分知愚賢不肖於知行之過不及只可指為學之事言而不可以言知
愚賢不肖之人也陳華祖提綱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至愚者不及也
以見此中庸之道本行也為知者失於過之愚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
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見中庸
之道本明也為賢者失於過之不肖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常不
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結上文以見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此人字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陳古靈集子曰道之不
行也至鮮能知味也道者通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
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為多聖人不以己之所能強
人之所不能道已隆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已殺則智與賢者有所不
為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為天下之通法使
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企
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
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
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
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
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故
不及夫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
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
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諭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
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
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
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諭道同斯義也錢時融
堂管見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暗淺而無識其為不知一也道如何
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為其為不行一也道如何明
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足道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
安得有過然則此章所論持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見拘於俗學自以
為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蓋言斯道人人共
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戶者但日用而不知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

之不可須臾離哉此致知在格物大學所以先務也袁蒙齋集道之不行合曰賢不肖而乃以知愚言道之不明合曰知愚而乃以賢不肖言互見也學者未知而行謂之冥行知而不行謂之徒知故致知力行二者並進知及仁守得乃不失此中庸所以兼明與行言之也且夫賢知者責其聰敏絕人之識孤高傑出之行宜若不易及矣今聖人折衷以中庸之道而賢知愚不肖其失則均然後知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天命之性自有常中雖然中非執一也有似過而實非過者有似不及而實非不及者一順天則而已吁衆人之鮮知味何氏之質矣日用飲食大羹元酒遺味存焉何謂味曰非可形容也亦非不可形容也知者自知耳　道之不行以知愚言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互見也賢知高矣聖人操中庸之權度以折衷焉而賢知乃與愚不肖等過猶不及故也天命之性自有常中衆人之不知味何謂味知者自知難以語人鄱建炎衍義孔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其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知之過既以爲道之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則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孔子又曰道之不明也我亦知之矣賢者行之過既以爲道之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二者辟如人莫不飲食也但鮮能知飲食之味也

右第四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仁勇之失焉豫章羅義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陳氏曰惟民之鮮於中庸既久故智賢愚不肖各隨其氣質之偏而失焉至相纂註批點此章爲後面知仁勇三言發端知之過以爲不足行不仁也行之過以爲不足知不智也不肖者不及行不及知不勇也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鮮能中庸之歎而發鮮能知味之旨果知味則中庸矣或曰道不明故不行此章先以不行歸咎於知愚而後以不明歸咎於賢不肖何也曰不然人之於道必致其知而後能行不知不可行也故知之過愚之不及皆不知道者也必見於行而後大明不行無由明也故賢之過不肖之不及皆不行道者也行者行於一時明可明於萬世其實則原於知知則行行則明矣鄱建炎衍義言道之過與不及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朱子章句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趙順孫纂疏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饒魯石洞紀聞問前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此復言道之不行只是反覆慨嘆之意否先生曰上章末句說鮮能知味故此章以道其不行繼之言其鮮能知所以鮮能行以起下章之意蔡朱玉淵問竊觀此章行字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之不明所以不行又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而言道之行由於明也　先生曰是蔡番仁陳櫟詳解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嘆之也由人不知道而道不明所以道遂不行承上章以起下章也許謙叢說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熊禾標題事義言道之不行嘆之深也晉貫標註學問之道先知後行此章則先舉不行之端者蓋上章以知行交互說至此章先言行者非以行爲當先也政以民性之蔽不能知故不能行也故下章以大舜之知矯其知愚過不及之病所以明擇善所當先也趙次誠考義三章言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曰其則見中庸指上章君子之中庸而言也此章言道其不行矣夫曰其則見道指上章不行不明之道而言也二章之言矣乎矣夫以申歎悼之意者中庸之鮮能由於小人反中庸道之不行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故聖人於此特有感焉然上章知行並舉此章亦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許白雲乃以上章主知此章主行知而又行次第如此此非所以論二章之旨也陳古靈集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

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教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群聖人之道當周之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復知宗予者故曰吾道窮矣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與陳華祖提綱章句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中庸之道惟鮮有能知之者故有不能行之者矣此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行必如舜之事知而行行而明可也此見起下章錢時融堂管見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歎也袁蒙齋集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嘆之屢憫之深而救之切也讀是書者盍亦深省乎　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不行何爲項安世聽說此後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陽字溪先生集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箇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　雖嘆道不行然其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決然止絕之辭吝椓與擢窺豹管註曰由不明故不行惟其不能惟精是以不能惟一故不能允執厥中也又引起下章舜大知之事發明能惟精之意鄱建炎衍義孔子曰由道之不明故其

不行矣夫魏公著句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道不明故不行）晁景迂集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楊簡慈湖遺書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雖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滲而至於恐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本德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固然不自知固爲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爲之憂害弃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異之意或有同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絶群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爲而不知其非固爲而不省其妄雖賢雖知難逃四者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深思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爲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後歎曰道其不行矣夫若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

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即不爲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薛季宣浪語集所貴於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智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右第五章

朱子章句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也　又曰是引起舜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胡炳文通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專指知而言故此章承上文而言曰道其不行矣夫又專指行而言馬豫緝義黃氏曰必如舜則知而行矣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不知味而言王栢纂註批點承鮮能知味之知起舜大知之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庸 中庸十二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子章句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語類舜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塗而廢不能執不仁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

執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已所有便有窮盡 賀孫錄同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智為一人之智而不自用其智此其智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智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智也所以能因其智以求人之智而智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智而愈愚也 僩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 節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閎祖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說而求其却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 義剛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衆便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躐等之言 或問程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其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 至 問中庸集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 賜 問章句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當時所以說衆論不同之極致蓋緣上文有好問好察邇言 至 陳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

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 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 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 僩 執

其兩端非是摺轉來取中節朱子語續錄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朱晦菴大全集答潘謙之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為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蓋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為進賢退不肖言乃為受言擇善者發也 答張欽夫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答徐居甫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程子遺書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程子輯畧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况邇言一釋則棄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 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呂曰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謗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與人同之道也 楊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邇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為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為知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乂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為舜也其斯以為舜則絶學無為矣

河東侯氏曰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也好問則不蔽不蔽則明察邇言則不惑不惑則聰既聰且明所以能執過不及之兩端而不由用其中於民也隱惡者隱其過不及也揚善者用其中也舜大聖人也何待問察而後能用中乎如曰舜聖人也猶問察以濟其中小知自私苟賢自任其可不學而自蔽乎唯舜能之故曰大知又曰其斯以為舜乎 長樂劉氏曰夫知出乎性凡人之所有而舜則謂之大知者以其非止於生知而又聚天下之知以廣其明採天下之視以增其哲攬天下之聰以滋其謀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能興天下之大利弭天下之大害立天下之大法建天下之大中此其所以為大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為大舜好問好察邇言則能合衆知而與人同矣此所以為大知也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為言者之媿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為言者之勸知之大又見乎此凡物之立必有兩端苟執其一非過也則不及矣唯兩端俱執故不及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而能用中於民也舜之所以為舜者特此數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山陰陸氏曰大孝行也大知智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然則惟邇言是聽詩何以刺均邇言也而一以為舜一以為幽王者其在聽察之間歟不言所以非所以為舜也據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海陵胡氏曰舜有大知樂與人同為善故好問於人又好察邇近之言有惡不隱則人懷畏忌之心邇言不來矣有善不舉則人不知勸故惡則隱之善則揚之所以來群言而通下情也又執過與不及兩端之事用大中之道於民使賢知則俯而就愚不肖則企而及也 永嘉薛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事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莆陽鄭氏曰自用則小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則大問也察也皆集衆知也狂夫之言芻蕘之論皆有至理聖人不以其近而易之善察言者也舜樂取諸人以爲善人之善猶已之善故善則必揚之人之惡猶已之惡故惡則必隱之恕心所發有自然也天下事端勢必兩立有輕必有重有剛必有柔有寛必有猛有親必有疏各欲適當偏於此則過偏於彼則不及手持權衡所以酌輕重之中心持萬事猶手持權衡也然則兩端各有中此舜所以執之而用之於民也　兼山郭氏曰極目力之所視而爲明極耳力之所聽而爲聰其爲聰明也殆矣故聖人兼天下之聰而爲聰用天下之明而爲明此大舜所以爲大智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蓋言取諸人者如是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言用諸人者如是也好問則不蔽於心好察邇言則不蔽於物隱惡揚善所以與物親而無棄物也執者去之之謂舜所以治人其納民於大中之道莫不皆然　廣安游氏曰學不厭智也好問則所謂學不厭也所以爲大智以此邇言左右親近之言也化自上而下自近

而遠遠者之化於善近者之教也近者之明於善上之人辨之之詳也當舜之時左右所親近者非禹臯陶之徒則共驩之黨也其君臣吁俞都咈之際相與論道有善焉有惡焉此不可以不辨也舜辨其善者行之而日彰日彰則揚所謂揚善也其不善者屛之屛之而日消日消則隱所謂隱惡也又知所以爲過不及之故謹守其中用之於民此所謂致中和之道也　高要譚氏曰道之不行患在知者過之使知者皆如舜之用中則無惡於知矣義理之言不必高遠合於人情而易知切於事宜而易行語無藻餙而意已獨至此舜所以尤好察此也若不加察則往往以爲淺近而棄之矣凡爲惡已熟善心已絕者此眞惡人也是無復一善可録棄之可也誅之可也若爲惡未熟善心未絕者非眞惡人也猶有一善可稱聖人不忍誅棄隱其惡而揚其善可也聖人以公恕待天下唯恐人之無善可稱也設有一善可稱雖素常爲惡聖人猶爲之隱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何也此舜時中也是天理也如此亦中如彼亦中是謂時中時乎如此時乎如彼是謂兩端執兩端即允執厥中之謂也此執兩端爾謂之允執厥中何也曰兩端用中之準則也執兩端乃聖人權輕重之微意乃所以用其中於民也執中貴知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道之不行患在執一

而不知變是以執兩端執兩端則變通不窮泛應曲當亦如仲尼之無可無不可也聖人之行事至於無可無不可則中之爲用博矣故可以損則損可以益則益而禮得其中矣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而政得其中矣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而爲國之法得其中矣推此類行之將無適而非中中之用豈有既乎　永康陳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無如舜故曰大知大知則非智者過之常俯而合中而後民有所賴如好問好察邇言此取諸人以爲善也如隱惡而揚善此與人爲善者也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善與人同者孟子稱大舜有大蓋得諸此執兩端者執而不用所用者惟中耳民協于中豈無自哉　新定顧氏曰或疑舜非生知者歟何其資人如此曰舜誠生知者也何害其爲資人知資人之爲當務斯其所以爲生知也　新定錢氏曰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　共興沈氏曰大舜之爲大知非徇已也一本於至而已惟舜得夫至以行之故極天下之大全好問則不徇已也察言則不徇人也隱惡則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揚善則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也凡是二端皆天下所難能也舜以此處已而不敢以此望人故執夫好問察言隱惡揚善之兩端於已而用夫可以問或可以不問可以

察或可以不察惡可以隱或不必盡隱善可以揚或不必盡揚執二者之中可以使之常行者用之於民舜之所以爲大端有在乎此　仁壽李氏曰中庸達德知爲先仁次之勇次之舜好問知也回服膺仁也子路問強勇也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及得知之中也帝舜生知之聖宜必有以知夫人之所不能知者中庸獨以好問言之何哉蓋舜之大聖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耳夫苟自用則一已之知終有所偏不失之過必失之不及其爲知小矣舜則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合天下之知以爲知非大知而何故此章始終專言好問一事以舜之聖而好問於人固爲不可及矣至於邇言則言之淺近人所忽者而舜必察之斯又好問之至焉者也邇言未必盡善也略而不問固不可問而不察又不可必加察焉然後善不善有所分未善者不必顯其失也故隱之善者不可壅而不宣也故揚之夫如是則不善者不吾惑而善者無所棄若是可以已乎未也言之善者不徒揚之而已必執其兩端而見之用焉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

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執輕重之兩端則見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異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及執其兩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為己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舜之所以聰明睿知者不在乎他在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四明袁氏曰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為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張南軒集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於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看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旨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為中當柔而柔則柔為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張南軒語錄舜其大知也與知同乎萬物之知也蔡淵思問兩端謂邇言之過與不及者執謂執之使不行執與隱義同用與揚義同但隱惡揚善主已為言執兩

端用中主邇言為言耳趙順孫纂疏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愚謂舜之知可謂大矣其所以為大者是不自用而樂取諸人所以常好問而好察邇言若只據一已所有便有窮盡不得謂之大矣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何以與此　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兩端善惡兩端之謂乃是事已是而不非事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苟且酌中之習乃鄉原賊德之尤也可不辨哉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冀斯道之行饒魯石洞紀聞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主其斯以為舜乎　問執兩端之說章句說得極精密但人多看不出如何　先生曰也是難看舜之不自用每事必要問人如何區處所言雖至淺近亦必仔細詳審那說得十分不是底則為他掩覆不與之揚其惡那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且以大小言之有說得極大底有說得極小底又有說得不大不小底雖如此不齊舜之心亦皆無所適莫自不大不小循而至於極大極小底亦皆執而不舍不大不小底是中間極大極小底

是兩端則大小皆無所遺然後於兩端內量度事宜看中在何處若在極大處則極大者為中若在極小處則極小者為中若在不大不小處則不大不小者為中然後以此用之於民若曰於兩端之間折半取中則是子莫執中矣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間取中故孟子云執中無權權稱錘也以權稱物須是移來移去到平處方是中顏子之世則在陋巷為中禹稷之世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為中間如此是要止於至善否曰然　吞張王淵問朱子以小大厚薄釋兩端其義如何先生曰兩端猶言兩頭凡有物皆有兩頭一頭大則一頭小一頭厚則一頭薄執其兩端者左手把住一頭極大處右手把住一頭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取中也問然則只是取其大小厚薄之中間為中否曰不然如此則是子莫執中矣非所謂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取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其他可以類推　吞鄒希仁先生曰執非執而不用之謂言執其兩頭之盡處而於中間度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度在既執之後朱喻謂度了方可執非也若已度了則含其兩端而用其中矣焉用執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也且如欲刑一人有一人說當誅戮有一人說當決配有一人說當

從杖此是衆論不同處若他人之偏於寬厚者則必舍了誅戮之說而只於決配從杖之間求其中偏於嚴酷者則必舍了從杖之說而只於誅戮決配之間求其中至於子莫則又必併誅戮從杖之說皆舍了而只執決配之說以為中皆偏狹之見唯舜則不然左手執住從杖之說右手執住誅戮之說却於其間將罪人所犯情節遍參衆說以求其中若中在決配上則誅戮為太過從杖為不及我則舍誅戮從杖之說而用決配之說若中在從杖上則決配誅戮皆為太過只得舍決配誅戮之說而用從杖之說若中在誅戮上則決配從杖又皆不及只得舍決配從杖之說而用誅戮之說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此所以異於他人也吞方　陳櫟發明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好問好察邇言皆取諸人也集衆智以為己之智此其智所以大若自用己智則便有窮盡安得謂之大智　然於言之未善者主執不樂告以善哉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而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舜執兩端量度是知之審用中於民是行之至惟真能知之是以真能行之此舜所以為知而無知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

陳櫟詳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帝舜其大智之人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所以為大智集衆智以為已之智也故每好問於人而又好審察淺近之言淺近之言理實寓焉人所易忽而舜不忽之其無遺善可知矣胡炳文通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政是學者用力之始政當以聖人自期況舜之所謂大知者不過取諸人以為善爾方其有取於衆人之言也不主一人而惟擇其善者揚之及其有取於衆言之善也又不主一說而惟擇其合乎中者而用之執兩端是不主於一用中是卒用其一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通看此二章陳應龍輯語子曰至舜乎　問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先生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明睿知如此似不用着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以用中非大智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董銖賀孫問前日承教辯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便分別得但不須誦言遠莫是只說

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揜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正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葉賀孫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與其下乃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答曰理固是一理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余大雅馬豫輯義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言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語錄曰尋常言語也猶必察焉亦必子細許審尋討他道理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隱匿而不宣揚於人其善者則播而不匿播揚之而不隱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廣大謂未善隱而不宣光明謂善者播而不匿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章句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語錄問衆論極厚極薄之說而中指之否曰不然如此則却是半厚半薄安得謂之中是于其之執中也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盧氏集義曰執字只是把來量度兩端只是於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非謂二說之間中指以為中當厚而厚即說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說薄上是中厚薄之中說得是即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惟其說底善者用之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莆陽鄭氏曰兩端各有中此舜之所以執之而用中也盧孝孫集略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乃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此所以為大知也問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曰舜之智不過非獨此須以全章體之　言之善者播而揚之其不善者隱而覆之則善者愈樂言而不善者亦不惜言妄得不盡聞天下之善乎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只是要求箇恰好底道理而與民共由之耳兩端是兩頭盡處許謙叢說好問是有疑而

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已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為智之大也熊趙德纂要其斯以為舜乎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熊禾標題事義以下皆言知仁勇之德　兩端用中舜之中庸也善非未必中也於善之兩端而取中則中庸之道也說得不是底則為他掩覆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中無定體看中在何處隨其時措之宜或當輕或當重或當薄或當厚或在極大或在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

取中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厚博大兼總衆善而無所遺用其中則
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所以謂之大知曹貫標註舜之所
以為大知者好問好察即學聚問辯之事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者即
寬居仁行之事也然舜以好問為先者舜之學不待聚而知之博矣故邇
言猶好察之則凡遠且大者蓋無不察矣此非學以聚之之實乎但此章
主言知而必兼用中而言者蓋仁知互相為用故舜之知而有仁顏子之
仁而有知以見知者不偏於能擇仁者不偏於能守此所以謂之中庸也
程復心章圖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看下面好
問好察許多處便見舜知之所以大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
遺善可知　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　兩端謂衆論不
同之極致至何以與此　程子以過不及為兩頭恐未然此時方是量度
以取中安得有過不及之處既量度以取得中了方有過不及處凡天下
事事物物皆然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好問好察
隱惡揚善則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此舜之所以為大知
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鮮能知
行不著
習不察
日用不知
或過或不及
道其不行

舜其大知
好問
好察
無遺善
隱惡
揚善
廣大光明
執兩端
用其中
權度精切
非知者之過
非愚者之不及
道所以行
第五第六章

趙次誠考義好問好察則己之善不矜隱惡揚善則人之善不掩執兩端
則善之在人者公於己用其中則善之在己者公於人或言執兩端而用
其中即所謂執中曰不然執兩端知之事也而在於量度之先執中行之
事也而在於精察之後隨事物而執兩端執持之執也執中道而用之於
民執守之執也其所謂執之義亦不同矣陳華祖提綱子曰舜其大知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見舜之擇之審而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此言執其兩端論語言叩其兩端而有不同者此謂兩端謂衆
論不同之極致以取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執用之云者則無一善之或遺

矣論語謂兩端謂聖人所言無二致以教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叩竭之云
者則無一毫之不盡矣此見舜之行之至而非愚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
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是也此知字屬知所謂知所以知此
中庸者是也晁景迂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為舜者中庸
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項安世臆說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至其斯以為
舜乎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　舜其大智也大智非獨明自用
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
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
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為大智也錢時融堂管見舜大知所
以能用中安有所謂知者之過哉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
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隱惡即所包容含覆者大矣而有
善不能揚則未免遺逸阨窮之蔽舜好問又察邇言既隱惡又揚善執其
兩端無或偏廢於是乃權衡中道而用之於民焉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
故曰其斯以為舜乎見得知字甚重陸象山集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
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袁蒙齋集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
太虛澄然故聰明舜心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
舜則中心篤好略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於上惡固無所
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泯然不見其迹天下之善孰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
而惟恐推揚之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為中上章言知者
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也性即中也問察隱揚順乎
天則人己兩盡善惡兩融中可知矣天下萬事皆有兩端且以權衡言之
有輕有重則有輕重之間輕重之間固中也輕重兩端亦各有中也舜執
兩端用中於民其執衡用權之謂乎聖經互相發揮充舜言執厥中得夫
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舜不執一所
以為大知也所以猶太虛也太虛無物而陰陽互用審莫加焉大舜無為
而審度兩端精莫甚焉惟精惟密乃融乃一是為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
夫子復贊美之曰其斯以為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
其好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必察焉隱泯也融化無迹也不問人我善惡兩
融中在其中矣物物皆有兩端執兩不執一也不執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

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執兩端之語。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聖授聖。故止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已明性之也。夫子立言以曉未達者。必曰執兩端用其中。則不執一之義始明此教也。呂喬年麗澤論說中庸六章言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又十三章言庸而不及中何也。此書從頭至尾句句是中句句是庸不要摘字看才如此看自此至此說中。自此至此說庸是尋行數墨之學。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就兩端用其中孔子抹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陽字谿先生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不以一己之知爲知。以天下之知爲知。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好問者非區區強好之也。乃其本心喜聞樂道自然之好也。　舜其大智大與小對使屬陽屬天。無所不包。無有不善。言有不善雖是惡而舜能隱之。在舜又是善人言既不善舜隱不稱而揚其言之善則不善者亦內自知愧而言必惟其善。此皆與人爲善神化之妙。不只是揚善爲與人爲善。劉先生道護錄程曰中庸誠至矣公曰。今之學者不知有此中庸。是學者宗主。大率用意又不可偏枉須由中道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程曰何謂兩端。公曰。兩端只是首尾無兩般事。若由中道則無時不正。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

答祿與權窺豹管　此因上章言道之不行。至此乃發明惟精之義乃擇善明善之事。故曰大知。好問好察邇言者即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意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即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也。此皆惟精之功也。至於用其中於民則惟一之意存焉。舜聖人也。知仁勇兼備此特舉其一端耳非不能仁且勇也。至若瞽瞍厎豫則其仁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則其勇也。此章言惟精以及惟一。引起下章言惟精而不能惟一之事。饒士悅集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知亦大矣。用中行無事不同也。舜禹同謂之大知。抑有異乎。　舜不自用而取諸人。禹不自用而循諸物。蕭鎰詩問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總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　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爲知。回之爲人爲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正以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至九章言知仁勇之事可能。而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歟。　中庸之道。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非勇無以強之。故舍知仁勇則不足以行此道焉。非以爲知仁勇即中庸也。使所行合乎知仁勇之事。然非適可而平常則亦豈足爲中庸哉。故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蓋亦姑借三者之難以形容中庸之尤難耳。涂溍生擬疑問中庸稱大舜用其中於民。又稱顏子擇乎中庸。用中與擇中有深淺歟。　答愚嘗謂能擇中。而後可以見於用中。能用中未有不先於擇中。大舜之用中。因以能爲顏子之擇中。所以求爲大舜之用中。集註謂大舜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行之至。是則不可謂舜非擇乎中也。特大舜生而行之。差易顏子學而知之而猶待於用力耳。　問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而皆及中庸。是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九章乃言知仁勇可能。似中庸又在三者之外何也。　答中庸二章以下變和言庸。以德行言。又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自德行而言之則中庸即三者無過不及處。自人而言之則資質有近三者而未能無過不及也。大舜顏淵子路三章自德而論知仁勇則中庸與三者爲一。舜之大知。又能執其兩端而用中。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則知即中庸也。顏子之

擇中。拳拳服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則仁即中庸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云云則子路之所當強者即中庸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虞舜聖人也。猶不自用而取諸人。斯其所以爲大知也。與舜好詢問於人。而且好審察乎邇近之言。然於言之未善者則隱其惡而不宣。言之既善者則揚其善而不匿。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其中於民。則其擇之精行之至斯其所以爲舜之知乎。此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魏公著句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知之大。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好詢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尤好審察之。隱惡而揚善。言之未善則隱而不宣。言之善者則播而不匿。執其兩端。執事物之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用其中於民。然後用之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必若舜之大知。然後知之無過不及而道常行也。

右第六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之事。馬豫緝義此句亦承上章道之不行而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錢時融堂管見上章言道之不行病在不知於此特引舜事以明知故能行。鄒霆炎衍義言舜之用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林爌
書寫官主簿臣沈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尼三顧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一東

庸 中庸十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朱子章句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穽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朱晦菴大全集答楊至之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盖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張無垢中庸解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絶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程子讎畧楊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乃所以為愚者之不及也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朞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內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　延平楊氏曰用知必至於陷險是自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　長樂劉氏曰擇於中庸以為至德力將行之而弗措也踴躍以為德憤發以自強若將終其身然及夫美色悅於前美音悅於後重利搖其心膴仕奪其志情動于中守失於

外諂邪諛倭阿黨狠愎凡可利其身快其欲者無所不至心知中庸之美行反中庸之道莫能期月守其素志也始則擇之謂之不知不可也終莫能守謂之知也可乎夫知也者性之所自有也爭於前而薄於後非性也物至無窮欲傷乎內以蝕其厚則其自有者不得不薄矣　馬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用中於民而順其性命之理所以為知之大也所貴於知者以其見險能辟見善能守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害之所易見中庸者善之所易明害之所易見者而莫之知人於其善之所易明者擇之不能期月守其可謂知乎然而擇乎中庸者擇之在已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驅之在人其在已者不能擇乎中則有制於彼而為人役也　海陵胡氏曰人至於殺身辱親如禽獸然為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如此又烏得為知　延平黃氏曰莫之知辟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兼山郭氏曰道之不明則天下之人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殽率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盍觀孔子之所謂中庸者乎子曰吾見蹈水火而死未見蹈仁而死者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

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知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爾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范陽張氏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謹恐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惟其不留意於戒慎恐懼故雖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嗜欲貪鄙之中而不自知惟其不留意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故雖中庸之理暫見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篇直指學者用知處故舉舜顏之事以發明之　晏氏曰罟擭陷阱人之所以獲禽獸者也知其設險而莫知辟其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者其見善雖明指乎用心不剛爾　高要譚氏曰夫利欲之害能危人能敗人能滅人雖罟擭陷阱之害何以過此而無知之人貪得競取奔趨而不止此無異於自投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於是人欲日肆天理日消為惡之心愈深而為善之心愈薄往往得一善而忽忘之其能期月守乎是人也雖自言予知然豈非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擭陷阱之不可入而反趨之又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番川倪氏曰以罟擭陷阱言欲其避

害也以擇中庸而守言欲其趨善也是以其兩者而對言之　錢塘于氏曰由舜之大知而觀天下之自言知不能資人之善以廢已而日墮於不善之域不能推一已之善以與人反喪其所守豈不為中庸之罪人乎　蔡氏曰知即智也守者仁也言智結上言仁起下　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衆人之不知也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擇乎中庸也　真德秀集編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以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趙順孫纂疏罟網也至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愚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擇乎中庸至皆不得為知也葉氏曰罟擭陷阱人皆知其為掩捕而設而不能辟之此

殆借此以興起能擇中庸而不能不變於旬月之後　饒魯石洞紀聞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知何說得知字恁地重中守向來讀此章疑納諸罟擭陷阱而莫之知辟只說得不能擇不曾說得不能守後來細玩章句方識其意蓋分而言之則知能擇仁能守合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先生曰然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擇不去便是守知雖知了然不能守仍舊是未知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事便是見之行事以此見此章不特說知併行處一齊包了吾其中守問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朱子謂其知禍而不知辟其所以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正以其不知禍也今謂其知禍本文似無此意　先生曰以下句推之則上曰予知者即知也譬如猩猩飲酒知而酣之卒殞其身今世人皆知富貴有危機然未勉貪富貴者為利欲蒙蔽其知故也吾東次宋既垂中問此篇所論中庸似多主行言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皆以行言也未審然否　先生曰德行猶形影有是德必有是行言行則德在其中二者不相

雖陳櫟發明期月匝一月也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起下一事蓋承上章舜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引起下章顏回擇中庸而能勿失之意陳櫟詳解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避也常人皆自言明智然遭人驅納之檻檻中及陷其中而不知避此豈可謂之智也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以比人皆自言明智然擇乎中庸之理而不能周一月之間略久於持守之此豈可謂之智也許謙叢說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阱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何文淵纂罟網也擭機檻也　韻會罟音古說文網也徐曰網之摠名擭胡化切機檻也書杜乃擭注捕獸機檻會貫標註人皆曰予知至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或謂此章舉不明之端然謂之能擇而不得為知何也曰擇善所以為知者以其固執而能守也然固執與擇善固有仁知之分但仁知必互相為用蓋擇而能守方為真知守而能擇方為實行苟偏於一則非持不得為知亦不得為仁矣程復心章圖前章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當為子曰道其不行也夫為第五章蓋亦以興起下句之義也如此則是第五章借飲食之說以引下章舜之所謂知第七章借罟擭陷阱之說以引下章回之所謂仁第九章借白刃可蹈之說以引下章子路之所謂勇畢竟都是子思檃括夫子之意言之姑識此以待來者

回以仁言

中庸

人皆曰知　擇乎中庸　不能期月　雖不過或有不及　道終不明

第七第八章

回能真知　擇乎中庸　服膺勿失　非賢者之過　非不肖之不及　道所以明

能守為主

趙次誠考義禍患氣之變也中庸理之常也禍自外來智且不能知辟而不足以應變矣況理本內有而智尚足以守常乎然則朱子所謂況字正或問所謂以上句起下句而謂之興者也非比之謂也胡雲峯乃以況為比而以為二章兩人字蓋指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比能擇而不能守之人陳定宇亦以為即上章一事譬喻以起下事許白雲又謂其義在於不能守中庸謂不在罟擭陷阱皆非也然許氏既以為意不在罟擭陷阱矣而又謂以不知辟承上章之智以不能守起下章之能守其說又自相矛盾何耶陳華祖提綱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借此以起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擇乎中庸是能擇矣不能期月守是不能守也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蓋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能擇而不能守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也以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明必知顏子能擇能守可也此見起下章晁景迂嵩山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項安世讀說此後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錢時融堂書見人孰不自以為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則不知辟尚得謂之知乎顛倒冥迷反道敗德惟氣血是用惟物欲是從所謂不悉不移者皆罟擭陷阱之徒也是故不足道至於擇乎中庸若可喜矣則又不能期月守所謂知者乃知此道之不行有以也袁蒙齋集知譬則水也知者之所樂也亦知者之所懼也何樂乎流而不息明燭鬚眉是誠可樂也故夫子曰知者樂水何懼乎游至習坎險而又險是誠可懼也故易曰入于坎窞凶

嗚呼易之入于坎窞即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其所以然者惟自以為知而已自以為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使其果知耶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者正所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為知而實陷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不亨則處平安尚難而況處險乎旣罟擭陷阱尚未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讀書孰不曰我曉中庸問其所以為中庸者何知也有為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即庸庸即中有為精詳之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足矣而何以又曰中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為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也彼豈以為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為庸居

安宅耳何則彼不肯自以為愚而自以為知既自以為知矣終不知中庸之道果何謂而吾之所以擇而守之者果何在也其為不知莫甚焉夫中庸之道未嘗不混融也未嘗不精詳也今之談混融者實何嘗混融今之語精詳者實何嘗精詳彼自謂予知之私見錮於胷中牢不可破又豈識所謂中庸哉善乎子思之論舜曰舜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夫舜大聖人也極天下之知孰能加之而舜未嘗自以為知理之所當問者每好問而不厭言之所當察者雖邇言而必察是其心果如何哉孰為善孰為惡如辨白黑如數奇耦可以為知矣而舜不以是為知惡則泯然融化不見其迹善則顯然推揚使見於世是其心又何如哉惟其無我而已人之本心天地同大自夫人以有我之私間之藩籬植焉矛戟生焉小知自矜本心日蔽其去中庸遠矣大舜之心洞然大空何者為我我尚不立何者為物無我無物物我一貫當問即問當察即察當隱即隱當揚即揚無高妙無奇特中中庸庸知是而已茲其所以為大知也子思之論舜不兼言中庸而獨曰用中中庸之名雖殊而實未嘗不一也中庸之實本一而名不害其為殊也獨言用中兼言中庸無不可者由是言之謂中為不偏常為不易可也不易

者必不偏不偏者必不易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悖也謂中為無過不及庸為日用常行亦可也無過不及者必可日用常行日用常行者必無過不及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戾也非心通默識實有自得者何足以語中庸哉雖然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思論舜之用中乃曰執其兩端夫兩端則非一一則非兩端子思之言與舜之自言若不相似然何歟噫惟心通默識者則知一之即兩矣知兩之即一矣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有事于此必有一是必有一非是非對觀中在其中矣至於中則歸于一是矣不獨是非也凡天下之兩皆一也一即中也故惟大知則能盡燭兩端兩端在是則一中在是是故子思發明執兩端之理其於執中二字有大功焉何則執中無權之弊不待戰國時有之意春秋之季有此弊矣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固執所見自以為中庸而不知乃中庸之賊也故子思於是斷之曰所謂執中者執兩端而中自在其中非執一以為中也何其言之精微如此哉嗚呼斯道也易道也伏羲之卦始於一畫有一即有兩兩者一之分一者兩之合兩與一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中在此矣中無體也無方也未嘗無體也未嘗無方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心通默識者

其必有得於斯矣雖然易不言中庸而每言中正中正中庸無二道也二五皆中也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是謂中正反是則雖中而非正矣吾嘗謂離之照臨四方晉之自昭明德是天下之大知也而離之六二黃離元吉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聖人一則曰得中道也二則曰以中正也至於二卦之五以六居之雖中而非正然皆不失其為吉以是知惟中乃可以言繼明乃可以言昭明不能擇守中庸而自謂予知者可乎哉此猶未也蓋至明夷一卦而聖人之旨愈見矣明出地上為晉明入地中為明夷夷傷也有明德者謂之知然而猶有所傷何哉嗚呼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其妙固如此也天下有常吉而無凶悔吝者乎有常尊富貴而無貧賤夷狄患難者乎有一於陽而無陰一於進而無退一於存而無亡者乎使道而可以獨立則不足為道矣惟其明德之不能無傷也吾於是觀中庸焉惟明德見傷而能用晦而明也吾於是觀擇中庸守中庸焉初九飛而垂翼用晦也二拯馬而速行亦用晦也未遇其時處明以晦可謂善擇中庸而能守中庸矣六五坤體得中道焉中而非正聖人於是發箕子明夷之義位雖非正而志則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處紂之時居父師之位不死不去居難而不失其正非箕子審擇中庸而固守不移曷足

為明不可息哉非特箕子明不可息也微子比干皆明不可息也何則三子之自靖皆仁也皆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尚且不敢自以為知居危亂之邦而相與咨問之辭其懇惻痛切一至于此僅然自謂予知者能如是乎四之入于左腹上之後入于地一則巧中不明之君一則自處極闇之域真所謂納于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也彼豈自以為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予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於是兢兢焉雖然徒日用晦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為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為之勇聽斯世之淪胥拯生民之後望焉得為中庸焉得為知故聖人又於九三之文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此固聰明勇智者所當為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可疾貞聖人亦曷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尚不敢自謂予知擇中庸者宜如何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單瓢陋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善擇善守哉吾試為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即墮於不知耳人皆曰予知

此非真知也乃墮於知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真不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真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何罟擭陷阱之能納使其真不知耶滿宇宙皆中庸也何罟擭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知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此真知也非墮於知也非罟擭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擭陷阱之可辟也故惟真知者可以語真不知惟真不知者可以語真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中庸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之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可以知不知論乎毛尚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乎天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有無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於此不特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說之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爲心通默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以喻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尚自謂予知耶皆曰予知乃大不知不曰予知即舜大知 人茍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開明之日矣罟擭陷阱當避不

避是天下之至愚也而惰不自覺尚且自謂予知耶嗚呼孰有轉罟擭陷阱爲安宅坦塗者乎罟擭陷阱非元有而安宅坦塗非元無也天命之性固自有中庸也以此擇之以此守之終吾身可也而乃不能期月守望望焉舍而去之是何爲善不果而爲惡則勇也一性靈明本無不照昏迷之極良可痛悼聖人警悟之者切矣呂祖謙麗澤論說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蓋不入此則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少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死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避者則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此塗矣賢聖亦是從安隱處行而已 字溪陽先生集不知擇中庸而守之則流於物慾亦是罟擭陷阱藏伏其機禽獸不知不覺而陷於其中人於物慾亦然 胡祗遹紫山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辟也存心養性接物處事或過或不及或不恒久已悖物忤違錯争戾內而此心外而彝類不位不育小則起争訟大則犯義犯刑然則不能中庸者非罟擭陷阱而何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失或不能盡則反是遂至放辟邪侈無不爲已陷罪而受刑法不可宥此司徒職天序有典所以不得不敷也世教既衰民不興行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荅祿與權窺豹管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註曰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蓋能擇而不能守雖曰不能惟一則性情之功亦不終矣故曰不得爲知惟其不能守也乃引起顔子之仁發明固執則惟一之功也朱公遷通旨人皆曰予知章中七回之爲人也章中八極高明而道中庸中二十七右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愚按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凡人皆自矜曰予知然不知避禍辟知擇取禽獸者驅逐而納諸綱罟機擭坎陷坑阱之中而莫之知辟就也焉得爲知人又皆自矜曰予知然別擇乎衆理而求所謂中庸而不能固期月之操守也亦焉得爲知乎魏公着句解子曰人皆曰予知人無不自矜其知者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擭胡化反而莫之知辟也驅民而納之死莫知避焉曾是以爲知乎人皆曰予知同上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期月匝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朱子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

章也趙順孫纂疏黄氏曰因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歎道之不明也又曰是引起顔子事胡炳文通曰上章言舜本自大知不自以爲知而卒成其知此章言人本自不知自以爲知而卒成不知此兩人字蓋指知禍而不知避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舜聖人下章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下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子章句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朱晦菴大全集張無垢中庸解張云顔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顔子與天理爲一無

一毫私欲横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蓋欲極意以說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程子遺書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程子轄畧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　呂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為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為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抑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能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為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　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知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楊曰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祝淶附録語録論二章之旨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著力　林夔孫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衛湜集說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横渠張氏曰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建安游氏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

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顏子之服膺可以謂之知矣故又以顏子明之人皆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顏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顏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故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　嗚呼學者精微非顏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回之所以為顏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中於民則必言舜而擇乎中庸則必言顏回者蓋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擇之者莫如顏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嚴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顏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為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為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一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胷膺之間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吳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敎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豈可皆責其知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顏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驪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間不容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擇之為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夫善惡是非之幾苟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庶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忘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為至矣子思子欲發中庸之精粹於群聖賢事為之際必首證以知之事蓋聖道之妙無不自知入也既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顏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善明中庸者　霅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顏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為則法也顏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為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修道之教也　永康陳氏曰如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茲回殆可謂知趣順孫纂疏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黃氏曰因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知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饒魯石洞紀聞問得一善善便是中庸否先生曰然問拳拳服膺而弗失曰不是只管着意去守這一善只是顏

于心不違仁無私欲之雜故所得之善自然常存而不失 答吳中字晟玉
問顔子擇乎中庸地位已高又曰得一善而服膺弗失還是只守這一
善還是借此句以形容其能守先生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胷之間而不
失不是只守一善也 答袁次宋號應中 陳櫟發明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
大智而言必如舜之智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必如
顔子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也語録問舜大知
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
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諸友好論聖賢等級不消得也依舊是
這道理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 陳氏曰惟能擇又能守牢固
不失乃爲眞能知之此回所以爲仁而無行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明
也陳櫟詳解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 顔回之爲人能審擇中庸之理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苟得一行之善則必拳拳然服著之心
胷之間持守而不忘失之此言顔子於中庸之德既能擇之又能守之惟
其眞知之故能知此此回之賢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此章對
第六章論舜之大知而言必知舜之知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
道之行必知顔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明也 胡炳文

通擇乎中庸一也擇而不能期月守所謂日月至焉者也擇而得之服膺
弗失其心三月不違仁矣日有所得則善愈積而愈多得之不失則善愈
存而愈熟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顔淵窮
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
其意深矣馮豫釋義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 顔氏 夫子言回之爲人也
項氏 豫曰人字當作仁字庶與舜之知字對一類 擇中庸得一善 孔氏
奉持之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 能守即是能勿失字 顔子蓋眞知之
故能擇能守如此 語録曰能擇而也能守仁也如顔子可謂能擇能守矣
問堯舜生知安行則無事乎擇否曰聖人安得不擇惟精惟一此理會
甚事但猶便是擇惟一便是守生知安行只是不似他勉強耳 盧孝孫集
畧問顔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只在性情上着工夫曰
學者固當存養然應事接物皆是着工夫處顔子只得孔子說克己復禮
四箇字終身受用不違仁也是這箇不遷怒貳過也是這箇簞瓢不改其
樂也只是這箇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查滓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
顔子稱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是克己復禮前一
段事須先識得這道理分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行得是與不

是皆不知如何會克己復禮所以大學先要格物致知方去誠意正心擇
中庸是博文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約禮事用其中者舜也擇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顔子也顔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
乎精擇而敬守之耳 舜大聖人不易及也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耳許謙叢說擇字兼知行
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
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從過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
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故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顔仁是每事之仁凡已
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本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
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不違可見此意人之於道不
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
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
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
智者之過如曾晳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
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
言顔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顔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

矣熊禾標題事義顔子之仁克己復禮此顔之擇乎中庸也擇而能守三
月不違之事也故以仁言曾貫標註或謂舜之知則曰用中回之仁則曰
擇乎中庸或言庸或不言庸何也曰中庸二字有自德行言者如君子中
庸統言之也有自事理言者如道中庸擇中庸之類析言之也故舜之用
中本不離夫庸而顔子之擇中庸亦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饒氏槩以
中庸爲事理則有固而不通之病矣程復心章圖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
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之不及矣此回之所以賢而道之所以明也趙
次誠考義此章與前章皆言擇乎中庸而此章之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
即前章之所謂能守也章句於前章釋擇乎中庸爲辨別衆理以求所謂
中庸而守字則未暇訓釋此章釋拳拳服膺弗失爲著之心胷之間而擇
字則不復言合而觀之可也然章句所謂擇爲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
而以爲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好問知也用中行也是則求有求所以知所以
行之意而擇字實兼知行而言中則守夫所知所行之理而勿替也但擇
爲智故重知守爲仁故重行然二章之擇雖同而後章不言守而謂之拳
拳服膺而弗失章句以拳拳爲恭敬奉持之貌所以明尊之之心也以服
膺爲著之心胷之間所以明親之之心也顔子於中庸之道而尊之親之

若是此其所以為真好學也歟然或問於回之能擇而謂之無賢者行之
過於能守而謂之非不肖者之不及行夫所擇守者中庸之道則中庸之
中當自兼無過不及之義擇則擇此無過不及之理而守則守此無過不
及之理也今乃分擇為無過守為無不及意者主中庸言之則無過不及
之理無間於擇守主擇守言之則擇有不敢盡其有餘之意故言無過守
有勉其不足之意故言無不及不可以槩論也至若前章章句以舜之好
問好察至於執兩端而擇之審知也以用中為行之至行也而下文則以
為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蓋兼知行而重知也此章回之能
擇知也能守行也而下文以謂顔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是亦兼
知行而重知也二章之旨本無以異朱子既以舜之權度精切不差而後
用其中者為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乃以回之真知而後能
能擇守者為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誠若可疑意者上文論
本章知行之序而皆重知下文論章外知仁之意而重舜於知之知重顔
於仁之行而不必拘上下文意之相家則未可知耳許白雲以六章行之
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之所以行八章知之意重此顔子不專於行而
道之所以明舜知也而謂之重行顔仁也而謂之重知道所以行本於知之

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道所以明本於行之無過不
及則謂之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其說有不可曉者夫果足以辨章句之
疑乎陳華祖提綱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此見顔子之能擇則非賢
者之過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見顔子之能守則非不肖者
之不及矣章句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者是也此行字
屬仁所謂仁所以體此中庸者是也晁景迂集子曰回之為人也至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項安世聽說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顔子是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
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錢時融堂管見顔子所
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而進於
三月不違仁與不能期月守者異矣袁蒙齋集善惡遼絕擇之易耳以善
非善擇之最難顔子善擇而得之得此一善何所不通拳拳服膺仁守之
功深矣舜性之也顔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已性不明雖
滿目皆中庸安能擇而守之顔子屢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一
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顔子服膺則永永弗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
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仁是也吾謂顔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

幾於舜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顔子蓋子思子特以二人擬倫而
啓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有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
祿壽之極者其實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有大德受
天明命則顔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遂謂天命不在顔子可乎顔子雖
無貴為天子之名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顔子何以得此
於天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顔子惟盡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已人
者何性是也宇溪陽先生集舜性中庸顔子身中庸然顔子在聖賢之間
只爭得些子而夫子便以擇言之學者可不奮發自勉資善堂書記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說曰孔子稱顔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
月至焉而已觀一善之得奉持而著之心惟恐失之此豈日月至焉者能
之乎蓋仁而不違則以善而勿失也答祿與權集此承上章發明惟一之
意擇乎中庸是擇善之功用力於惟精也拳拳服膺是固執之功用力於
惟一也拳拳服膺是執而勿失是固則其用力之至可知也此正顔子三
月不違仁之時非若舜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雖用力是亦生
知安行之亞也此發明惟精之意輕惟一之意重以起下章中庸不可能
之意蕭鎰待問道中庸依乎中庸擇乎中庸工夫次第　君子之所以中

庸者以其能擇也能擇能守則無過不及而中庸矣而非化之者也依乎
中庸則知之盡而不獨能擇矣道中庸則仁之至而不獨能守矣此中庸
之成德而道之所以凝也鄒霆炎行義孔子曰顔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
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奉持服著於膺胷之間而弗敢忘失之矣惟顔子
真知故能擇而守如此此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魏公著句解
子曰回之為人也回孔子弟子顔淵名其為人也擇乎中庸可上得一善
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
也言奉持而著之心胷之内也必若回之能擇能守然後行之無過不及
而道常明也薛季宣浪語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
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
人之辨衆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
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於小爾久於中庸之德
其惟大受者乎顔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
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為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
中顔之為顔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右第八章

倪士毅輯釋此章言仁之事擇

中庸知之意弗求勇之意也馬豫續義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或問　鄒建炎行義言顏回之擇中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子章句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朱子語類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他雖不曾分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　賜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

只可謂之三事方子　廣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　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特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知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繆以千里如何不是錯矣　稚　程子輯畧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明道　呂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所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祝洙附錄此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答楊至之　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為惠者能之爵祿之貴可辭為廉者能之白刃可蹈為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一時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如中庸之為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則沒身而後已是常久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祿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久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強之不息然後庶乎

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十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以行道是爵祿不可辭然而尚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者乃常行之道孔子言其難知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黃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而弗均之斯能義矣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勇矣　馬氏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擅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祿者人之所欲而辭之者難唯廉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懼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人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傷鑿蓋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均之理爵祿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辭而不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

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第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爵祿可辭此廉者能之第恐務沽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第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當者中庸之謂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為之耳　高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為之惟中庸天理不可以能為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貨產之比疑不可均以與人然而巢由之徒視天下若將浼己然子噲舉國以授子之殊無難色則是天下國家雖大在高者處之均以與人可也爵之貴祿之富天下之人所同欲疑不可強為辭辭也然慕為夷齊之潔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駟亦不之顧則是爵祿雖榮在廉者處之辭而不受可也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畏疑不可冒死而蹈之然賁育專諸北宮黝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慴是白刃雖凶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人中無一焉辭爵祿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焉均天下國家以與人雖數千年中亦無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絕倫之行非常人之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為可

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可以與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何也曰聖人於此示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也能之一字最為學者大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心則其所為所行皆近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為善之功狹矣其能常久不息乎故高者之於天下國家能之則可均也廉者之於爵祿能之則可辭也勇者之於白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絕倫之行能之則皆可為也雖然能則能矣此豈常行之道哉今日行之後日不可復繼矣唯中庸每事皆任天理故不可以能為之心為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行也事事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為善所歸皆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旨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丘未能一焉意義不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富以與人辭爵祿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顧授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志類可為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反掌耳彼猶可為而此不可能可謂捨近而慕遠矣不為疑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說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能非也使其畬然於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為達其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達其所不為於其所可為則其至中庸也孰禦此聖人變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為難而絕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為名義所激血氣所扶直意而行率情而為更不顧天理如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唯一槩之以天理審度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君子之時中　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祿廉者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能也　江陵項氏曰生知為上力行者次之勉強又次之此知仁勇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強言之強於外者易強於內者難勉強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強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路問強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顏子足矣顏子不易得如子路足矣　寶城吳氏曰事有可強而能者有不可強而能者可以強而能則人皆能之不可強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均也公者能之爵祿可辭也廉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則非可擬議可想模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顏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自求饜飫自得

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遁用其心也　霅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小大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也爵祿當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之非中庸也白刃在前不可輕冒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為人所不能為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為能也　新定顧氏曰此設為之辭以明中庸之為難事耳聳天下之聽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曷為而難能若是蓋私欲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私欲未易息絕也且以七十子之善學僅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萌挺然傑出者惟顏子而曰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曰亹亹至於不顯亦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而無怠無荒伯益且勤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庸之難能也　蔡淵綱領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祿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知仁結上言勇起下　趙順孫纂疏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　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　文集曰三者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　語錄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

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到那恰好處便是中庸陳氏曰天下國家至大
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之爵祿人之所欲難卻也而資稟高潔者能之
白刃人之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之則是三者雖最難而皆可以
力為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至不能及也陳氏曰中庸乃天
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而為之須是學問工夫篤志到了義精
仁熟處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則若易而實難也　三者
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黃氏曰天下至難之事人或能
之而中庸則鮮能也就曾石洞紀聞問均天下國家為知辭爵祿為仁蹈
白刃為勇入中庸須要此三德今三德如此卻曰中庸不可能何也先生
曰均天下國家曉達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勇敢者能之皆
可以氣質為其均之辭之蹈之未必合中庸若欲合中庸非有以勝其氣
質之偏物慾之私而純乎義理者不能及此所以為難能　問此章是引
起下章說勇處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曰然陳櫟考異天下國
家可均也下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行之至於中
庸雖若易能然非云云祝本如此他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
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云云胡炳文

通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爵祿
可辭也如召忽死於公子糾之難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
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中庸雖若不可能亦不過乎常之
理人自鮮能知味人自不能期月守故曰惟聖者能之饒氏謂章句言義
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
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
章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
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
能擇而守之反覆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章句一本曰然皆倚於一偏故
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一本曰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
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蓋曰倚於一偏則就三者之事上說曰不必其合於
中庸則就人行此三者之事上說後本是改本分曉馬豫緝義均平治也
章句　呂氏曰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按語說有曰以天下國家
均以與人者非是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章句語錄曰三者者
來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　疑曰可
均可辭可蹈是智仁勇否曰不然若便是知仁勇却合中庸更何必用中

當不可能一句所以章句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曰亦曰事只是說三者
亦是知仁勇之事不是直指曰知仁勇之德也下文云不必合於中庸質
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既曰不必合中庸又曰近似亦可見矣然非義
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方氏曰義精是要物格知至仁
熟是心正意誠如此則能擇能守而行事皆合乎中庸矣苟一毫私意未
盡則雖欲擇而守之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是中庸不能及也盧孝孫集
畧程子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曰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
道理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　中庸不可能程子但
云克己最難此言徹上徹下許謙叢說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
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為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
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
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
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史伯璿管窺饒氏謂此是引起下章
說勇處章句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此通者辨此已詳然但辯得義精
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此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為

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
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讀者詳之熊禾標
題事義詮言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此
只隨資質所及做去到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曾貫標註或謂三者既皆
知仁勇之事而又謂中庸則不可能何也曰均國家難能也然知如臧武
仲亦可均之辭爵祿難能也然不欲如孟公綽亦可辭之蹈白刃亦難能
也然勇如卞莊子亦可蹈之夫三子之所能雖皆知仁勇之偏然或倚於
一偏而其所能又未必合乎中此夫子之教子路亦必文之以禮樂方可
以為成人也玩味事之一字可見或又謂章句既云義精仁熟而又必至
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何也曰義精仁熟者仁知之兼備也蓋義之精而又
無一毫人欲以蔽之者知中之勇也仁之熟而又無一毫人欲以累之者
仁中之勇也此蓋自中庸之成德而言故微見勇之意非如初學者全有
待於自勝之勇方
能擇而能守也

程復心章圖

論德難易

此統及知仁勇之事

以可者言
- 天下國家可均——知之事
- 爵祿可辭——仁之事
- 白刃可蹈——勇之事
——難而易

以者中庸之德

以不可言
- 中庸不可能——義精仁熟
——易而難

趙次誠考義章句謂三者皆倚於一偏可均者才能之施於人知之偏也。可辭者制行之守於己仁之偏也可蹈者血氣之不守於己而妄施於人勇之偏也章句謂之資之近而力能勉者蓋以其出於天資之所能人力之所致天資指知仁勇之根於賦稟者而言也人力指才能制行血氣之見於施爲者而言也然或問謂之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者即所謂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是則知仁勇之偏其偏於過者乎何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國家而不知反諸身知之過也用舍行藏安於所遇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潔身亂倫高蹈遠舉而不知返仁之過也死生視義之可否一朝之忿而至於忘身及親勇之過也然此之所謂知仁勇以資禀之性言也中庸之所能由於義精仁熟以知行之學言也義之精則知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明仁之熟則行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行是則知仁勇與義精仁熟本不可以槩論也饒氏既以義精仁熟欠勇字意胡雲峰又發明之以爲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皆誤矣乃若許白雲以上兩章所言擇乎中庸就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就全體上言固然矣而又謂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事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其分義精仁熟與無一毫之私於應事之前固不可矣而其言應事則又似以全體之中庸亦就每事上言不知此何說也雖然章句以非義精仁熟與無一毫私欲不能及爲中庸之不可能以理言也若以人事言竊恐亦通蓋天下國家難均爵祿難辭白刃難蹈而人或可均可辭可蹈中庸本無難也而人則不可能庶合前章鮮能之意又以見聖人未嘗言難以沮人而中庸亦未嘗不可能也陳華祖提綱天下國家可均至中庸不可能三者至難事也而資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中庸人心本有之德至易事也然非學問篤至於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回之擇乎中庸蓋真知之者故以是章承之然

欲造乎中庸之域非強者不能故以子路之問強繼之章句所謂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是也鼂景迂集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錢時融堂管見不偏不倚日用平常自然是道何能之有一起能之之意即支即離去道遠矣故曰中庸不可能自昔固有絕人之才超世之識天下種種難能之事無不能之而欲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其病果安在哉無他能故也凡以聰明運智巧皆道之祟也眞知其所以不可能即能矣故又曰惟聖者能之袁蒙齋集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也嶠嶠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極而言孰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執一者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呂東萊麗澤論說天下國家可均也謂管晏亦可做愚恐管晏人物當不得一箇均字去一正天下糾合諸侯正是一切強力均天下國家事字溪陽先生集天下國家三句皆可致力中庸不可爲力聖人便自然學者須要十分克去己私能只在克己到後禮便不用能　來書說知仁勇底人然後可均可蹈可辭弄來也是知仁勇底人方且了得只是未必便到中庸蓋知仁勇有偏有全可均可辭可蹈是着力用功或有些偏不與他做知仁勇不得於其中却須有箇中庸方是聖人之事方是不倚不流方是知仁勇之極且無些子過與不及直是難能中庸不可能是著力不得處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命與性天也率與脩人也人生天地間得於天者同脩於人者異爵祿與權集夫天下國家之可均有才者能爲之爵祿之可辭廉靜寡欲者能爲之白刃之可蹈輕生者能爲之然或不合中庸之道者多矣故曰質之近似者皆以力爲之至於中庸非明善而能擇之精固執而能守之定者不能允執厥中也此章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義言之以起下章勇之事也性理會元晦菴云均平治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蓋天命精微之極不容一毫人欲之私故用意者過之少懈者不及非如他事可以智力而能也　又云中庸則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矣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

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鄭霆炎行義孔子曰天下國家可以均平而治知者能之也爵祿可以辭而遜仁者能之也白刃可以蹈而死勇者能之也三者天下至難然有志則終易中庸者天下之至易然非聖人則不可能而終難此氏之所以鮮能也魏公著句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均平治也知者能之爵祿可辭也辭遜讓也仁者能之白刃可蹈也蹈踐履也勇者能之三者益難而易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易而難故民鮮能也

右第九章 朱子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引起子路事馬擬續義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蓋三者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明中庸之尤難以起下章章句　或問秦氏曰知仁結上言勇起下章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一東

庸 中庸十四

子路問強 朱子章句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程子辨畧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顔淵衛湜集說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顔淵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過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朱子章句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朱子章句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朱子語類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僩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僩 程子遺書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窒慾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祝洙附録語録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 董銖趙順孫纂疏寬柔以教至勝人為強三山陳氏曰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 陳櫟詳解子路問強子路好勇故問剛強於孔子子曰南方之強與孔子各言汝之問強其南方人之強歟北方之強與其北方人之強歟抑而強與抑是言汝之所當強歟三等強下文分別言之 寬柔以教寬容柔順以誨人之所不及 不報無道橫逆無道之來直受而不報之 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南方人之強也 君子居之君子長者之人毋毋以此自處此君子是平平說非大賢君子之君子 胡炳文通抑語辭而汝也 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晢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衆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馳釋不盡以強為問

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馮豫䌌義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輯釋亦引之史伯璿管窺此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變似非經注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黃裳演山集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字谿陽先生集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於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魏公著句解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所問者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與所問者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抑問女之所當強與寬柔以教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不報無道横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此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章句衽席也三山陳氏曰卧席曰衽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朱子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轉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特因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剛　程子輯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陳櫟詳解衽金革衽席也卧於干戈甲胄間死而不厭視死如歸輕死而不厭悉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有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此北方人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好強有力者每每以此自處　胡炳文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

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馮豫䌌義此一節言過乎強者也或問方氏曰南方北方之強皆未及乎中下文不流不倚不變塞不變四事方是教子路義理之強是強之中史伯璿管窺衽金革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通引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　輯釋亦引之以衽為席即請衽何趾之意死兵戈甲胄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衿固可通然金革皆為甲不應身衣甲胄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趙德纂義衽席也禮記内則云奉席請何趾將衽註謂更卧處衽卧席也衽兵甲者以兵甲為寢卧之具也趙德纂要衽金革謂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鬬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惟云南北而不及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擧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魏公著句解衽金革衽席也金戈兵革甲冑之屬死而不厭雖死而不厭悔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此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子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語類如和便不流若是中便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以尤見硬健處義剛　當初說中立了又說而不倚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倚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人硬健處義剛　問中立而不倚曰只中立便是不倚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僩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人傑　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下惠夷齊正是如此曰是又曰柳下惠和而不流處甚分曉但夷齊如何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不從便却終身不食周粟此見得他中立不倚處曰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

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盍歸乎來文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注云云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僴　國有道不變塞焉塞未達也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訴朱子語續録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著立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爲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爲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倚附之意答潘謙之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祝洙附録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知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若把捉不定久后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廖謙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后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后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董銖　強哉矯贊美之辭　詩傳矯矯武貌總論三章之旨問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林夔孫張栻南軒集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須而不殺也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揚諸公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趙順孫纂疏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此則所謂中庸至能擇而守也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人陳櫟發明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四者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所當強想抑而強與一句塞未達也至不變平生之所守也陳氏曰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氏伸曰強勇也中立易倚不倚者勇也和易流不流者勇也矯勇貌不變塞至死不變勇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不可能者今能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至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夫子箴救之至矣惜子路終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也　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爲未然今饒氏又拈起言之陳櫟詳解故君子和而不流此下言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之所當強也應抑而強一句故君子雖以和爲貴然未嘗一

於和而無節其和能有所守而不至於流也強哉矯其強哉真矯矯然武貌也矯如矯矯虎臣之矯以此語贊君子之強下文三句皆放此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不強者暫能中立久必偏倚今能當中而立又能持守常不偏倚可謂強哉矯然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遇國有道時雖達而進用然若固有之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遇國無道時則安貧至死不變平生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此四者純乎義理之強而非血氣之強乃君子之大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汙惟強者爲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爲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亦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　新安王氏曰子路爲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自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

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
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通曰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
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
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為大者之壯也倪士毅輯
釋陳氏曰和到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較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
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
所倚也史伯璿管窺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 饒氏謂此
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若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
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倫載饒氏此
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拈起
言之 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與而言雙峯謂聖人
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為主而矯為贊其強之辭如饒說
則以矯為主而強為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子路則問強非問矯
也雙峯但知反章句為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若
以饒說為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
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真情矣或問所辨不可不攷何文

淵事文引證詩曰矯矯虎臣 詩魯頌思樂之篇此歆於泮宮而詩頌之
辭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呂喬年麗澤論說君子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中
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字谿陽
先生集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
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強貌若以矯正釋亦通
矯其偏以適於中也李好文經訓要義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言不變
未達之所守蓋不以富貴利達變其守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言不
變平生之所守蓋不以死生貧賤改其平日之操 魏公著句解故君子和
而不流君子以下謂汝之所當強者雖和而不至於流強哉矯矯強貌中
立而不倚中立而無所倚著強哉矯同上國有道國家有道之時不變塞
焉素未達也言不變未達之所守也強哉矯同上國無道國家無道之時
至死不變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強哉矯此四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
也 程子輯畧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
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

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
於強尚力用強故止於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
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
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
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
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 衛湜集說
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唯自強
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
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有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
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 延平
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以勝
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
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

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子路也 河東
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
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
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
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無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
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
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
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
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
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
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
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
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
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乎中庸之道焉
若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固無柔之失故曰君

于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廣安游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為中庸持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重厚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令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為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為強所以為壯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為中庸之強若沙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瑟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為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撓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於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節無道之世脅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為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啓發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似之北方之強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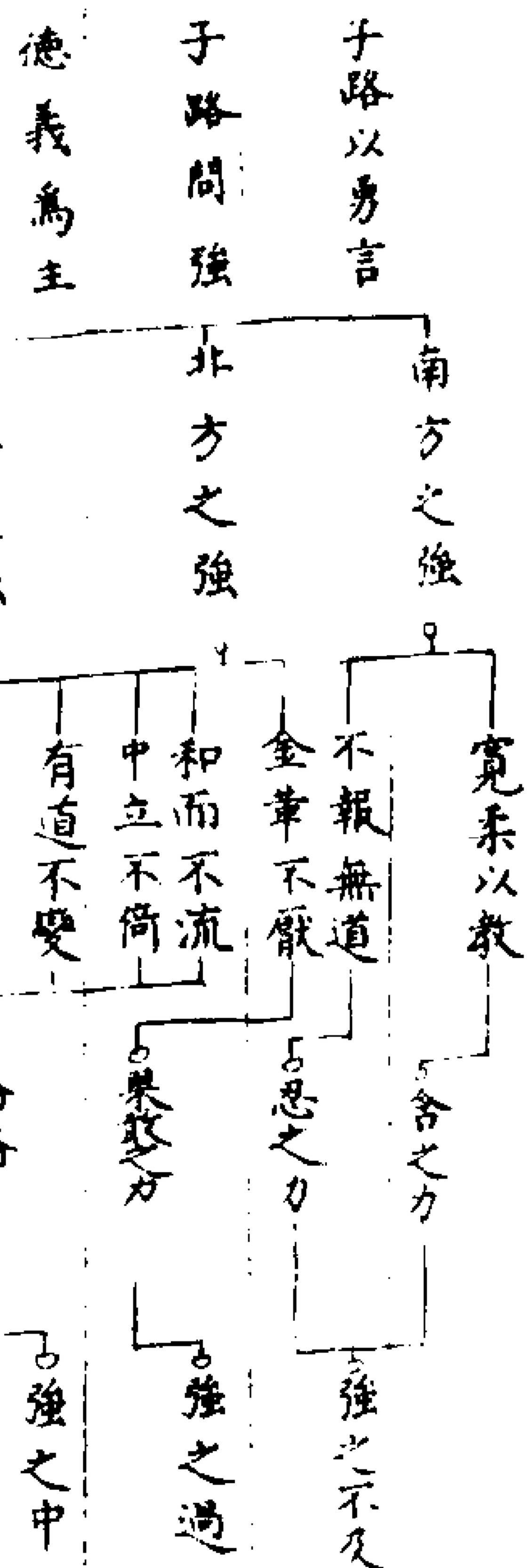
宮黝似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晏氏曰仲尼答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聵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強而世之號為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猛矯猶抑也哉疑辭也強哉矯猶言強豈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抑所能　雪川倪氏曰南北方之強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特恃血氣為強爾非南方北方之強故孔子勸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強者不能以抑為強故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為傷勇非中庸也　蔡淵綱領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主勇而為言也

饒魯石洞紀聞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問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只是因其氣質而言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乃是能矯其氣質之偏以就乎中如何先生曰然問然則章句訓矯為強貌而引矯矯虎臣為證何也曰朱子之意謂此四者皆成德事故以矯為強貌然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不當曰強哉矯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強哉矯者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蓋此四者非平日矯揉之強者不能有以至此又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問章句以不變塞為不變未達之所守似牽強曰曾向來亦疑之但別解不得谷張玉淵　問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如何先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且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氣便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問朱子謂南方不及乎強者也北方過乎強者也看來南北各屬一方皆是氣之偏處所以不中君子之強又不如此曰南方之強強乎柔者也北方之強強乎強者也君子之強強乎中者也問君子居之與下面和而不流之君子何所別曰南方雖不及乎強然亦是君子之事是亦君子之徒矣後面和而

不流等語却是正說君子。問陽莫盛於南方。若是一味含忍恐非陽剛氣象。曰。固是含忍。然却是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是也。此雖可謂君子之事。然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當報處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譬如於天。也有和風甘雨。也有嚴霜烈日。時中道拘不得。又曰。上面南方北方之強。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所以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以接物固是好。然知和而和則易流而爲不恭。中固不偏。然四面空曠亦易得倒歸一邊。問。然則偏倚異乎。曰。程子云中者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亭亭當當是四面湊來恰好當中。便是中立直上直下。是上面與下面筆直無一些邪曲便是不倚。不倚尤難。故非矯之強者不能。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答共中寸張王淵　陳應龍輯語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　曰。凡人中立而無所倚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董銖　許謙叢說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實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客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合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汩。不爲所汩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貌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　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斡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歸是說仁。重曾胄標註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或謂南方之強。謂之君子。和而不流。亦謂之君子。何也。曰南方之君子。對北方之強者而言。一則寬容含忍。一則剛勁果敢。俱以質而言也。至於和而不流之君子。又所以對南方北方之強而言。一則風氣

之強。一則德義之強也。　或又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其與首章所謂中和者同與。曰。首章之中和。以性情而言。此章之中和。以德行而言。一則本之於心。而有體用之分。故其所該爲至廣。一則行之於身。而有溫確之異而其所守爲至剛。一則根於所稟乃天賦之自然。一則成於學問乃德性之卓然者也。或又謂君子之強。四者亦有別乎。曰。和而不流。是接人處中立而不倚。是守己處。國有道不變塞。是富貴不能淫。處國無道至死不能變。是威武不能屈。處四者謂之德義之勇者。既能持志又能無暴其氣之謂也。　程復心章圖子路好勇。故問強。南方之人。寬大而能涵容柔弱而能巽順。所以能誨人之所不及。非寬大則人之所不及者已不能包容之。非巽順則不能低心下氣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是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地氣溫軟。人稟得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只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北方地氣剛勁。人稟得亦勇。多以金革爲衽席。常在兵革間。雖死不厭。故以勇敢之力勝人爲強。而強者居之南方強失之不及。北方強失之太過。皆非中庸之道。此下說君子有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子路之所當強也。



趙次誠考義強哉矯皆勉學者自強之意和而能自強則不至於流中立能自強則不至於倚國有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平素國無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困窮然則所謂不流不倚不變皆言堅強不屈而求以入德之事非指理之無過不及者而言夫德之成也蓋和而不流者言其人之和易而不雷同也中立而不倚者言其人之強立而無所倚靠也國有道無道而所守之不變即所以守此不流不倚之志而不敢變也章句以為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

強孰大於是非謂不流不倚不變為中庸之不可能也亦非謂已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能擇能守也蓋謂夫子之所以勉子路以此者正以中庸之不可能而君子之莫大於自強也何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能守即上章所謂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故於此既言不可能而下章則言惟聖者能之正謂惟聖人然後能夫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章句以聖人之所能者為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曾謂夫子教子路以理勝氣而勉強脩德以致夫不流不倚不變之力者亦可以為成德乎語録以不流不倚不變為能擇後工夫意正以為成德之事録之誤也胡雲峰遂謂君子居之之君子為泛言而不流不倚不變之君子為成德殊不知南方之君子雖不得中而猶不失為君子之道而其所當強者則正在於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初非可以分君子之不同也語録又謂惠為和而不流而夷之歸文王善養老而不從武王伐紂為中立不倚夫和而不流固可以言惠矣以夷之清為中立不倚則惠之不以三公易其介獨非中立不倚乎大抵惠偏於和夷偏於清其制行則有終身不可合者柰何引之而証夫子所教中庸之道耶饒氏又謂四者亦有次弟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夫四者之強皆出一致惟和不流故中立不倚惟不流不倚故有道無道而終身不變未聞可以次第難易言也且至死不變教學者持守之事又豈可以言聖人之所能乎要之舜之好問用中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智回之能擇能守學知利行主於行而為仁子路問強而夫子抑其血氣之剛進之德義之勇困知勉行主於強而為勇其學之淺深事之大小固有不可以槩論也　陳華祖提綱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夫子舉三者之強以揭其剛其下遂條釋其為強者之目以告之蓋南方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其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則矯中立而不倚強則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則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則矯四者固子路之所當強然此正上章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能擇者勇於知能守者勇於行此義理之勇所謂勇所謂強此中庸者是也熊禾標題事義子路之為仁南方之強柔也北方之強強也不流不倚不變則君子之強中庸之道也　項安世臆說子路問強至強哉矯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知顏子足矣顏子不易

得得知子路足矣　子路問強子曰云云君子居之劉曰此君子之徒也衽金革云云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流不倚云者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強者之事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為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　錢時融堂管見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子路仲由也而女也寬柔以教者優游以為教也不報無道者橫逆之來直之而不報也衽衣席金戈兵也革甲胄之屬也矯強貌塞者窮塞未達之時也子路好勇而問強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答也遂一辨難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哉謂今所問是南方之強是北方之強抑汝之所謂強若南方之強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當也其事知此北方之強則血氣以為勝強者之所居也其事知彼於斯二

者將安從乎強者非所向也抑爲君子之強而後爲強耳於是推明四節
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樂則行之而窮塞
之所守者不變憂則違之雖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強哉
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強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於此惕然
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平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
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晁景迂集 子路問強。至 強哉矯者何嫌疑其
非中也蓋惟中爲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
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
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中
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袁蒙齋集 子路好勇故問強夫
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啓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
同而皆曰強何也南以含忍爲強北以果敢爲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
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
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
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氏欲蓋動靜一死生一乾
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

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皐陶曰剛而塞塞實也
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
變也觀兩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
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
其死夫子已豫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亂賊無毋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
拒父亦名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衰子之戚衰子路
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
強哉子思列此章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
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
履焉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
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薛季宣浪語集 子路之問蓋
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記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
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
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
國有道不變不爲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持立
勉王與均藍縷業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強者君子所以進德

修業者也一息而不強則非天矣洪範論六極而終之以弱蓋弱之爲害
乃學者受病最深處人惟氣昏志弱故見理不明用心不剛卒至懦而無
立此所以不可不強也然強之說有二有氣稟之強有理義之強氣稟之
強則自其風氣之所使者言之理義之強則自其涵養之所得者言之子
路孔門高弟以強爲問而夫子既告之以氣稟之強又告之以理義之強
南方北方之強氣稟之強也抑而強與之強理義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南
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寬柔以教謂誨人之際雍容而不
迫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受之而不校此君子之事而南方之氣稟然也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衽席乎金革甲冑之下冒敵而
直前捐軀而不顧死而無厭此強者之事而北方之氣稟然也君子之所
謂強者充之以義養之以直持之以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天下
之至強也矯者強哉之貌和者君子之達道也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惟
和而不流則可謂之強中立者君子之有守也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
惟中立而不倚則可謂之強邦有道則仕此君子得志之秋也處富貴之
地人之所易驕吾能不變窮塞之所守則可謂之強邦無道則隱此君子
退處之時也處貧賤之境人所不能堪吾能死守而不變則可謂之強嘗

試觀之張儀蘇秦當戰國之世紆朱懷金從車傳食周游乎列國之郊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豈非大丈夫之事然孟子直以妾婦待之必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而後謂之大丈夫蓋儀秦之所謂強者血氣之強而孟子之
所謂強者理義之強也雖然此強之說而中庸之義存焉南方之強不及
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君子之不流不倚則強之合乎中庸者
也子路好勇故先告之以南方北方之強而終以君子之所謂強者啓發
之蓋將使之抑其氣稟之強而進於理義之強也使子路涵養之功自此
日加則疇昔暴虎馮河之氣習當消落而無餘矣異日衛人之難何至於
輕死哉惜夫嶽麓書院講義 強者德之幹也子路問此宜可與立矣何以
謂強者德之幹蓋萬病皆本於弱謂聖可企可望而不及弱也謂天地民物
之責不可任之以弱也知所向慕而不能往弱也不自奮勵而俯仰沉浮
弱也有初無終弱也議論有餘改節易操弱也推此言之弱爲萬物之根
人而病此無德可言矣故曰強者德之幹幹立而德充如四體既正而膚
革充盈也然強當較積學之虛實不當較氣稟之剛柔南方之氣溫厚故
其人以容忍勝北方之氣嚴凝故其人以果敢勝雖不盡然孔子舉其大

發論之參較二者南方固優於北方然而亦氣禀之所鍾非得於積學之所養也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所禀偏於剛主之以義理而不暴所禀偏於柔主之以義理而不怯是其強也蓋一切不論氣質之何如而自有學力之所謂強矣虛者養之以至於實歉者養之以至於充學愈進則強愈益非一日之積也故強者聖門之所貴也強立不反是謂學成而雖柔必強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所致所貴乎強如此人見子路之好勇而問強也故不深思強之為可尚夫強亦猶松栢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不強則弱其人無德之可尚何足有為哉夫和而無節則易流惟弱故流也中立而無依則易倚惟弱故倚也國有道處富貴而變國無道處貧賤患難而變惟弱故變也君子人歟收歛整肅行乎從容舒肆之中正直方嚴出乎寬大樂易之表何流之有既不依東又不依西久之卒不依乎東西既不附彼又不附此久之卒不附乎彼此何倚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之有不流不倚不變見於外者也強立於中者也流倚變者其中無主之驗故夫子以不流不倚不變告子路使知必如此則有以驗其強其實則聖賢所以太過人德成道尊皆自此主也不然彼其初亦夫人也而何以至此孔氏之門問強者惟一子路然由今觀之得強之實者顏子曾子乃其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亦知其所當強者然終以血氣之剛所禀少偏夫子慎其以所偏者自好也故為辨南北之強使子路知強在此而不在彼子思取而筆之中庸之書後之學者儻賤弱而貴強如此則夫弱者之不足與有為而強者亦自警也切當妄論強者可敬可畏而未必有為也人之為學其初豈能一一皆強惟其日累勵焉而不使之退日植立焉而不使之偃日振拔焉而不使之衰颯不失言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是非之輕徇乎不失色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顰笑之近媚乎不以區區得喪亂吾方寸不以蘚蘚猥瑣耗吾精神使義理充盈氣力全固而無是餒又其久也卓然有立當重任臨大節居濁世處群邪境變於前而中不動其浩然獨存者乃與天地相終如此者其身成德而世道亦嘉賴之所貴乎學學此者也讀中庸至此尤覺有警於予心讀此章矣而忍以弱終其身則如勿讀而已矣故切自疏其說而朝夕省焉不知凡我同志以為然否　或曰梅翁先生謂夫子告子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先生本意蓋謂當強於和而不流當強於中立而不倚當強於不變塞焉當強於至死不變今茲講義泛說強字乃謂強則和而不流強則中立而不倚強則不變塞焉

強則至死而不變與夫四者所當強之語異矣曰然不流不倚不變須於臨事接物對境時見之無緣至此時而後思所以為強也夫強非一日所能不流不倚不變乃強之得力處故予有積學養成之說梅菴先生之說本自明白然或恐讀者不無以文害辭之病今細玩或問中所答以證章句所釋則意亦明矣或問中所答曰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必至於流中立而不依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先生所謂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可謂非一日所能而臨事接物對境之時乃見其得力也然則強其所當強以為此四者之地先生之意恐合如此思之　國朝答祿與權集子路問強承上章中庸不可能也而言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二者雖就風氣而言然人之資禀亦在其中南方之強不及然其能忍亦人之所難也故謂之強而君子居之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以君子貴乎犯而不校也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則勇士輕生者之所為也故曰強者居之南方之強雖不及猶近於君子北方之強雖云過然終於勇士而已未若由擇善固執之功而進於中庸者為尤難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以下四者合乎中庸者也然一節雖於一節和而不流凡和者易於流故以不流為強中立而不倚凡中者久則力疲必至於倚故以不倚為強先和而後中者先其用而後其體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凡國有道則對無道賢君子皆達而在上矣達而在上則素富貴行乎富貴或有忘其窮而在下貧富之節者人能貧賤一心貴賤一致而窮達不易其所守斯亦人所難能也故以不變塞為強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有龍德而隱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之意而死生窮達夷險一節非聖人不能也此其最難而能之故尤以為強也通上四節皆其勇之中者也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其能若是乎此章言勇而下章亦言勇以終首章之義　蕭鎰待問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禀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禀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就　氣禀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

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餘滑生擬疑問中庸言中而不倚孟子言中天下而立。以及言中道而立中立之義有同異歟　答中立不倚以君子之強而言。中天下而立以人君之位而言。中道而立以聖人教人之法而言鄱陽董炎衍義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答之曰汝之所問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而之所以強與夫寬容柔巽以教誨人所不及不報償逆無道之來而順受之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容忍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君子則居之衽席也金如戈兵之屬革如甲胄之屬雖死而不厭悔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強者則居之故汝之所強者當如君子雖和而不至於流則強哉而矯矯貌也中立而不偏倚則強哉而矯矯貌也國家有道之時不變易其塞而未達之所守焉則強哉而矯矯貌也國家無道之時雖至死亦不變易其平生之所守則強哉而矯矯貌也此四者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夫子以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馬豫續義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陳華祖提綱此十章通為一節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中庸之中兼體用言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即首章大本之中無過不

及者中之用也即首章達道之和變和言庸先儒所謂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蓋性情天所賦也故初無聖凡之間德行學所至也故人有能與不能者焉然欲務德行而實有是中庸於身者無他在知仁勇三者而已故下引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以明之知者所以知此中庸也仁者所以體此中庸也勇者所以強此中庸也故舍此則無以遵道而成德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一東

庸 中庸十五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朱子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朱子語類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作索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德明　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賜　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　呂氏解素隱為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為未當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為證恐非本

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為怪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為之說乎　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為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為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　答楊至之　索隱行怪一章大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圇儱侗無分別也程子遺書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衛湜集說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脩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脩身以逆命謂之行怪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返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上古以來作舟車為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為怪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晦而行怪以釣名霅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

未害也而又行恠以求名則僞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恠恠則非中恠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恠者可言索隱乎張南軒集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爲而隱皆素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陳埴木鍾集夫子素隱行恠吾弗爲之矣又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既惡之而復取之何不倖素隱行恠乃賢智之過者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合聖人之中庸故不爲之耳趙順孫纂疏索按漢書索行也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苟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陳櫟詳解子曰素隱行恠素當作索今有人考索隱僻之理是知之過而求知人所不能知過行詭異之事是行之過而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此不當強而強者也後世有述焉此人欺世盜名後世有稱述之者焉吾弗爲之矣孔子自言我必不爲之矣　倪士毅輯釋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許謙叢說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何文淵事文引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

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恠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恠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意　趙德纂義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按漢元帝時東郡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各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異之變而將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爲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獲水德之端宜從所不勝爲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孫卿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千載之惑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不行從負石而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　尾生與婦人期于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紂時抱石自沉于淵魏公著句解子曰素隱行恠素音索謂深求隱僻之理過爲詭異之行後世有述焉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吾弗爲之矣此不當強而強者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朱子章句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倪洙附録語録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董銖趙順孫纂疏遵道而行至行有不逮　陳氏曰遵道而行似乎能知半塗而廢實未能行陳櫟詳解君子遵道而行此君子字亦是泛說君子依理而行雖能擇善而智足以及之半塗而廢乃力之不足半路而廢而實

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則不能如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奎文發明素隱之爲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賾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爲何耶蓋賾隱之隱可索也隱恠之隱不可索也通看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云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馮椅輯義君子遵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　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璿管窺第十一章半塗而廢章句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發明引饒氏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　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爲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辯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爲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塗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爲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爲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著句解君子遵道而行

能擇善也。半塗而廢，中道而止，力不足也。吾弗能已矣，此當強而不強者。為聖人，則至誠無息，自不能止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朱子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栗悔菴集：唯聖者能之。張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書櫥衆樂未發處圖。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數自遠，似不知此之駁遭而張皇也。祝洙附録語録：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董銖張南軒集說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為難。真西山讀書記：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　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偏首之十一章，然則費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謂中者，豈有他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鳶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此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處方為中也。陳櫟發明：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陳氏曰：夫子自謙如此，即此亦不已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聖處。陳櫟詳解：君子依乎中庸，此君子字說得重。君子不為素隱行怪，則惟依乎中庸而已。依讀如依於仁之依，謂據依而不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所以隱遯避世，不見知於人而無所悔，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自然無息者，正吾夫子之事，而不以自居，故曰惟聖人能之。若云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謙每如此。胡炳文通：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以今汝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通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

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為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慍，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至看，當有得也。馮椅緝義：此一節言能擇又能守，以結上文兩節之意。魏公著句解：君子依乎中庸，不索隱而行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雖隱遯而不見知於人，亦不悔也。唯聖者能之，孔子謙不自居，故曰惟聖者能之。

程復心章圖

此皆言知仁 ── 不當強而強 ┬ 素隱 ── 知之過 ┐ 聖人所弗為
　　　　　　　　　　　　　└ 行怪 ── 行之過 ┘

強學同異 ── 當強而不強 ┬ 遵道而行 ── 知之及 ┐ 聖人所弗已
　　　　　　　　　　　　└ 半塗而廢 ── 行不逮 ┘

勇當否之異 ── 不待強而裕 ┬ 依乎中庸 ── 知之至 ┐ 唯聖者能之
　　　　　　　　　　　　　└ 不見知不悔 ── 行之至 ┘

第十一章並　明善事之義

朱子語類：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閎祖　程子輯畧：呂曰：恠者君子之所不為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衛湜集說：子曰：素隱行恠，唯聖者能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傃鄉之傃，猶素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嚮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恠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脩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為，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烏能及是哉？建安游氏曰：吾弗為之，厭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為言無特而遺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
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延平
楊氏曰不以成德為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
雖有述焉君子不為也以道為高疑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見
其君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
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
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貧賤而
有悔則為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為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
也行道君子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勃然而
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
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
為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
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
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

事而行惟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
山林長往巢棲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
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知此者非愚也蓋
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祿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
在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
悔者唯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唯聖人能之此既
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山陰陸氏曰此能
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
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
也惟則詭譎詭譎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為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
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賢乎止而不進
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
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
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為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
因言弗為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

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
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
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為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
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惟聖者能之非
絕人也直以為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詭譎而行
怪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
所弗為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俄有自怠
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
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蓋有過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唯
依乎中庸而遯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 新定
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為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
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
其不離乎群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又
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
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迹山林去人也遠為一身計則得矣如
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

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
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為之能
知也半途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唯弗為故依乎中庸唯弗已
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 林氏曰觀夫
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
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
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怪過而
反常者也豈得為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為中是必依乎中庸
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
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四明袁氏曰
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 蔡淵綱領曰
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言達德之事君子之學知而行之與悠久不息而
已知者智也行者仁也悠久不息者勇也故子思述此三者以明脩德之要
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
庸未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 饒魯石洞紀聞君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先

生曰。言君子而聖者也。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
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否 張玉淵問章句於索隱行怪及遵道而行半塗
而廢。皆以知行強擇之至君子依乎中庸以下。則言知之盡。仁之至。不賴
勇而裕如者。及觀先生建安講義。似亦專以知仁為主。近觀先生中庸第
二圖。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為顯之
不足而非勇。而以君子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為勇能不變。深得此章之旨。未知是否。 先生曰。然。司上 盧孝孫集畧聖
賢言語。固是渾融。然其中條理毫髮不可差。如此章可見。許謙叢說。素隱
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或有雖不索
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
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為隱怪可知。由
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
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
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
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
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

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
處困阨窮而裕如者為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
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
事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
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史伯璿管窺。章句於此二
節皆以知行強擇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
氏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強之不足
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為勇能不變。 雙峰
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怪。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為知行
之過。而不言強。殊不思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
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着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
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况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
雙峰亦自以為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峰於第二節自謂
會得章句之意。卻又病其不得經文之意。故知此改耳。然章句之意實未

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為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章句
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曰力之不足。行有不
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峰所以
疑也。殊不思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持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
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
知意盡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
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卻全歸重於行者。
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
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
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
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
不力。而所知亦不為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
雙峰於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為能擇能守之見知仁之意。則遯世不悔一
語無着落處。故只得以為勇能不變。殊不思章句曰不為索隱行怪。則依
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
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故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

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
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
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
仁有不至。知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
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
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
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峰蓋不知也。愚嘗合而
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
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
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或疑章
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乎中庸之意言之
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耳。曰。章句中庸二字。雖應依乎中庸
而言。成德二字。則已指遯世不悔之意言矣。依乎中庸固不可不謂之知
仁。若雖依乎中庸。至於遯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塗而廢者
何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盡仁至皆
指遯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

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不賴勇裕知亦只以為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為因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免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絆乎曰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句界分此節二句却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其辭微婉不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見又孰知不為索隱行怪之即是依乎中庸不能半塗而廢之即是遯世不悔哉然則不賴勇而裕如章句亦是取上節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有況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却正是因勉焉不敢廢乃能如此謂其亦不賴勇而裕如不可也唯夫子遯世不悔乃是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初非勉焉不敢廢者故其知盡仁至可以為不賴勇而裕如耳雙峰以為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悖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不為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至也弗能半塗而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知也　按遵道而行一句即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搭在半塗而廢一傳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二句配知之盡與不賴勇而裕如

之意却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之至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耶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知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說此節之意耶熊禾標題事義總結上九章之意首言過底人次言不及底人末言中庸曾貫標註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或問首章以戒懼慎獨言此上十章乃以知仁勇言何也曰戒懼者存養於平時慎獨者臨事而省察二者由內而外由靜而動乃成德之自然也知仁勇三者非於戒懼慎獨之外別有工夫也知所以知此即所以明乎理欲之辨也仁所以體此即所謂存天理而遏人欲也勇所以強此即所謂強乎仁知者也三者之序先知後行乃入德之次第也趙次誠考義素隱行怪知行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行雖有及有不及然行之而至於廢則必其知之不真故朱子曰知雖足以及之亦有以見其知之將及而未能得其閫奧之意均之為不及矣然不及者力不足之謂也饒氏引冉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以為正夫子之所謂畫者夫半塗而廢則冉求之所謂力不足也畫則能進而不欲與力不足者異矣而饒氏不知別焉然力不足而廢者雖不足以語不悔之聖人而猶不失為君子是故言君子於遵道而行所以

明素隱行怪之為小人也言君子於依乎中庸所以別成德之君子於知而不能行之君子也言君子而復曰聖者見君子之成德即聖人之能事而學者有不可忽也饒氏曰謂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是蓋分依乎中庸者為君子而不見知而不悔方為聖人殊不知依乎中庸與不見知不悔皆聖者之所能而為中庸之成德初未嘗分君子聖人而異稱也許白雲又以聖人之不為索隱行怪為知依乎中庸為知之盡不能半塗而廢為仁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仁之至而不知不為索隱為知不為行怪為仁而依乎中庸為知而遵道而行為知不能半塗而廢為仁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兼知仁何可以索隱行怪與依乎中庸皆言知而弗能半塗而廢與不見知而不悔皆言仁哉陳華祖提綱第十一章亦承上章索隱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知者過之行怪者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賢者過之此不當強而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為君子遵道而行此知雖足以及之半塗而廢則行有不逮此當強而不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能已惟不為索隱行怪此所以依乎中庸惟不能半塗而廢此所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蓋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賴勇而裕如也非吾夫子不能

猶謙不自居而曰惟聖者能之所謂中庸之成德是也故以是而終前十章之義項安世臆說上章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及復言之錢時融堂管見子曰素隱行（下孟切）怪至唯聖者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據依而淺隱也述稱述也依不離也）素隱行怪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為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是無須臾離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袁蒙齋集死生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上章既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遯之事素猶素其位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顯則君臣之義發矣是天下之僻行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奚以怪為雖使見述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貶之故曰吾弗為之矣君子其遵道乎既曰道矣而又半塗而廢則何以造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咎其廢也故曰若我則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遵道而行怪又非半塗而廢道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者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自遯寧顧人

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爲聖者之事中庸在斯性命在斯惟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實一機也　素隱不顧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爲其遵道乎既曰道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惟不廢世雖莫我知泰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能之薛季宣浪語集素隱行怪擿其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爲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爲爲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宇駱陽先生集素隱漢書作索若以無德而隱爲素隱如素廢之素講亦通索隱行怪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爲是能而弗爲弗能是必爲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持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非謙辭答棣與權說豹管子曰索隱行怪至吾弗爲之矣此章承上章亦言勇之事索隱則知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行怪則行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上章言勇皆以風氣所習爲重此章言勇皆就學力所至爲重索隱行怪既非中庸之道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雖能擇乎善而不能持久是豈勇之謂乎爲之不勇則必至於半塗而廢矣孔子所以不能已者是仁勇之兼進也索隱行怪

者既失之過半塗而廢者又失之不及故下文乃言無過不及之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依乎中庸不惟不爲索隱行怪而已又且和不流中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皆知仁者之能事而勇在其中至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其爲勇也不亦遠且大哉此蓋潛龍確乎其不可拔之意即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之時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之際此所謂正吾夫子之事乃不自居而曰唯聖者能之亦自謙之辭也國無道至死不變乃顏子不改其樂之事非聖者極致也至此則知以擇之精仁以守之固勇以遂其極焉則中庸之道畢矣此十章雖曰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然堯舜禹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此而亦無餘蘊矣此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而接夫道統者也性理會元呂云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龜山云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備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饒士悅集索隱行怪章朱子曰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論語子路成人章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然則武仲公綽卞莊子果舜顏

淵子路之比乎　中庸以德言論語以質言鄭霆炎衍義孔子曰深素以求隱僻之理行詭怪之行然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焉此知之過而不擇善行之過而不用中不當強而強者吾弗肯爲之矣君子而能遵道而行是知擇善矣半塗而廢是力不足也此又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逮當強而不強者吾則弗能已止矣君子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隱遯於世不得見知於人而亦不悔也此正吾夫子之事而不自居但曰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仁之至知之盡不待勇而裕知者

右第十一章

朱子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篇

朱子家山圖書

第一節明君子小人之中庸本同而時中無忌憚之異
第二節嘆中庸民鮮而道不明不行
第三節大舜執中用中之事
第四節中庸擇而守之道
第五節中庸之難能
第六節謂世人遵性而行中道而畫惟君子依乎中庸

第二章圖

此章彙集夫子平日所以論中庸者凡六節係之首章之下以推原中庸所以名與所以作中庸之意

饒雙峯講義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至唯聖者能之中庸一書子思子明道傳教之書也自今觀之首章以中和爲言而先之以戒懼謹獨次章而下以中庸爲言而繼之以擇守強矯夫道二也始曰中和而繼曰中庸教一也於致中和則欲其戒懼而謹獨於蹈中庸則欲其擇守而強矯名既不同而所施之功力亦異其故何哉蓋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其已發也則爲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純粹之德而言也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強弱知愚賢不肖之不齊故不失之過則或失之不及過者亢於高遠不及者淪於卑陋唯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常之理也故必裁

其過勉其不及以求合乎中庸然後無二者之偏焉是中庸者以天下事理當然之極而言以爲過不及者之準的也子思中庸之作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而不及乎小人以性之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謹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戒懼乎不睹不聞因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也謹之於獨睹獨聞因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也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其此之謂也然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苟非於中庸之道擇之精而守之固則亦何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而使之復其初哉擇之精知也守之固仁也以此而矯其偏勇也有是三者以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爲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過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子思以舜之大知回之服膺子路之問強次第而條列之其以此與由是觀之前言戒懼謹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後言擇守強矯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實相參學者誠能以是體之吾身則進道之方無餘蘊矣昔先師勉齋先生嘗謂晉曰中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教人之指愚常服膺斯言而未深識其所以然之故潛玩既久乃若粗有省焉痛惟先師遠矣九原莫作雖欲奉而質諸巾几之傍而不可得今者恭遇倉使戶部致崇師道建祠繪像以與此邦舊治之士共瞻仰之晉不敏既辱與觀禮之末而又辱俾誦所聞辭不獲命謹試述其一二以求正于同志是否尚幸有以教之　晉近與諸友口講中庸自首章以至第十一章前十章言之已詳獨後一章之義有未竟者今將别去敬取此章爲申言之謹勉勵堅持守是所望於同志之意也

子曰素隱行怪　至　惟聖者能之愚嘗熟復此章之言竊謂學道者當以中庸爲準的學中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何以言之道之在天下過則失之抗不及則失之陋惟中庸爲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此人之所當知所當行者也然氣質之稟不齊賢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而中庸之道每患其不行不明於天下欲學中庸者將於何而取則耶古之聖人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故其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當然而自無過與不及凡其氣質之偏者皆當視此以爲之準的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以庶幾不失乎其初焉此子思子中庸之作所以自仲尼曰以下十章既引夫子所論中庸之語反覆開示於前而復以

夫子之所自道者繼之於後豈非以中庸者道之準的而聖人者又所以爲學中庸者之準的與自今觀之索隱行怪此賢知之過乎中庸者也索隱者深求隱僻之理以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行怪者過爲矯激之行以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若老氏不求道於實有而求之虛無佛氏不求性於至善而求之空寂墨氏爲仁而兼愛以至於無父楊氏爲義而爲我以至於無君之類是也是二者以其說足以誣民其行足以詭俗故不惟當時之昧者惑之而後世亦容有稱誦而慕效之者常情於此鮮有不眩於是非者而夫子則曰吾弗爲之所以深惡夫邪說詖行之害道而痛絕之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求之孔門冉求自謂非不悅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故其仕於季氏也於泰山之旅則不能救於顓臾之伐則不能止甚者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是固夫子之所謂畫者至於確實如子夏其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信而力行者矣然他日退老於西河之上猶有可議如曾子之所云者豈亦未免半塗而廢者耶常情於此寧不以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容有力之不足而然者而夫子則曰吾弗能已蓋其天理之純自然不息而窮通得喪死生禍福舉不足以爲之間也夫不爲索隱行怪則其所依者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此知之盡仁之至正吾夫子之事也而乃曰唯聖者能之而不自居焉又以見聖人德盛禮恭謙卑自牧雖處既聖之地而未嘗有一毫自聖之心也嗟乎中庸之道人之鮮能久矣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是固不足與有言有行矣幸而有不自暴不自棄者若可與有言有行矣而求知之過者乃至於索隱行之過者乃至於行怪是則非惟不足以進道而適足以爲斯道之害其賢於自暴自棄者亦無幾矣所謂過猶不及者也幸而有不索隱不行怪者若可與遵道而行矣而力之不足而不加勉又有半塗而廢者焉是何中庸之道擇之難而守之尤不易耶學者於此盍以聖人爲之準的凡聖人之所不爲者我則絕之勿使有一毫之近似聖人之所不已者我則勉之勿使有一息之間斷聖人之所不自以爲能者我則已知常若未知已能常若未能而汲汲焉益求以進之則於學中庸之道庶乎其得之矣苟爲不然舍聖人而師己意以吾之所是者爲道以吾之所便者爲中庸高者流於隱怪弱者泥於半塗而小有善者又或喪於矜伐欲其依乎中庸而不悔也難矣有志於道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趙次誠考義總論二章以下十章之旨　章句謂此十章爲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

章之義愚竊推子思之所引者而知其意之不能無在矣蓋十章之中每一章立論必以一章嘆世教之衰以明所論之意焉二章言能中庸爲君子反中庸爲小人而此章則嘆中庸之鮮能者久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則嘆道其不行矣夫六章言舜之大知而下章則嘆人之皆曰予知而禍不知辟中庸不能守八章言回之能擇中庸而下章則嘆夫人於天下國家爵祿白刃或可均可辭可蹈而中庸則不可能十章言所敎子路之強而下章則歎世之索隱行怪不當強而強半塗而廢當強而不強然十章之首先之以君子小人之邪正次之以知行之過不及邪正所以明心術之不可以不謹過不及所以明學術之不可以不明此二章實十章中之要領也是故重君子小人章言之則中庸之所以有能與不能者由於君子小人心術之邪正而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心術之不同者由於道之明不明行不行也知行之過不及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小人之反中庸也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索隱行怪小人之反中庸也依乎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始之以君子中庸終之以君子依乎中庸知君子之所以依中庸則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矣其不以依對反而言於前者前後互見也然則依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不悔所以結前章君子

時中之義而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小人無忌憚之心也至若重知行章言之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以舜而擇之審行之至以回而知之眞守之固以子路則敎之擇南方之強而不至變其所守則皆不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於知行矣索隱者知之過遵道者知之及行怪者行之過半塗而廢者行之不及仲尼之依乎中庸則不爲索隱行怪之過於知行矣仲尼之不見知而不悔則不爲半塗而廢之不及於知行矣或舉舜顏淵子路而分言之或舉孔子而該言之無非所以明知行之無過不及而聖學之所以成也然則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知行之過者而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所以結前章知行之不及者也雖然凡所以別邪正之心明知行之學則又在於成三達德而已其言舜顏淵子路雖若於三達德各專其一而實未嘗不兼見焉始而舜之好問知也隱惡揚善仁也執兩端知也用中于民仁也不言勇不賴勇也其次如顏子之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守而能拳拳勇也敎子路以不爲南方之強而知不至於流中立不至於倚知也未達之所守與平生之所守仁也不變勇也其終也則結以仲尼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然則言知仁勇而始終皆舉聖人以爲言者蓋將全君子之中庸於生知安行之學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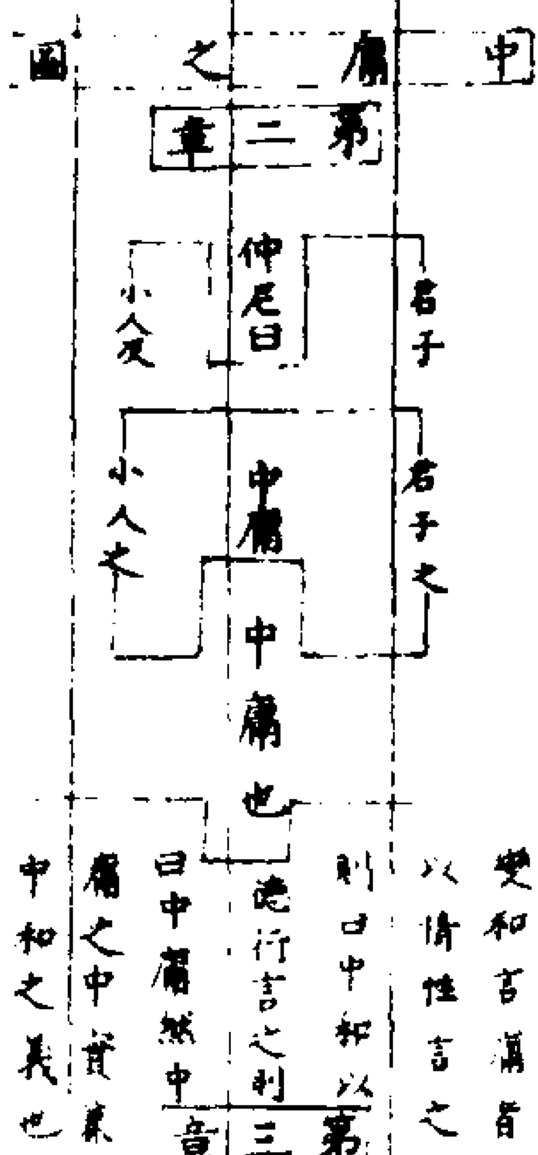
乎有以終首章之義也哉林立武指歸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是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忌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謂大本之中迨其將發動必由中是謂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莫不致察乎危微之幾權與乎已發未發之際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二節歎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歎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眞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歎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知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即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

即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即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昃坎之窞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淵擇乎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蹈白刃爲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敎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乎世不以安榮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塗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初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

胡唯致知篇

此第二章至十一章皆論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事處中也

中庸之圖



君子而時中　然人所同得初無難事

變和言庸者以情性言之　至矣

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也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小人無忌憚　但民不興行故鮮能之

故惟中庸之德爲至

小人而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明也　不行也　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

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　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

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

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　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

知味之至則必嗜而不厭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　知道之中則必守之不失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承上章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擇之審而行之至

其斯以爲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則非知者之過矣

又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　罟擭陷穽而莫之避　知禍不知避

人皆曰予知皆不得爲知也　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　能擇不知守

第八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　擇乎中庸　非賢之過矣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非不肖之不及矣　能擇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能守

第九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三者難而易　中庸易而難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

第十章

子路問強子曰

南方之強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君子居之　不及強

北方之強　衽金革死而不厭　而強者居之　過乎強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

南方　北方　之強也

故君子

和而不流　強哉矯　君子之強　所謂四者

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　能非自勝人欲

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　加子路血氣之剛

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　強之極也　不能擇而守之

第十一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知之過仁之過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勇之不及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惟聖者能之

第十章承上章意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非世俗所謂強也

右第二章君子中庸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朱子謂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饒氏謂此十章聖人立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饒氏發明朱子之意至矣蓋小人之反民之鮮能賢知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皆氣質之偏而戾乎中庸者知能擇仁能守勇能強矯皆聖賢立教使人反其氣質之偏以歸乎中庸也故第二章言中庸之道唯君子惟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小人所以分者固由於氣質之偏而尤繫乎趣向之異經之而字傳之又字其義可見第三章承上章言中庸之道不唯小人反之而凡民亦鮮能之蓋凡民雖不盡至知小人之無忌憚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此其所以鮮能也第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足上章民鮮能之意朱子

章句中特發生稟之異一語此饒氏變化氣質之說所從來也第五章承
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上章言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
終之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曰不明曰鮮能知皆主知而言也此章曰
道其不行矣夫惟其不明是以不行則主行而言也要之民鮮能以後諸
章皆承上章不明不行而以知行分言之必知第六章舜之知而不過則
道明矣蓋好問好察邇言則樂取諸人以為善而非智者之過矣執兩端
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於三達德為智之事第七章人皆曰予
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而莫知辟以況能擇中庸而不能朞月守者亦承
上章大知而言以起下章能擇能守之意能擇能守必如第八章顏子之
賢而不過則道行矣蓋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則無不肖者
之弗及此於三達德為仁之事第九章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
蹈三者難而易中庸不可能中庸易而難蓋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
也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強哉矯之意第十章子路問強以明能擇中庸而
能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強也此於三達德為勇之事第
十一章則兼知仁勇而言之素隱者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
則非知矣行怪者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則非仁矣是皆不

當勇而勇者過而失中者也遵道而行者智雖能擇半塗而廢則仁不能
守是又當勇而不勇者不及乎中者也若夫君子依乎中庸則智能擇仁
能守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勇能不變矣正吾夫子之事其曰唯聖者
能之蓋謙辭爾大抵人之所以貴於學者求以變化氣質而復性善之初
也若昔聖賢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惟在知行兩端而已故中庸之書自
第二章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皆示人以變化氣質之方其曰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中庸之標的也曰小人曰民曰知愚賢不肖是
皆言人有生稟之異也曰無忌憚曰鮮能曰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是
皆言人無變化氣質之功也惟其有生稟之異故或過焉或不及焉而均
於失其中無忌憚即過之類鮮能即不及之類惟其無學問之功故或不
明焉或不行焉而不能以復其中欲求是道之明與行則惟在知行兩盡
故自此以下列知仁勇三達德之目以為入道之門是乃變化氣質之方
也蓋智能擇知也仁能守行也勇能不變則知行兼盡矣故引大舜顏子
子路以明之舜知也回仁也子路勇也第十一章隱怪弗為曰吾半塗弗
已曰吾依乎中庸遯世不悔曰唯聖者能之則兼知仁勇而言則吾夫子
之事也子思子立二聖二賢以為中庸之標的其旨深矣　饒氏分為六

大節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道以中庸為至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其教
在擇守矯強以變化其不純之氣質乃中庸之標的也首章言中和中和
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此章言中庸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
理道之的也　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章明中庸之
道非惟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　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皆由氣質有
過與不及之偏也然專以過與不及為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
為庸非有二也　又曰知者過之索隱之類以人言之則老莊之虛無釋
氏之空寂是也賢者過之行怪之類以人言之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
也　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行字是承上章知字而言鮮能
知味之知道由不明所以不行而道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也從舉不行
之端以起下章大知之事　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能知能擇也
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
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此章說得知字十分重不但說知并

行處一齊包了擇是知守是行也　第八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仁能守也　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
可均也似知爵祿可辭也似仁白刃可蹈也似勇中庸不可能也三者皆
氣質之似而中庸之道必學問之功不可以氣質為也　第十章子路問
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子路勇能強也夫南方之強氣質柔弱不及乎強者衽金
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夫北方之強風氣剛勁過乎強者
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
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中庸之事也是乃變化氣
質之方舉四者而不及他欲學者觸類而通之也　第十一章子曰素隱
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夫索隱知之過而非知行怪者仁之過而
非仁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不能強而非勇君子依乎中庸知能擇仁
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勇能不變其守趙順孫纂疏潘氏曰中庸之
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
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
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

體是道胡炳文通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
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
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即此三章觀之夫子之言
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為第二
大節史伯璿管窺輯釋於此章之末引饒氏說又詳言首章與後章所指
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未說氣質後十章方說氣質之意今撮其意
之尤悖而又易見者辯其一二其餘前所以辯者更不再述其間有曰存
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而
勿正活潑潑地者也　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拂猶之可也
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矣况體立用行正
以其有存省之工乃臻於是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為自然得以此見
得不說氣質終費回護而罅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且必有事焉而勿正
活潑潑地者程子借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
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之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
至於離道耳固非但欲為此以見道也惟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真體認不
真則存省不力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慎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

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混而言之也引彼證此似隔一
膜然雙峰却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其所自為說則曰子思
是要人識此道程子是要人體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為證則
是正如孟子本文之意當以集義為事而不可預期其效不必如朱子所
謂借也如此則集義是工夫生氣是功效若以預期其效為不自然則可
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為事是即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
為自然下工夫為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
下工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此恐以此為自然而可以生氣
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又有曰云云唯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
戒懼慎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云云此已於彼處辯之矣性者渾然太極
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為中已發則為和云云此亦已於第二章
章下辯之矣右已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
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仁所能知能行者道是
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
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熊禾標題事義知士
贊造七判元戰特融堂管見自君子中庸而下節節辯明至此收拾在依

乎中庸一句方結盡上十章之意吞祿與權窺豹管此上十章發明第一
章之義而第一章正發明堯舜禹相傳之意即尚書允執厥中之註也而
此十章又尚
書之疏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田農 安元獻公類要垣節而子言國曰垣節倉廩者財之本也潔垣
築牆四周以禾稼也節等也振地藏穀也節匠教切圍節又紫
爭曰徐刀布有困節 耕耘樹藝管子春令耕芸樹藝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管子巨乘馬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何謂也曰王
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蓺稷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起一人之
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
十萬畝不舉 田家潤澤 吳師工興帶為父老書云今西域田里早戶無
為野老請按估然目田不潤溝以忘憂 以蕪呼見及秋東田荒荼
蓼詩周頌良耜篇云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
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積役了矣
剌也挃紛眾矣注百室一族也其已治之則百姓家開之納之千耦其耘
輩作而聚也 百室書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
醵之歡婦子寧止言無所畏入婦子則安行餽之事 歲飲甘草先生
歲欲儉苦草先生師曠之占驗草而知豐儉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
欲五歲若樂吾患可得知否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藁 歲欲儉苦草
先生苦草者葶藶也歲欲患患草先生患草者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

草者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 疊泉沃韭曹建子曰市廛
有懷妻膽矣而食市饒也疊泉沃韭纖履之上從兄弟室夫任而不得租
耩焉非愛其懷妻恩其室父也此其饒矣之與不足也耩音構連耞王其
傳曰予之北史必躬載耒注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今之謂連耞務前公稅
以遠史讓頻延之庭詰曰云云無恩傳貴以息流議鬻穡又曰蓋穡者耗
之難難者則物之所歸 但道桑麻長 陶潛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稼後漢明紀詔曰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 祈年于田祖 籥章職曰凡
國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祈年祈農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
雅豳風七月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田畯農夫也 芸夫牧豎後漢
陳寔傳論曰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叫之矣注芸除草也 氾
勝九穀之書隋書盧思道勞生論曰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
之令奉以周旋 庶人力於農穡左傳十四年其注穡曰農狀曰穡 下
田淳邪傳穀百車說苑曰齊王使淳于髡求救於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
髡曰臣之隣人祠曰以一豚蹄一盂飯祝曰下田淳邪傳穀百車臣笑其
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益齎黃金白璧車馬一百駟 社閭嘗新漢食貨
志曰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 男子畝婦人桑法言曰老人老孤

人孤病者養死者葬謂之思臺笠緇撮詩大雅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注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辰馬農祥國
語云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注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
天駟曰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辰也祥猶象也房心正而農事起故謂
之農祥農祥辰正又第一云陽瘅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注農祥房星晨正謂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中農食七人 貢禹上疏曰漢
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
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百家共一社荊楚歲時記云社曰民會社鄭玄
云百家共一社 以牛疫區種增耕後漢書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
增耕而吏不儉括多失其實百姓患之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
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田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
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
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畝
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 哇丁杜甫園官送菜詩云哇丁負籠至文課
豎于擷蒼耳云哇丁苦勞苦 神農二十篇漢藝文志農家之流云神農二
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劉向別錄云疑李

悝及商君所說取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年老田野相民耕種故号
野老汜音凡人數卸切勝之十八篇成帝時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汜之為
御史 蔡癸一篇宣帝時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右農九家百十四篇 農家者流
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蟋蟀蚕也 在堂九月役車其休
庶人乘役車入三休農三畢庶事也 蚩蕘牧艾陂 蚩蕘牧艾
陂柳宗元詩 時天時力地 太玄曰時天時力地 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
注奉天之時盡地之力 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什一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供五口
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
一十畝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
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
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二十畝家各二畝為廬舍 私田稼不善則非
貴也吏吏田唆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
初稅畝者非公曾宣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為民已悉矣古有公
田焉君八家共君寵蔥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撒桑以
養生送死 冬蝝劉向云此蝝于董仲舒云蝝于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
之災也蝝之言緣魯宣稅畝故生災非責也魯稅畝而蝝生一夫一婦佃

音田又音向字田百畝以供上只受十畝以為公田一夫一婦耕百一十畝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家各二畝為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見上　九扈為九農正爾雅疏云昭十七年左傳曰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頒扶云切鳲切倫切賈逵注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賈逵注云趣民耕苗者也秋扈竊藍逵云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逵云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逵云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莊百切逵云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莊革切逵云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逵云為蠶驅雀也老扈鷃鷃音晏逵云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今人樊光注爾雅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為官還令依此諸扈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收斂蓋藏其事何得召使驅而總号令之其為果驅鳥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為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周且其言不釋雖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郭云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令爾雅色作為　臺笠緇撮見詩未曰南山有臺臺笠緇撮舊說莎草也可以為衆笠故曰臺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蓑笠南土多有　登笠顧受一壓名也而為衆孟子曰許行者滕文公曰逵

方之人閒君子行仁政願受壓而為氓注云氓野人之稱也圃廛廛也圃曰用方曰廛國語帑音晃從音延又音壇並見上篇

喻政如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譬喻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有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去草之農　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曰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國語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農祥　西漢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祠以牛白氏六帖農祥辰正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侯以興農故曰農祥也

農忌　吳中舊事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兩則大小麥不收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

農民丁口　書敘指南關土殖穀曰農前食貨會耕田人曰善田者王旻勤力本業曰力于叟呼農人勤曰晝田夜紡旁玄齡保丁曰白徒之衆鄱陽村人曰丁夫王符保伍曰比伍尹莆時村保田曰郊保之民前五代附名籍中曰占著漢紀附託冒廬戶曰附蔭後魏保役曰任寖大宗伯料算丁口曰口率之科丁時畏差役曰惠役之民郭太定等業曰案比後紀江草又曰比要小司徒非理料徵曰特選橫調左瑕徵發多曰徵發如兩王壽剩賦曰治賦王雄免其科役曰復孝武遷徙之民曰裔民孝侍謹民曰愿民前食貨人丁實曰無所影賴傷於陵民窮曰別屋貴田狀仁傑又曰貴舍帖田李審丁口不實曰瘦蔽蘇瓌滿落戶名曰浮戶張說人流亡曰彰逃蘇瓌流人歸業曰流宂盡復蘇幹民墮本業曰遊畝下幾對劉農民曰狀兒莞豎侯林撞估物力曰增貲就賦劉千農所表曰撥穫管子謂農之裡農笠子曰戴芋蒲上視保曰保伍姻近也若盧稻田分水曰定水令兒寬農民曰芸夫豎牧後隗紀又曰邑老田父皆安仁藉田賦漕等部民曰蜀城思詠之民唐蘇民逃之盡曰家為空戶陸民流曰棄其業西流沈下貧小民曰單産羸民上農忙時曰盛春東作何敞民貧曰脊於擾費下貧又曰財空戶散朱穆小於鄉曰聚漢光武注主農之官曰田畯詩郵單身民曰狄介特左昭四開狄民販曰登下周禮九貢漏丁曰隱口之罰漢志民數曰生齒之徒周官男八月女七月

進農書　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唐會要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先勅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以中秋節代晦日其月二十六日中書侍郎李泌奏伏以仲春初吉制嘉節以徽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辰於來月之

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為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呂和叔集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臣等伏惟故事每十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中謝臣聞不受牡王祈穀于圓丘可以致誠未足以為勸躬耒耜藉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因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變之而不倦勤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迷其日用弘我政本寔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悉儉捐金而寶穀菲食而立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以任土業業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繼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晨正之祥經始歲功導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典妙匪崇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捽草杯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寢之感念畎畝昭蘇一艱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王蜀於畝畝九扈孔脩賀生靈於富庶謹繕錄前件書凡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

門奉表陳獻以聞柳宗元集進農書狀農書三卷右伏奉其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者貞元五年詔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俶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德宗也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教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席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文苑英華侯喜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脩先農政為韻我后令節中和孔嘉求巴全鮮桃仍欲革賡賞之多燕樂既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教化爰貞於四遐於是心膂周召股肱稷契洎彼庶尹當茲新節陽和溥暢言群賜於生成稼穡艱難乃載陳於睿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僉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儲政令不差則表華知勸水旱無備則倉廩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時而克典垂記大無禾麥則魯史頻書今陛下夔夔慄慄日慎一日惟人是憂惟農是恤以域中無事海內稅實人獻其誠神降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裨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丘度考令辰實當四仲之日啟作月啟舉彝典庶為六府孔脩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予之言是

於變時雍恭勤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吉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吉川執農此所謂超義越軒臣賢主聖術光宅之深本為經邦之善政美哉啟沃之義於斯為盛　貫餘同前韻聖上覩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詢播植俾年豐之慶無隔幽遐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脩耒耜之務用廣異同之說將斯耕作期國實京坻人懷禮節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啓文宇儼簪裾慎夔龍之獻納掩河洛之圖書得富國以如此契生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徒稱董仲驗深耕之法何愧朱虛所以候鶩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蓄九年之周夫是應是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為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也者衆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允脩將明肥磽異等豐歉殊狀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富庶之規既如此衕指之道必於是佐玄化之風行動黎元而草靡故得祥生地表慶發天宗百穀允脩臣罔懟於后稷兆人乃粒常有邁於神農伊斯事之明盛掩前代之輝映因獻奇之嘉辰遂啓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

群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　胡直鈞同前韻農為務本春則歲華和者取至和之靡惑中者衆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教源於仲序配節令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邇之書何遠觀播植之論當后稷之訓不遐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疆理之勤朝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為農器更舊節為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穆清之居百職事孜孜而奉職群有司濟濟以進書書曰陛下德被淳古時登太初念耘耔之勤每思親勞俾豐年之應曾不自虛一作據臣所以極聞見而獻可庶將獲小大之所如伏以義恂乎秩時在元吉既錢鎛之徒營固準直而何失遲西成於遺秉之歲戒東作於寅賓之日庶居勤之華咸執其常情游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諧衆議允嘉猷載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勤率公卿而終事庶績咸脩然後創典章須遠迩斯再耕之自此俾多稌之于彼稽汜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官之規諒當攸是豈不以群下執躬在上務農故將降玄功於后土介景福於天宗況令節適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於八政豈將獨播美於茲辰與終古而輝映　鄭式方同前韻聖人清謐六合車書一家皇心協于天統令節徵為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照物俾淳風不遐是以四夷即敘九穀用嘉當其天廟低臨韶光發洩二月

初吉式協於農祥三務成功不虧乎歲節授其時用天之道進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弘三時尚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既種既戒潔盛之望有期弗震弗渝地利之宜寔誌豈不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陳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藉庶人則中田有廬故年穀之順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成乃畢其殖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勤罔不吉然後邦國知習節之宜衆耦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土敎惟脩足食表豐年之慶多稌興大田之獻且夫節者育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邇迩善宣乎時罔不若化洽乎物無非是乃種乃理歌積庾於京坻有翼有嚴致殊方之率俾非我后聖應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宗故得貞萬性行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株莇而謳詠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四　一東

農

詩文　議興農　晉書束晳傳石鑒卒王戎乃辟晳見璆張華召晳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威用若必春無霖霔之潤秋無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尤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

取之清渤牧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卻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宜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瀦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禁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理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文苑英華觀農賦　歲起於丁東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疆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疏樹蒲葉抽叢曉出鳳城瘦道路之攸往迴矚郊野知耕鑿之斯崇爰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橫煙雲輻湊人沮溺而為伴水鄭白以分派一秠二米禾同此里之禾苗盛草稀豆

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饁室家相歡揮鋤去莠築堰澆蘭野餉曉持於斜逕雲鋤暮荷於曾巒偶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腰鐮而乍采黍麥秋而時看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教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數播殖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嵎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業農為二俾彼甫田皆無不利敦土炭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資邕熙無辭艱難服先疇之畎畝皆當儲峙於黎人之阻饑九年猶憂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述禾門人之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請學恐貽責於樊遲劉恍文較農　功以牧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牧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究則祖豆其功集韻功字聖人然則牧懷以禮當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疵人死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罍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衆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一作之劉軻文農夫禱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間為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華嶋其族為禱於五君祠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

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遣精誠于明神噫嗟我耕食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荐饑人為鬻妻田無耕夫桑無蠶婦癘疫奪廣二方尤危瞳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牽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壞田蕪亦莫顧其俎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賦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妻無厭羅紈者吾斂其濟矣亦於何厚其所濟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瘠不肥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為苟不此為民其嗟嗟神其怡怡尚饗宋宋景文公集乞損豪強優力農　其物力如本房自言不實或隱落欺避分丈以上全戶籍沒入官其官吏作弊為隱藏者並乞監鎖赴御史臺勘奏旋取朝旨除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七路不行借貸外餘十一路並乞施行臣伏以推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天下力農之人國家衣食取辦然歛息未嘗有一言及之豪猾兼并之家

居物逐利多畜緡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些佐助公家臣以為此奸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切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用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直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於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關并勑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於京師外州清筭其所借到錢於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齎入京付榷貨務減市價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已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來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陳舜俞集說農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已今之耕皆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之上不為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圃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日工商之取於農詐

偽無厭古之夷狄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荒而皆有禁搞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又有倉廩以殺其價今者不制不蓄丐乎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十柰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為吏者聞有勸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千萬蹤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墉埒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之類醫巫卜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數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賙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蓄溢尚能賜田租寵強力賈誼晁錯或勸上教本以杜游末然為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象賞罰其為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范太史集上哲宗乞留意農政

臣近蒙賜語暫至許昌切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惟憂潦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人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

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家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為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歛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

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李直講集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情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喜焉秋歛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苟簡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散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藉農之產廩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附宂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戇而已矣嗚呼使天下皆戇則可不幸而有心則群入於惰欲望九年之蓄難矣呂東萊集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懼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悲隸遁脊北顧用寒悼于厥心間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埸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雜州貴生蟲益落自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勤之勸而

應之急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佚與衆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壤上腴為天下最令乃僻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耶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佇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眞九華先生集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進從之所威郊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念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環奇瑋麗杳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陣誠不當庳其式陋其名浮浮之意昭視其後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間來客與周覧以足目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拖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物戰於外志革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常正乎名常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常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見顧外景之不常忽往忽來遊治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

乎乃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哇能低昂氣象萬千目為其耕耳為其墾慭然而深思注照而繫望吾心無項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廬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存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大合侯笑曰增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其宴適能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畢畢敎本如房與侯爾為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關怒其歛耗盧之際必非辭寄與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導古始名聞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廣兮政則為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李大隱先生集農隱記　東來杞衣裰襖勤勞畎畝之中者是農非隱處山林無聞曠逍遥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者也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者是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農與隱異久矣劍川吳伯承世

為大族宗寧以來始徙家于湖秀之境仕宦之餘父子戮力治生于今三十年田疇益廣乃築堂于場圃之上榜以農隱俯闞寬曠戢蒔松菊南榮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蕭然真隱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持前說而問之伯承答曰三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害於衣食以顏子之貧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孟子則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為貧而仕之說秦漢以還士大夫汲汲於利祿喪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偵世嫉邪棄官而去又菽粟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耶今僕幸饒於田東皐南畝盡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芒芒無復舟楫闤闠之擾又得意於酒遇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効其力秋成則獲者獻其功余方獨酌引滿陶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耶予曰子之言是也然方承世賞調官選部而輕財重義賙恤宗族惟恐不及則志氣倜儻宜有以自立於世濟領之役徒勞人爾又豈可安於田里而為陳元龍所羞哉顧余不材濫被榮寵坐糜捐廩而靡有稍報田園蕪沒茫茫然而曷歸乃自放於寂寞之濱攻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于苕霅之間而將老焉若夫

倣之年使其不待疾病盡死而後納祿尚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之上其必有日矣紹興丁巳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豐稷大上張庾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愚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愚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叶何辜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力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焉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纂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臺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吏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閤下之名想閤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斷皇下惻農之語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過閤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托書以導意如閤下賜一覽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元胡祗遹紫山集一論人無餘力而貪吠畝之多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步百為畝比之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及其半耳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抵一夫之力終歲勤動無斷無息百畝之田猶不能辦後世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勞加以公私事故廢奪其時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順天時不盡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種而九不收良以此也　二論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勞地以深耕熟擾及時則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畝牛之芻豆飽足不妄服勞壯實肥腯地所以熟今以不芻不豆羸老困乏之牛而犂地二百餘畝不病即死矣能令不病不死耕宜能深而擾宜能熟歟時過而耕犂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除去根本如是而望畝收及於古人不亦艱哉　三論有司奪農時而使不得在南畝農以時為先過時而耕植力雖能辦亦必不獲況力不足耶今日府州司縣官吏奸弊無訟而起訟片言尺紙入官一言可決者逗遛遷延半年數月以至累年而不決兩人爭訟牽連不干礙人四鄰親戚鄉老主首大戶見知人數十家廢業隨衙時當耕田而不得耕當種植而不得種植當耘耨而不得耘耨當收穫而不得收穫揭錢舉債以供奸貪之乞取乞取無厭不得畢家所以田畝荒蕪歲無所入良可哀痛雖設巡按察司略不究問縱恣虎狼白晝食人誰其憐之　四論種植以鹵莽滅裂而望豐穰土不加糞耕不以時擾不破塊種無後期秋麥種子不精粹成熟不鋤不耘雖地力膏腴畝可收兩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儻不幸雨澤不時所得不償所費　五論不遵古法怠惰不敢嘆地杜種麥皆圍科種一粒可生五莖地不祝嘆天寒下種子一粒止得一莖所獲懸絕如此秋宜早種二月尤佳秋

生兩葉如馬耳便鋤既徧即再鋤鋤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農家人力弱貪多種穀苗高三四寸才挑苗苗為野草荒蕪不能滋旺叢茂每科獨莖小穗勤者再鋤怠惰者遂廢所收畝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為糠粃　六論勸民務農而不使民知為農之樂古人之勸農春省耕則補不足秋省斂則助不給問民之所疾苦而哀憫字育之急不能者則款曲細密教道之以法非不量其力之所不及而督迫鞭朴之一夫之力而責以當數人之任聚集期而反廢時日官吏雜沓使民供給酒食之不暇水旱風霜蟲蝗之災不恤不憐歲不登家闕食而賦稅如故虐下欺上徒取大具官不得富實之利私不能免凍餒之苦業本逐末賣田賣牛流離奔竄皇皇然無定居產業丁口衆多不能移徙者代當逃戶差役日就困苦貧乏究苦失職不可救數此其略也　七論農家隨俗亦皆奢侈過度而妄費穀帛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歲終所獲除納官奉公之外不能供半歲之口體今日男婚女嫁吉凶慶吊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門第之貴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於王侯賤賣有用之穀帛貴買無用之淫巧破家壞產負債終身不復故業不償稱貸農室既空轉徙逃避農業亦從有司略不禁治　策問農桑水利　方德麟集問天生斯民口體有累衣食之源固有在矣農桑所以為天下之大本歟寒耕暑耘服勞之不易旱乾水溢均節之有待水利又農事之不可緩者歟夏后卑宮室而盡力溝洫周官建遂人而均水有官降及後世若李冰之於蜀鄭國之於秦它如白渠苟陂之類相因而起且溉且糞之謠飯豆羹芋之怨史不絕書其或興或革執得執失班班可考矣欽惟聖朝務農重本詔下郡國必首及之於是都水庸田專主水利以時巡行用廣其澤勤於農事可謂至矣今夫磧高港斷限於舟楫若可鑿而通也蹄涔汙池淤葑所壅若可濬而深也然而四下之地木霜先涸潰港雖在已不勝舟則何賴焉無源之水旱乾易淺桔槔方施枯已告竭則何益也力役驟興人情勞怨疏鑿雖勤成效茫然又況瓜皮搖本有未免乎今將擇難而不為耶則水有遺利將不顧而決為之耶所成可見矣所以度地勢之所宜究水源之攸自舟楫通而無泮涸之分儲蓄廣而有旱乾之備役興而人力不困備豫而歲功常登物阜民安公私便之必有其道也且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湖學之制實言水利是亦吾黨所當講也諸公出而應時之需有問及此必有以應之矣顧幾所蘊陸子方集問農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內末則財不

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以農桑為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
寒飢寒迫於人肌膚欲其亡為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
哉是故尊其衣食之源絕其飢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
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遼矣制莫詳於虞周禹
貢豳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銍秸粟米供於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
織文絲枲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趾饁婦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
采蘩猗桑萑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妆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
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為主二十五家之里布以
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
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
封建壞而去班祿之藉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殍為之不疾矣徹
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郡國一叟懨懨為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
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為田夫野
老之俗務耕奴織婢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

國折入於秦秦為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
於帷幙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創百姓思樂息肩文帝
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
謂不務本者詔令數下一則曰為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害女工不
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奚止酒靡穀而已
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為后飾奚止害女工而已漢之為漢五六十
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掇拾孟子餘論復屢屢陳之誼之言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
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
安得不屢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
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
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并天下一家煙火
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
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
贏緇黃侵國之經費困窮失職貪惰成風長此安窮救之無術設使晁賈

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世者有可條陳
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葉東作方興戴勝鳴鳩桑柔可採莅惟時矣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
誦聶夷中之詩者矣晁山瞿梧集主用民賦農功如何論咸淳己巳京學
類申論魁　主文劉省加　辰翁批筆力如千歲虯松偃蹇傲倨乎嶢崖峭
壁之上雪霜之操凜如也　近古而不勉之復古君子惜其言之不知本
井田農之古也古者上之取乎下下之供乎上羨然有餘裕者井田而已
矣自夫良法決壞民之務農者寡供焉者既竭取焉者亦匱而上下始交
病漢去古最近井田猶可古也晁錯知勸農而不知所以為農功之本奚
農為哉不農奚其賦不賦奚其用云云請先古漢之農農自肇翕闢以來
為生民一日不可闕之事井田又為吾農千萬世不可易之古古孟軻氏
曰以王道行乎戰國口剌剌談農不輟山之東翹企以飧飩飯齊梁迂之滕
稍可語古雖脈植桑之飛萬目於布縷絲粟之征能古否乎阡陌而秦誇
三晉願耕之訛以實地于山西瞠然以富強震六合走黔首於頭會箕歛
之下而不歆喘息秦不師古天地之大變也嗚呼秦變古齊梁迂古滕亦
不能古君子安得不於近古之漢望焉漢後元邇周之古文帝又有復古
之資吾讀漢書至藉田詔如呼幽原老叟游葵棗春風中太史公書高惠
紀而詔皆不書獨帝之詔以上曰書之蓋其言言淳實自肺腑流出無非
歸本之論一篇之不華為農而朴素之一本之不斲為農而畜縮之當是
時用未嘗不足噫此意古矣今日為農出一書曰減今年租明日復為農
出一書曰減明年租當是時賦未嘗患少噫此意古矣粒我烝民莫匪爾
極古聖人以之順帝則也錯扶棠底智乃欲柄賞罰而福禍之毋乃朝暮
其三四君狙公之芧乎錯之智在於貴粟爾焉識古井田之制哉貢也助
也徹也皆什一也而皆微也賓師給焉札荒仰焉匪須寵祿需焉帝非害
於用者也非苛於賦者也渠渠躬耕方與芸夫蕘子浩然出作入息之天
錯壽三便而厭乎農本之則無如之何異日煙火萬里之盛贊史者獨於
農反覆致意錯立下風矣長沙傅治安一策慨慷言當世事且于封建而
不于井田於錯也何容喙不井而限宜少近古竹林清明之識卓矣惜乎
志有餘者道不足征和之令已不能復後元之古况三代乎柳當嫌觀往
古禹等九州之賦以作貢家於帝嚳以前其後周公之治周視禹尤詳然
王畿千里之內法不盡取未聞以財少為患漢文景時天下之財不入於
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諸侯若異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噫今非古矣漢之

臣竊僅存吳壤，復不忘江南大耕水耨之勞，終夜輾卷，爲之傷今思古。

國朝清江貝廷臣大集　横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横塘，有秦君大則隱於農者也，自號横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知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爲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爲農之大蠹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事。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懼稂莠之害也，芟夷之，懼蟊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邪？故吾之知農爲深，而人之不爲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爲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爲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爲人。且將羽儀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横塘也。廉淳以太白燈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頫然而卧，聞者高農之所爲，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爲序。

唐杜工部集　爲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圃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句漏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切以爲字字當活，則字字自響。　沐曰：晉葛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皮日休詩　農父謠　農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難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如何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黄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陸龜蒙詩　彼農詩四言　世路巇險，澤風蕩除。傥彼農流，猶存厥初。蕢焉而廬，芙然而居。首亂如葆，形乾若腊。大耋既齠，童子未鰲。音魚，以賁以戴，悉薅悉耝。我纂聖道，我睨古書。少倦爲學，時由爾廬。有飯一盛，莫鹽莫蔬。有襦一襭，不襟不裾。所謂飢寒，爾何道歟。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吾人爲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遺其豐凶驟險，無二退輸。布進供訴，弗視，號于昊天，以血爲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娛稗史。

于濆詩　富農詩并序　濆竊居堯山南六十里，有富農得氏張耶人，指其貌此多藏者也。積粟萬廋，馬牛無算，血屬星居於里。土主不遺，死不贈塚，頑妻孥，意與天地等，故作是詩，用廣知者。　長聞鄉人語：此家勝良賈，骨肉化飢魂，倉中有飽鼠。青春滿桑柘，旦夕鳴機杼。秋風一夜來，纍纍聞砧杵。西鄰有原憲，蓬蒿達環堵。自樂固窮心，天意在何處。當門見稚子，已作桑田主。　四海中盡爲廣芮土。

孟郊詩　贈農人　勸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伐桑株，減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綠。狂飈一入林，萬葉不着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結束。

張碧詩　農父　運鋤耕斸侵星起，隴畝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

施肩吾詩　代農叟吟　且將一笑悅豐年，漸老那能日日眠。引客特來山地上，坐看秋水落紅蓮。

宋范文正公集　農詩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污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幾壠，游惰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爲泣。擬詠詩本農。　奔競若不息，民只有窮，誰復元化，竄鑿斷縶華根，使絕侯奪苦。著爲明聖思，何煩重師古。即此是義軒。

孔平仲詩十畫農謠一首　春雨津決洽，秋苗香苾芬。市紙看便是，寬囿促脩圍。　惜別一首呈陸亨孺十畫。　恬和劾春律，芳茂若秋松。孟畢花枝枎，吳梓俳笑空。　九畫一首　坦直吾所知，良彥君長者。村邦柱材美，丞府依壚冶。弗忘念夙昔，吟奕同蓬舍。　八畫一首　牧守有民社，佳言多吉余。金芝先出谷，奔君戒征車。　七畫一首　子兮仲尼后，老作外州行。丹究乜戎伍，朱衣走吏兵。　十畫四言　亨倖沉俗，泥虬卧虹。星君促面，省座班封。脩治平充茂，果見昌宗。耻於便倖，宜劾孤忠。

劉原父詩　農父二首四言　入水作田，上山伐薪。人世幾何，終歲苦貧。安有靈藥，化爲羽人。呼吸光景，爲君外臣。焉飛不遠，暮還其宅。我獨匪人，去從兵籍。釋棄耒耜，頓食朝夕。轉徙異方，終世爲客。

農衰前人　陰陽失常度，水旱互爲災。歲暮不成耕，閭里自相哀。相哀竟何奈，田畝棄汙萊。欲行關租急，欲居兵賦催。同知羅憂患，誰復念哭殘。往往遺渠溝，頗之泱如類。國度須積聚，國節須吳財。大臣職當國，爾命自宜哉。

梅聖俞農難　叶無良農則未勞一軟。軟曰耕根勞非所植，嘉禾共一田。老農實恴之，豈并時稼損。管蔡與盜跖，同氣詎能遷。周公不妨聖，柳惠不妨賢。賢哉彼爲英，取舍得其然。

晏元獻公詩　春野觀農事　土膏經宿雨，農耒服春疇。舊隴繞鶯攫，初陽木喘牛。桑塍薰野聚，蒿葉蔽原溝。邑邑耕徒盛，兇年少故侯。

宋景文公詩　春野觀農事

茂氣回鮮野寒姿換故林敗防湊響急新叫來痕深孔雉嬉原隰歡牛下
浦陰吾廬堪學稼將老有初心 出野觀農二首 前人 杏藥菖牙各報
春風煙萬頃綠陂勻果然疰膝三瘉俋悒悒深耕不顧人 炊繚中林煙
大邊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蒿意盛陽膏動正是陳根可拔時 彭汝礪鄱陽
集和君時語農者二絶 兒女莫啼翁莫愁十分栽插十分收酒蒭白蟻
須盈面花插黄金聽滿頭 大田既成歲無憂零雨其濛夜復收私稻可
惟齋馬鬣 君時云額已齋馬鬣 聖禾亦自秀千頭 君時於千首接聖禾
晨起祠先農道中 前人 更闌獨花低呼僕起視夜問夜如何其露落月
未謝皇帝共神明朝燕武為蘇多儀禮有敬少息刑無赦今茲先農饗上
意在耕稼篤言技明起不趾私安暇馬蹄踏氷雪霧露濕鞍馬寒林月中
影十里開圖畫燈火望壇場冠裳出次舍鏘洋響金石磬音紛彝掌百年
稗樂中萬事無雜霸昏寅久塵土今日聞韶夏心知至誠通自可膏澤下
清風有雅穆菽麥盜桑柘人家實倉廩得以時婚嫁四夷共安富兵偃祭
類禡山川百神寧天子樂二假敢後秋冬報還見擊鼓御顧予真鈇然何
以補漏譯尚堪逐農誰擊壤歌聖化 章簡公詩戊戌清明在吳去春閩武
于河朔令被召參貳大農悦然有感 前載賞花鄉國中三行粉面綺羅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十三

紅去年持斧還城下十萬軍聲鼓吹雄每歲春輝長忽忽此時朝騎又怱
怱却將半晴壓沙喉去看東都御柳風 李忠愍公集農夫嘆 傷哉野老
村下居廝田錢訟聊自錮辛歲辛勤輸稅外倒困試量無斗儲牽衣索飯
兒啼苦婦姑相將挑菜煑甥家赴食奔西方拼却餓死官路旁 吳帯湖山
集農兵張肯康永年未六十二日相繼力求歸農余嘉其志作小絶以紀
之 仕官老不休農兵乃知止低頭愧斯人三嘆不能已 陸放翁續稽山
農 子作遊世行以為不可常也復作此篇 華胥氏之國可以卜吾居無
懷氏之民可以為吾友恨如秋電不看人肢似鵠愈惟貯酒周公禮樂寂
不傳司馬兵法亡亦久賴有神農之學存至今扶犂近可師野叟龐蹭大
布以禦冬黃粱黑黍身自舂園畦剪韭勝肉美社瓮撥醅如粥釀安得天
下常年豐老死不見傳邊烽利名畫斷莫掛口子孫世作稽山農 農舍
絶句四首 前人 三農雖隙亦忽忙稿事何曾一夕忘欲曬胡麻愁變雨
未收蕎麥怯新霜 神農之學未為非日夜勤勞備歲饑雨長禾頭蒸耳
出潤憂麥粒化蛾飛 萬錢近縣買黄犢從襖行當東作時堪笑江東王
謝輩坐麈尾事兒嬉 杜門雖與世相違未許人嘲作計非長使雲遣
常猶過小舟月下載犂歸 農桑絶句四首 前人 農事初興未苦忙且

丈漏屋補頹墻山歌高下皆成調野水縱橫自入塘 水長人家浸稻秧
蠶生女手摘桑黃差科未起身無事鄰曲相過日正長 禾莠菁婦念蠶
飢陌上忽忽負籠歸却羨鄰家下湖早畫船青繖去如飛 蠶如黑蟻稻
青鍼犬婦耕桑各苦心但得老親供養足不羞布袂與蒿簪 農家六首
前人 大布縫袍穩乾薪起火紅薄才施畝朴學教兒童羊要高為棧
雞當細織籠農家自堪樂不是傲王公 盜息無排甲兵消不取丁頻過
鬬雞舍鬧學相牛經江浦漁歌遠人家績火青遨遊無定處隨意宿丘亭
東舍女乘龍西家婦夢熊翁誇酒重碧孫愛果初紅栗烈三冬近團欒
一笑同營生無緣巧百事仰天公 租擔耕蕎地呼船取荻薪蒼頭供井
臼赤脚解縫紉僧乞銘師塔巫邀賽土神心常厭多事謝病又經旬 新
作地爐成蓬窗亦自明油香麵餌脆人靜布機鳴縣吏催科簡豪家督債
輕小康何敢望生計且支撑 諸孫晚下學髻脫繞園行互笑歲鈎拙爭
言鬬草贏翁嚴責程課翁愛哺飴餳富貴寧期汝它年且力耕 晚秋農
家八首 前人 老來萬事懶不獨廢應酬門前即湖山亦復罕出遊吾廬
有真樂一榻眠高秋回看世上事得喪良悠悠 秋雨無時休令我雙鬢
縞庭荒何由鋤木落不得掃遣奴入城市十步困泥潦荻首幸可烹蜀黍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十四

置勿道 黍大使警夜畜雞用司旦徹警盜所窺失旦固吾患豈無棲栖
費掩振不可緩家居亦為政發我中夜嘆 東郡稻上場勞之以一壺西
鄰女受聘賀之以一端誠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閭努力畢農功租賦勿後
輸 我年近七十與世長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衰業耕桑身雜老農間何
能避風霜夜半起飯牛北斗垂大荒 躡溝栄略彴恰死疊浮屠既畫菘
韭畦遂營瓜芋區豉香異鹽白飽計已有餘捫腹笑自賀無羊敗吾蔬
苦寒牛亦耕甚雨雞亦鳴物物各有職怠心其敢萌我老逐農圃學業付
後生語兒績膏油勿輟讀書聲 吾里賢良者蓋有萬石封少年以利遷
但可哀其窮仁義亦何常聖賢與人同我言不足取汝豈忘乃翁 農家
前人 吳農耕澤澤吳牛耳濕濕農功何崇崇農事常汲汲冬休築陂防
丁壯皆雲集春耕人在野農具已山立房櫳鳴機杼煙雨暗蓑笠尺薪仰
有聆斷儋俛有拾洪水西滔天俾禹民乃粒食不知所從汝悔何將及孩
提同一初勤惰在所習周公有遺訓請視七月什 農家歎 前人 有山
皆種麥有水皆種秔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
門前誰剥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搒人孰不憚死自計無
由生還家欲具説恐傷父母情老人儻得食妻子鴻毛輕 農家歎 前人

村東買牛犢舍北作牛屋飯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茫茫陂水白纖纖稻秧綠二月鳴搏黍三月號布穀為農但力作瘠鹵變衍沃腰鎌卷黃雲踏碓舂白玉八月租稅畢社瓮釀如粥老稚相扶携閭里送迎逐坐令百世後復覩可封俗君不見朱門玉食烹萬羊不如農家小甑吳粳香　農家

前人　低垣矮屋俯江流渾舍相娛到白頭累世不知名宦樂百年那識別離愁餘常貯新陳穀農隙閑眠子母牛聞道少年俱孝謹未應家法媿恬候

前人　寂寂江村數掩籬吾廬又及素秋時橫林未脫色已盡孤鳥欲栖鳴更悲小瓮尊莫初下豉矮瓶豆粉正燃萁為農幸有家風在百世相傳更勿移

前人　南畝勤菑穫西城謹蓋藏種蕎來霽日斫荻待徵霜路雉新舂白山廚野蔌香何須北窻卧始得傲羲皇

農事稍閒有作前人　架犂架犂喚春農布穀布穀督歲功黃雲壓檐風日美綠針插水霧雨濛年豐遠近笑語樂清漲縱橫舟楫通東家築室窻戶綠西舍迎婦花扇紅我方祭竈徹豚酒盤箸亦復呼隣翁客歸我起何所作孝經論語教兒童教兒童莫忽忽願汝日夜勤磨礲烏巾白紵待至公

農圃歌前人　我不如老農占地畝一鍾東作雖有時力耕在茲東張燈觀夜織高枕聽晨舂時時喚隣里旨蓄亦可供我不如老圃父子日相從一鉏萬事足不求定遠封春泥剪綠韭秋雨畦青菘技筋有餘味豈不羨嗿喝乃者半年病清鏡滿雍容壓生一鞆衣壁倚一枝笻惟有呻吟聲和吞牀下螢青燈照兀兀布衲聊自縫

唐仲友說齋集送錢守歸剡除大農二首　北海康平守曹為漢大農此邦高治行今日繼前風飢饉難於政循良茂厥功好將清靜對推與四方同　賤迹歸田里高懷不世情細傾憂國酒頻話及時耕紫索恩將近茅茨計未成攀轅無好語所願達時英頃安世詩山農　江上見山農畬田用火攻鼓聲為號令竹撥當鐵封生理猿猱似年華豆粟供無功隨薄祿愧汝若為容

方秋崖叢農謡　春雨初晴水柏堤村南村北鵓鴣啼含風宿麥青相接刺水柔秧綠未齊問舍求田計未成一蓑鉏月每含情春山樹暖鶯相覓曉隴雨晴人獨耕小麥青青大麥黃護田沙邐迤羊腸秧畦岸岸水初飽塵甑家家飯已香雨過一村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研青裙老姥遥相語今歲春寒蠶未眠漠漠餘香著草花森森柔綠長桑麻池塘水暖蛙成市門巷春深燕作家

陳杰詩為農　去國已為農憂時但顧豐日光牛背上世事草廬中絶異炮烋惯聊如藝黍通新來詩亦變稍稍近豳風

李俊民鶴鳴集貴勤田圃計溫家種樹書新年無罷歲事事有乘除

童蒙詩訓前人　農圃小人事民生獨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一東

雝

洪武正韻於容切詩雝雝喈喈又和也詩雝雝在宮有來雝雝周頌雝爲包咸注論語作雍又澤也詩于彼西雝又雝渠鳥名又董送二韻許慎說文雝雝𪆂也从隹邕聲爾雅䳭鴒雝渠邢昺疏釋曰䳭鴒一名雝渠水鳥也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詩小雅云脊令在原陸機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陸法言廣韻雝上同徐鍇通釋宛封反張有復古編雝从隹邕別作雍嚨嗈竝非戴侗六書故雝鳥也䳭如鵙曰煩鶯庸渠郭璞曰庸渠佀鳧灰色而雞足一名章渠顏師古曰即今水雞也按郭氏所謂章渠今人謂之章雞雝庸聲相近實一物爾雅之說非也雝又作雝借為和鳴雝雝之雝別作雝嗈又為嗈雝雝容之雝詩云雝雝在宮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人云鎬京辟雝毛萇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雝嗈曰按雝周曰成王作雝一宮周器之銘多有曰王在雝上宮者辟雝蓋二宮名也古鼎銘又曰惟一初吉壬寅王在和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雝和也台始雝宮之異名與黃儒本因當水而生璧宮之說後之沿襲者遂加广為廱其失滋甚矣李肩吾字通雝从隹邕聲釋行均龍龕手鑑雝於容反楊桓六書統影母雝从隹雝或从邕聲鸜或从鳥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雝借為鳴聲之和也別作雝雍嚨嗈廱並非李冀存古正字雝本鳥名借為雝咊字俗作雍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雝鶅鳥名作鴟非俗譌作雍亦非尼从之者皆然詩雝雝喈喈亦借邕廱晉書閣門邕穆爾雅廱廱優優和也九辯鴈廱廱而南游作噰嗈嚨非爾雅嗈嗈音聲和也俗字借專訓咊書於變時雍又雝奴宾轉注見去聲　韻會定正字切影母影因煙雝

篆書　雝　雝　並徐鉉篆韻　雝　雝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雝　雝　雝　雝

雝　雝　並六書統

隸書　雝　雝　並六書統

廱　雝　詩何彼穠矣篇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注肅敬雝和也周頌清廟篇肅雝顯相有瞽篇肅雝和鳴禮記少儀鸞和之美肅肅雝雝正義曰肅肅雝雝者鸞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雝雝然是敬貌雝雝是和貌元王惲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隆孝敬於先朝軫憂勤於內助宮

壹仰其規範。宗旅化其肅雝。**和鸞雝雝** 詩蓼蕭篇和鸞雝雝注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雝雝在宮** 詩思齊篇雝雝在宮。注雝雝和之至也 **雝雝喈喈** 詩卷阿篇雝雝喈喈。注鳳凰鳴之和也。**于彼西雝** 詩周頌振鷺篇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注雝澤也凡儀曰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 **客出以雝** 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雝注[illegible]曰雝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雝詩以送之 **歌雝** 周禮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雝注有司徹而歌雝 **雝** 詩周頌篇名 **有來雝雝** 與公叶。篇內同。**至止肅肅。相** 息亮反 **維辟** 音壁 **公。天子穆穆。** 朱子集傳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 音烏 **薦廣牡。**

相 同上 **予肆祀** 叶養里反 **假** 古雅反 **哉皇考** 叶音口 **綏予孝子。** 叶獎履反 於歎辭也。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 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 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綏我眉壽** 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 音又 **烈考** 叶音口 **亦右文母。** 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 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輔廣童子問諸侯之來也雝雝然而知其至也肅肅然而敬此喜於形容者也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慢不敬事之意助祭之人則有諸侯之尊而天子者則有穆穆之容此又形容其一時在廟助祭氣象如此於薦廣牡而下四句則言諸侯薦廣牡以助祭事庶乎文王來享以安我孝子之心稱孝子者親覲之辭也假哉皇考總宣哲維人以下四句綏予孝子統綏我眉壽以下四句宣哲維人以下四句則言文王之德安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智通無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謂君善表故曰備君之德克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章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 胡一桂附錄纂疏愚按謂以文母擬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亦無疑矣。 李氏曰見集解曹氏見詩說 許謙名物鈔[illegible] 武王祭文王 傳 周禮太祝注右讀為侑謂祭祀侑勸尸食而拜大音泰下同 題下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樂師文云大師誤說者則康成也蓋徹祭下詳禮疏恐當有篇字 劉瑾通釋愚按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又按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

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朱子語錄王介甫曰並見讀詩記輔氏曰並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曹氏曰見詩說李迂仲曰見集解春官見名物鈔 胡庭芳曰見纂疏 朱公遷曰周人以諱事神 左氏莊公六年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臣子雖不敢斥言然禮卒哭之後舍故諱新所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者生者之名終則諱之者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將諱之周人准殷人不諱 享右祭祀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 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也拜與拜同九拜者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動音蒙謂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后稽顙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后拜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奇音羈八曰褒拜褒音報即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如今之揖也 毛萇傳鄭玄箋有來雝雝至相予肆祀 傳云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哉皇考至文武維后 傳云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

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燕及皇天至介以繁祉　傳云燕安也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禄　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孔頴達正義有來雝雝　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顔色雝雝然而柔和旣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嘗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太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令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令神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旣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

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　鄭唯辟爲鄉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相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　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昬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其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傳假嘉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太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大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卽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箋繁多至福禄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慈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臨下作爲徵祥令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旣蒙其福令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禄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令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廣成上意也　傳烈考至大姒　正義曰以太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卽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陸德明釋文相維息亮反如也注也辟公音壁君也注同於薦鄭如字王音荐假哉音暇嘉也徐古雅反宣哲音哲本亦作悊同宣徧音遍下同才知音智克昌如字或云文王昌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瑞應應

對之應　旣右音祐下同助也　大姒音泰下同姒文王妃　毛居正六經正誤注助之以考壽作助誤助从且不从旦也　要義父祖皆得稱皇考見正義　蘇潁濱集傳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大哉我皇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爲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雝雝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然而欽爲此詩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諸侯則肅雝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薦進大牡之牲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海之歡心如此大哉大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

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
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
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
后謂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爲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爲其君臣明哲文
武蘇氏又以爲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
大祖降福于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
之臣與祭爲説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大
母亦不必以爲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太姒文母乃文德之母
也先儒則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
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也言烈
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説則以爲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
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不爲廟
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爲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
也自三代已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
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
知矣自周已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大王則不斥曰大

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
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爲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
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曹武名教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教
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
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
王名夷而春秋亦嘗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爲之諱以此見此説非也　黄
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
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爲配然
則周人所謂禘太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黄門皆以太祖爲文王此
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爲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
四時而小於祫王肅馬融則謂祫小於禘予以爲馬融王肅之説爲當而
鄭氏之説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
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
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
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祫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祫豈不明哉三家者以
雍徹孔子以爲美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旁及
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爲祀文王其説固非李迂
仲以爲父謂之考祖亦謂之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姒此皆求
爲之説而不可得故曲之辭也予以爲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
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
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
者試思之　故齋曹粹中詩説雝雝則四方皆以和來而非出於勉强肅肅
則承事于廟者盡敬而無墮容辟君也諸侯有君人之道而其爵莫尊於
公故謂之辟公猶天子謂之辟王也諸侯來相祀事而天子以穆穆之容
臨之是以諸侯皆肅雝而無有失禮者凡牲不用牝廣牡則博碩之謂也
肆陳也皇考謂武王猶閔予小子之稱皇考也烈考謂文王蓋武王之烈
考也文母謂太姒武王之母也烈考文母皆繫武王言之也宣則披露而
無私哲則知人而不惑文則能附衆武則能威敵皇考所以安予孝子者厚
矣遺以宣哲之人使承事于朝廷又遺以文武之君使蕃屏于侯服是以
能內外和樂安及皇天也天之安否視民而已苟民不得其所天亦不安
其居今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
變矣如是乃能昌大其後福禄無窮綏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也今成王

賴武王之德渾遺皇天之况施所能舉此大禮升右文王以及文母也蓋
由尊尊以及親親此所謂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稱者也故禘太祖之
詩如此　東萊呂氏讀詩記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又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
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
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陳氏曰孝子自謂
也　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
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備之樂歌
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
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應壽祉之
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
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
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
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鄭氏曰
[illegible]戴岷隱續呂
氏讀詩記雖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考其詩詞始言皇考繼言烈考殊不
及太祖恐於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

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於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大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慈湖楊簡詩傳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也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條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古者之亦然雝雝和幾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牸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爲輔又

文王之爲后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然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安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實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攷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持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太姒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嚴氏詩解陳少南太祖安我孝子之道使世世在位者皆有明哲之才爲君者皆有文德武功烈考指父文母指母不必言太姒也本文同詩緝毛曰見毛傳鄭曰見鄭箋孔曰見正義朱曰見朱傳東萊曰呂氏曰並見讀詩記迂仲青丈並見其解放齋見詩說華谷嚴粲詩緝辟公解見烈文穆穆解見文王　有從彼國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牡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

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姒故也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皇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爲烈祖文王當穆故武王當昭也雖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箋曰並見鄭箋傳曰並見毛傳王氏曰見詩記朱曰見朱傳蘇曰並見穎濱傳朱氏曰蘇氏曰並見朱傳李氏曰見集解洛誥云見正義黃震日抄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勝庵亦以爲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爲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林岊講義

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之意於乎美哉薦此大牡以相予之陳祀大牡頌大肥腯之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臣明哲其君文武燕安格于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繁祉昌字陸音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禘禮然推其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太姒也禮不王不禘成王於禘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以爲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姒焉　詩傳纂註謝氏曰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雝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宗廟承大宗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雝雝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　周人以諱事神春秋襄公四年陳侯午卒胡氏傳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遯之類所以救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

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遂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已諱禦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嚴氏曰並見詩緝李氏曰見某部經六年日子洞　朱善詩經解頤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通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文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大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用節綏乎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　劉玉汝詩纘緒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替有容本句即見有紀次句見此至第三句方見文法也其稱天子烹以先祖既享祭俎將徹爲徹者之言歟又豈武王始有天下故因諸侯助祭者而言歟竊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措辭當然又前段未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說天子先說助祭次言已祭然後稱頌祖德既以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說又是一體豈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爲武王祭文王者以言天子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爲徹者以周禮論語証之而甚明也詳詩之意所言爲助祭受釐以後事其爲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俎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既受福矣而猶有親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既灌以往不足觀之患哉　李公凱句解有來雝雝成王舉禘祖之禮而諸侯之以職來祭者雝雝其和至止肅肅至止於廟也肅肅乎其敬相維辟公助其祭者即公諸侯也天子穆穆主其祭者穆穆天子也於薦廣牡其所進是博碩肥腯之牡牛也相予肆祀辟公贊助我以肆陳其禮假哉皇考成王於是稱原得神之所福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安我孝子以己成之業宣哲維人又用宣通智哲之人以輔之於內文武維后文德武功之諸侯以輔之於外燕及皇天其燕安之效上及于天克昌厥後故能昌大其後代令得以居王位行神理綏我眉壽上天享之而安我以眉壽之福介以繁祉介我以繁多之祉既右烈考非惟使我覆右於文王亦右文母亦又獲右於文母是皆武王之力主于小子所能致哉　謝升孫詩義斷法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者其來雝雝其至肅肅

其助我祀事者咸備如此則天子得以泰然無事惟見其有穆穆深遠之容如此天子粹然於其上其下能盡助祭之禮故也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有來雝雝止綏予孝子　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監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薦牡以助祀而大哉皇考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大抵前聖之降監本未易致後王所用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徒在於物耶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諸侯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凡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強於始而怠情於終者周人之祀文王也廢徹不違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詠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示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亦可嘆也此意結尾要發得出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　彭士奇詩義主意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古者君臣之盡善蓋於奉祭之際見之何也祭所以一人心也故觀人之道莫大於祭助祭者惟諸侯既有和敬之心主祭者惟天子又有深遠之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豈不足以見古者祭祀之盛哉　相維辟公止相予肆祀　祭者國之大事一人主敬於其上則群臣效職於其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爲人臣者固患乎有矯亢之跡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雝和可知也至而肅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爲助祭之諸侯乎　於薦廣牡止綏予孝子　諸侯有以助吾祀先之心則前人有以安吾後人之心矣　宣哲維人止克昌厥後　聖人道大而德備則天與後人皆被其福矣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惟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備君德則安人以及皇天又且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要非一端之所能盡也有人之道焉有君之德焉所謂人道者要必有以建彝倫之常所謂君德者要必有以得統臨之要故人道非明智不能盡而君道非文武不足盡文王者人道君道之兼盡其斯所以爲聖乎　綏我眉壽止亦右文母　前王能久其錫福之功後王能盡其奉先之孝要亦各盡其道而已矣先王之愛其子則以眉壽繁祉而錫予之後王之念其前則合烈祖父母而尊禮之一代有道之長豈非先聖後聖各盡其道於錫福奉祭之間乎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聖人之所以安其

後嗣者不特安之以壽之長而且助之以福之盛林泉生詩義矜式有来雝雝上綏予孝子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物而助祭而前人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潜乎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黙擬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為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為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　有来雝雝止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故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孝深前王之道德兼全故治效格乎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隆德盛既有以綂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為子之責也　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保揚之容則君臣之禮著矣知敬之諸侯奉牲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二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數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王何容心焉　一詩之中獨此一節專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興正在於此　宣哲維人止亦右文母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啓佑我後人之本也綏我眉壽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雝一章十六句

朱子集傳周禮大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輔廣童子問先生據周禮論語定此詩為徹祭所歌徹詩辭定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審矣又以論語三家以雍徹例之則知後或通用於他廟者可知也　劉瑾通釋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灉

洪武正韻於容切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為灉亦作澭灉周禮作維又送韻許慎說文灉河灉水在宋从水雝聲徐鍇通釋按尚書雷夏既澤灉入于同言灉入于雷澤也又按漢書雷澤在今濟陰城陽西北宛封反爾雅郭璞注書云灉沮會同邢昺疏釋曰禹貢兖州云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孔安國云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引之證水自河出別名為灉也灉反入注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疏釋曰反復也謂河水決出而復入河者名灉即下云水自河出為灉是也顧野王玉篇灉紆用切水自河出又音雍灉澭並同上張參五經文字澤名丁度集韻或作澭司馬光類篇澭又委勇切水聚婁機廣干祿字音雍又於用切皆水名楊桓六書統影母灉統聲灉隸省澭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趙謙聲音文字通河灉水在宋出曹州古通借灉俗譌用維周禮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注當讀作雷雝不敢改也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呂為維字有灉音則非也作灉非雙音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灉

篆書 灉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灉 徐鉉篆韻　灉 六書統

隸書 澭 沈子琚碑見漢隸字源

灉澭 並六書統

草字 灉 鮮于樞草書集韻

維

洪武正韻於容切周禮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又微送二韻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一東

廱

洪武正韻於容切辟廱學名說文作廦廱爾雅廱廱和也通作雝雍天子曰辟廱詩蹇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辟雍與廱邕穆與雍類雝雙押如蔡邕時雍辟廱之類不妨分押許愼說文廱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爾雅邢昺疏引曰大雅思齊云雝雝在宮此人君德政和樂也顧野王玉篇雍同上陸法言廣韻辟廱天子教宮唐玄度九經字樣廱雍上正下俗今經典相承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下字徐鍇通釋宛封及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揭塞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靈臺於樂辟廱又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記王制天子曰辟廱漢平帝紀詔劉歆治辟廱皆此廱字然文選班固東都賦云乃臨辟廱又三雍之威儀注應劭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又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流辟雍振平子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唐歸崇敬傳天子學曰辟雍止是此雍字又如近年太學補試辟雍水環如璧賦此字協三韻押官韻云會揩紳之肅雍亦是此雍字然則有所引援押韻須詳細依出處本文寫若押時雍可再押辟廱如已押此辟雍字韻則不可雙押矣釋行均龍龕手鑑廱又廱奴縣名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廱音廱義同　楊桓六書統影毋廏或从广从敹省宮聲能忠韻會舉要羽清音白虎通四面如璧水雝之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蓋以茅草取潔清也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圜璧則曰辟廱集韻通作雝詩振鷺于彼西雝倪鏜六書類釋廱本作邕趙謙聲音文字通廱天子饗飲辟廱詩於樂辟廱築土邕水外圓如璧呂節觀者亦取味義故亦借雝東都賦乃臨辟雝記天子曰辟雍合正韻會定正影弓切辟廱天子講學行禮之地以水環丘如璧以節觀者故名字切影弓影因煙廱

篆書　廱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廱 徐鉉篆韻　𢊁 六書統

隸書　廱 李夫人　廱 孔龢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廱 辛史碑　廱 孔宙碑　廱 高頤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廱 鮮于樞草書集韻

辟廱圖

周辟廱

詩傳辟廱辟璧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朱子初解云振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思云自內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詩正義辟廱周天子太學也靈臺辟廱皆在郊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周立二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矣禮記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圜璧則曰辟廱又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廱異名而同事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陳澔集說辟明也廱和也君則尊明廱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又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尊卑學異名辟明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泮之言班政教也禮統所以制辟廱何教化天下也辟廱何制亦何王制曰辟廱圓如璧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禮記外傳學者覺也人之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覺不失其性也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從教則凶人也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小學在東少陽之地公宮之左大學在西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藏躬耕之穀於學中以供祭祀虞舜尚孝夏曰序殷曰瞽宗皆無目者東正古之學者周曰辟廱辟明也廱和也亦爲太學東郊緯略云其

四代之學虞氏明今詩有辟廱之詩又有泮宮之詩而周禮獨不載辟廱之禮但曰成均之法成均之法雖周禮有之他書亦不載也 禮器疏天子以小學爲辟廱五經通義天子立辟廱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道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史記封禪書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廱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鎬皆置辟廱故秦立祠戰國策序周自文武設辟廱頖宮庠序之教三輔黄圖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灃河岸上亦曰辟廱如璧之圓廱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說文辟廱天子饗飲處也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西漢辟廱

武帝封泰山還兒寛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廱 兒寛傳師古曰祖始也 通鑑綱目成帝綏和元年詔立辟廱未作而罷 提綱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大平也 事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 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違其當爲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登降特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八佾盆變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是使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事則甚文也哉然樂孔光等則亂經義欲使說忠直之士屛斥不用致師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 集覽興辟雍設庠序辟雍與靜通記王制天子曰辟廱鄭玄曰辟明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事就焉書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辟雍未

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王制以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雍即雝通曰辟雍非學也辟君雍和也詩靈臺篇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魚鼈所在鼓鍾鏞賁不及於諸生非學校中事文王有靈臺樓閣辟雍其序曰武王作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觀下篇下言一不及作不 何偁德輔擬丞相大司空辟廱奏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 王者治要在化民法設而弗犯令行而弗違上下歡欣無乖離之咎者具素存也昔者帝王地不過千里外列爲諸侯政教咸自出不專在京師或因巡狩朝覲始黜陟之其化非甚便也然猶用是以爲國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自上達下也成康之隆雅頌興作刑錯不弍四十餘年故孔子稱曰郁郁乎文春秋大復古變則譏焉魯僖公東國諸侯能脩泮宮復伯禽之法詩頌載之今漢地數萬里車書所該皆爲郡縣群臣百姓待上施令口所欲言迅如雷風甚便易爲非古比也高皇帝受命天下日有事常親御軍旅群臣多功臣不閑禮博士叔孫通行君臣於拯酌之間厭雖萬里至今賴之他議雜泰有過差然燔書之後爲此甚難故孝武皇帝元朔之詔曰禮壞樂崩朕甚愍焉誠思爲漢家建大業亡極也於是大儒公孫弘兒寬董仲舒太史令司馬遷承聖意議禮樂咸有發明董仲舒首推孔氏抑百家立學校之官弘請置博士弟子廣學者遷定正朔服色寬議封禪事此先帝至聖至明垂之萬世者也陛下丕承前烈曲盡施化惻念愚民無知抵辟遁軫聖慮自貶損以爲教化不先章下臣向章詔臣等思弗逮事不足以興制作竊伏見國家八聖相承大議已定其經傳有文皆次第修立不專一世今陛下欲增未至行所宜誠盛德謹按周詩武王作鎬京行辟廱禮四方來觀得廣文聲燕翼子之道故其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服臣向言合經意便當世宜施行臣請立辟廱長安城南外圓內方如古制度興千載之廢新萬民之瞻蔚然化行天下幸甚會要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世祖中興遹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西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兩七十二鑄法七十二風本經曰示化太平於明堂以晰上帝上帝謂五帝時太昊之豐黄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廱者象璧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今漢興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師古曰大王景靈臺周公成洛邑言興之符合王莽傳莽奏建辟廱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顒蕭由傳元始中作明堂辟廱徵由為大鴻臚會要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廱得萬國懽心侯各千戶三輔黄圖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雅樂武帝對之三廱宮即此

東漢辟廱

續後漢書禮樂録辟廱天子學宮也水如璧圜外以節觀者通中而有四門廱雍也雍水為澤也故又為之澤宮其制如明堂明堂五室辟廱五學太學居中如明堂之太室東西南北之四學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初文王作邑于豐考古學制引豐水立辟廱武王作邑鎬京引鎬水為辟廱故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周公制禮樂而辟廱為天子學宮諸侯半之曰泮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如舜命夔典樂教冑子之制凡直寬剛簡中和祇

廣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舞蹈之節風賦比興雅頌之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干戚羽籥鍾鼓管絃之技燕射食饗升降揖遜之儀極其至則天道性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教之習之性之身之。齋刑法治軍旅獻俘授馘莫不造焉以為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故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辟廱者天子設教之宮也三代太平之本盡在是矣周衰道學廢缺天下始亂最所先務皆以不急而循之以趨功利至於鄭然明欲毀鄉校蹶本植末卒皆僨斃折入于秦漢興至孝武董仲舒對策請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明而習俗成故天下常無一人之獄請更化立學校上不能用其後公孫弘為學官奏請立太學首善自京師為博士置弟子員著為功令宣帝時王吉上疏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乃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帝崩王

莽專國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術曰序遂立辟廱京師光武反正大興學校立辟廱于洛去明堂三百步明帝臨廱拜老横經問道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望者億萬計可謂盛矣然而德化未洽終不能三代之隆者國家誘士以利祿師生誦習者章句幼不習於禮樂長不熟於踐履不明大學之道不能窮理盡性紊其心法而違乎教本天子不為帝王之學不躬化而力治故雖有辟廱之名而無辟廱之實也東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雨浮家求云二十三年代杜林貞為大司空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廱所以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古辟廱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廱宮及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也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廱明堂章下三公而純議同榮帝許之　光武中

元元年初起辟廱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廱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廱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醋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朕固薄德何以克當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臨辟廱東漢會要順帝陽嘉元年臨辟廱饗射二年十月行禮辟廱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帝臨辟廱東漢書楊賜傳靈帝幸辟廱引楊賜為三老　蔡邕傳養老辟廱示人禮化蔡邕獨斷天子之學曰辟廱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文選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廱揚緝熙宣皇風注辟廱圭德化之所循水環之以象德教流行也兩都賦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廱海流道德之富　張平子東京賦春日載陽合射辟廱桓譚新論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故曰辟廱言其上承天地以順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白虎通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圜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其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

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如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魏辟雍

魏志文帝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五年五月講尚書七年十月講禮記亦如之 甘露二年五月辛未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 崔林傳曹植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去靈臺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文選注引陸機洛陽記云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皆魏武所徙

晉辟雍

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 晉書武帝紀太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各有差牛酒亦各有差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錄祭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臨辟雍行其禮 通鑑綱目晉成帝咸康五年張駿立辟雍 晉書應詹傳詹陳便宜曰今儒宮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禮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 天文志辟雍禮得則太微明諸侯星明 潘岳閒居賦靈臺傑其高峙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祗聖敬以明順養老更以崇年注云明堂辟雍其實一也 長安志苻堅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三輔決錄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唐辟雍

唐會要永徽二年七月詔議立明堂令詳定辟雍制度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司奏辟雍崇大戴禮無水

廣內徑之數 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 唐書歸崇敬字正禮代宗授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以祭酒為太師氏司業為左師右師教授法學生謁揖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脯請益師二時上堂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習俗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唐書張齊賢傳圜水為辟雍古之制也

宋辟雍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崇寧元年徽宗剏立辟雍增士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元一統志在開封府宋徽宗崇寧元年八月建外學

十月即沛都之南度地立學舍因先王禮以制之樂以和之應名曰辟廱外圓內方爲一千八百七十二楹以居天下貢士推三舍法于天下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內外升于州由州之上升于辟廱由辟廱以登于太學司成率屬稽稽考成升其尤者命以官三年大比第以時務别等差唱第釋褐而官使之今其地則廢矣玉海崇寧三年十一月四日甲戌幸太學辟廱先是十月六日定儀注書手詔賜司業吳絪等學官遷秩賜章服兩學授官免舉賜帛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書無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學官遷秩賜詔并御製宣聖贊并特秋之士二齋興化府志徽宗御書辟廱詔刻石興化府學三禮堂中奉議郎教授莊衆正敬立宣政雜錄辟廱興於崇寧而廢於宣和中更輔相數欲廢而未暇張無盡在朝曰我有大鎖一量終欲鎖辟廱而後已聞者笑曰既鎖則有開時未見其廢也果不能鎖後王將明爲相遂與醫學俱廢朱子續錄問管子中說辟廱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云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這物不必論如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折且如辟廱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其當初解詩亦疑殺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廱爲天子之書院大學又別

辟廱舊規

事類全書周學士上庠錄曰初建太學只有十齋曰服膺提身習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積置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果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學官以太學尚有隙地後申請于朝得旨增置三齋曰節性經德立禮共二十齋每齋有爐亭大率可坐二十四位進會題名板牌掛于東西二壁之上既第者以朱誌其上而下批云某年登科或甲科或釋褐各以貫書爐亭東西二壁適身寒暑月即開北面實壁以光齋板牌掛于此壁之上二板牌書鄉姓表德掛于齋壁

爐亭之圖

書廚 厨舍 書廚 谷堂
坐次 爐 坐次
天井 天井
爐規板牌
後窗第三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一位 後窗第一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三位
齋亭
門

循理 時中 篤信 果行 務本 貫道 觀化
花木 花木 酴醾架 花木
經德 誠意 率履 廁 小廚
太博 祭酒 司業 太博
節性持志養正
閣位
允蹈 守約 視身 存心 習是 服膺
竹 竹
門 崇禮堂 門
槐 井 槐 井
槐 槐
槐 偏門 中門 偏門 槐
井
小門 直學 教諭
槐 槐 槐 槐 槐
太學

立禮
花木
監丞 監簿
石經閣 三禮堂
印文字所 舍
國子監門
大成殿
槐 槐
偏門 戟門 偏門
神廚
槐 槐

學官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國子博士 太學博士 國子監丞
國子監簿 太學正 太學錄 國子正 國子錄 監書庫 監廚官
前廊 學錄一員 學諭八員 直學二員 教諭一員 逐齋齋長一
員 齋諭一員 集正一員 生員 太學生一千員 國子生二百員
內舍生一百員 武學 學正一員 掌儀一員 直學一員 職掌
學錄掌規矩及給假凡學校之事分東西廊各任一人掌之直學主學生
出入門簿及治齋僕之不職者學諭輪講小經輪月出題目教諭在中門
外教小學生長諭點檢本齋供課更革會議彈其不遵規矩者集正掌本
齋一月出入之費凡齋衆納用置器皿書籍及會食筵會之事兼掌官書
假借登帶簿書月內有引募試者代長諭引新參者至崇化堂而叉凡節
序會食及公私試中光齋者參假者皆掌其事偶合用而乏錢則集正自
措置應用俟有錢則支還 參齋 初參齋例具襴幞齋僕備名刺每
齋二枚引至齋廳相見納齋用錢十七千方引募試次日行食行食日剔
具刺參前廊未行食前雖出不書門簿及不請假出入以襴幞行食後以
衫帽每本齋候新參名數畢方以當題名於爐亭 供課 逐旬一課上
旬賦義中旬論下旬策前廊具課題中學官學官判示貼于大門諸齋僕

各錄貼于爐亭凡催課在學官嚴然大率依前課即催後課不登即決齋
僕並先經齋長諭及前廊書名方呈學官課簿係齋僕就集正請鈔置
私試 逐月一試以孟仲季月分試三場惟二月內事冗不試以後月追
引還公試月則免先一日鎖院前廊出宿于外次日引試會于東西南三
序內舍則限于東序之北以幕匣之試日禁懷挾學官惟司業不與考校
鎖院五日後司業入學開榜例關第一等每十名取一人不及數亦取一
人 公試 以二三月晦朔為率引試二日初日詩賦義五道次日論策
各一道差外官主文以學官一二人參考察懷挾甚嚴試日士子各具襴
幞獨大廳藻向拜考官具公裳答拜訖方出題目奏號後御史下貢院監
關卷每十人取一人第一等多關第二等視就試人數四百人取十人遂
等倍之 解試 試與舍法不相干經義六七人取一人詩賦四人取一
人 外舍 凡在學三季謂之滿年者有分數而後當校定新參未滿年
雖公私試魁亦無分數且如今年雖是滿令春公試高占亦只得分數惟
在學久而未校定者先只公試第二等即限本年私試三中便得升補更
不待來年公試 內舍 外舍生第一年滿年分數及等級之校定次年
公試中第一等則升補當日行內舍食自後亦赴私試為內舍校定三點

則退降外舍凡一年中內舍平等校定六七人優等校定三人設有一人
與第三人事體同亦就中校其優劣 上舍 上舍率再歲一試例不出
季秋之月主文係奉聖旨差外官亦點差學官一二員其法重於他試每
試只分優等平等雖中優而前試無分不得為優校何者一年內只有優
校三人皆以是年公私試分數校定雖不得為優校亦不失為平校凡優
校人試中優即釋褐若有三四人則取分多者一人為狀元中平即免省
赴殿不中謂之下等上舍後三年方免省赴殿平校人中優即免省赴殿
國子 係父兄叔伯在朝而子弟來入學者解試六人取一人補試者
人數多少臨時取旨衆人取一人多不過五人少不過三人凡國子入學
而父兄伯叔去任者則移入國子生額凡國子只許試外舍校定如合升
舍則不該升名曰寄理內舍候無人在朝方許升補凡國子不得充齋長
論 迎駕 駕出前一日於貢院前西畔設學官起居幕次二十齋各設
次於東畔空地每齋各幄幕雞初鳴諸齋亦各具襴幞聞堂上鳴鼓而行
從循理齋前門出詣起居所除官廚辦饌羽三枚早點心外每齋各備酒
殽迎駕畢於貢院前兩廊各備牀椅鍋竈任意烹飪下酒之物大率五盞
飯畢從容俟聖駕回乃反次日如初禮 釋奠 祭酒司業太博國博國

正國錄監察御史太常廊官等行禮初奠及中終獻各一人東西從祀各
三人十哲二人讀祝薦帛各一人御史官一人不服祭服惟緋襴不敢者
凡導獻官進退跪拜獻奠皆太常之人先奏大成樂而後藏事奏樂之式
樂工數人歌御製文宣王贊于上編鐘磬笙簫瑟次奏祀合歌每齋五人
助享襴幞序立于大門之內皆北向其拜視獻官卒事而退 節序 賒
與生員各具冠帶或襴幞於本齋團拜先一日買香紙錢馬等雞初鳴時
具業于大門逐人拜禱團拜訖齋僕導齋衆秉燭遍謁諸齋賀節每齋各
名紙一具某齋長某與齋衆拜賀如正旦則未會食前拜謁大成殿訖各
以鄉里會合團拜于崇化堂凡節假冬至正旦寒食各三日餘假一日凡
遇節官廚不舉火即打米出食錢其日聽生員入亦無門簿凡會食即飲
羹惟正旦寒食早膳三盞其餘即晚會五盞七杯以上隨齋豐儉 監廚
除監廚官逐日淮事外每二十齋各監廚十日長諭迭推一人齋衆每
日二人早上冠帶詣前廊學錄位前拜揖訖至廚監視隨意烹飪凡羊鷄
鵝頭數及肚肉蹄掌之類各察其數照二十齋當日行食人數之簿二膳
之米必躬視其所出之數節藏漸淘必謹察之一日之食醎辛鮮腐精不
適節則無以調衆口 齋用 每月人納一千長諭內舍免貧之者亦免

一半長假先短假就館歸來納積久及先齋訖方許行食久在齋請假須納齋用足方給假

泮水辟廱

識遺　泮水

一詩八章五章爲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涖泮之儀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爲學校作則當鋪張學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材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宮蓋謂環水爲天子之學則半水爲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等語其實漢儒以學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非通論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故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鑿謂釋爲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錫老假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繫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爲廟亦非蓋廟爲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焉饗焉射焉因俘馘耳瘡痍流血穢慢甚矣此皆非祭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廱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

不當廣乎其釋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殊皆禮記之說拘之也胡致堂嘗疑泮爲廟類詩八章戎事居三非學明矣廟則飲酒誓師俘囚琛馘施教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瀆慢之弊且謂辟廱亦非學辟君也廱和也詩靈臺言辟廱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處鼓鍾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介掇虞書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高學曰瞽宗古之學者教誦夏絃凡經舊學事多然業相關漢初大說學士與計偕者令諸書太常乃知古樂學爲一致堂以本孫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烝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十章曰皇王維辟辟爲君無疑釋者例以辟廱爲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按先儒釋辟廱爲璧水謂壁體外圓內方水繞丘如璧然故辟以璧得義因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例指廱爲水澤不知君名辟義如何鄉先達曹寶潭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僖公亦誤矣文來閟宮詩其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爲頌伯禽詩

詩文

李尤辟廱賦　辟廱岩岩規矩圓方階序矚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南岳華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又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晉傅玄辟廱鄉飲酒賦時皇帝親任萬乘之尊跪以章乎辟廱兩箱齋列官正其容乃延鄉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維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勑酒清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簫喤喤鍾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文苑英華王績貞辟廱賦以王者風教之本爲韻辟廱之裁教化之方辟者象旋圓而不極廱者以流轉而有常行於歷代創自前王崇此乃理發之斯亡革歛劃洗何莫由之而克著化人成俗廱不因茲而允臧公宮之南靈臺之下赫巍巍以層構規制度於衆寡區別遠采於虞庠經始不差於周雅闡揚學校旁求儒者温良恭敬之士資於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鄉而遠野尊卑有秩禮教是崇取乎年均式叙不以地高爲雄隨其局貴賤之義自别尚乎齒少長之儀有融然可以闡皇化彰國風允協扣鍾之教克

成琢玉之功寧止友聞天者比於鳴鶴居陸者喻夫漸鴻而已爾其學習以時詩書興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則是効詔夏絃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五更俾民知孝惟胄也太子齒矣惟學也元后視之合語於此釋菜有時以崇其道以尊其師俾百工允釐庶績咸熙抑前古之是賴伊茲禮之是持德貞行方建其名以取譬泉流波注立其義而在茲由是金華可儷浮朴斯遠所謂深其流者濬其源茂其末者固其本至矣哉辟廱之旨也大辟廱之教也遠可同乎不騫不崩宜俾夫損之又損　三場文選歐陽玄辟廱賦皇風清穆人文裒闓京師崇天下之本國學萃天下之才粤若稽古肇自蒼姬始號辟廱昉歷代聲名之盛本大射行禮之宮其規制於文武其度講於周公節觀者於四面壅流水以環中若乃道闡邃嚴義闓軒朗瀦源止而不泥支瀾溢而不蕩肉好適半如璧之象茲乃辟廱之初所以名狀也或在靈臺或在鎬京靈臺者爲文王所建鎬京者爲武王所營茲乃辟廱之初非一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兮觀德或養老兮興孝雖凡有之俊髦執萬方之則效茲乃辟廱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述其建侯設鵠矩袷　襄尺講事君之獻剗注視立己之端斯則辟雍之習射天下之盛觀紹背鶴髮尊傅隆師祝噎以膳授几以浴斯則辟雍之養老天下之盛儀閒閒秩秩泮奂

奐猶覽上國之光華踵賢關之馮游斯則辟雍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客
問之曰子於成周之制講之詳矣於異代亦有所徵乎濂觀炎劉治盛中
世臨雍再 四裔要荒萬里就學遣質獻篋圍橋以億萬計于斯時也辟雍
亦可謂盛矣愚曰未然子徒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
聲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揔崘嵫之月窟南窮火維之陬北際
冰天之涯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爲一辟雍陶同宇爲一
庠序於是在天則應壁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產孔廟金芝之瑞歲興阜之
特柯實飛龍之首歲乃擇成均之師申胄監之制三年而科詔頒文治昭
日星乎曠世之條風雷乎多士之衆將見自今以始從漢之億萬尚軼與
今日同年而語哉大抵惟聖人能盡君師之職惟吾道能並天地而存惟
養賢爲顯後尊帝之大務惟建學爲化民成俗之大原勝此辟雍屹乎本
根固願爲今之賦者續古之頌被之和聲協之永言前以光八百年之成
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楊宗瑞辟雍賦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
垂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啟聖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繼
後光前斂五福以錫庶民播仁風而胞八埏厭吏治而樂士賤遠物而寶
賢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雍聲教被乎遐邇隆運軼乎時雍其爲

制也壁月印海泂風舞澗方壷屹然中峙長虹瀾乎四垂黌序秩兮奐輪
落甍翔乎翬飛產三秀兮殿楹羅石鼓兮庭闈八戶闔闢兮乾坤九楹儼
雅兮璧奎跋鐘頌其於鑾振鐸宣其教辭既芹藻兮潛碧俯菁莪兮中坻
濬文魚兮進戲鸞安鳳兮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于茲馴良駒兮德驥
朋來況乎總龜筆冠蓋兮后先翳裾佩兮陸離建嘉猷兮一興擬鴻休兮
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齋接武兮谷夔含咀縉天之範欶啖明月之珠是皆
企丘園之貢而來賓上國之輝者也至若萬來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擬
天顏沖邃百王駿奔千官肅穆以祀其饗禋嚴物備飲食三老釋奠素王
洞洞屬屬濟濟蹌蹌耄倪仰聽而洽浹億兆鄉風而樂衆在泮宮而宴衆
陋魯侯而不齒闕橋門而觀聽視漢世其孰昌乃進諸生誨經史研治否
推今古色笑以教匪狎匪然聖謨日躋恩渥時對頌聲嫓夫韶夏慚德濟
夫湯武於是益窮至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蕭推士林思臻霖雨之佐以
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才軌行藝於京國鵬奮兮南溟驊騮空兮冀
北捫膺語心揮雲吐虹來游來歌載歌辟雝歌曰闊璧水兮作辟雝建聖
治兮啟淳風進多士兮表至公繄令德兮垂無窮恢弘庠序之制作兮準
酌成均之遺跡固非後世之所可擬倫于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

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王沂辟雍賦伊辟雍之權輿兮邈哉遐
乎歌鎬京之雅詩兮記王制之遺書靈臺傑乎其峙兮明堂兮同符據坤
靈之體勢兮豐層覆之渠渠高基屹其龐鴻兮棟宇磥硊而離跡斥丹艧
而不御兮惟儉質焉是圖規矩應乎天地兮包元氣之絪如圜海縈流兮
湯湯瀁瀁環林兮扶疏洋洋兮玄魚睢睢兮白鳥戲廣兮浮深樂我兮皇道
鶴鶴兮多士纓弁兮森森藏絃兮載歌講古兮述今瞻明光兮君冕君會
不乎章臨於是召禮官以具儀協吉日兮辰良建翠華兮椅枇駟蒼龍兮
騰驤大常來兮排排和鸞鳴兮鉠鉠髦士兮雲集乃章乎泮宮伯奐兮相
儀后夔兮爲丞虞業兮維樅賁鼓兮維鏞聲磬隱以砰礚咸合雅而從頌
乃養三老事五更張大侯耶五正績熙以之而宣揚皇風由是而流行同
文王之有聲隨漢明之橫經蓋崇儒而尚德冀飾治而樂成原首善之所
自冒六合之咸亨也乃有光齒給背之叟相與歌曰於樂辟廱天子之宮
文教誕敷四方攸同文教伊何穆如清風遐來厥寧邇觀厥成臣拜稽首
天子之功越質翁繁昔太上元氣渾淪巢居穴處狉狉飲汙尊睢民風之大
備尚脩道之無闕逮夫聖人作天秩分關王化賁人文於是天子有教學
之宮辟廱取仁和之義乃若米廩申規瞽宗定制庠開上下之別膠立東

西之異偉四代之從宜逮宗周之大備雖襲禮之靡同莫不以化民而致
治乃闢旋丘乃疏辟流宮翼翼以耽耽水汨汨而湝湝帶以蒼藻之維梁
以文鷁之舟天子乃輟萬幾之清燕乘六龍而下游建翠華之旌驂赤玉
之虬宗伯導儀冢宰告猷蕩埃壒於祥飆扶靈雨於華軒擁橋門之觀聽
馳老艾於道周隆國老之錫養陳犧醑與遐倫執經訪道載惟載謀飭胄
子以育才勤朝夕之藏脩虎闈齒序崇卑是儔故將示天下以長長亦以
戒扶貴於諸侯於斯時也咸英振綴兆具四術崇六藝舉人稷禹家伊呂
搴秀連茹揚翹接武豈惟移風俗而厚人倫蓋藹藹乎庇民而尊士者矣
嗟王澤其杳眇倏蒼蘇之不辰方群雄之角逐宜泯道於嬴秦炎祚龍興
斯文蠖仲藏祠魯之令儀嗟遠謨於遠人既而諸賢董禮晁伏東觀延募
石渠啟積駁駁乎永平之風亦庶幾乎靡穆或乃摭咸綰之微疵詆章臣
之靡淑曾不思闢四百祺之丕基不猶愈於一瞬而失康者乎當塗靡典
午徵世變降而執徵謬余心之忸怩幸闢館於天策攬英髦而濟時因木
造之詞華寧解組於四維屹詩生而正色猶足以扶六代之衰慨元龜之
如彼撫既往而太息嘗管窺於玄造欽世皇之御極膺同文之休運聘校
道之閫德伊洛沂源泗沂洙澤體成始以成終圖象魏之東北位素王於

清廟敎六舘之嚴翼旣嗣世以告成蹇朌謀之典則我聖皇之有天下也跨商涉周超虞軼唐以揚耿光以風四方材有造而必倫德無遠而弗彰方能簡廉能登雋民淵皇猷明憲章弘祖烈于萬古延文治於百王顧辟廱之涵育宜愈久而彌芳小臣拜手稽首而獻歌曰辟廱峩峩兮辟水泫泫聖功之崇兮聖德之醇養我敎我兮惟師惟君萬世無斁兮以壽斯文

揚晉孫辟廱賦惟聖明之世有聖明之制作會文武於京師有聖明天子之學是爲辟廱水流圜璧甕而實通汪汪乎如四海之會同天下禮樂皆在其中洋洋乎如萬折之必東國南七里天造地設異泮水之爲宫其氣象則明堂之明重屋之重其制朴而度詳又何論乎廣狹與卑崇要之皆爲政治之本教化之宗于茲饗射于茲養老彌有用彌無窮據德依仁坦坦蕩蕩而爲公禮其門義其路偉進退之雍容萬姓之所瞻仰多士之所遭逢於是三歎辟廱宇宙同風吾不知爲雅頌之隆也樂吾樂兮不鼓鍾之鼓鍾也猗歟盛哉帝之德乎王之功乎學制不講於書論甚哉周室而已東制學不備於鄉書宜乎周轍而秦碓自是幾千百年竟古治於湮鬱昡漢唐之文飾孰能知夫辟廱合萬古而觀之無今日之車書際海隅而皆學校一士不顧於庸愚國子監揭範模典章六籍八物洪儒雖無辟廱之名而辟廱之實則有餘科舉詔行益闡皇圖於是英才龍變而雲起皆德以觀光上國見聖明制作之規模靈芝獻瑞理氣相符又萬古之所無書生何幸雲漢當天太平天子德萬斯年千文傳辟廱賦聖天子成武功開文運於今日隆禮典於辟廱勝此都城之左巍乎素王之宫金鋪飃乎初日鰲稜浮乎半空虎連廡接龍壯爭雄擴大庭之正道來朱户之清風儼至聖之尊居駢群賢之景從秩秩遷豆鏘鏘鼓鍾莫饗以時黍稷維豐苟不得其門而入則莫能睹其垣牆也於是天子念道學之相傳自濂洛而考亭及我朝之魯翁踵從祀以躋榮命儒臣而秉筆勒堅珉而告成有弟子於館下而問曰辟廱之制何居國子先生呼使前而告之曰鎬京辟廱見之於詩蓋環土壅水之外貌其圓如璧而中規自南自北自東自西四方來觀莫不均齊弟子曰敢問辟廱之義先生曰天子諸侯之學不同辟廱頖宫之名亦異辟者明也所以明其敎於四海廱者和也所以和斯民於一世弟子曰唯將揖而退先生曰未也古者建學夫豈徒然崇脩庠以養老重鄉校以興賢於樂辟廱進退周旋循名責實義有取焉盼於璧或不免諸瞻坫觀於水或未達於淵源若乃隨朋儕而旅進苟歲月而倒退則非吾所望於諸生者矧今一禮天須多士雲集角藝於詞場觀

光於上國京師乃首善之地豈無卓然之雄楚挺然之英特是宜濯其身浴其德席珩衡門之下鳴珂清廟之側庶不虛辟廱之名而能盡師友之責也李尤辟廱銘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藝文類聚陳徐陵皇太子臨辟廱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大君筆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攝彼重黎光茲乙弖儀天以行三善儼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學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擁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大人開闢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神副德爰文動音鋒起問難泉涌辯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王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縈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慚其師法何晏忸其訓詁彬彬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曹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廣運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爲頌曰皇運初啓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闡成丹書貴道黃金賤藏洙泗興業闕里增崇

元魏源子恭上明堂辟廱書正光元年爲起居郎明堂辟廱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層臺望氣軌物之德旣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絶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虛宗祀配天是用酬答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廱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祖於是拆構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興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義總勒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八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接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質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與瓊苑落海積年載結眾崇搆指就無兆仍令肆冑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寞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爲一匱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

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使
是報刹捷之重資不急之費發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
矣今諸寺大作猶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
宗有薦配其期蒼生睹禮樂之富書奏從之宋李復潏水集賀幸太學辟
廱表　玉蹕和鸞肅奉六龍之御璧流黌舍親紆萬乘之尊興誦載傳群
情均慶中賀竊以晉武視學惟行飲酒之儀漢明臨廱但講拜老之禮豈
如聖世翕變道真發秘化以開人之天叙彝倫以建民之極膠庠奕奕美
論奐於綿區絃誦洋洋揭聲明於寰海恭惟皇帝陛下道致廣大性熙光
明放異路之淫辭興千年之絕學海涵地產生共慶於時允當動風行物
咸新於聖作顯嚴法駕貢煥儒宮示淵衷勸獎之心昭熙朝華縟之典臣
適分符竹阻詣闕庭臣無任東漢書班固傳辟廱詩曰迺流辟廱辟廱湯
湯聖皇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
上示我漢行鴻化為神永觀厥成李跨鼇先生集送元景恭辟廱　老年
鶴瘦玉蒼蒼送汝離收淚兩行短褐尚存慈母線義居初割紫蜂房璜荒
元自青嵠鴻雁而今羽翼長別業未嘗收菽粟一家溫飽待文章王初
寮先生集同郡李達之貢辟廱偶試不利還鄉及河不得濟作二詩淒然
讀之殆難為懷因為次韻極其悲苦卒少紓之當煩劉元忠彭少逸同賦
客行天雨霜屨穿敢留跡欲濟河冰澌蛟龍情不測去住兩更難漢寒
斷消息　顧風無安巢望翼思致林誰回太陽惠照此窮谷陰扶持孔鸞
羣翽翽翔千霄張孝祥詩上辟廱　金銅隱花古龍溢未干大羽紛紜立
寶鐘玉磬無丁東和鸞雍雍八音翕鯨吞虎噬二十年至尊戎衣不解鞍
里中小兒事刀劍管籥嚮去塵漫漫真儒修興明興禮周庠連雲新荊杞
銀袍如雲拱翠華師儒使坐講經旨群書足用事對泮宮橋門　圜水疏
流　教化流通遠富體題於樂明和　環水學者左制辟沼賦偶濟濟
冠帶洋洋鼓鐘　貫宇中峙清池外旋　橋門中峙為書靈集亦渠外繞
清流日疏　制度再新於壁水衣冠輪奏於舟梁　環水外布被池內朱
鼓鐘鏘元龍賓斯典冠帶橋門湯湯漢儀賦偶象取其周蓋攻貫關之說
圜圖以法拜彤白虎之辟聲律元會體題左制建上　儒宮橋門賦偶積
備集楫樂諧鼓鐘　禮樂明和地在左建德化洽流圜水環　環璧垂
水圜丘法天　道德積于中冠帶延于外環　橋門翔達外地而壯洋
宮顯敬李周以圖　揚京於漢而有韓周制橋門願觀而藏　明
新漢廟　漢藏橋門濟濟花帶兩東揚宗華洋發禋

三廱

靈

辟廱　靈臺各辟本字之下西漢博聞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
三廱宮應邵曰辟廱明堂靈臺也廱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又漢書音義曰皆協天人廱和之氣為之故謂三廱西漢書終軍傳
武帝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注服虔曰三宮明堂辟廱靈臺
也鄭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屏之盛者
則劉德字君道遂次儒服卓爾不群好古文武帝在位來朝對辟廱
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廱對也東漢會要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
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
元年初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
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東漢書光武建武三十年二月注東觀書載太尉
趙熹上言宜祭封岱宗正三廱之禮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二月
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廱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
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廱之義備矣
是年三廱初成拜桓榮為五更三廱宮也謂明堂靈臺辟廱也皆叶
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
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　祭祀志皇帝受命中興建明
堂立辟廱起靈臺設庠序　章帝紀有司奏孝明皇帝威靈廣被
無思不服備三廱之教躬養老之禮張子平東都賦遂至顯宗乃
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
池惟水泱泱左制辟廱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良馮相觀祲祈
禳灾　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廱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注
三廱謂禮之息有親明堂辟廱登靈臺揚緝熙宣皇風考休徵靈
臺明堂統和天人辟廱海流道德之富江陵項氏曰天子之學謂之
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
靈臺元魏鄭道昭文乞修三廱表　高祖時為國子祭酒上表曰臣
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
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嘆息有
情之輩實小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
臣微意萬一全允求重勑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廱可翹立而興
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不從唐仲友說齋集漢三廱記　光武皇帝握符闡珍身濟大業天下既
定戢弓天散馬牛示不復用乃始博延儒雅斟酌典憲以興太平之治博
士臣榮建言宜立三廱之禮章下三公太常議太尉臣熹司空臣純旅進
在列咸謂當如榮請帝俞其奏粵中元東封之歲遂建明堂立辟廱起靈
臺恢張聖業以垂裕來世明帝丕承增光前烈以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祇
率宗祀卒事升靈臺以望雲物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親養老更
神人之和允洽帝王之典斯備宜有文字登載本末而傳史闕焉是敢紬
繹舊聞追為之記曰聖人位兩儀之中君四海之廣上之欲統和神靈昭
報先功下之欲欽授人時流行德教雖其精神心術之運固足以事神保
民和同無間然必有徽章懿典以鋪鴻藻仲景鑠則三廱之禮是也三代
盛王共由斯道而庶事於周為備當時所以嚴父配天順時布政考休證
而育人材者載在簡冊炳著可述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天曰經始
靈臺於樂辟廱郁郁之文斯為盛矣中更暴嬴焚蕩滅古法莫存炎正
隆興歷十有二君曠世鉅典迄不具舉方世宗稽古禮文而河間獻樂於
三廱雖嘗被詔討論然三篇之說但藏祕府而已維光武以聖德中興顯
宗以文明繼統前遺後承乃克大備于時議郎博士諫洽淹通若曹充梁

松之徒相繼考古剌經討裁訂正於是度地國南公宮是營環林處其左
崇臺立其右而三廱之制定矣上圓下方九房八達以法天地是為明堂
璧水外旋橋門四闢以宣道化是為辟廱崇基三丈門通斗建以協時氣
是為靈臺冠通天衣日月備禮和樂詠祉舞功則宗祀之禮也望元氣正
儀度吹律觀變可曆考祥則登臺之禮也射虎侯奏騶虞親袒割特正坐
自講則臨廱之禮也禮行於明堂而鬼神饗祖考寧焉行於靈臺而陰陽
調萬物育焉禮行於辟廱而孝友明道德富焉一舉而衆善皆得者其三
廱之謂矣厥後元和陽嘉之君或乘汶上之祠以章先勳或作十二門之
詩以歌月祀或奏應鍾作樂器以正時律皆能恢洪大道光紹祖武三廱
之禮益大而光顧不偉歟初建武末邊境無事歲仍有年司空張純以明
習故事致位台相以為聖王之建辟廱所以尊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
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廱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
奏之未及上而桓榮有言純遂總諸儒以定其制則三廱之成賴純之力
為多故并得而紀之群書足用三廱事對 帝政備敦 是安貿以大敎體
題文賓政敘賦偶 俠此大政盛大上儀 建自光武成於孝明 配五帝
而由靈於賓來算三世而益隆於禮典 一新文質之是而協唐明之契

饔

武協律以望靈或承天而布政賦陽史述府
宗盛特嘉於行禮賦成平于美史述於營宮

洪武正韻於容切熟食詩作饔又送韻許慎說文饔从食雝聲徐鍇通釋
詩曰有母之尸饔宛封反顧野王玉篇於恭切張參五經文字饔饔上說
文下隸變丁度集韻饔或从雍作饔妻撥廣干祿字饔饔上正下通戴侗
六書故割烹煎和之謂饔周官內外饔掌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古道作
雝饋食禮雝爨以烹牲魚獸腊饔呂為恭搜釋行均龍龕手鑑𩟄古文饔
正饔今韓道昭五音類聚饔食也饔或作𩟄宋楊桓六書統影母饕於聲
饔隸正饔省𩟄从𩟄以熟食共人也从共即古饔字𩟄省文熊忠韻會舉要
弱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饔影弓切亦借雝記雍人出鼎合正方音去聲
韻會定正字切　篆𩟄𩟄王存乂𩟄汗簡𩟄集韻並杜从古
影弓影因烟饔書　切韻　集篆古文韻海
𩟄徐鉉　隸書　饔六書　草書　饔鮮于樞見
𩟄篆韻　書統　草書集韻

內饔

周禮天官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
百人注饔割烹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疏曰其職云掌王及

后世子之割烹又云所主在內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
之事也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
味之物割牲解肉也烹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
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者舉成數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脅實俎曰載選百羞醬物珍物以
俟饋先進食之時循選擇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是乃
共之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
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腥臊羶香可食
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皫失色不澤
美也沙斯也交睫腥腥當為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毛有文
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凡宗廟之
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亨夫共掌為其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胖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鉶羹
祭肉或曰膴肉也骨鱐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
者胖牲體也鱐乾魚凡王之好賜肉
脩則饔人共之好賜王所好而賜也

外饔

周禮天官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注外饔所主在外疏曰案其職云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割亨皆是在外之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酌其長帥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夫事之奠祭又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飧饔　周禮司儀注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事主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牛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注牢禮飧饔也

尸饔　詩傳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注云尸主也饔熟食也言子勞役不得奉母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

餕饔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餕饔未就註云餕饔熟食也

膳宰致饔　儀禮聘禮膳宰致饔注熟食曰饔

為治自饔　孟子許行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無治民之事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說

佐饔　顏氏家訓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豫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

壅

洪武正韻於容切塞也障也竭也鷄壅芡也又董韻顧野王玉篇亦作癰癰頭也陸法言廣韻又音勇丁度集韻壅或从雍作癰司馬光類篇又渠用切婁機廣千祿字音雍又音擁皆塞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壅韓道昭五音類聚於恭於勇二切隔也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鄭玄曰雍謂隄防上水者今從土也又於隴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壅[illegible]或从田與壅同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韻會定正字切影亏影因烟壅

篆書 壅 並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壅 並六書統

隸書 壅 並六書統

草書 壅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癰

洪武正韻於容切癰瘡俗作痈　許慎說文癰腫也从疒雝聲　劉熙釋名癰壅也氣壅否結裹而潰也又癰猴氣著喉中不通稸成癰也　顧野王玉篇於恭切疽瘡也徐鍇通釋乙顒反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癰腫肉起張有復古編从疒雝別作臃非　戴侗六書癰於容切疽子余切又七余切瘍之邕聚為膿腫者曰癰癰邕也深者曰疽古疽單作且亦人又以瘍之小者為節氣節而為瘍也俗作癤釋行均龍龕手鑑癰𤹓臃膗𤻎並俗癰正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癕于亏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癰从肉从雝雝與邕古通用邕壅也血邕而不散故也統林癰隸王癰隸癰或从肉癰隸王臃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前亦作癰鄭崇傳發頸癰注與癰同集韻亦作臃又書作癰史唐公傳癰腫趙謙聲音文字通癰影亏切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作[illegible]臃觸非韻會定正字切影亏影因煙癰

篆書 癰 臃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癰 徐鉉篆韻　癰 臃 並六書統

隸書 癰 臃 並六書統

行書 癰 王羲之　癰 王獻之

草書 癰 章草

草書 癰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廣雅曰痤疽癰也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裹而潰也說文曰癰腫也痤小腫也幼幼新書癰第一篇曰巢氏病源小兒癰瘡候六府不和寒氣客於皮膚寒搏於血則壅遏不通稽留於經絡之間結腫而成癰其腫上皮薄而澤者是也熱氣剩之熱勝於寒則肉血腐敗化為膿膿潰之後其瘡不差故曰癰瘡也

頸癰　漢書僕射鄭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一云癰作廱　內經素問人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胃脘癰　內經素問皇帝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注云沉細為寒寒氣格陽故人迎脈盛人迎者陽明之脈故盛則熱也人迎謂結喉傍動脈應手者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發背癰　西漢書吳王濞傳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醋酒無行王濞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宋書劉瑀與何偃亦發背癰瑀病篤聞偃亡懽甚叫呼於是亦卒

腸癰　東漢書方術傳華佗明醫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血二升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復分藥與之後會里人如成先病請藥愍而與之及自病發無藥而死　王明清餘話泗州有儒生李氏子乃醫者楊介之婿盡傳其術一日有靈璧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往初視脈云腸胃中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李生乃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耆湯吞之遂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生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為丸耳切脈至此亦可以言醫矣　詳醫字

口中生癰　王隱晉書徐苗字叔胄弟亡臨殯口中大潰膿溢苗含去之

食魚不癰　山海經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螣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生癰譙明之山譙水注焉多阿羅魚一首十身食之不癰

食魚生癰　辛氏三秦記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

氣聚為癰　論衡幸偶篇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

結癰　類說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利留結為癰

病癰　左傳襄公十九年晉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濟河及著癰病目出

用術病癰　黃門龍川畧志子瞻常從事扶風於開元寺得傳化金方後遇見陳鄉語及此僧遷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鄉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生受鄜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　詳見術字下

患癰　舊唐書劉洎傳貞觀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舍人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

破癰　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徙癰　南史齊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潰出黃赤汁數升余此樹為之痿損

噀水潰癰　太平廣記王堂閒話熊皎補闕自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著道服稱伊葉尊師能噀項上患一癰瘀疼痛不可忍伊含三口水噀其癰使潰並不為患至今尚有痕在　詳仙

為卒吮癰　史記卒有病癰者吳起吮之卒母哭曰吳公吮其父遂戰死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鄧通唶癰　西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　唶音笮

吮母癰　東觀漢記樊鯈事母至孝母常病癰鯈吮嗽　唐書文叔才母病癰叔才吮瘡注　元史孝義傳孫瑾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

為弟吮癰　晉書徐苗傳苗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

為父吮癰　北魏孝文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為吮膿　言行龜鑑真宗命馮元講易元為查道李虛己三人者與焉奏曰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膚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曰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子吮癰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還十一月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疾瘳百官皆賀

吮姑癰　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永寧縣君李氏姑老癰發胃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

吮祖

母癰 杭州府志梁范元琰錢唐人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值母患癰嘗自含吮 **哭捧母癰** 孝友同風南史康絢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藥不愈絢乃跪兩手捧癰大哭悲泣母即覺因此漸瘥時人以其有實感位至屯騎校尉

不吮父癰 唐皮日休集孝議篇樂正子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吮父癰二賢卒成大孝 **擊佛致癰** 宋魏庭濟美集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徐擒體癰 事類全書梁侍中東海徐擒博學多才好為體語嘗體一人病癰曰未血夜流黃膿晝寫粹者紫肺正視紅肝云户上懸蘆

潰癰 戰國策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罷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拜秦昭襄王西漢書韓安國傳王恢曰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莊子大宗師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注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續後漢書董卓傳卓上書曰臣聞潰癰雖痛勝於食肉

養癰 東漢書馮衍字敬通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蓄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自恨根華盛時不早去此婦至垂白家貧身賤之時養癰長疽自生禍殃

如脅下癰 東漢書段熲為護羌校尉桓帝詔問討東羌銜略熲言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滯於脅中如不加誅轉就滋大矣

射癰 隋書高祖討突厥沙鉢略詔曰今選將治兵贏糧聚甲顧取名王之首徒單于之背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極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蹤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敢能當何遠不服

兵患猶癰 唐書獨孤及代宗時為拾遺上疏曰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漸戢之其害滋大心杳妙語為男患癰許願疏 禍福無門所召當思患以預防父母惟疾之憂康有神之可託用披丹悃仰叩洪恩茲以兒曹莫明疾撓養癰護疽而難施砭劑自頂及首而益甚拘攣荏苒數旬煎熬萬狀莫伸控懇徒切戰兢爰就家庭許陳章醮期即詣於清吉冀默召於洪休伏願鑒茲一念之誠申以再生之賜廢良方良治繼今可紹於箕裘而如山如川自此永增於福祉
願言圖報永矢弗諼

癰疽 詳瘡

甕 洪武正韻於容切汲水缾古作甕前漢西域傳烏弋國有大鳥卵如甕顏師古音平聲又送韻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陶器廣韻汲器又烏貢切

罋 洪武正韻於容切見廣韻又送韻陸法言廣韻汲器丁度集韻亦作罋甕陶器司馬光類篇又並烏貢切說文汲缾也揚桓六書統影母罋喉聲罋隸正罋省文罋或从瓦罋隸正甕省

篆書 罋 罋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罋 罋 並六書統 隸書 甕 婁先生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甕 章草

⿱雝玉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龍切玉器也丁度集韻亦作⿱雝玉石次玉或从雍揚桓六書統影母⿱雝玉从玉雝聲⿱雝玉隸正⿱雍玉省

篆書 ⿱雝玉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雝玉 六書統 隸書 ⿱雝玉 六書統

⿰豕雍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音邕似猳八子也丁度集韻隸屬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豕雝揚桓六書統影母⿰豕雝从豕雝聲⿰豕雝隸正⿰豕雍省字漆博義新同上

篆書 ⿰豕雝 隸書 ⿰豕雝 六書統

⿰石雍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宮切又音雍丁度集韻石名揚桓六書統影母⿰石雝从石雝聲 篆書 ⿰石雝 六書統

⿺辶雍 於容切陸法言廣韻⿺辶雍繈多貌丁度集韻或作⿺辶雍司馬光類篇又鄔孔切方言南楚凡大而多謂之⿺辶雍又鄔項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辶雍或作⿺辶雍正揚

桓六書統影母𨻫从多邑𨻫或从雝聲雍隸。篆書𨻫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𨻫六書統

隸書𨻫六書統

鞾

於容切丁度集韻鞾韡鞡或从邕作韈亦作鞾司馬光類篇又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鞾楊桓六書統影母韡从革雝聲韡與韈同从韋邕聲鞾隸正。篆書鞾鞾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鞾韡韡並六書統

隸書鞾六書統

褦

於容切丁度集韻褦袯襏異俗語或从邕作褦司馬光類篇於用切楊桓六書統褦从衣雝聲褦或从邕聲褦隸正褦省。篆書褦褦並六書統 隸書褦六書統

擁

於容切丁度集韻擁擘遮也或作擁楊桓六書統影母擘統聲擁或从杜葡。篆書擁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鞾六書統

𧕎

於容切丁度集韻𧕎名蛘也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楊桓六書統影母𧕎从雝聲𧕎隸。篆書𧕎六書統 隸書𧕎六書統

雝

於容切丁度集韻𦿔也楊桓六書統影母𦿔从艸从邕邕水統城也艸之所𦿔必壅遏不通亦若水統之也𦿔隸工雝俗。篆書𦿔六書統 隸書𦿔六書統

媶

於容切丁度集韻女貌楊桓六書統影母媶从女邕聲媶隸。篆書媶六書統 隸書媶六書統

慵

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憂也又上聲

𩕄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𩕄義同

𩫖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於恭切。

䗤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邕。

雍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雍。

愹

於容切字滃愹義於宫切憂也。 愹愹同上

𩒛

於容切字滃愹義於恭切長頸𩒛也出類聚。

男

於容切字滃愹義正作之𩒛出類聚。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遐光後[illegible]鄰松陽幽似
[illegible]化空[illegible]
以遣悲懷焉[illegible]其材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
道昌與其事遂具奏聞準勅令致祭道昌為其文曰
斷[illegible]
門枯
嗚呼[illegible]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聞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
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
垂楊黃鶯百囀徠聲斷腸不題姓字寶辯貿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
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後痛兮何處
賓悲莫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悲兮淚落巾感我皇兮列清酌
頻當生兮事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絶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
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後於寺山之北果有二墳極高大荆
蓁藂茂詢諸耆老竟不知姓氏至今猶存皮日休和云念爾風雅魂幽咽
能攻文空令傷魂鳥啼破山邊墳陸龜蒙和云靈氣猶不死尚能成綺文
如何孤窆裏猶自讀三墳　陸暢　暢字達夫吳郡人素稟雅所季禮天
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皐　又經崔[illegible]訪林
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illegible]遊雲陽

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為儐相詩皆須刻而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霞鬟瓊
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躕詠行帳曰碧玉為竿
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鬟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詔作催
粧五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兒憐賜花催鋪百子
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
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
宮[illegible]日來若蘭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
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六宮大咍別賜宮錦楞伽拼噀盂各一
暢謂常舉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罕覺朝廷欲繩其
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
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所造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段成式曰暢
江東人語多差誤人以為劇語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
之或[illegible]　女婿幾多樂事陸暢曰貴門苦禮法俾予食辣麩殆不
可[illegible]　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
[illegible]識可憐紅臉
丁[illegible]流落長[illegible]淚[illegible]
兩臺常[illegible]

[illegible]部取
[illegible]史其[illegible]
相見[illegible]
清楚宛有冠蓋[illegible]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
詩曰湘江舜骴忽成悲便明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
魏公讓舊嫁文姬　李翱薦孟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
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
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蕭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
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感池音
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懽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
矣凡聖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
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
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才而已矣
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一夕九
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

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
花即看盡何其速也果不達　劉乂　劉乂節士也少放肆為俠行因酒
殺人亡命會赦書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
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書盧孟石樊宗師見為獨拜
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楊巨源　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
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
敵白鬚四海半為兄貧家雜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
好折君官職是虛名巨源後拜省郎樂天復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
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
鶴拂雲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巨源字景山大中
可中少年何事慰朝夕不踰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蕭漢共刀兵禮樂
[illegible]向風一點淚寒晚暮江平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
於常衮[illegible]見知於[illegible]之元賓終於四門助教李貽孫序
[illegible]情故[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一命
[illegible]孫[illegible]

里東北
義不小　晚期相親或曰
乃　將別約至女 不迎故有早晚期相親之句妓思之不已
得疾且死　鬟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自從別後減容
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
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孟簡賦詩哭之序云錫玄道訪予常嘆
其事玄道頗惜之　袁高　尚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石王夫其本職史
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身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
得與茶事親昕綴耕農未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𢗁掬剪上
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
嶺才木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銀臺鋳撰納無晝夜搗聲昏繼
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遠天涯所獻
愈艱勤况值兵革困重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
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右高所賦茶山詩也案唐制湖州
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
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

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
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閑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關濟
美　濟美大曆九年春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六韻曰蹇諤王臣直
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耀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宣轉令遊
藝士史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謂
覽之問失第之因具以實告謂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
明年濟美自江東繼薦就試東都謂侵王文雜文已過繼欲帖經濟美辭
以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續帖遂命天津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
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既而日勢已晚詩
未就謂云據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盧景莊謂曰前足下試蜡日祈
天宗賦以曾立對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曰天寒
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重錄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駟字上
未點在馬易卷之意蓋有在也劉闢謂掛濟美曰前日春闈遺才所投六
[illegible]辛副素懷矣濟美紀其事曰前朝公相許與定分一面不忘
[illegible]之門　[illegible]　種蛾

劉七
袁處[illegible]　不學君
滴長門[illegible]
生別[illegible]萬行　元稹　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
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侍登翰林以詩寄曰
錦江滑膩蛾眉秀生得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
雙蛾慢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波言辭雅措風
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即離嘖之曲
也元云在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詩曰役役行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
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
盧侍郎商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公先
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常逝為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
雲　土木中傳　樂天在洛大和中稹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樂天
云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
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

見無未幾死于鄂樂天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
居指正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太和春感興句兒歌楊柳葉妾拂石榴花
遠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春長安千萬門　遺白公句　白居
易　張為以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取其讀史詩云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
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
誅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即有刑辟
幽即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又取得意減別恨半酣還遠程之
句又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之句又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煉
丹之句又白髮編不盡根在愁腸中之句又與薛濤云峨眉山勢接雲霓
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樂天不為贊皇
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
矣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卷卷
讀其芳草詩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
矣前[illegible]之耳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
[illegible]上稱哭者其詩[illegible]即[illegible]　偏使之
[illegible]微郊郊　天賦詩

…腰…半民紅
…許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於緣永豐東
…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
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自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
殘委泥土雙枝移耀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洛下文
士無不繼作韓常侍琮時爲留守亦有詩和云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
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吞聲送不分先歸舞細腰盧貞和一樹依依在永豐
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牛僧孺
樂天夢得有除夜詩僧孺和云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凄涼數流輩
歡喜見孫兒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鬢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　元和
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十八登科其後僧孺李宗閔
王起賈餗四人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爲考校官後僧孺罷相
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云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
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髮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閫外君彌
重尊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公始至京致琴書灞滻間先
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

且以柏板爲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
二公良久曰可與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
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
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或云僧
孺登第與同輩登政事堂宰相曰掃廳奉候　樂天求第於維揚僧孺先
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
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荅思
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
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寄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
恨公逢我不教狂　李紳　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憫農
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紳
字公垂中書令敬玄孫號短李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
號三俊武宗時爲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卒　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詩
…深聽簫韶碧落…門壓紫…閣連青瑣近丹
…月…新恩…人世隔雲

…後…王氣黯…台
…盃飲…
…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今四海…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
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
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迴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　再遊元都觀絶句并序云余正元二十一年爲屯田郎時此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
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
復爲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
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云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
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禹錫嘗對賓友每吟
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衣冠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
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白二十二好余秋水詠云東屯滄海闊南
瀼洞庭寬余自知不及當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嘗過
洞庭雖爲一篇思杜員外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

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
秋此實爲佳句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携數妓還洛湯後却還錢塘故禹
錫戲荅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沉存中曰尚錫霓裳羽衣
曲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雨作霓裳
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
善嘗引上入月宮聞僊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
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新聞爲散序用敬述所
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說各不同今蒲州逍遥樓楣上有唐人横書
類梵字同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詩人
年…　金陵五題自序云禹錫字夢得附叔文擢度李員外郎
王…憲宗…禹錫貶連州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
…元所喜…場久落
…識…

亂香花　　栢州易建州徙夔
爲主客郎中便道遊元都觀詩有色求燕麥之語聞者
劉禹錫仇分司東都裴度薦爲集賢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
會昌時檢校禮部尚書卒　故國思如此若爲天外心寄白公句湖上收
宿雨句故人日已遠窓下塵滿琴坐對一樽酒恨多無力斟暮蹤螢色迴
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群籟此時情豈任無題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
聽時心秋堂境寂夜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聽琴夢得曰挪八駿韓十八
平淮西碑云左飡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雲仰父佛子歸碑兼有帽子使
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爲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
城中鼓角聲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
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陳潤　送駱徵君云野
人曆辟命漢上掩柴扉黃卷猶將去青山豈更歸馬留苔蘚迹人脫薜蘿
衣他日相思處天邊望少微　潤大曆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
祖也丈夫不感恩感恩寧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　賈島　島字
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能詩獨變格入僻似矯艷於元白來洛陽
韓愈教爲文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户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
卿武奏島與平曾等爲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
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疑在腹塵點悞侵晴黃雀并鳥鳥俱懷害爾情大
中末貶遂州長江簿初之任留東川守者李禮之島獻感恩詩曰艷葦奏
終非獨樂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
間收雨點貔貅關外卷雲根逐遷蜀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恩自長江
遷晋州司倉方千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
空垂不第名閙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
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島詩有警句綠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
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便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日到行客替生愁
晋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
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
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
出寺賈島有詩云不　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
紀　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　中斷絕再生賈島在
述之詩　頭枕是溪中石井底

木　題夜半　　子數幽居云閑居少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
賈言　哭孟郊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
息破宅帶林泉近登山遺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夜
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贈吳處士句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句秋風吹
渭水落葉滿長安句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句舊國別多日
故人無少年句　李正封　唐文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脩己曰
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
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退之正封從軍有晚秋郾城聯句詩正封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
明夜覩參月暗秋城柝遂爲警策正封字仲護終監察御史　崔護　護
字殷功正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沈存中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
雖小詩莫不埏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護題城
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
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去至今
所傳有此兩本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作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
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故多行前篇筆談　張又
新　又新字孔昭薦之子附逢吉罷貶汀州刺史又附李訓訓死後坐貶
終左司郎中時號又新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勑頭京兆解頭又新嘗
作廣陵從事有酒妓每致情焉後二十年罷江南郡州道廣陵適李紳鎮
淮南又新方懼其讎己而又遇風漂沒二子紳憫然復書曰端溪不讓之
辭愚罔懷怨荊浦沉淪之事鄙實憫然宴遊殊卑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
又新以指染酒題盤上爲辭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
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瑁筵李即命妓歌以送酒　柳公權　公權武
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
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不
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
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文宗時充翰林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蹕
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
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
報春日得春衣上覺激賞之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
日長公　　校閣生徽涼五學士

清意　權題於壁字方圓五
鍾王後生無以加矣公權字誠懸卒於太子太保　陸鴻
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
上得初生兒收而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詼諧辯捷性
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
至大和中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
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來鴻漸又
撰茶經三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因目爲茶神有售則祭之無則以釜湯
沃之　章孝標　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孝標
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庾果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
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
門戶飛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
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
白頭人改爲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或
曰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矣　李紳鎮揚州請
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窓拂砌上寒條未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長安秋日云田
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
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白二詩書莊又玄集取之　施肩吾　肩吾
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爲詩
奇麗著百韻山居詩才情富贍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又
煙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　隋曲有跋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
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
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枕鼓譜中尚有鹽枕聲　孟簡　元和中簡將試諸
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即得之矣既入即坐西廊迫晚忽得疾隣生請與
終篇見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　簡字幾道德州人元和中爲戶部侍
郎以贓貶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卒尤工詩尚節義　張蕭遠　觀燈云十
萬人家火燭光門門開處見紅粧歌鍾喧夜更漏暗羅綺滿街塵土香星
宿別從天畔出蓮花不向水中芳寶釵驟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傍蕭
登第與舒元輿韋僕俱美出唐摭言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
春風又官渡柳白鷗飛出石牆頭發城句雙雙白燕入
許康佐　州許　佐詩云猿嘯三峽雨

新　九年問狂　須淘老費　康佐
書公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帝讀春秋至閽弑
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嬉笑後問李訓訓曰
國君不近刑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近刑人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
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康佐終
於禮部尚書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云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
閑園偶辟彊已被秋風交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
徒沾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南史字季直幽州人以
試參軍避亂居揚州揚子再召未赴而卒　徐凝　范攄言樂天爲杭州
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
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
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
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
徐同醉而歸時張祜傍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
鬭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
凝爲元祜次耳祜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
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
爲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遂
擅場祜嘆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
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祜
爲詩酒友酷吟祜宮詞以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以高之曰睫
在眼前人不見道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
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
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
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數佐於祜耳潘若沖郡閣雅談云凝官至侍
郎多吟絕句曾吟廬山瀑布膾炙人口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昇之所
鼎湖蓋黃帝鑄鼎處也有池在山頂詩云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
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敢題者凝送馬向遊蜀
云遊子去咸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遁猿聲雨露經泥坂煙花
工文人共許應記蜀中行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別白公句
橋吏　項花　宿列上八房云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
閻寒　蕉　楚　楚曰翰林學

翰林爲學士　南尉趙嘏獻詩曰鷄
去[illegible]在壹代天才業奉訏謨業同[illegible]朱户秀比王商入畫圖昨
星[illegible]回翻覆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張仲素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
房不忍歸　送春辭云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樽酒不用惜花
飛。　閨人思云愁見遊空百丈絲春風意斷更傷離閑花落遍蒼苔地盡
日無人誰得知　仲素字繪之建封之子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爲翰林學
士常貴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後終中書舍人　郎
士元　送張南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
蟲聲粘戶網鼠跡印床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士元字君胄中山
人寶應中選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拾遺郢州刺史高仲武云士
元員外河岳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刑國遂擁大名右丞已後與錢郎更張
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公詞體大約欲同就
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又去鳥不知倦
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可齊衛古人掩映時
輩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
矣　送彭將軍云雙旌漢飛將萬里伐橫戈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鼓
鼙悲絕漢烽火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于良史　春山夜月
云春來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
惜芳菲南望鍾鳴處樓臺深翠微　冬日寄李贊府云地險朝陽滿天邊
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
何處得銷憂。　閑居寄薛據云隱几讀黃老閑齋耳目清僻居人事少多
病道心生雨洗山林濕鵶鳴池館晴晚來因廢卷行樂至西城　高仲武
云良史工於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吟文未終較然
在目　舒元輿　大和九年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雖登臨
遊幸未嘗爲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
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含者如咽
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泣下霑衣。　李賀　杜
牧之序其文集云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
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
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illegible]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
[illegible]梗莽[illegible]恨怨悲愁也鯨呿

不[illegible]足爲[illegible]不及辭或過之騷
[illegible]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illegible]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
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庚肩
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
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柳宗元　雪詩
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根郤谷亂楓僧含
之句不作矣求城吾士云　子厚死三年愚溪無復曩時矣劉夢得聞之
賦三絕云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迴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
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
寞出樵車榔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繼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
侶更誰過　邵真　尋人偶題云日昃不復千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何
莫厭相逢過　真爲李寶臣成德軍掌書記寶臣死其子惟岳與田悅李
正已拒命真諫之惟岳寤使真作奏復爲將吏所沮德宗詔張孝忠朱滔
合兵討惟岳大敗其衆惟岳召真議歸順悅遣畢炭來責惟岳且欲斬真
惟岳懼斬真以謝焉其後王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李宣遠　宣遠
正元進士登第并州路作云秋日并州路黃榆落照間孤城吹角罷數騎
射鵰還帳幕邊臨水牛羊自下山征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王建　千
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少年天子愛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爲見勲臣寫圖本長教殿裏作屏
風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爲報諸王侵早起隔門催進打
毬名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
字當中　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
頭積漸多　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
跪拜謝君王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
頭還似此間無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
內人爭乞洗兒錢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
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
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illegible]斜倚[illegible]籠坐到明　鸚鵡毛上忽然驚畫寢宮娥夢裏聲元是吾
[illegible]官王樞密者畫宗人
[illegible]信任中尉起黨錮

能對使為詩。　詩上先朝行坐總相隨　誦於口禁掖深邃
殿下御衣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家旨還家少
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道外人知　朱灣　高仲武
云朱灣率履正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潛耀不起有唐高人也詩體幽遠
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性於詠物尤工如賞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
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灣爲李勉永平從事灣秋夜熱王郎中
宅賦得露中菊云衆芳春競發寒菊露偏滋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晚
成猶有分欲採未過時悲棄東籬下看隨秋草衰　長安喜雪云千門萬
户雪花浮點點無聲落毛溝全似玉塵消史積半成水片結還流光含曉
色清天苑輕遮微風遶御樓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荷富人侯　蘇郁
鸚鵡詞云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語三十
六宮愁幾許　和戎詩云闌月夜懸青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
和親策生得胡雛特更多　郁正元元和間詩人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
雙宿碧芙蓉流霞淺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 去塵訶 吟倚兩殘樹月
收山下村　常丹　丹字公明京兆人幼孤從外祖顏真卿元和中帥江

西有政績與東林靈澈上人爲忘形之契丹嘗爲患歸絕句以寄澈云王
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澈
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
曾見一人　王播　王播少孤貧嘗客楊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
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
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
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
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出撫言　周匡物　匡物字幾本漳州人
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
之慨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公館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
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見之乃罪津吏　劉言史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於陳叔寶
答〻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聲於江左即南
麗病者耶南朝之罪人也吾唐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
之則神馳八極　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
有是〻　兩字千〻成句雖

能對使為詩

有劉棗強爲先生姓劉氏
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　之妙稱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
俊之〻時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
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如野武俊先騎
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
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邪先生
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
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亦
如范來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
相見命列將以襄之縣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
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筆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于當時隴西
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識不足污辱重地劉棗強至重必以公賓劉
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尺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
有不足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可間然哉及爲之惜其壽僃後不得已
聞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小閑相國由是署之雖居官曾
實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詘矣

奚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恚而卒相國哀
之慟曰果然止棒曹然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
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邑人劉求高士也嘗述先生之
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
百歲之後湮滅而不聞與荊棘凡骨瀾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幸存既
撫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
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
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光色一蹲成暗酒匣中苦背銅光孤不照空
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 月生句　自念數年間兩手中藏鉤於心且無恨
他日爲我羞古老傳童歌連溪亦兵象夜夢戈甲鳴苦不願年長 苦雨句
朝梳一把白夜淚千滴雨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 曉日　元微之酬劉
猛見送詩如云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燒其稚重如此　李餘　長安東
門別立馬生白髮 句 霽後軒蓋繁南山瑞煙發 句 嘗憂車馬繁土薄閑水
聲〻　求登長慶三年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云十年人詠好
成名出舉場　之〻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蕉
句堂　人賈島送

從碎命　變涔陽岳石掛
柳堆滾橋若鼻吾祖　寞　沙　趁鷺林寺僧室云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沆泊潤州聞角云孤城吹角水茫茫曲引邊聲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
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但將鍾鼓悅私愛肯以犬羊為國羞句尼父未適
魯婁婁倦迷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能伸一遇知己言萬方始喧喧至今
百王則觀不挹其源句　劉昭禹　昭禹字休明婺州人也少師林寬為
詩刻苦風雪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十
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覔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
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為寧字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于桂州幕
中有詩三百首　孫昌胤　和司空曙劉慎虛九日送人云京邑歎離羣
江樓喜過君開筵當九日泛菊外浮雲朗詠山川霽酣歌物色曛君看酒
中意未肯丧斯文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
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
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
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

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呂胤　登天寶進士第　嚴休復　楊州唐
昌觀玉蘂花折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絕云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目斷未
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潜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
豔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元和中見一女子從以二女
冠三小僕直造花所佇立良久命小童折花數枝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
之期自此可以行矣行百許步遂不復見休復有詩元微之和云弄玉潜
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　樂天
詩云羸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潜歇弄花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
得知　朱慶餘　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留二十
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
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
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
門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內矣　又題王侯舊宅
云古巷戰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去看
欲淮塵滿櫪小池初涸草侵沙　皆如比立馬踟躕到日
求歸姚云　到鄉中　山皆遍無家水

楊虞卿　過
英英基云蕭晨騎馬出　唐言　杜本墮階易我已為泉下土思
君猶似掌中珠四絃品柱聲初絕三尺孤墳草已枯蘭質蕙心何所在焉
者是任夫樂天夢得皆有和章　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
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霑衣　夢得云但見好花皆易
落從來尤物不長生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虞卿字師皋
號州人佞柔善諂蕭宗閔僧孺相務宗引為右司郎中宗閔倚之時號黨
魁為京兆尹以罪貶虔州司戶參軍死　楊汝士　唐名族重京官而輕
外任汝士建節後詩云抛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窄雲關山僧見我衣
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而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寶曆中
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所
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
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
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吏盡傳馨當時疏廣雖云盛詎有
茲筵醉醁醽其日大醉歸謂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時為同州　裴
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汝士曰

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遂裂之曰笙歌鼎沸勿
作冷淡生活元顧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張志和　漁父詞云西
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
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
云雲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
又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
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
用仙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與劉長卿善長卿對酒寄維云陋巷喜
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閑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
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維答云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
吟絕妙詞椰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朝朝訪楫師　時劉為睦
州司馬　李播　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
老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欲幸見惠播
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
郎中之言　年　手而出　李德裕　元
詩曰元和天子

皆　青天德裕願爲
出及試官南去　寒書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
鄭還古　還古閒居東都將入京赴選柳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詩贈柳氏之妓曰冶艷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如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書甚曰幸俟榮命以此爲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即遣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物故乃放妓他適還史載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柳亡再娶東都李氏爲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李之舅也禮宴皆房主之始知舊夢之前定也還古登元和進士第　裴休　贈黃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江濵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去付何人休會昌中官于鍾陵請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之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其中照耀靜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關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録之爲傳心法要云休字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爲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

者　薛宜僚　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又一年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櫬至青段奠之一慟而卒　九老會　胡杲　九老會賦詩云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鬢不嫌盃酒興白頭仍愛玉爐薰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滿斟判酩酊香囊高掛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杲年八十九懷州司馬吉皎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寔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去更何如皎衛尉卿致仕年八十八　劉真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賢山茗黃時秋霧碧玉杯斟魔彩霞鮮臨堦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真前磁州刺史年八十七
卜洛幽閑日暮……官班朱紫多相似年幾高低
……空有清虛

迎勸……情重同作明時
前龍武軍長　五　盧真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朶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十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領酥醪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真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八十三　張渾　幽亭春盡昔爲儺印綬居身是大官道跡豈勞登遠岫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况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渾前永州刺史年七十七　白居易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主飲到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居易刑部尚書致仕年七十四　樂天退居洛中作尚齒九老之會其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壽餘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樂天云卅六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

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稀有何况今逢兩令威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歲又云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列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蒼梧雲氣詩云何年盡作愁漢漢使難收數點山能遠平鋪水不流瀟連湘竹暮濃蓋舜墳秋亦有思鄉客看來盡白頭　滕邁　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探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滕邁郎中一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　雲溪子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門前斜帶風滕郎中一閤令門前背接籬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廻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稱
矣邁登元和　裴思謙　思謙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
自心里……解　嚐小語偷聲賀玉

廖有方
方元和十年失意遊罷　鄭西若塞旅逝者書版記之曰余元和
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懇也問其疾苦住止對曰
數舉未偶知音啓眸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俄而
逝余乃鬻所乘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臨岐悽斷復爲銘曰
嗟君没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明年李逢吉權有方及第改名游鄉唐之義士也有方交州人鄉子學以
序送之　姚合　　張籍寄合詩云病来辭赤縣案上有丹經爲客燒茶竈
教兒掃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卧空瓶闕下今遺逸誰占隱士星　武功
縣閑居云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藤
架侵階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　又云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
銷醉卧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
笑寂寥　方干哭姚監云入室幾人成弟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朱雍
范攄云朱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貞外郎作擬僧之詩僧
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朱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
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悲爲佳致盧公詩云頻得遠公知姓字焚香

洗鉢過餘生清江詩曰雖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曰細雨濕衣看
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曰黄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段
文昌　文昌父鍔爲江陵斜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爲
賓從後劉闢逆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
坐文昌遂請歸闕至興元西鶴鳴驛有僧倚巴山之隈有前識謂文昌曰
去日既逢梅藥綻來時應見杏花開至京屢升擢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
至鶴鳴僧已物故杏花方盛　文昌鎮蜀有題武擔寺西臺詩云秋天如
鏡空樓閣盡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
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　劉鄴伯　鄴伯與范鄴郎中爲詩友范曾得一
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莫屬鄴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范甚賞之出北
夢瑣言　陳彥博　思賜魏文正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云阿衡隨逝水
池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殁後振芳塵雨露新
芝蘭故里春勳庸流十代光彩映諸鄰共喜升平際從茲得諫臣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
孫合氏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
子孫　京　天伏願明勅有司

遂後　聖德憲宗深然之
以爲詩題試進士　郭良驥　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云南浦
林滿遠白蘋東吳黎庶逐黄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岫
如逢客平田渺渺獨傷春淮中廻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觀詩
所載疑李錡叛時事也　崔倣　施肩吾與之同年不睦嘲舊失一目以
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唐球
球有詩名如臨池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有漸
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佳句也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爲詩撚
藁爲圓納之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
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纔二三其題鄭處士隱居
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水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
無事中酌盡一樽酒老夫顔亦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
峨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罷高懸
濾水羅題青城范賢觀云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真訣問黄冠苔鋪翠點
山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晝傍綠畦嫌潄玉夜闌
紅窰撚新丹孫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瑶花月滿壇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三　支

詩

詩話二十五

全堂詩話白敏中　敏中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天山十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　魏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歸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　崔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群芳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歲遥清九折河共遇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知述意俾與惎絶敏中忻然曰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遅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見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焉　魏扶　扶登太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牓出無名子削五言詩以譏之　馬植　同華解最利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唯盧洪正請試已試兩場而植不解楨將家子從事竊笑曰此木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武玞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鹺俄爲植所據後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醝務又中老拳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邀問則失之矣後自黔南召入爲大理遷刑判鹽鐵拜相植字存之爲李德裕所抑頗悉望宣宗立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遂相　崔鉉　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雖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父居廊廟三紀節鎮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等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丆莁　刑渚崔睆東對衛

言幸曾學於季思

ク不契士　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樓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啓　鑄鼎之歎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隣部喜溢　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詞也鉉字台碩相武宗與李德裕不叶罷復相宣宗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魏國公宣宗於大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識者榮之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文宗時爲右拾遺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夷直時爲禮部外郎劾曰是開後日賣爵之端詔聽遂著于令爲中書舍人武宗立視冊牒不肯書出刺杭州斥驩州司户參軍宣宗初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夷直戲唐仁烈詩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　楊敬之　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爲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敬之華山賦最爲韓愈李德裕所稱士林一時傳布霜樹鳥棲夜空街雀報明句碧山相倚暮歸鴈一行斜句　喻鳧　鳧毗陵人開成進士也卒於烏程令　頼凋明鏡覺思苦白雲知句滄洲迷釣隱紫閣負僧期句酬難塵鬢皓坐久壁燈青句滄洲未歸跡華髮覺恩心　楊衡　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宿青牛谷　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題花樹　哭李象云白鷄黃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花開更幾年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青楓樹　王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爲麄官大率重内而輕外令東京皇城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石在其上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隨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斾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麄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大常博士出辟使府至茲鎮故有是句後梁氏建國其石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麄官寄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爲户部侍郎邊兵訴所時糧皆𢿘惡敗衛尉卿俄爲忠武節度徙宣武卒　繁知一　樂天ㄣ蘇州刺史自、、流赴郡時稱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　大書　令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

劉郎中禹錫三年

章而已沈佺期
巫山高不極　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
江春為問陽臺客應如入夢人王無兢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
烟作行雨婉孌夢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
曉蒼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
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
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
高唐去千愁見楚宮居易吟四篇與繁生同濟辛不賦詩　雍裕之　野
酌亂無迴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春晦送客　裕之正元後
詩人也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
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入潼關
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
昔龍顏何處泉光輩千戈自不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
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
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指
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

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崩
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祜為孟才人嘆序曰
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
唱宮中二十春卻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宮歌來云日映宮
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黃翻綽指向西樹不信寧歌廻馬來　感王
將軍柘枝妓歿云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拋何處
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今來坐上偏惆悵
曾是堂前教徹時　祜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令
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上問之稹曰祜雕蟲小巧
壯夫不為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有孟浩身更
不疑之句　李商隱　楊大年云義山詩陳恕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覆
玉墀披香新殿鬭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嘆曰古人措
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大年又曰鄧師錢若水嘗誦兩句云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錢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鹿門
一一一葉高手　上青育又曾蓋具一畫也然警絕之句亦
兩義山也酒酣席

帆送遠人幾度木
容覽之大驚詢之乃義山也　劉得仁
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樹向
得人從瀑布來終期天目老擎錫逐雲回　悲老宮人云白髮宮娃
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準擬人看似舊時　得仁貴
主之子自開成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
年卒無成常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
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為詩弔之　吟苦曉燈暗露
深秋草蹤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　句　宿宣義里池亭云暮色遶桐亭南
山幽竹青夜深科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跡菰蒲有鶴翎此中休便
得何必泛滄溟　長信宮云簟凉秋氣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解鬟
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摇翠裾　王智興
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智興召護軍與主從事屏
去翰墨智興曰適聞作詩何獨見棄而罷後以牋陳席上小吏亦置牋於
智興前於是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
從君詠塞北煙塵獨我知四座驚嗟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

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
章句右軍書左右曰書生諂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
生海內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為王智興樂善矣　馬戴　送
客南遊云擬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帶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蹤兩殘虹
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戴佐
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
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郎知戴潛
還一介郵其家矣戴與姚合善合有詩云天府鹿鳴客幽山秋未歸我知
方甚善衆說以為非陽石關泉細和風見鶴飛新詩此處得清峭比應稀
又有送戴下第客遊詩云昨夜送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慇懃別前時寂
寞同鶯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向晚離人別遲收獨未空戴酬姚合中字
韻詩云岐路非人見尚得起心中日憶瀟湘渚春生蘭桂叢鳥啼花半落
府方空所贈誠難答冷然一摘風　鄭顥　顥宰相絪之孫登甲科
戎宣宗時恩寵無比常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
集中　大中　顥放牓後謁假覲
吹塵來時不鎖杏

下缺五頁

穿盡然　方刊壁縫及續
大興善寺　和尚院庭有紫桐
珠叢之　元和中御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汙汚人衣如䊵脂不可浣
東門鄭相嘗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汙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木
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木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汙為人所惡來歲
若復有汙我必薪汝自是無汙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汙矣素公
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
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三十春半
生不踏院門塵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
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
典刑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
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
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觀寶池尤妙絕
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携立德行天詞粉
驗之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鑪天女
祕眸欲語吳畫連句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神鬼如脫壁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衆黑雲夜寒窣馬知不霹靂纏此際忽仙子獵
衣為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鬼夢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蒼峭束
泉角脉發欺側柯冥嶽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沈火宅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
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
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岐小小等寫真也
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石邊仰向菩薩及二師子尤入神又有
舊鐵石及齊公妾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盜佛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
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跡不工　平康坊菩薩
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
移入大佛殿內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
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佛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
壁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
詔釋畫小寫進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膝而轉元和末俗講僧
文淑裝之筆　公尚　白但慮綵色汙無
會覺上人以利

引吳道玄觀
之吳　酒且利　許以蹤跡似不及
如三尸內東門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手也　翊善
尚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
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創危巧二塔火珠受十
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
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縣圖三
及絹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
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
須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勅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
院寺見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
況雙流縣百姓劉乙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與室
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
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
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首首如塔勢分
六膀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

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
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崇仁坊資
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
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
不得心訣用思大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間吳畫高僧韋
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
隅楊坦畫迎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長三丈餘觀音院
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贊東廊北頭散馬不群見者如將嘶蹀
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藥菩
薩頂上茙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蓮華經　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
強記多奇篇祕籍常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量之笑而不言寘之密
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小字報十二時也其博物類此終太常少卿　酉陽雜
夕予坐客有送連句為煩乃命工取細班竹以白金錯首如杀挾
上戍侍常與客連句初無虛日小酌求押或窮韻相角或
胃之　太搜穩韻無所
成

……蝴蝶夢中……試故稆……之予因請坐客各吟賞
山寺……句有吟賈島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馬戴猿啼洞庭樹
……木蘭舟又骨銷金鏃在有吟僧無可河來當寒斷一日畫山一日岸
遠與沙平又閉門落葉深有吟張祜河流側讓關一日山又泉聲到池盡
有吟僧靈準詩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有吟朱景玄塞鴻先秋去邊草
入夏生予吟上都僧元幾寺陽殘潮去又採藥過泉聲又林　宿風
雨夜深來予識蜀中客罷李子每云寒雲生易滿秋草長難高　常蟾
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
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
欲口占兩句帝大驚異今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
客無不嘉歎帝令唱作楊柳枝詞　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
第初為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
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李敬方天台閒望云
天台十二旬一片雨中春林果黍秋盡山苗半夏新陽烏曉展翅陰魄夜
飛輪坐莫無雲物分明見北辰勸酒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憂連

夜雨又過一年春　汴河直進船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敬方字中虔登長慶進士第大和中
為歙州刺史大中時顧陶集唐詩類選云李歙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
獨與前輩相近家集三百首簡擇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負絕或畏多言
而興刑具存非敢避棄　李郢　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云絳
霄輕露明三台崔阮情懷管樂才蓮沼昔為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盃窒
知北闕元勳在慶暢蕭何等北闕大第却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
酊日斜空從衆衣迴　贈羽林將軍云虬鬚顰頷羽林郎曾入甘泉侍王
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
霜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終於御史
杜牧之湖南正初招郢云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雲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著白蘋
以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李洞　上崇賢曹郎中云閑坊宅枕穿宮水
……曾樂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
……斬緊……周唐諸王孫也
頤

……馬飢……陵……卷箔清谿
……送僧云越講迎騎象番齋懺射鵰上高僕射曰征南破
……功臣提劒歸來萬里身閑倚交煙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後曰藥
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送人歸東南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時入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
八面受敵以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
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
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前獻詩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
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裴公贄也洞慕賈島鑄其像
頂戴常念賈島佛　送僧遊南海云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鯨吞洗鉢
水犀觸點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空卸歸日松偃舊房前　長
孫翺　長孫翺朱慶餘各有宮詞翺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
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
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崔櫓　華清宮詩云銀
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門横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岸梅云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袖尚餘香半日向人如
訴雨多時初開偏稱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
浦為題詩　高蟾　鄭谷贈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
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羡謝玄暉蓋蟾有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
疎　蟾初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
上莫向春風怨未開胡曾亦有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
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時謂蟾無躁競心後登第乾符
中為中丞　于武陵　孤雲詩云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
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　客中
云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為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
葉皆飛南度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李頻　過四皓廟云東西南北人高
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
劉曾風　曾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客所阻因賦一
……里曷……知客名紙毛生不……家